
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古龙
剑毒梅香
②
珠海出版社

剑毒梅香

九

辛捷心想还未到破脸之时，装作大惊道：“原来是翁兄，小弟踏寒夜游，翁兄倒令我吃了一惊——”

翁正气在心中，脸上可不能表现出来，便道：

“小弟发现一个旧时仇人，是以追来，辛兄若是无事，恕小弟失陪——”

话音方落，已动身。

辛捷见他当面撒谎，倒也罢了，可是翁正却并不往乱石堆中走去，却向那一望无际的崖道上直奔而去。

辛捷大惑不解，又不好动步，眼见他越跑越远，不消片刻，便消失在黑暗中，心中一动，急忙循路而去，奔得一盏茶时刻，已可瞥见道左一株树上似有一点白影，看来好像正是翁正的衣色。

辛捷不敢怠慢，猛力一奔，走到近处，定目一看，却是一袭衣衫披挂在槎枝上，远看很像一个人隐伏在树上，辛捷心知中了翁正的“金蝉脱壳”妙计，大感惭愧，忙往回程里猛追。

按下这边辛捷猛追不表，且说那金氏昆仲金元伯，金元仲二人当日别过辛捷，便赶到湖南来，他们听说鹏儿被困，心中那焦急就够受的，真可谓“足步不停”，足足赶了一天多时间，才进入省境。

金氏昆仲一踏入湖南，便直奔神霆塔，却见那塔儿四周都站满人，细心一看，却是丐帮南分舵的帮主。

原来丐帮分为二舵，一在北，一在南，北帮也就是总帮所在，内帮却在湘粤一带，这南郭听见总帮主竟然被捕，那能不急，帮主陆勇竟在一个时辰间调动全体人众，把一个神霆塔围得水泄不通。

但是神霆塔一共高一十三层，崆峒派在每一层都设关卡，而在塔底的小林子中。也埋伏不少高手，陆勇功夫虽然不错，但是对方强人太多，只好僵持一旁。

这样耗了一天一夜，陆勇不再犹疑，准备单刀赴会，正在这时候，金氏昆仲赶到，三个人一会和，那还管他什么明关暗卡，奋力向上猛攻，却约束帮众不要乱打乱攻，只静静的守在下面便是。

金氏昆仲奇功过人，一夜之中连过六关，而且下手毫不留情，六关敌人，全部都打得非死即伤。

到了第七层塔上，却遇到守关的人乃是崆峒三绝剑所布的“三才剑阵”，力战之下，大约苦斗了一个时辰，三绝剑才不敌退后，而金氏弟兄和陆勇，却也是真气不济。

于是三人在塔上静息，而对方也不敢冒然动手，一耗之下，又去了大半天。

金氏昆仲心知敌人一关强似一关，自己要强闯上去，是不可能，但天生的强性和陆勇不顾死的性格，三人仍然舍命上闯。

敌人果然是不出所料，越来越强，镇守第九层塔的是四个人，金氏昆仲血战之下，连毙四人，而陆勇遭到致命的打击，只能退在一边了。

金元伯，金元仲好不悲伤，还抱着一线希望，俯身抱起陆勇，正准备继续往上闯，蓦地里祸起萧墙，上面有人用暗器打了下来，金元仲一手抱着陆勇，一手去拨打暗器，但终不料敌人的暗器中还加有飞煌镖这类可以回飞的暗器，金元仲闪躲不及，眼看那镖儿便要钉入背心上。

陆勇蓦地里大吼一声，用尽平生之力，挣脱金元仲的怀抱，跳在金元仲的背上。

说时迟，那时快，“吓”的一响，那镖儿钉立陆勇背中，陆勇狂呼一声，登时气绝，但总算救了金元仲一命。金氏兄弟何等性情，悲极却不滴泪，金元仲朗声道：“陆老弟，这笔仇我金元仲必在一刻之内报却！”

话声斩铁断钉，二人大踏步走上楼梯。

金元仲大声喝道：“这支飞煌镖儿是那个不要脸的？”

那塔上却只站有二人，金元仲识其一，却是名震东南一带的“神镖断魂”吴铭。

金元仲话已出口，那二人都不觉一怔，那另外一个人斥道：“什么东西，嘿，看我一掌。”

呼地一掌劈来。

金元仲心中隐痛陆勇之死，全部怒气发泄出来，见对方来势汹汹，“嘿”然一抓，也是全力硬撞过去。

要知金氏昆仲行道江湖，从来不用兵刃，仅凭一双手爪，施用“阴风黑沙掌”和敌人硬拼，但见金元仲单抓一翻一叩，“啪”的一震，已把那家伙的右臂活活打断。

金元仲心中怒气澎拜，抓住那人一挥，力道好大，但见那人像一支箭般被摔到塔边，登是脑壳破裂，血肉横飞。

金元仲一照面便击毙对方，冷然一哼道：

“吴铭，这镖儿可是你威震东南的东西？”

但觉他语气正义凛然，威风凛凛，吴铭见他打死同伴的威力，不由心怯，但闻他口气轻狂，怒火上升，有道是：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叱道：“金老二，是又怎样——”

金元仲正要他这句话，不待他说完，已是冷笑道：

“是的话，便要你命。”

“命”字才一出口，二掌一合再吐，竟是微带风雷之声。吴铭不敢大意，一掌竖立，一掌横劈。

那知金元仲左肩一耸，不闪不躲，竟似要硬受一掌。

吴铭心知不妙，大吃一惊，收掌已自不及，只觉“拍”地一掌，结结实实打在对方肩上，而金元仲的一抓也抓进了吴铭的天灵！金元仲形近拼命，拼着自己受创，也把敌人毙下，他受的一掌却也不轻，但觉左肩剧痛，肩胛

骨硬生生被打碎。

金元仲晃了一晃，终于站定，狂笑道：“ 陆老弟，你看看吧，这个家伙也只比你多活了不到一刻时分啦——哈—— ”

金老大知道弟弟的性格，并不出言，等到他狂笑变哭的时候，才沉声道“ 老二，还吃得住吗？ ”

金元仲微微点头，金元伯冷笑道：“ 硬闯！ ”

二人身子一晃，又直向上冲。

金氏兄弟如此硬闯，不到半刻。便到塔顶，从阶上往上看，已可见到镇守最上面的一个人，果然是一手抓住一个昏迷的孩儿——那正是被闭住穴道的丐帮帮主鹏儿。

第十三层乃是神霆之顶，“ 砰 ”的一声，金老大一脚踹开楼门，向里面黑沉沉楼梯望了一眼，一碰金老二，双双跃身而进——

两人尚未落地，忽然一声暴吼从左方响起：“ 滚下去！ ”接着一股狂风如惊涛裂岸般冲击过来——

金老大真气斗贯下盘，施出“ 千斤锤 ”的功夫，将身躯稳稳定住，单掌看都不看一记“ 倒打金钟 ”倒摔过去。那知来人动也不动，金老大倒反被拖出两步！

兄弟俩一惊转身，和来人朝了相，只见那人勾鼻裂嘴，目光闪烁，兄弟两人都识得，来人竟是勾漏山的魔头——“ 青眼红魔 ”霍如飞！

原来勾漏山上隐居着两个盖世魔头，一个唤着勾漏一怪翁正，另一个就是“ 青眼红魔 ”，两人乃是师兄弟，也不知出自何门，但一身功夫却精绝无比，三十年前曾双双出现武林，在北固山头一夜连挫河洛十二位高手，因而师兄弟名噪一时，但不知为了什么事，突然双双隐居，那“ 青眼红魔头 ”不时出现江湖，“ 勾漏一怪 ”则卅年来未出深山半步，但在武林老一辈的心中，仍然有着不可一世的威名。

金老大一见原来竟是这个魔头，心中已知凭自己一人之力，必非其敌手，但不知这家伙怎么竟会在这儿出现！

蓦然一个念头闪过心头：“ 分明是崆峒派和咱们的梁子，怎么这厮却来守第十三关？那厉鹗却不露面？而且方才那些龟儿子大部份都不似崆峒弟子呢？

青眼红魔霍如飞阴恻恻地道：

“ 两个鬼子齐上！否则你不是对手！ ”

金老大一扯兄弟衣衫，更不打话，双双施出平生绝学“ 阴风黑沙掌 ”，狠毒的招式尽量往霍如飞身上招呼过去。霍如飞冷哼一声，双拳一立，鼓劲而上——

霎时拳脚来往，呼呼风生，三个一流好手竟自战成平手。这三个身法何等快捷，一晃就是数十招过去，金老二只觉肩上伤势愈来愈痛，简直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但是他生来倔强的脾气，怒吼一声，竟然一跃而起，单掌拼

出全身功力一把抓下，身上要穴完全暴露，毫不理会——

霍如飞被这等舍命打法惊得一愣，金氏兄弟心意早通，呼的一声金老大已一招袭入，长臂一伸，冒险直取霍如飞胸前华盖——

霍如飞一见大惊，金老大竟是舍命而攻，自己虽然能任意击中其中一人，但自己却也非被点中不可，急切间只好一脚踢出——

“砰”的一声，金老大被踢起飞出，着着实实撞在墙壁上，但霍如飞胸前华盖被制，软绵绵倒在地上。

金老二一见哥哥吃了亏，怒吼一声扬掌对准霍如飞脑门拍下就在此时，忽然一个阴森森的口音从窗外传入：

“给我住手！”一条人影刷地飞入，金氏兄弟看得真切，只见他虬髯飘飘，身态异人，不禁齐口大呼：

“勾漏一怪！”

勾漏一怪翁正功力远在其师弟霍如飞之上，金氏兄弟自知绝望，就算两人不伤一齐上，也未必是人家对手，何况这时两人都负了伤！

如果辛捷在场，他一定会更惊，因为勾漏一怪竟是和他一路同行而又以金蝉脱壳耍弄他的虬髯汉子翁正！

翁正伸手解了霍如飞穴道，对他道：

“你到下面去照顾一下！”

霍如飞应了一声而去，翁正脸色一沉，对金氏兄弟骂道：“不知厉害的蠢东西！”俯身将地上的鹏儿挟起。

金氏兄弟怒极，但却不敢妄动，翁正故意大声调侃道：“你们听着，我数五下，若是没有人拦我，我可就要走了——好，我现就开始数——”

金老大受伤甚重，金老二也感肩上伤愈来愈重，被勾漏一怪翁正一逼，怒吼一声，晕倒地上——

且说辛捷被虬髯汉用金蝉壳耍了一招，心头大急，急忙转身疾奔，希望能阻止那虬髯汉上塔，只要他一上塔，丐帮无一会是对手！

才奔出丛林，远远瞧见一人飞纵入塔顶，看来正是那虬髯汉子——

他心中一急，脚下更加紧，却听见塔顶传出一声惊呼：“勾漏一怪！”他听得出正是金氏兄弟的声音，心中斗然一动，暗道：“怪道这虬髯汉子恁厉害，原来竟是‘勾漏一怪’”。

敢情他也曾听梅叔叔提及此人！

接着勾漏一怪的狂言一句句都传入他耳中，他抬头一望，身距塔边尚有十丈之遥，而勾漏一怪翁正已开始一字一字的数着——

但辛捷生来偏激的性子，有的地方近乎强悍，他决定了一桩事，就是舍了命也要办到，这时他暗恨自己经验不够，才被勾漏一怪巧施金蝉脱壳摆脱，那“神霆”塔顶第十三层中勾漏一怪的话全迎风听入了耳——

这时翁正洪亮的声音：“一——二——”传了过来，而辛捷施出“暗香浮影”的轻功绝技舍命地跃起，从十丈外竟自一飘而至，但是正因为离得太

远，他到达塔边时高度已不够，辛捷猛吸一口真气，双脚一荡，奇绝天下的诘摩步法已然施出——

只见他身体斗然又伸数尺，他急忙中仰首一望，自己头顶仅及塔的第十二层，距十三层顶尚差七八尺之遥，而他上升之势已竭，一口真气已逼得不能再久，而头上翁正的声音：

“——三——四——”已自传出。

他暗道：“难道真要功亏一篑？”

黑暗中，他暗一咬牙，真力贯注右臂，猛然前伸，“笃”的一声，竟将那柄带来的长剑齐柄插入印火砖的塔壁中——

他手上一借刀，身体有如一双燕子一般翩翩翻飞而上——

“五！”

翁正“五”字才出口，忽然一声惊天动地般的吼声震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你给我站住！”

随着喝声，一条人影挟着雷霆万钧之势从窗外飞将进来，对着勾漏一怪翁正呼呼一连劈出三掌！

翁正双足钉立，下盘稳然不动，上身左晃右摆，一连闪开三招，但凌厉的掌风已令他衣袂飘舞！

那人却突然后退一步，沉声道：“快将肩上鹏儿放下，否则你不是我对手！”

当然，这人正是辛捷！

翁正倒还真识得厉害，将肩上点了穴道的鹏儿放在左角，向辛捷冷然一笑，凝目以待——

辛捷知道这勾漏一怪功力卓绝，自己对他实在没有把握取胜，但是今日之势，除了一战别无第二条途径，他深吸了一口气，暗自激励着自己：

“辛捷啊，尽管勾漏一怪功力胜过你，你今日之势是许胜不许败！

他待那口真气运行了一周，忽地开声吐气，身子宛如一阵旋风一般曲身而进，双掌却似刀似剪地切向翁正两脉——

翁正早就发觉辛捷功力深厚，而且年纪轻轻就身负一身绝学，但最令他担心的却是辛捷似乎有一种内蕴的潜力，而且这潜力深不可测，奇的是辛捷本人也好像并不清楚自己具有这种潜力，当然，他是丝毫不敢大意——

辛捷双掌切下，真可说疾比奔雷，翁正心中一凛，一记“双掌翻天”奋力使出，待双方即将相碰之际，斗然一收真力，双掌上翻之式已换成穿袭之式，直取辛捷肩窝琵琶骨——

辛捷双掌落空，而翁正的攻势已到，当下微哼一声，真力下贯马步，一仰上身变为“盘弓射雕”，硬封而出。

“拍”的一声，四只手掌碰在一起，双方都觉手心一热，各自退后一步。

辛捷暗思：“这真是出师以来所遇的第一个真正劲敌，今日莫要折了师门威风——

他心中牵挂，手上自然一滞，翁正何等经验老到，双掌齐飞，封住辛捷退路，左脚起处直踢辛捷下盘——

辛捷心中一惊，正待招变，敌人招式已递足，急切中只得倒踩七星步，双掌齐挥，硬从危势中打出七拳——

辛捷的意思是要引翁正硬拼，那知翁正狡猾老到，身一屈，竟从辛捷胁下穿过，左掌引处，又是辛捷脑后死穴——

辛捷一着错迟，着着受制，一连十余招都在危险中堪堪躲过，翁正见自己稳占上风，不禁暗喜，长啸一声，平生得意绝学“开山神掌”突然施出。

辛捷被逼得心头火起，乘敌一记“玄鸟划沙”招式才尽之时，长啸一声，奋力攻出一招——

霎是满天掌影，掌风乌乌发响，似乎无所不及，正是世外三仙之首平凡大师的绝世剑法“大衍十式”中的“方生不息”，只不过辛捷此时以掌代剑而已。

本来以掌为剑威力必然大减，但辛捷在大衍十式中以这招“方生不息”最有心得，这时融会贯通之下，竟然也自威风凛凛——

翁正忽然见敌人这招奥妙无比，似乎其中变化还不止此，而且掌式奇劲，力道逼人，当下精神一凛，也自大喝一声，一招“风卷云散”缓缓拍出——

勾漏一怪的“开山掌法”本就以力为主，以巧为辅，这“风卷云散”更是横打硬碰的招式，敢情翁正见辛捷匆促发招，力蕴必不能用足，竟想以硬碰硬地速战速决。

那知辛捷这招“方生不息”看来似乎匆匆发招，实则真力内蕴，周身密布，辛捷又是含愤而发，不躲不闪地硬递出去——

轰地一声巨响，两股强极的力道荡在一处，荡起圈圈气流，有如骤起大风一般，周围窗栏一阵乱摇——

辛捷和翁正都是双肩一幌，翁正大喝一声道：“你再接我一掌试试看！”

双掌一领，又是一股狂风扫了过来——

辛捷更不答话，双膝微弯，口中低嘿一声，全身功力贯注双掌，同样是不闪不避地缓缓推出——

轰然又是一声巨响，辛捷翁正又是各自一晃，竟是依然不分胜负——

翁正心头火起，不顾一切呼呼连劈四掌——

辛捷沉哼一声，横竖连挥，也硬接四招，丝掌不用巧劲。

一连六下硬碰硬，两人却始终钉立原地，双脚分毫未移，辛捷借着一轮硬仗，反将下风之势变为平持之局！

这几招真力大费，但辛捷动却丝毫不感疲累，相反的却觉胸中血流畅顺，舒畅无比。

原来辛捷自经平凡大师不惜以“提糊灌顶”的功夫硬将自身功力打入辛捷穴道中后，此时他的功力已在一甲子左右，只是他自己都不知自己会有这样大的潜力，这一阵激战，真是辛捷平生最费力的一场拼斗，却把他的内在

潜力给引了出来，是以几招过后，他不但不累，反觉精神十足。

辛捷想是打发了兴，更不打话，两掌再度主动劈出，翁正一怒之下，决不退让，鼓动足真力，一迎而上——

辛捷内在的潜力被这一阵硬拼硬打激发无遗，平凡上人以本身功力输入辛捷体内，直到现在才算是真正全部和辛捷的全身血脉相融而发挥出最大威力，辛捷只觉双掌运劲之际，腹内一股热流陡然从丹田处涌了上来，肺腑之间真有说不出的受用，而他那猛挥出的一掌，威力也竟大得出奇。

勾漏一怪翁正数十年前就威震武林，声名之盛并不在关中九豪，河洛一剑及南北二君等人之下，三十年来，这是头一次公然重现武林，本待仗自己多年苦修的几样绝技再振声威，那知竟碰上这样一个青年高手，不但拳法精奇，功力竟也能和自己平分秋色，这时的一掌推出也是施足了十成功力，打算将对方一掌击毙——

只听得轰然一声暴响，两股内家真力相撞激出的旋风竟发出呜呜怪响，神霆塔顶平日久无人打扫，这时地上的灰尘更是漫天飞扬——

勾漏一怪发出一声闷哼，马步浮动，噗的一声倒退半步，胸头竟感一阵血气翻腾——

辛捷也觉一股极强的力道从自己挥出的劲风中渗透进来，他双肩一摇一晃，终于努力将那力道化去，双足仍然牢钉地面——

辛捷虽觉敌人功力极高，但这时胸中真力溢漫，豪气上冲，长啸一声，左掌一圈，右掌呼地一声又自劈出。

翁正心中感到一种无地自容的难过，几十年来奋力创出来的万儿眼看即将毁于一旦。这时见辛捷举掌又是一记劈下，不禁须发俱张，双目暴睁，猛然开声吐气，双掌当胸平平推出——

辛捷是不会了解他的心情的，他怎会想到这一掌对于这怪僻的老人是何等的重要？他只知自己每一掌施出威力出乎意料地大增，心神俱快——

轰的又一声，辛捷晃了晃，踏进一步，力贯单臂，又是一掌拍出。

翁正力贯双腿，拼着没有退后，奋力又是一掌封上，只觉辛捷掌上力道一掌强似一掌，这一掌真有开山裂石之威，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一掌如果接实了，自己内腑全有震伤的可能，于是他在双掌尚未碰上的一刹那间，疾如闪电地后退一步。但是砰的一声，他还是被震退一步。

辛捷只觉自己胸中力道已到了顶峰，他快然长啸一声，手起掌落——

突然，他的手悬在半空中，他看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脸孔——翁正脸上的肌肉抽搐成一种古怪的神色，又像是冷漠，又像是绝望……

辛捷虽不能完会了解这表情所包含的情绪，但是直觉告诉他，那决不是怕死，也许某种因素对于他比死更可怕多倍。

辛捷的手掌缓缓垂了下来，翁正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现在他脑海充满着的只有一个“怒”字。他冷然一哼，努力调匀了呼吸，双眼充满着杀机，狠狠地盯着辛捷，使辛捷感到一阵心寒而将目光避了开去。

“擦”的一声，翁正抽出了长剑。

辛捷像是没有听见，他正在想：“为什么勾漏一怪要如此狠狠盯着我？哼，你盯着我我就怕了你吗？”他不服气地抬头反瞪过去——

其实他是有些心寒的，只是他天生偏激的性格令他如此。

这一抬头，他瞧见了翁正手中的长剑。

他下意识地伸手拔剑，但是拔了一个空，他忽然想起“梅香剑”仍插在塔外壁上。

“接着！”金老二挥动着未伤的手臂在地上拾起一柄长剑掷了过来。

辛捷一把接过，腕上用劲一震，剑尖发出嗡的一声。翁正剑身平击，刷的一招向辛捷左肩点到，剑势如虹，劲风扑面，到了肩前忽地嗡的一声，剑尖竟化做一片光点分点辛捷腹上三穴——

辛捷见他功力深厚，剑招又诡奇无比，心中不禁一凛，脚下稍退半步，左手剑诀一引，右手长剑一圈而出，正是“虬枝剑法”中的“梅吐奇香”——

辛捷长剑递出，剑尖嘶嘶发响，显然他腕上真力叫足，缕缕剑气直透剑尖。翁正凝目注视辛捷剑式，脸带诧异之色。“梅吐奇香”迅速无比，更兼辛捷发式轻灵，居然后发而先至，翁正剑尖离辛捷腹上“井市穴”尚有三寸，辛捷长剑已刚刚递至翁正腕上“曲池”不及一寸——

那知就在此时，突然翁正的剑尖向前暴伸，身体却往后猛退，呼的一声辛捷的长剑走了空，而翁正的剑尖已到了辛捷腹上辛捷不料他招式诡奇如斯，急切中脚下倒踩迷踪步，在千钧一发中仓促退后。

辛捷低哼一声，剑光一扬，再度猱身而上，刷刷刷三剑从三个不同方位刺出，最后剑尖却集中在翁正“气海”要穴上，全是“虬枝剑式”中的妙着。

那知翁正也是剑子连挥，招式全走偏锋，一连几个怪招将辛捷攻势消于无形。

勾漏一怪剑光连闪，主动而上，辛捷只觉他的剑法诡奇无比，令人一眼看上去就生一种“旁门左道”的感觉，但偏偏诡奇之中暗藏杀着，令人防不胜防。这正是勾漏一怪的平生绝学“令夷剑法”。

七妙神君的虬枝剑式虽然精妙远胜，但诡奇却似犹不及令夷剑法，而虬枝剑法的特点原也在“诡奇”两字，这时即然在这方面不及对方，威力也自大减，辛捷只觉好些妙招发挥不出威力。翁正一招“厉瘴蜂涌”，长剑化成一片光幕，似虚似真，向辛捷当头盖下——

辛捷不觉精神一凛，心道：“梅叔叔的‘虬枝剑式’奇绝天下，难道要输给这勾漏一怪？”当下一咬牙，侧身欺进，长剑一挥，已自抖出一片剑幕，迎将上去——

刷的一声，翁正虚招全收，一剑从偏锋疾如闪电的刺了进来。

“嘶”声斗盛，辛捷剑光暴长，竟然也是疾走偏锋而出，正是七妙神君心血所聚的“冷梅拂面”。

这两招都从偏锋出手，招式竟然大同小异，但是七妙神君梅山民心血所聚的“冷梅拂面”毕竟胜了一着，辛捷的剑子后发而先至，剑尖的剑气逼得翁正收招而退。

辛捷一招扭转局势，豪气上冲，挥剑而上。

翁正冷哼一声，紧接着第二个奇招“冷云撼霄”又自施出。辛捷只觉他的剑招大异寻常，似乎带着一种邪毒之气，又似包含一种野蛮未开化的残厉之气，古怪已极。

只听得嘶声刺耳，剑尖暴伸，漫空都是辛捷的剑影，原来辛捷不由自主的施出了“大衍十式”的起手式“方生不息”。只见他剑光由左右往中一合，疾刺而出，似缓实疾，似虚实真，宛如日光普照，无所不及。

平凡上人的“大衍十式”乃是从精奇神妙着手，使出之时自然有一种凛然正气之感，翁正的奇招诡式一碰上立刻威势全失，相反的辛捷剑招有如绵绵江水，滔滔不绝。

匆匆数十招已过，只听得“嘣折”一声，两人各自跃开，翁正手中只剩了一只剑柄，敢情他的长剑竟被辛捷以内力震断。他的脸上一片死灰，眼眶中竟充满着泪水，辛捷以奇异的眼光呆望着他，忘却进攻。

翁正忽然一言不发转身飞纵出塔。

辛捷暗道：“就算打输了也不用伤心到这个样子啊！”

他怎会料到他赢了翁正一招比杀了翁正还令他难堪呢——

三十年前勾漏一怪在黄山祝融峰顶和当时武林第一人七妙神君梅山民赌斗，他那诡奇的“令夷剑法”也令梅山民的“虬枝剑法”感到棘手，但是梅山民究竟凭着功力深厚，在第三百招上震断了他的手中剑，从此翁正一怒隐居边疆，苦练绝技，把“令夷剑法“练得更加怪异难防，当年他是用这套剑法失手的，他准备用这套剑法找回场面来。

梅山民被五大剑派围攻的消息不知使他多么失望，但近来梅山民重现武林的传说终于使他离开勾漏山，重入中原。

当辛捷一亮剑招时，他又惊又喜的发觉辛捷是“虬枝剑式”的嫡传人，他一心要用令夷剑法擒住辛捷，但是，结果竟和三十年前一样，他被震断了长剑，所不同的是三十年前是梅山民本人，而三十后却是他的传人。

如果他知道辛捷所用以致胜的并非梅山民所授，乃是世外三仙之首平凡上人的“大衍剑式，也许他会觉得好过一些。

辛捷可不知道这些，他怔了一怔，转身向被点了穴道的丐帮幼主鹏儿走去。

鹏儿被点了软麻穴，不能转动，辛捷力透双掌，在他脊背上一揉一拍，鹏儿缓缓苏醒。辛捷又转身走向金氏兄弟，只见金老大已昏迷不醒，而金老二仍硬撑着扶持着他大哥。

辛捷掏出刀创药递了过去，金老二默默的接过，他没有说感激的话，但他的目光中所表示的比说一百句话还要清楚明白。

辛捷注视他肩上的伤口，这时昏迷的金老大已缓缓醒转过来，金老二又掏出两粒黑色的药丸塞入他口中。

辛捷忽感背后一只小手握住他的衣角，他回头一看，只见鹏儿悄生生地站在身后，满脸灰垢，一双灵活的大眼睛溜溜地转着，辛捷忽然发觉这些日子来，这孩子似乎长大了不少，上次相遇时的那一分稚气已减退许多。

鹏儿轻唤道：“辛——辛叔叔——”

这孩子记忆力不坏，还记得辛捷的姓名。他望了望金老二停了下来。

金老二点了点头，似乎认为“辛叔叔”正应该如此称谓。

辛捷应道：“鹏儿，什么事？你还是叫我辛哥哥吧。”

鹏儿道：“你的本事真好，我虽然不能动，却看见你把那坏蛋打跑了，那坏蛋真没羞，打输了就哭，这么大了还哭——”

说到这里小脸上又透出一丝笑容。

金老二默默从腰中掏出两只火箭，一只红的，一只蓝的，他挑了一只蓝的，走到窗口望天上放了上去，只见一缕蓝光破空而去，到了顶点一爆而开，有如一朵盛开的蓝色花儿。

金老二转身向辛捷解释道：“咱们还有几个兄弟埋伏在外面，若是放红的火花就是咱们闯塔受阻，召他们来相助，若是放蓝的，就是打救帮主完成，唤他们来料理善后。”

其实金氏兄弟伤成这个样子，却始终不会放红火箭，只因外面的几个丐帮兄弟本事有限，若是连金氏兄弟都对付不了，唤他们来也是送死，是以金氏兄弟拼着重伤也不放箭求援，这也是金氏昆仲侠义之处。

辛捷向塔外一望，忽见一条人影如飞而去，金老二道：“别管他，这人是勾漏一怪翁正之师弟青眼红魔，敢情他在塔下发觉不对也跑了。”

辛捷忽然想起：“丐帮乃是因一剑鞘才与崆峒交恶，怎么尽是些什么勾漏山的，却不见厉鹗露面？”

辛捷当下把这意思说了出来，金老二也拍腿道：“是呵，咱们也正在奇怪——”

辛捷陡然记起自己梅香宝剑还插在塔外壁上，啊了一声，转身从窗口跃出。

金老二忙伸头出窗一看，只见辛捷全身扁平地贴在壁上，足尖紧抵住壁上砖缝，竟然如一只大壁虎般贴在墙上，这等功夫比之一般所谓的“壁虎功”又不知高出多少，因为壁虎功只能在墙上缓缓游动，要这样停住不动地贴在墙上却是万万不能，辛捷这手功夫乃是以上乘轻功配合深厚内功才能办得到。

且说辛捷闭着一口气贴在墙上，却发现墙上的“梅香剑”已不翼而飞！

辛捷心中一阵猛震，宛如从千丈悬崖掉入深渊，但他毕竟禀赋异凡，一阵慌乱后镇静下来，他暗自盘算：

什么人能够贴在这塔壁上从容拔剑？我这一剑可说插得相当深了，绝不

可能是它自己掉落下去的——”

事实上，当今武林中能有像辛捷这样从容贴身光墙上的功力者实是寥寥可数，那么在这寥寥可数的几人中，究竟是谁盗去了宝剑？

辛捷的目光再次落在插剑的孔上，只见坚硬的砖石上一道整齐的口，直深入三尺之多，砖缘整齐光滑，没有丝毫崩落的现象，就如切好的豆腐一般。

突然，辛捷发现这剑口旁三尺处，竟也有一个同样的口子，辛捷仔细一看，只见那口子恰如一柄剑身一般，显然也是被剑子插入的痕迹。奇的是那剑口砖缘也是平整万分，不见丝毫崩落。

辛捷本是聪明绝顶的人，脑筋一转，已猜到了几分，他暗道：

“对了，梅香剑被崆峒厉鹗老贼给偷去了，他必是仗着倚虹宝剑插入塔壁，自己借力停在壁上才盗了我的剑……难怪始终不见他露面——”

他想到这里，不禁又惊又怒，真力一懈，身体顿时下落，他待身子落到第十二层的屋檐时，才伸手在瓦背一按，借力腾身而起，翻身飘入塔顶，姿势美妙已极。

金老二喝了一声采，对辛捷的功力真是佩服无比。

金老大也渐渐能扶着站起身来，他见辛捷面色不对，遂开口道：

“辛兄若是有什么事用得着咱兄弟的，尽管吩咐下来就是。”

辛捷茫然摇了摇头，又强笑道：“没有什么，我有一柄普通长剑留在壁上，方才去看时却不见了，想是跌了下去吧……”

辛捷的个性高傲得很，若是朋友求助于他，他自是热忱万分，但若要他求人帮助，他却是大大不愿，是以他对失宝剑之事支吾了过去。

金氏兄弟都是豪杰之士，虽知辛捷言不由衷，但也不再多问。

辛捷抱拳对金氏昆仲道：“兄弟现在有一要事，必须立刻去办，日后两位若是有什么事要找兄弟的，兄弟千里之外必然星夜赶到。”

金氏兄弟见他脸色焦急，知他必有要事，只抱拳一礼道：“辛兄是咱们弟兄的大恩人，也是丐帮的大恩人，这个咱们终身不敢忘。”

辛捷对鹏儿道：“鹏儿好生跟着金叔叔，好好练好功夫，将来丐帮全靠你重振声威哩。”

说罢一转身飞出塔顶，几个起落已在三十多丈之外，鹏儿追到窗口叫道：

“辛叔叔什么时候来看鹏儿啊？”

声音传出，辛捷身影已消失在莽莽丛林中。

辛捷满心焦急地匆匆赶路，他心中暗想：

“闯上崆峒后给他大闹一场，那厉鹗总不能不露面了吧，哼，只要他一露面，我不但要讨回宝剑，还要清一清咱们之间的旧帐。”

所谓旧帐，自然是指厉鹗暗算梅山民的老案，此刻，辛捷根本不把“天下第一剑”的崆峒掌门放在眼内。

这一段路甚是荒僻，辛捷可以毫无忌惮地施展轻功绝技奔驰，他只觉自与勾漏一怪一场激战，自己功力似乎又增加了不少，这时他只是轻松地跑着，

但速度却极为惊人——

忽然呼的一声，一只鸽子从低空惊过，辛捷眼尖，早瞥见那鸽子足上绑了一根红带子，显然是送信的鸽子。那年头用鸽子传信也甚普通，辛捷并不以为意。

迎面凉风吹来，带来一丝湿味，辛捷暗道：“前面必有河水。”

奔了不到半盏茶辰光，结果听见浩浩荡荡的水声，辛捷不禁微微一笑，心想自己在外面跑了这些日子，见识经验着实也增长了不少。

走得近来，果然见一条小河横在前面，河面不宽，但水流却十分湍急，只见河水浩荡，怒涛澎湃，俯视令人晕眩。

却也凑巧，正当辛捷走到河边，上游冲下一只船来，只见船中空空，除了一个梢公没有一个客人，那梢公正用长篙反撑，减低船的速度，似乎打算停将下来。

那船行甚速，似乎不可能立刻停住，但见那梢公不慌不忙从舱中取出一条大缆，头上圈成一个圈套，只见他在头上转了两圈，呼的一声抛了过来，那圈儿恰巧套在岸边一个大木桩上，辛捷不禁驻足叫了一声好。

那梢公双足钉立船板上，双手加劲一拉，船儿就缓缓靠岸。辛捷上前问道：“敢问大哥往崆峒山怎么走？”

那梢公道：“顺这条水到了成家镇再往西走。”

辛捷道：“梢公你这船可是要到成家镇？载我一趟怎样？”那梢公人倒不错，笑道：“俺这船正是到成家镇的，客官要搭只管上来就是，咱们路上也好多一个聊天的伙伴。”辛捷谢了一声，步上船头，那梢公手上一抖，绳套呼的又飞回，那船立刻顺流而下。

船顺水势，甚是迅速，两岸景物向后飞倒，更显出船的轻快，梢公对辛捷道：

“客官不是本地人罢？”

辛捷应了一声，反问道：“我看你也不是本地人吧？”梢公道：“俺原籍山东。”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过了半晌他才继续道：“俺家里本是种田的，那贼厮鸟的县太爷要讨俺的妹子做小老婆，俺妹子不从，结果俺爷娘被捉进了衙门，恰巧河水泛滥，俺家里田园被淹得一丝不剩，唉，俺就流落到异乡来啦——”

辛捷也不禁长叹一声，他见那梢公默坐舱头，正在怀念北方的老家，心中不禁暗叹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看来世上快活的人固然不少，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忧愁的……辛捷想到自己的身世，无端端那些可爱的倩影又一一飘入脑海，一时好像天下不如意的事都浮现在眼前，他直想放声大哭一场。

忽然他想到那疯疯癫癫的毒君金一鹏，他想：“像他那样长歌狂笑，想怎样就怎样，大概总没有烦恼了吧。”

他脑海中充满着金一鹏癫狂的影子，耳朵中全是狂放的笑声，不知过了

多久，那笑声忽然已变成了凄厉而阴森的冷笑，这是杀父母大仇“ 海天双煞 ”的笑声啊！

他游目四望，并无海天双煞的影子，他知道是自己的幻觉所致，但是这么一来，那些凄惨的往事一幕一幕地浮过眼前……

这些日子来，他不想这些，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其实在他内心最深处哪一分钟哪一秒钟不在想着这些？只是一当他静下来，他就胡思乱想一些其他的事物来冲淡这些愁思，现在，这些愁思如泉水一般涌涌而出——

他想到母亲在双煞侮辱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景，那一切一切他仍清清楚楚地记着，一丝一毫也没有忘怀，他每觉得如果忘了一丝，他就是对不起父母……

往事飞快地在他眼前移动，突然他想到在小■岛上豪放一歌的情景，他陡然惊醒，不禁浑身出了一阵冷汗，那豪放的歌词他述记得：“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

他不禁力贯双足，从盘坐一跃而起，抬眼望时，江流汹涌，白浪滔滔，奔流遇到岸石阻路时，张牙渍沫地狂吼，前仆后继地卷拍，他忘却一切顾忌，振声长啸——

嘹亮的啸声震得山谷齐鸣，梢公的耳膜险些被震裂，好半天以后还在嗡嗡作声，他暗道：“ 这客官好大的嗓子。 ”

两岸从林中一阵乱动，群鸟被啸声惊起，齐飞而出，张翼达数尺的秃鹰数千只同时而起，登时蔽遮满空，壮观至极。

辛捷望着这巍然奇景，顿时宠辱皆忘，满心充满着快意，洋洋自得——

忽然梢公叫道：“ 客官，成家镇到了！ ”天方破晓，金云甫现——

辛捷已经离开了成家镇，这一带人烟稠密，辛捷只好缓缓以常人的步伐走着，尽管他的心中焦急万分。

就这样缓缓地行着，成家镇到集庆县不过两百里，辛捷却足足走了三日半才到。

一进集庆县城门，他就觉得情形有点异样，这小县镇里竟来来往往有许多江湖人物，等到他从正门大路一转弯时，他就恍然大悟了。

原来由正门大路一转弯，第一个入眼的就是一块丈长的直条招牌，金色的字有斗大：

“ 呈祥镖局 ”

敢情那些江湖打扮的人全是跟这镖局有关的。

辛捷走到一家酒楼中，拣了一所较清静的座位，准备客饭。忽然楼梯登登响处，上来四五个镖师之类的大汉，正好坐在辛捷的对面，大声吆喝地要了五斤老酒，十斤牛肉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

左首那个大胡子道：

“ 这次咱们兄弟算是栽到家了，幸好咱们镖头有先见之明，不然暗镖也给搜去的话，咱们哥儿们也不要混了。 ”

右边一个矮小的汉子咽了一口牛肉道：“谁叫咱们碰上山左双豪呢？凭人家双豪的名头咱们大伙儿一齐上也不成啊，听说他们最近加入了关中九豪呢！”

辛捷一听山左双豪，立刻注意听下去——

左首旁边的一个胖老道：“还说哩，咱们要是有‘梅香神剑’辛捷的一半本事，可就不怕什么山左双豪啦。”

辛捷一听“梅香神剑辛捷”几字不禁大惊，心想自己哪来什么“梅香神剑”的外号？莫非另有一个也叫做辛捷？只听那首先发话的胡子汉哈哈笑道：“老李真没羞，凭你这块料再练一百年也及不上人家辛大侠一半哩，你想想勾漏一怪翁正是何等人物，在神霆塔顶和辛大侠赌斗时，讲明一场拳脚一场剑术，结果大名鼎鼎的勾漏一怪竟硬接不下辛大侠十拳——”胡子汉说得绘声绘形，口沫乱飞，仿佛他自己变成辛大侠一般。

辛捷听得大吃一惊，心道：“这可正是说我啊，怎么我和勾漏一怪拼斗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可笑这些人加油加醋地不知要把我说成什么人物了。”

只见那胡子汉仍得意地继续说：“嘿嘿，第二场翁正要比剑术，他那‘令夷剑法’可真是武林一绝，结果，嘿嘿，辛大侠用那个……那个剑法三招就将他剑子挑飞，才扬长而去，这份功力才真算得上大侠名头呢？”

辛捷心中虽然暗骂这些人渲染得太不成话，但心深处仍免不了一阵窃喜。

只听那矮子又道：“钱大哥你说这位‘梅香神剑’辛大侠强些还是‘武林之秀’强些？”

胡子汉道：“你是说‘武林之秀’孙倚重么？”

矮子点了点头道：“不是他是谁。”

胡子汉道：“这两位大侠都是一般年青，也都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据我看辛大侠虽然厉害，恐怕还是孙大侠强些儿。”

那胖子老气横秋地道：

“何以见得？”

胡子汉道：“我说一个人你就知道了，那北君金老爷子的高徒天魔金欹你们总晓得了吧，他那手功夫真是尽得北君之传，可是半年前曾被孙倚重大侠一掌震退哩，你想想这份功夫怎么样？”

矮子点了点头道：

“对也罢不对也罢，咱们还是喝酒的是。”

几个哈哈一笑，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辛捷听他们说什么“武林之秀”孙倚重，心中一怔道：“怎么出了这样一个青年高手我都不知道？呵，对了，一定是我在小■岛的那一段时间他才扬起来的，嗯，能把金欹一掌震退，那功夫着实了得。”

想到金欹，他立刻想到那张被毁容了的丑脸，抱着吴凌风大哥一起滚落

悬崖，他不禁长叹一声，难道金欹也像他师父金一鹏一样的发疯了吗？

辛捷听那几个镖局的汉子酒酣之余，开始言不及义起来，他皱了皱眉头，付帐出店。

一定出酒店，他心中有一点慌乱的感觉，他定了定神暗道：“先找崆峒要回宝剑再说。”

离开集庆城，已是黄昏的时候了。

西天红云如火，霞光四射，辛捷在官道上缓缓行着，他心想：“与其晚上在客栈里投宿，倒不如乘夜里施展轻功赶一程。”

忽然，他眼角瞥见一物，一只鸽子从头上飞过，他仔细一瞧，只见鸽腿上方又绑着一段红带儿，在夕阳下红得异常夺目。

辛捷心中不禁一动，难道仍是上次碰到的那只鸽子？

这时辛捷身后树叶忽然一阵微响，辛捷身子有如一阵旋风般转了过来，却没有看见什么。

但是辛捷从经验中判断那微响必是一个人所弄出的，辛捷装着自言自语道：“我真是疑神疑鬼，树叶动一下也大惊小怪。”

装着继续赶路，他原以为那树上有人的话，必会跟着他，那知他走了十余丈远突然一转，背面仍是没有人。

辛捷一赌气，展开轻身功夫，身躯有如脱弦之箭，霎时已去了数十丈。

这下辛捷可发觉背后着实是有人跟踪的了，而且那人轻功竟也十分了得，似乎若即若离地跟在辛捷后面。

辛捷暗中冷笑，脚下渐渐加劲，速度也随着增快，那知跑了数十丈，那人仍旧在相当距离外紧跟着。

辛捷不禁有点不忿，猛提一口真气，脚尖微点，身形飘落七八丈外，敢情他已施出了“暗香掠影”的绝顶轻功。

“暗香掠影”乃是妙神君的轻功绝技，辛捷此时何等功力，施将出来真称得上疾如奔雷，当今武林人士能及得上的，简直是寥寥无几。

哪里知道当辛捷用足了十成脚程，人家还是没有被拉下来。辛捷心中一动，突然足尖用力一蹬，身子已至七八丈以外，双足刚一触，立刻打了一个转儿，反过身来。

后面跟踪的人不虞正在比赛脚程之际，辛捷还会反过身来，不由一愣，身躯却一时煞不住，向前飘了一段才停下身来，呆在当地。

辛捷见对方收不住势，但一飘却超过五丈，这等轻身工夫，实在不在自己之下，忽然心中一动，脱口而呼道：“阁下可是号称‘武林之秀’？”

那来人年约二十六、八，眉清目秀，相貌甚是滑稽可亲。见辛捷如此一问，呐呐道：“这不过只是江湖上抬举在下所送的号头，在下那里敢当，在下姓孙，草字倚重。”

辛捷微微点头道：“孙大侠一路跟随，可有什么见教？”孙倚重呆了一呆，一时答不出话来，半晌才道：

“若是小可眼光不差，阁下可是‘梅香神剑’辛捷——”辛捷点首作答，孙倚重顿一顿才道：

“小可跟随尊驾，是想讨教——”

辛捷自失梅香剑以来，心情便不太愉快，而且加上一种好胜的心理，听见孙倚重口气好像有点不把自己放入眼内，心中微怒，冷然道：

“原来尊驾步步紧迫乃为的是讨教一二，这个在下倒也有此意——

孙倚重不料二三句便说僵要动手，也不便再解释，怔在旁，倒是辛捷最后一句话，暗示好像要和他争胜，激发他的豪性，微微跨前一步，道：“辛兄即是如此，小弟献丑了！”

说着缓缓抽出背上长剑。

辛捷冷然不语，见对方已抽出佩剑，不再怠慢，只见他右手一抬，虹光起处，长剑已跳入手中。单看他拔剑的动作，便有一派宗师之风！

这柄剑乃是他梅香剑失落后随手买的，这时长剑到手，豪气益发，随手一振——辛捷自出道以来，大小战斗已不下半百，尤其是最近一连数次都是和一些功夫和自己不相上下的人拼斗，对于拼斗已有了相当的经验。

目前面对的乃是声名鼎盛的“武林之秀”孙倚重，不敢丝毫大意，微微拈起长衫，以便打斗时比较俐落一点！他抽剑，打整长衫一气呵成，再加上极自然的一振手中长剑，自然发出“嗡”的一声，这一切对他已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他心中暗笑，下意识的还想用左手去弹动剑身，使剑身跳动成七朵梅花，当然，这个动作在不久以前——那时他还是七妙神君的身份出现时，是十分熟悉的。

蓦然，他忽然感到股剑风袭面，耳过听到孙倚重的声音道：

“注意了！”辛捷脚步一滑，同时间长剑一挥。

孙倚重一招走空，不等招用老，反手一削，又是一招二式攻了过来。辛捷被人家抢了先机，只好先行固守，然后待机而动，以便夺回主势。

孙倚重一连几剑完全落空，不是被辛捷架回，便是避开。但见二支剑连连闪动，二个武林后起之秀互相拼斗，一时不分上下，甚是激烈。

辛捷凝神接了几剑，却始终找不着对方破绽，但却发觉对方乃是正宗少林嫡传的“达摩神剑”，心中微惊，守得更紧。

也有好几次，辛捷想用内力去硬封对方剑子，以争回主动，这个念头出于他以为他的内力修为必应较孙倚重为深，但他凝神注意那孙倚重每一剑劈出，则隐带风雷之声，这表示对方的内力造诣也已达上上之选了！

辛捷猛然想起那失落的梅香剑，心中焦急，不愿再耽搁下去，奋力削出一剑，但见剑影有如春蚕吐丝，扑涌而上，而且剑式中真力溢注，威力甚是强大。

孙倚重一时封架不住，手上招式一缓，已经给予辛捷最佳良机——

辛捷打算速战速决，不再拖滞，吼道：

“且接我这招！”

同时间手中长剑突然使出不久前在神霆塔顶挫败勾漏一怪的“大衍神剑”来，当然，这一式是起手式：

“方生不息”。

孙倚重一惊，好不容易才封住，辛捷已是奇招迭出。“武林之秀”孙倚重猛然后退半步，避开辛捷的”大衍神剑”中的第四式：

“物换星移”，高声道：

“且住！”

辛捷一怔，用力收回再攻之势，那孙倚重似乎想要说什么话，却迟迟不开口。

辛捷正奇怪间，孙倚重忽道：

“打扰！咱们后会有期！”

孙倚重已腾空而起，不消片刻，便落在十数丈外。辛捷怔在一旁，他可真不明白孙倚重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哪里知道孙倚重此行的使命是如何的重大，几乎要影响整个武林的前途哩，这是后话不提。

辛捷不解的摇了摇首，自语道：

“管他的！还是赶路要紧！”

心念一动，不再呆立，背上佩剑，飞也似的走去。平白又被耽搁了将近一个时辰，只好放腿猛赶，好在顺路道儿笔直下去，便是崆峒山区。

又是一只绑着红缎带的鸽子飞了过去，辛捷再也忍不住，扬拳遥遥击去，“噗”地将鸽子打了下来，他取下红带一看，只见上面绘着两个骷髅，他不禁大吃一惊道：

“海天双煞！”

敢情这正是海天双煞的记号，他心道：

“不知双煞召集伙伴又要干什么坏事？”

蓦然，道边人影又是一闪，有一个和尚打扮的人站在道路中间，高声叫道：

“来者可是辛捷辛大侠吗？”

辛捷不料在如此荒区，竟还有出家人找自己，心中大奇，身躯一挫，定下身来，点首作答。

那和尚十分年青，年约卅左右。

只见他手上已握了一柄长剑，施了一礼道：

“望辛施主多多指正——”

说着长剑已是分心刺到。

辛捷心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糊里糊涂又有出家人找自己讨教，听他的口气好像是因自己是新近成名的高手才来领教的，也懒得和他计较，右手一带，“呛啷”长剑出鞘。挥动之间，一招“闲云潭影”，仍然用大衍十式出击。

那年青和尚功夫也甚是高明，连挑带削，把辛捷这招封出门外。

辛捷也不由一惊，敢情这和尚的剑路完全和刚才和自己交手的“武林之秀”孙倚重一样，都是正宗少林寺嫡传的“达摩剑木”！

那年青和尚对辛捷招式十分留神，简直可以说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辛捷的一招一式，辛捷心念一动，突然改变招式，变“大衍神剑”为“虬枝剑法”，刷刷刷刷一连四五招攻出。那年青和尚先是凝神注视两招，接着脸上露出失望之色，蓦地收剑道：

“暂停！”

辛捷见对手又是不要打了，好在自己正有事在身，反倒希望他快点停手，自己好赶路。

那年青和尚认真地沉思了好一会，才释然道：

“对了！是了！”

转目瞥见辛捷还站在身旁，不由露出尴尬之色，支吾了一下，蓦然转身飞奔而去。

辛捷哈哈长笑，心中虽是不解，但总模糊知道少林寺必是很注意这“大衍十式”，这倒是甚不平凡的事呢。

心中一静，自然又想到那失落的“梅香剑”，心中焦急如焚，不敢多停一分钟，再行赶路。

山道越来越崎岖，也越来越荒僻。

天色渐渐黑暗了，黄昏已然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月儿已出来高高挂在空中。

辛捷一心一意在于那“梅香剑”，步法虽是从容不迫，但每一腾挪，便在四五丈以外，在银色的月光下，好像一条淡淡的黄线，在地面上飞快的移动着。

前面就是一个不高也不矮的山坡，辛捷猛提一口真气，决定一口气奔上山坡顶处。

但闻衣袂飘飘，带起阵阵风声，辛捷已一闪而过……月明星稀，万籁无声——

山坡斜斜的，人影被月光照映在地上，本来是修长的影子，也由于坡斜而缩短了一截——

太迅速的原故，短短的影儿随着那飞奔的身体，好像在地面上划着一条黑线似的。

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辛捷正以全速疾奔着，满心思念着唯一可以抵挡那无坚不摧的“倚虹”神剑的“梅香剑”；曼妙的身法，乍看过去好像足不点地，身体有若弹丸般在空中飞快掠过，却丝毫不带风声，仅仅那衣袂微微带着扬起来而已！

山坡上静悄悄的，偶而一两丛树木交杂生在山坡旁边，婆娑的影儿几乎要遮着整个山坡——

蓦地里那树叶获籁摇动了一下，一种直觉和一种经验使辛捷升起一个不

祥的念头，尽管他心中还充满着焦急，但身体仍然不由一挫。

等到他醒觉自己急停的原因而搜索那丛树木的时候，却发现树中不过空空的一片，分明是夜风微拂的原故。

辛捷哑然失笑，行动有如急箭，连点数点，已恢复了最高速度，步履仍是那么安祥，身形仍是那样曼妙！

这个山坡并不算高，但却是杂树丛生，虽然是冬季，但由于南方较为温和，是以树木并没有枯萎。

前面便是山坡顶端，辛捷猛提真力，一口气奔到山顶，蓦地里他感觉到气氛有点儿不寻常，那交错的树木好像多了一点，因为有刚才树叶无风自动的事情，辛捷的警觉提高不少，定神看去，那些树木分明是从他处移种过来的——

辛捷虽然游荡江湖仅仅一年有余，但所经历的多半是顶尖儿的玩意，耳闻目睹也有了不少经验，像这种比较稀见的“瞒天过海”手法，辛捷却能在细察之下，轻易发觉，实在不易——

正醒悟间，脚步一挫，不由往左侧踏了一步。

意外的是踏了一个空，辛捷刚刚醒悟自己是落入陷阱的时候，身子已猛往下落！

辛捷自然的一踢，在迫不急待之间，硬生生升起半尺。

双腿连环踢出，仰天斜掠出了陷阱，但也仅离地面半尺而已。“嘿”！辛捷刚才吟出一声，蓦地身体又是一个跄踉，敢情是被那第二道机关——“绊索”绊了一下。

“荒山黑夜，不知怎么会有如此伏兵，设计出这样多的机卡来暗算自己？”这个念头如闪电般掠过辛捷心田，正在努力稳住身子，金刃破空声起处，敌人已乘机发出暗器。

辛捷辨别风声，已知发暗器者内力特强，正待跃起躲避，只闻“噗”的二声，肩头和大腿上已各中了二枝暗器，原来那暗器直到距他三尺之地才让他听出声音，是以连辛捷这等身手竟着了大道儿。

辛捷自出道以来，尚未如此栽过，竟在尚未看见对手影儿的时刻里，便吃了暗亏。

二枚暗器使辛捷宛如刀割般刺痛了一下，怒火上膺，闪目一瞥，却不见一个人影儿。

“敌暗我明”，辛捷心中竟升起一种从未有的紧张，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真有“四面楚歌”的处境了。

“逃”！一个念头陡然闪过辛捷的脑际。

他可以感觉出所中的暗器虽然没有毒，却打得很深很深。而对手的手法，又异乎寻常的好。暗器带起的风声竟能在进入三尺以内才能察觉，这种手法，江湖上可能是极少可见的了。

辛捷强忍着背上的疼痛，足上用力，身子突然一掠，直向左侧林中窜去。

他并非愚蠢之人，明知敌人必是四周密布，但仍冒险一试——

果然不出所料，那密林中回过去的是迎头而击的一把暗器。幸好是有了准备，辛捷在空中一仰，身子竟在电光火石间水平倒射而出，方向却是和刚才直奔的正反面，这种身法也只有绝传的“诘摩步法”才能够作得到的！

那把暗器来得好快，辛捷的身子和地面已成平行，饶是这样的角度，仍让一头暗器在鞋底上划了一下。

辛捷这个方法纯粹是试探的，身子刚才窜向右方，林中蓦地一声断喝，一股掌力急奔而至。

辛捷挥动双臂，猛觉一阵刺痛，肩胛上的那粒暗器竟使得他左手有如虚设。

他奋力一掌回敬过去，但威力却像是减弱了一二分。二股狂飚一触，辛捷顿感不支。

有如一支棍子打下来一样，辛捷被别人的掌力打了一个转儿，“砰”的一声跌在地下。

辛捷早在提掌回敬之时已知自己非退不可，但唯一可以安慰的便是自己急迫间一挥之下，竟也把对手打了一个跟斗——这是由于林中一阵暴响和呻吟而知的！

试探的结果知道了，那就是——

敌人竟在这荒山上设下了十面埋伏！

而且，还像是非要取得自己性命才甘心！

——辛捷知道逃跑是绝不可能了，伤口有越来越痛的趋势，正在没有应付之策，蓦地里——

树叶儿籁籁一阵乱晃，出现了七八个人影。

月光下，照得分分明明，为首的人，竟然是辛捷不共戴天的仇人“海天双煞”焦氏兄弟。

自从辛捷下山以来，已经两次逢着“关中九豪”的头子“海天双煞”，尤其是在龟山一役，辛捷曾被对方打下万丈深崖，见面之下，自是分外眼红。

焦氏兄弟脸上表情漠然不惊，敢情他们早已得知那“梅山民”并没有被击毙崖下的消息了。

辛捷心中既怒且惊，闪目望去，那一堆人影中有好些熟人，看样子正是东山再起的关中九豪。

九豪的工夫，辛捷多半领教过，假如是对方以一对一，甚至以二敌一，辛捷都可以稳持不败，但是现在对方是九个人，而且自己又在尚未交手前便受了重创，又一阵不祥的阴影闪过辛捷的心田。

焦氏兄弟一瞬不转的注视着辛捷。

好一会焦化才自言自语道：

“长得好像！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呢。”微微一顿，接着阴森森地道：

“你可明白我们是什么意思？”

辛捷默然不语，他是绝顶聪明的人，已经醒悟——

原来当日在龟山绝顶，辛捷临被打下山顶时，曾被揭去面幕，双煞在急切间，也不能辨认，但总依稀觉得有点眼熟。事后辛捷击败勾漏一怪翁正，名声大振，双煞自然也听到，由于辛捷是姓“辛”，提醒双煞这孩子酷似从前的伙伴“辛九鹏”，双煞详细分析之下，已知当年这孩子竟没有从牯牛上跌死。

双煞的心肠原本毒辣，决心铲尽后根，是以设下十面埋伏，等候辛九鹏的后代来临。

辛捷思考再三，强忍下数次准备拼命的冲动，自知今日必定有死无生。心中一横，高声道：

“海天双煞，你们既明白，嘿，还不纳命！”

说到最后，声音已微颤抖，想是愤怒已极！

“呛啷”一声，辛捷已把佩剑持在手中，低头一瞥，只见手中长剑虽然在月光之下闪闪有光，但却远不及那“梅香宝剑”，想起那梅香剑，心中不觉一阵茫然，忖道：

“这一场是死多生少，梅香剑是永远再见不到的啦！”他恼恨的一哼，龙吟般一声长啸，顿觉豪气干云，存下了破斧沉舟的决心，也暂时忘记了伤口的疼痛。

他冷冷道：

“啊，一共是七个人，姓焦的，九豪还有的人哩？”焦化长笑一笑道：

“咱们七个人还不够要你的命么？”

他果然阴毒无比，丝豪不被辛捷所扣。

辛捷朗朗一笑道：

“上吧！”心中却闪过一个念头，忖道：

“是了，一定是那只鸽子，准是双煞用来召集同伴的，被我打下，果然是少了一个晓月寒心掌，不知还有一个呢？”

心念才动，那山左双豪中的林少皋不声不响，已是逼身攻来。辛捷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那容林少皋迫近，手中兵刃破空之声斗盛，竟似全力而为——

辛捷腿上不便、幸好是左肩受伤，于是他右手长剑一挥，一声不响地疾刺而出，林少皋虽然先动，却仍抢不了先机，他怒吼一声，斜跨半步——

辛捷铁腕一挫，长剑一卷而出，剑尖连闪，分刺对方五人。

焦氏兄弟见他剑法精奇，双双猱身而上，其他几个也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个个都曾身轻百战，一见双煞动作，立刻各自占据住最有利的位置，更不出声，一齐抖出兵器，合围而上——显然的，他们是非置辛捷于死地不可了。

新关中九豪的兵力比之旧九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竟齐以兵器合攻一个敌人，这不能说不是武林“壮举”了吧。何况，对手只是一个年仅二十的

青年呢。

辛捷早就不存生望，竟然毫无畏意，长剑一挽，一动招就是平凡上人的绝世剑法——大衍十式。

众多的兵器齐挥发出的破空之声鸣然作响，这对辛捷来说，不仅是感到敌人的功力的深厚，而且更是一种惨厉的心理威胁。

但是，忽然嘶的一声尖锐的响起，辛捷剑尖上发出的剑气竟将所有的破空之声压了下去，他手上的长剑极快地在前后划出一道光亮的弧度，铮然而出，仍是大衍十式的首招——“方生不息”。

九豪多半见过这一招，差不多每个人都回去苦思过对这招的破法，虽然没有想出什么妙招，但各自都想到防守之策，这时见辛捷这招施展出来，一时各人都施展了自己的心得——

然而，平凡上人何等人物，这方生不息乃是大衍十式中最具威力的一招，变化细微繁多，强如辛捷此时也未见得能百分之百地领悟，又岂是他们几人所能解破？只听嘶嘶剑气声一高一低，惊叫声起，千手剑客陆方肩上已中了一剑，而长天一碧白风的衣袖也被三尺青锋削去尺许。

辛捷暗道一声可惜，若是腿上不伤，此时乘胜追击，至少能收拾其中一人。

呼呼两股凌厉无比的掌风袭向体后，辛捷不用看就知必是海天双煞，他身子都不转，反手就是一剑，剑式似慢实快，飘忽不定，正是大衍十式中的“物换星移”。

焦氏兄弟功力再深，碰到这等奇绝天下的剑式也是一窒，辛捷变招迅速，“物换星移”才发出一半，剑光倒卷又攻向左面的林少皋，剑托一扬，却封去左面摘星手司空宗的偷袭。

寒天一碧白风大喝一声，单掌劈出，海天双煞也乘机配合攻出一掌，三股绝强的掌力逼得辛捷跄踉退了两步。

林少皋和陆方兵刃双挥乘机而进，辛捷冷哼了一声，剑走偏锋，竟是虬枝剑法中的绝招“冷梅拂面”——

“冷梅拂面”又奇又快，辛捷更是毫不留情，千手剑客陆方愕得一愕，剑气已自扑到，正惊慌间，急闻辛捷又是冷哼一声，长剑却飞快的收回。

原来海天双煞雄厚的掌力又逼得辛捷放弃绝好机会，收招自保——

但是只缓得一缓，辛捷的大衍十式又已施开，剑式绵绵而出，任九豪猛攻，一时却还挡得住——

但是辛捷渐渐感到剑上的压力愈来愈重，他嘶嘶的剑气也愈来愈弱，虽然弱，但他还得拼力将真力贯注，因为只要剑气一过，虽然他会感到较为轻松，但是敌人立刻会欺身近到肉搏的地步——

辛捷感到伤口也愈来愈痛了，他拼力斜劈出两剑，他心道：“这样地下去除了死没有第二条路，我索性拼命干他一个算一个——”

心念既决，他长笑一声，心中反而坦然，他暗中祝祷：“爸妈，佑孩儿

杀仇！”

长剑挥出全是虬枝剑式中的进手招式，而且专找海天双煞下他这种拼命打法，招式又诡奇无比，关中九豪竟然阵势一乱，一个念头如闪电般穿过他的脑海——

“逃！”

他“冷梅拂面”、“梅花三弄”一齐攻向海天双煞，身体却陡然后退，强忍着腿上疼痛，扭身跃起数丈。

“打！”九豪中的新手“阴风神镖”左仲望抖手打出一把暗器。

辛捷在空中没有听到丝毫破风之声，心料必是九豪摆的空城计，但突然一个念头闪上心田：

“方才我中暗器也是初不见风声，莫非这暗器有异常之处刷的一声，辛捷慌忙地让向地上，果然，一把暗器飞空而去。

原来这“阴风神镖”左仲望的暗器功夫有一桩特别之处，他发出的暗器利用特殊手法能够令暗器不带破风之声，直到距敌三尺以内却陡然加速，敌人发觉想逃时，已自不及，辛捷第一次就着了他的道儿才受伤的。

辛捷虽然拼命滚地躲过了暗器，但是伤口却被触撞得痛不堪忍，他咬紧牙刚站起身，砰的一声，背上已中了焦化一掌，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喉头一阵发甜，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他猛然吸进一气，双脚一挺，竟然挣扎着站立起来，他运气强压住翻腾的血气，真气贯注剑身，滋地一声，剑气跃然而出，右手一挽，剑光点点弹出，忽地一剑疾刺而出，半招“寒梅吐蕊”尚未施完一变而为“梅吐奇香”，剑气似乎为他的寻常长剑增了几分威力，擦的一声，金锤神剑林少皋的剑托被他削去，手背上也划出殷红的一道口子——

林少皋尚没有来得及退后，辛捷的剑锋已挟着一缕寒光指向焦氏兄弟——

摘星手司空宗及阴风神镖左仲望双双侧击，那知辛捷全然不顾，剑招斗变“乍惊梅风”笔直刺向焦化——

焦化见辛捷这等不要命的打法，不禁微微一呆，辛捷剑式何等速捷，剑光暴长，宛如手臂突然加长一节一般，波的一下，焦化怪叫一声，左肩已被刺穿一孔。

然而左仲望的长剑也在辛捷左胸留下一道寸深的口子——

辛捷眉头都没有皱一下，鲜红的血从伤口涌涌而出，在他的衣襟前留下长长的一道，他像一丝感觉也没有，漠然地，飞快地挥动着长剑，剑式比原先更加凌厉几分，着着存着两败俱伤的决心——

拼斗愈来愈惨烈，血光纷飞中，辛捷渐渐脱力愈战愈退，渐渐退上了山坡顶——

月光朦朦，夜色凄然，凉风吹着，虽不像刺骨一般，却也甚是难熬，淡淡的清辉照着大地，但此时此际却丝毫没有和平温柔的感觉，相反的，竟令

人有肃杀的紧张——

坡顶上，八条人影跳动着，如风般动作再加上时时尖锐的嘶嘶之声，更增加几分惨烈的气氛。

砰然一声，辛捷背上又中了一招，勉强压制的内伤再也控制不住，他晃了两晃，众人以为他必然倒下，那知他晃得两晃，哇地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迎面千手剑客陆方首当其冲，被鲜血喷了一头，正伸手抹抓，惨叫声起，已被辛捷当胸一剑贯入——

辛捷长笑一声，但声音却沙哑而无响，他歪歪斜斜挥剑而上，动作却疾快如风——

任关中九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见了辛捷这模样，也自倒抽一口凉气，更加九豪围攻辛捷一人，心中本就有些惴然，因此都是一愕。

辛捷的长剑却乘着这一愕之间连演绝学，刷地一剑从出人意外的位置刺向焦化、焦劳，焦氏兄弟被逼得跃身后退，辛捷却瞧都不瞧反手一剑刺中背后的摘星手司空宗，司空宗狂叫一声，倒在血泊中！

辛捷闭住一口气，旋风似地转身扬剑，焦劳狂喝一声，双掌拼全力猛发一掌，长天一碧白风也同时加上一掌，辛捷凝神引剑一带，打算化开来势，那知他真力已尽，敌人掌力只化去一半。立刻胸前有如铮击，耳中嗡——声，往后便倒——

林少皋飞身而下，那知辛捷蓦地一跃而起，左手持剑奋力上挪，剑一离手，旋风似的一回身，反手一掌拍向残焦劳——

林少皋全力扑下，正待一拳将辛捷打成肉饼，不料辛捷一剑脱手掷出，两下子都是全力而发，直吓得他手脚无措，惨号声起，长剑竟贯喉而过，他仍冲出丈余方落在地上！

天残焦劳见辛捷垂死挣扎，一掌无力地拍来，单掌微立，就打算化去来势，那知这掌乃是辛捷最后功力所聚，看似无力，其实内劲含蕴，拍的一声，焦劳怪叫一声，倒退丈余，掌骨竟险些被震断！

然而辛捷终于噗地倒下了——

可笑关中九豪七人围攻辛捷，竟然被击毙三人，其他几人也受了伤，虽然辛捷也倒在地上，但是这代价不能说不大吧！海天双煞惊怒地互相看了一眼，龟山顶双战辛捷时，辛捷虽然功力高强，但仍是被两人逼下悬崖，数月不见，辛捷功力竟又增进了许多！

辛捷倒在地上，其实心中十分清醒，只是他的体力已无法支持他站起来，他贴在地上的耳朵听见清晰的脚步声，不知是焦劳还是焦化，反正是愈来愈近了……

他想：“如果我还有一丝力，我必挣扎着在天灵盖上猛击一掌，免得落入他们的手中——”然而，他连弯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

死，，就要降临了。

他的头脑变得异常冷静，忽然那些熟悉的影子一一浮过脑海，父母的大

仇，梅叔叔、候二叔……一切都完了……最后，他想到了吴凌风——那个使他感到天伦之乐的吴大哥，于是他又想到了那美丽的苏蕙芷——

他想到苏姑娘朝夕倚窗，在滚滚黄尘中等候他们的归来——当然他相信主要是为了吴凌风的缘故——但是他们曾亲口答应一定要回去见她一面，亲口答应的啊！

他想到苏姑娘莹亮的泪珠从窗口滴落尘土……

“吴大哥死了，如果我一死，她将等一辈子了，她一定会等一辈子的！”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强烈欲望冲上辛捷的心田，他用无法听见的声音说道：

“辛捷，你不能死，你活在世上既说不上忠，更说不上孝，这个‘信’字好歹要守啊，辛捷啊，你不能死！”脚步更近了，那是天残焦劳！

蓦然——

辛捷像是全身触了电，呼地一声一跃而起，身体已如一支箭般射向坡下——众人只见一条黑影在空中不借力地飞腾三次，就滚落入黑暗中。

众人惊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奇轻功，更惊于垂死的人竟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他们的经验只能找出一个理由：人死以前回光返照往往有惊人的力量产生，辛捷滚了下去，但必然立刻地死去的——不可否认，他们是有一些自我安慰的。

海天双煞飞快地追了下去，但是黑夜森森，不见辛捷的“尸首”——当然，他们仍是宁愿说辛捷滚下去必然死去了。天残焦劳仍不服气，施展轻功在周围寻了一遍，却始终不见辛捷的“尸首”——

这时坡顶上长天一碧白风忽叫道：“老大，下面有人来了——啊，这家伙好俊的轻功——”

焦劳闻言大吃一惊，心想若是让人把关中九豪现在这副狼狈像看去的话，以后也不要想混下去了，赶紧对兄弟打个手势，跃上斜坡

居高下望，只见一条人影正以全速赶了过来，那人轻功好生了得，一跃数丈而且丝毫不见急促，一派安详潇洒之态。焦劳心道：“此人功夫极为了不起，样子却甚陌生，此时深夜赶来，多半是敌不是友——”

他回头看了看地上的死尸以及伙伴伤疲之态，略为沉吟，沉声道：

“走！”

山坡下，经过一片荆丛乱石，直达一条小河旁，沿坡虽然怪石参差，荆棘遍地，但是河畔却是凄凄芳草，虽然是寒冬，但却不见枯黄，这证明了野生草的强悍抵抗力。

河畔，躺着一个身躯，他满身衣衫挂得破碎不堪，身上也全是伤痕，敢情是从那些荆棘中滚下来的吧。

他，一动也不动，怕是——

不，他没有死，他是辛捷，他有超人的生命力，他的精神意志常支持着

他做到常人无法做到的事——

不过，他虽还有一丝气息，但是那是何等微弱，失血过多，加上严重的内伤，他虽没有断气，但是已渐渐步向死亡了。

此刻，他的神智清晰得异乎寻常——也许是由于肉体完全麻木的原故吧。

他不想父母，也不想梅叔叔，更不想其他，他脑海中全是刚才那场惨烈的拼斗，每一招每一式他都能清楚地记得。

他的思想恢复了敏捷，也许比平时还要敏捷一些，那些凶狠的招式一一浮过心田，忽然他想起大衍十式中那些熟悉的式子，他的心头一震，许多奇妙的地方此刻他突然领悟了，也许凶狠地拼斗后加以潜心的思索和回忆，帮助他启开了无数神妙之门，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因为那些神奇的变化和新发现占据了他全部嗜武的脑子。

不知过了多久，他默默自语：

“若是早一些想到这些，此刻局面也许要不同了——啊，这大衍十式真是妙极——”

显然，他又多悟到了许多这天下第一奇人毕生绝学中精奥之处，换句话说，他的剑术又更精进了——

然而，这有什么用呢？除非他用“朝闻道，夕死可矣”来安慰自己……

不论怎样，他是渐渐地死，渐渐地枯萎了……

山坡上，海天双煞等离开后，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刷地一声，一条人影飞跃上来，那份轻灵潇洒比之方才离开的海天双煞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愕然地望着地上的尸体，他手中握着一段红色的缎带，那是他从一只鸽子上取下来的——这也是九豪只到七豪的原因了。

他转过身来，月光照在他脸上，明亮的眸子闪出智慧的光芒，挺直的鼻梁代表着正直而坚毅，那俊美无比的面庞在淡淡月光下更加显得秀逸不群。

他，竟是跌落泰山日观峰下的吴凌风！

他不解地坐在一棵树下，望着地上的尸首，他想到这些日子来自己的经历，真是不免有两世为人之感，他轻轻长叹了一声。那叹声中除了茫然，还有一丝感激上苍的情意——

且说那天吴凌风与金欹互抱滚下悬崖，凌风自量必死，但在死之前，必须先杀死金欹，才能瞑目，于是他悄悄地松开了右手，猛然向金欹太阳穴砸去，那知金欹也与他一般心思，二拳在空中相击，这原是二人致命的一击，非同小可，凌风只感到气血翻腾，那只抱着金欹的左手，也不由自主的松开，右手更是疼痛欲裂，二人身体一分开，凌风觉得下坠之势更疾，向下一看，白茫茫的一片，不知到底有多深，他不顾疼痛，双手向崖壁乱抓，想攀抓到任何可借力的东西，甚至一根小草也好，突然，他觉得脚下踏实了，在这生死关头，他不加思索的借力向上一窜，略稳下落身子，再低头一看，顿时心中充满了侥幸与感激之情。原来，刚才他只注意崖壁上面有没有任何可借力

的东西，根本没有在意到脚下情况，此时低头一看，只见一棵碗口粗细的树木，从石中横生出来，他在绝望中忽逢一线生机，精神大振，借着上窜下力，稳住下坠之势，轻飘飘的落在树干上，他明白自己是暂时得救了，心情一松，只觉得胸中气血上涌，喉头发甜，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他心中明白先前与金歃相击，震动内脏，刚才死里逃生，不但不及运功制止伤势恶化，反而妄用真力，无异火上加油，伤势定然加重，当他坠下悬崖时，原不存生念，但此刻既已得救，求生之念油然而生，他赶紧闭起双目，摒除杂思，一心一意运起内功来，但是一口真气却郁集胸中，始终提不上来，他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灰心的叹了口气，右手的疼痛，也愈来愈增加。

雾气愈来愈浓，他感到天色也渐渐暗了，寒风呼呼，时而如虎啸龙吟，时而如郁妇夜泣，凌风施展千斤坠，稳稳的坐在树上，身子如黏在树枝上一样，随着树枝起伏摇摆，他的心情也像树枝一般起伏不定……儿时的情景清清楚楚的浮在眼前，那小桥下的流水，那路旁的小茅屋，屋旁四周柔软的小草，那儿正是他每天下午躺着休息，仰视飘渺白云的好地方，炊烟渐渐升起来，盘旋着，盘旋着，微风吹散了袅袅轻烟，小茅屋门开了，慢慢地现出了一张娇美的小脸，像苹果一样红的双颊，像小星一样亮的眼睛，一跳一跑的向他奔来，脑后的小辫子一晃一晃，脸上挂满了稚气的笑容。跑近了，他赶紧一跃而起，牵着那双温柔滑腻的小手，奔进小茅屋，温雅美丽的大娘，总是坐在桌旁对门口的椅子，微笑的望着他俩，桌上放着一两样热气腾腾的小菜肴。这两月来，他流荡江湖，不知吃了多少名菜，可是与大娘烧的菜一比，却都是索然无味……

夜深了，他身上感到一阵寒意，想到眼下身受重伤，陷于绝地，居然还有心思去想大娘烧的菜，不觉失笑，他正准备运功御寒，忽然嗅到一股清香，一时胸中受用无比，脑中也渐渐宁静。他用力嗅着，只觉得血气不再汹涌上冲，真气也渐渐通畅，他心中明白一定是那股香气的功用，但他因舍不得就此停嗅，所以并没立刻去找香气的来源，闭上了双眼，作起吐纳功夫，当真气豁然在全身游行一周后，胸中舒畅无比，右手伤痛也大为减低。他张开了眼睛，找寻香气是从何处发出，举目一看，大感惊奇，原来光秃秃的横生枝干，此时突然生出两片翠绿小叶，小叶中间夹着一粒朱红果实，风向他坐的方向吹来，香气愈来愈浓，那粒果实也愈来愈红，凌风正想这必是灵药异果，当下攀着树，向枝前移动，他生怕树干尖端太细，吃力不住，移到距果实五六尺远，不敢再向前进，松开右手，左手抓着树干，向前一荡，右手正好抓住果子，摘了下来，此时树枝受力一振，已是摇摇欲折，凌风屏神凝气，又慢慢回到主干，看看手中的果实，红得十分可爱，还在继续长大，凌风心中很奇怪，凝目注视，过了一会，果儿不再长大，忽然破裂，一股果浆喷了出来，凌风急忙张口吸接，入口但觉清洌绝伦，再看手中果子，已经只剩下一层薄皮，可是仍然香郁非常。他舍不得丢掉，正在想装在什么地方比较好，无意之间在口袋中摸索到小小的玉瓶，突然一个念头涌了上来，顿时使他呆

若木鸡，心中感到一阵冰凉，一种绝望的情绪，充满了他的心房，一时间，他脑中像一块白纸一般，什么都不想，过了一会，千思万想一齐在脑海中浮起……

他清晰的记得，那年，他九岁那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他与一群小朋友，一道在小溪中玩水，他一向胆子就很大，率领着那群孩子游向上流。他们从小就在溪中嬉水，所以水性都不错，大伙儿愈游愈远，忽然，一条金色小鱼，跳出水面，他赶紧向前一冲，想要接住，可是慢了一步，小鱼又入水中。他心中不舍，立刻潜下水面，看见小鱼就在前面不远，他闭住气，悄悄地伸手一抓，那知那金色小鱼，侧身一闪，不但不逃，反而迎上来便是一口。他心想给这种小鱼咬一口也没有什么要紧，当时只感到手指尖上一阵麻，那条明明已经被抓紧的小鱼，又从他手中溜走，他秉性坚毅，锲而不舍，准备浮出水面换一口气，再潜上去抓，当他露出水面时，他立刻发现，整个右掌都变成黑色，一条右臂全部麻木。他知道一定是方才那尾小金鱼身上有剧毒，当时急忙上岸，也不及告诉同伴，飞奔回家，跑到半路，头愈来愈昏，他咬着牙，拼命支持，当他跑到离家门五六步的地方，被小石一拌，再也支持不住，大喊一声便昏倒了。

他昏了又醒，醒了又昏，神志始终不清，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清醒过来。他睁起无神的眼睛，看见大娘和阿兰两双红肿而疲倦的眼睛正注视着他，还有那位朱夫子——私塾里的佟哄先生，脸色凝重的沉思着。

“水”从他喉管里吐出一个字，浑身无一丝力气。只见大娘阿兰朱夫子脸上都现出了笑容，阿兰那双大眼突然之间明亮起来，凝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爱怜、自伤。他心中一阵迷惑，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也凝看着她。忽然，阿兰脸色大变，俯倒床旁，他心中一急，便又昏了过去。

他一天天的好起来，他知道阿兰也病倒了，朱夫子每隔一天便来看他们一次，每次朱夫子从阿兰床旁探过脉后，脸色都很沉重，大娘也终日忧伤愁苦，他心中明白一定是阿兰病势愈来愈重，但自己全身如脱节一般，一动都动不了。他屡次问大娘阿兰的病况，大娘都安慰他，告诉他不要紧。有一天，他半夜醒来，听到大娘与朱夫子在轻声谈话，他本想翻过去再睡，忽然他听到朱夫子他们在谈阿兰的病势，他立刻凝神偷听。

“我瞧阿兰这孩子多半是中了金蛇毒，但是她怎么会中毒，倒是令人难解。”朱夫子说道。

大娘接口道：“如果真是中了蛇毒，难道除“血果”外，别无他法医治吗？”

朱夫子道：“这蛇原是天下三毒之一，中毒者，不出八时辰，全身时痛时痒，难过非常，任你定力多强，最后也忍耐不住，自求了结。而且最厉害的是此毒非旷世难逢的“血果”将其毒性托住，泻出体外，其他任何仙丹也难奏效。”

大娘哽咽说道：“你瞧阿兰还有救吗？”

朱夫子长叹一声道：“那日我那小半瓶血果汁，全给凌风服下，也是见他毒势沉重，一时心慌意乱，其实这种灵药专克天下各种蛇毒，只消数滴，便已足够，我瞧那日阿兰可能是一时情急，用口去吸凌风手指上的伤口，后来自己知道中毒，但强忍着，她怕血果汁不够，如果我们发觉她中毒，分一半给她服用，也许会耽误了凌风的病势，唉！这孩子对凌风一往情深，竟舍命救他。

“我现在用药将她毒势逼住，并使她昏睡，以免受各种痛苦，等明儿全身毒气都集中在一起，我再用针炙刺穴，将毒从七窍逼出，好在她中毒不太深，也许有几分希望。只是……只是一双眼睛恐怕不保了。”

大娘低头抽泣着……

十多年了，那夜朱夫子与大娘的对话，凌风还是一字未忘。长日凝思，深宵梦回，他没有一刻不在盘算着如何找寻血果使阿兰复明。

如今自己坐的这棵树不正就跟朱夫子所说血果树一样吗？

可是，那百年一结的血果呢？

他自惭自责，怒天怪神，口中喃喃咒道：

“吴凌风，吴凌风，你这自私的东西，为了救自己的内伤，竟忘记了这十年来刻心铭骨的大事，你这卑鄙怕死的家伙，你这忘恩负义的混蛋！”他愈骂愈是伤心，不由放声痛哭，哭了一阵，悲愤之情稍减，想道：“老天爷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呢？我自幼父母双亡，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待我如子的大娘，可是我却累得她独生爱女双目失明，我日夜费心寻求血果，可是，却这样的被我糟塌，难道我命运是这么不祥，凡是待我好的人都要遭到灾难吗？”

“朱夫子说我父亲一生仗义疏财，行侠除奸，可是到头来，依然不免命丧荒山，尸骨无存，这难道是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

“我母亲——大娘最佩服的人，是北方最有名的才女，诗、歌、赋、棋、琴、书、画、女红、烹调，无一不精，天资敏捷是盖世的天才，可是她，她在生下我之后，便悄悄离开这个世界，难道世上愈有灵性的东西便愈不长久吗？”

“朱夫子在我病好后，他就告诉我身世，从前大娘骗我说父母发愿在泰山金光寺中苦修二十年，我一直信以为真，一旦听到朱夫子说我父亲命丧歹徒之暗算，真是如雷轰顶，我渴望着再过几年，便可看见爹妈亲爱的面容，可是我的希望粉碎了，代替的是复仇的怒火。朱夫子是爹的师兄，他告知爹的仇人是谁，只尽力教我武艺，他常自叹天资太差，学艺不精，为恐耽误我的前途，他只教我本门基本功夫，可是大娘有一天突然拿出了一本册子，交给朱夫子。他一看之下，大为惊奇，便教我照着书上所写去练，他自己在旁指点，他说那是我父亲——他们三师兄弟中武艺最高强的，一生武学的结晶，我日夜练功，读书来打发我的日子。”

“我甚至不敢看阿兰一眼，那副失去光辉的秀目，虽然依旧是那么美丽，然而，在它后面却是永恒的黑暗，我发誓，只要阿兰能复明，我一切都可以

牺牲，一切都可以抛弃，甚至是我的热血，我的头颅。”

“阿兰愈变愈温柔了，她不再和我斗气，只是温和地开导我，劝我不要将此事耿耿于怀，将来总有一无可以找到灵药，我虽知希望渺茫，可是也渐渐安心一些，用心练武。”

那天，当我告别师父，及大娘母女时，阿兰的眼中充满泪水，她勉强一笑道：

‘大哥，你初入江湖，一切要小心，报父仇第一，血果找不到便算了。’

“我当时凝目看她，一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阿兰，我知道，你虽看不见我，可是你一定感觉得到你大哥他想把全部爱怜从他那拙笨眼光中注给你。”

“阿兰收了悲容，甜甜一笑道：

‘好啦！大哥你上路吧！’

这一笑，如百花怒放，娇媚万状，柔情款款，我当时看得痴了，久久呆立不忍离去。”

“呵兰！阿兰！我发觉了生命的价值在有些时候，也会比不上一个深情的微笑哩！”

“你要我死，我难道偏会说不吗？”

“师父交给我一枚玉瓶，他再三叮嘱，倘若找到血果，立刻放入玉瓶中，血果便会自动化为浆液。”

“我提起了勇气，怀着希望，背负着长剑及小囊，逢山过山，逢水涉水，飘泊在名山大川及诡诈千端的江湖中，血果没寻找，父仇未报得，但幸运的结识了一位肝胆照人的兄弟——辛捷。一个天真，豪放，倔强的孩子，虽然他比自己只小了半岁，可是却孩子气得很哩！”

“好不容易，在泰山大会上，看见了仇人，那名重武林的仇人，正要拼命报仇，可是，那可恨的丑八怪，那疯狂的丑八怪，不分青红皂白抱着我一起滚下悬崖。哼！这该死的东西，现在只怕已是粉身碎骨了罢！”

他思潮起伏，不知不觉天色已是大明，火轮般的太阳已爬上了山巅，山腰四周的浓雾慢慢被蒸散，金色刺目的阳光，穿过云雾，淡淡的洒布在凌风俊秀面孔上，只见他脸色时而凝重沉毅，时而激动痛苦，时而凄凉缠绵，时而幽然神往，最后他一跃而起，仰天一阵长啸，轻盈盈的立在树干上。

原来刚才他经过一场激烈的理智与感情的斗争，当他想到灵药已失，阿兰绝望的神情时，热血上涌，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直想涌身向下一跳，可是当他抬头一看，云雾渐渐消融，红日光芒万道，突然心中若有所悟，想道：“云雾虽浓，但是在太阳的光茫下总是会消散，我命途多难不也像满天乌云浓雾吗？可是我命运中的太阳是什么呢？啊，是了！那是要靠我自己奋斗，我自己努力，我自己挣扎的勇气，那就是我生命中的太阳啊！”

“师父常说古来成大功立大业者，往往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我受这样一点挫折，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天资敏悟绝伦，此时一经想通，再无疑义，他性子沉毅，一经决定，就是刀山枪林在前，也不会半途而废。

他凝神盘算了一下，自忖凭自己的功力，就算上面有攀附的东西，恐怕也难以猱身而上，目前只好想法跃上，他提起一口真气，觉得运用自如，又不放心的挥动右手，发觉疼痛全消，他微微笑了笑，心中明白这必定是血果的效用。

他想：“先仔细看看下面形势再说。”于是，施展倒挂金帘，整个身子向下，一双脚却牢牢挂在树上，下面的雾气破日光蒸融了不少，凌风一目了然，估计谷底离树根极大约七八十丈，自忖：“如果能找到五、六个落脚之处，就可以安全跳下。如果只有两三可借力处，也只好冒险跃下，身体只怕会震伤哩！”

他双目来回巡视，终于发现一块突出的小石，大小只容单脚，距离立身之处只怕有十几丈，他默默祷道：“老天保佑那块石头不要是浮石才好。”

他将全身劲力运于右手，他想运用金刚指，承担一部分下坠之力，他凝神聚气，纵身一跳，疾如流星，右手五指使力，抓向崖壁，那尖逾金石的崖石，竟也被他抓出五条不浅的指痕，当他距离那块石头远有三四丈时，他在空中看准目标，双腿一缩，翻了一个筋斗，以缓下坠之势，然后轻飘飘单脚点石，待他感觉到那块石头非常牢固，才将重心下放，施展“金鸡独立”稳住身体。

凌风换了口气，再往下看，只见云雾更薄，景物清晰非常，最奇怪的是，每隔十几丈就有一块大小一般的突出小石，好像是人工造的一样，凌风暗想：“从上下跃，每隔十多丈一块小石远可勉强以供身体借力，可是如果从上下窜，这十多丈距离却非小可，这石块分明是人为的，天下难道有如此高手？”

他急于脱险，无暇多想，当时如法泡制，连续几跃，已到谷底，只见遍地怪石磷磷，地形极为崎岖，三面全是高峰，只有南面是一个缺口，他施展轻功，奔了过去，发现一条弯曲的羊肠小道，沿着小路弯弯曲曲转了几个弯，地势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翠绿的竹林。

他正在考虑要不要穿过竹林，忽然听到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凌风凝神听去，原来是在朗读南华经，语声铿锵，如金石相击，断句圆润，如珠落玉盘。凌风不由听呆了，暗忖：“此人发音虽小，却是清越已极，语音穿过风声籁籁的竹林，不但不被吹散，听起来反有如就在面前，必有绝顶内功。”

他好奇的闪入竹林，循音而去，转了半天，声音愈来愈远，前面岐路越来越多，他不禁悚然一惊，想道：“莫非是陷入什么阵哩！”定下神来，仔细观望，每棵竹树似乎都是一般距离，每八枝竹占住八个方位，围成八卦形，心想：“这怕就是师父常说的八卦阵了，此阵原为武候所创，绝传已久，难道天下竟有人识得？”转念又想道：“这必为此间主人为防外敌所布，如果主人怨我妄入竹阵，任我困在阵中不加指点，只怕不易闯出了。”

他想了一会，忽然灵机一动，身子一屈，一个“一鹤冲天”，拔了起来，

他原想纵上二、三丈，再用双手抓着竹杆，攀猱而上，那想到一拔之下，身体猛升至五丈左右，已经接近尖梢，他心中大为惊奇，也不暇细想，右手在竹支上一借力，身体再上升三、四尺，双脚站在尖端上。

他举目一看，周围数百方丈全是高矮一样的竹子，竹林的尽头是一片翠绿的草地，草地中央，有一块如平台般的大石，那块大石通体雪白，光滑无比，上面放着一本书，一支玉萧。

凌风心想：“ 刚才读书的高人，离我立身之处不过二三十丈，可是我在竹林中穿来穿去，也不知跑了十几里，竟然走不出这百十根竹阵，看来这阵法非常厉害，如果我从竹尖上跃过去，只消几窜，便可冲出。 ”

但是他再仔细一看，心中暗暗叫苦，原来每支竹子与邻近竹子都相隔七、八丈，凌风自信可跃四、五丈，这样是他刚才上纵时，功力大增给他的信心，可是要想从软软的竹尖顶一跳七八丈，那是万万不可能，他正在沉吟设法，突然身后一个苍劲温和的声音：“ 傻孩子，赶快下来，随我走。 ”

凌风回头一看，只见身后一丈外站着一个清奇老者，一身书生打份，满身书卷气息，凌风只看了一眼，不知怎的，心中对这老者竟是十分依恋，十分信任，也不管他有无恶意，依言跳了下来。

那老者见他从五丈竹尖落下来，轻飘飘的没有一丝声音，不觉暗暗点了点头，满脸笑容道：“ 孩子，你功夫不错呀！你师父是谁？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呀？ ”

凌风仔细打量那老者，只见他方额挺鼻，虽然两鬓花白，可是脸上细皮嫩肉，却还显得出他年青时的英俊不群。凌风愈看愈是敬爱，心中不想骗他，恭身答道：“ 弟子姓吴名凌风，是神医侠朱敬文徒弟。 ”

老者吃了一惊道：“ 朱敬文是你师父？这孩子一心精研医道，功夫却不高明，你刚才表演那手‘ 平沙落雁 ’，你师父也没那么美妙呀！ ”

凌风心想：“ 师父年纪和他也差不多，他怎么喊师父孩子呢？ ” 他听到老人赞他，心中有些不好意思，讪讪答道：“ 弟子功夫是依着先父所遗留下的著作练成的，师父只在旁指点，弟子从未见师父施武功。 ”

老人沉吟一会奇道：“ 你爹爹怎会知道本门功夫呢？啊！你姓吴，你爹可是吴诏云？ ”

凌风凄然点头。

“ 他！他怎么会死去呢？ ”

“ 家父因名望太高，受武林一般小人妒恨，被峒崆掌门厉鹗，武当派紫阳道人，峨嵋苦庵上人，点苍高手谢长卿联手暗算，命丧荒山。 ” 凌风悲愤道，他现在已不将昆仑卓大侠视为仇人了。

老人脸上一阵激愤道：“ 好，厉鹗这小子，他师父临终时还托我照顾他，哼，我三十年不出江湖，这小子竟敢杀害我师侄，这笔帐倒要算清楚，哼，也顾不得他师父清虚子的交情啦。 ”

凌风刚才听这老者的口气，心中已隐然明白这老书生必是本门中老前

辈，此时听他如此一说，心中更无疑义，寻思：“朱师父常说，太极门传到他自己师父一代，门户大光，出了两个盖世奇才，就是爹的师父和师叔，两人不但武功绝高，医术之妙，直可媲美华佗，眼前此人只怕就是东岳书生云冰若哩！”当下翻身下跪，叩了两个头道：“风儿给师叔祖叩头。”

那老者哈哈大笑，双手一挥，凌风只觉一股大力一托，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

老人道：“孩子，你怎么知我是你心中所想的人？”

凌风答道：“刚才弟子听师叔祖话中，明明是本门一位老前辈，您老人家打扮与师父所说又是一样，所以弟子才敢肯定。”

老人微笑赞道：“好孩子，真聪明，你长得可不像你爹哩！”

凌风一生下来，母亲便撒手而去，三岁时，父亲一去不返，他脑海中根本没有母亲的印象，父亲音容颜貌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是他一生的大恨事，此时老人无意提到，凌风心情大大激动，神色凄然欲泣。

老人发觉凌风神色不对，心知触动他伤心之事，心中甚是歉然，柔声道：“好孩子别伤心，爷爷教你一套功夫，把这批奸贼全宰了。”

凌风这几日来心中受尽煎熬，此时听到慈祥可爱的老人，亲切的安慰，再也忍耐不住，扑到老人怀中，大哭起来。

东岳书生云冰若这卅年来没有踏出泰山一步，终日只与清风为伴，明月为友，此时怀中抱着一个俊秀的青年，心中愈想愈爱，口中又反复他说道：“好孩子别哭，乖孩子别哭，爷爷替你报仇啦！”

凌风哭了一会，用双袖擦了擦眼道：“爷爷，你瞧风儿武功可不可以练到……练到与我爹一样？”

他想到辛捷那日在泰山大会威风凛凛，原想问可不可以练得和辛捷一样，可是转念一想：“爷爷可不认得辛捷呀！”

东岳书生实在爱凌风极了，不加思索接口道：“不成问题，不成问题。你怎么会跑到这来呀？”

凌风当时把他如何参加泰山大会，如何坠崖，如何得救，如何误食血果，一一说了出来，他天资敏捷，措辞得体，形容得有声有色，老人眯着眼，津津有味的听着，当他听到凌风巧食血果，脸上神色微变，但随即恢复笑容。

老人道：“孩了，你福缘真是不小，这棵血果树是百年前一位老前辈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此人天性酷爱花草，他知此树千年一结实，自己寿数有限，原本不存专为己有之意，只是炫耀自己载花植树的本事而已。我道这树还要半月才结果，那时再来守护，想不到会提前十来天，只怕是此树吸收你纯阳之气，提早成熟哩！种植此树的前辈，原是我太极门中死对头，他大概再也料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培育的仙果，竟被太极门一个小徒孙不知不觉的享用了，哈哈！”

他回头一看，凌风满脸凄惶懊丧后悔之色，心想：“这孩子心地厚道，服食此种天地灵气所种的仙果，原是天下武学养气之天，梦寝所求的事，他

巧食此果，不但毫无喜色，竟后悔不该取食，使我空手无获。”

他爱极凌风，处处向好地方想，其实凌风一方面固然是心内惭愧吃了师祖守候的灵果，主要还是想到灵药再难求得，阿兰双目复明，希望非常渺茫哩！

老人微笑道：“我原在无意中发觉此树，并非有意守待，你也用不着不安。”

凌风心内讪讪，他从不撒谎，扭怩答道：“风儿想到另外一件事，心中很是懊悔。”

凌风抬头一看，老人正注视着他，脸上充满急切欲知之情，当下便把阿兰双目失明的经过，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当他讲到自己无意服食血果，希望毁灭时，不禁又是凄然欲泣。

老人很是感动，沉思了一会道：“目下我也想不到什么好法子，金蛇之毒确是非同小可，嘿，你瞧我真老糊涂啦！在这竹林中你耗了老半天，来，随我到我住的山洞去。”

凌风跟在老人身后，左穿右转几下就走出竹阵，心中默默记着走过的路径，两人走到那块巨石旁，老者指向那石后道：“这就是我居住三十年的山洞了。”

凌风绕过那块高达二丈的大石，只见一个圆圆的洞石，光线甚是昏暗，二人走进山洞，凌风觉得地下甚是干燥，全是白色岩石，洞中陈设简单，一张石床，几张石椅。凌风想道：“在这弧寂的山谷，在这暗淡的山洞，度过了三十年漫漫的光阴，云爷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

老人道：“风儿，你一日一夜没休息，先到床上去睡一觉再说，待会醒来如果饿了，就从此洞向前走，一直通到后山腰，那儿遍山遍野全是鲜枣。爷爷也要去练练功啦。”

凌风此时心情一松，立刻感到有些疲倦，当下依言去睡。

凌风一觉醒来，已是晌午时分，他一跃下床，走出洞口，只见云爷爷正坐在大石上仰望天边的白云，神态非常悠扬，他不敢惊扰，想道：“我何不到后山去瞧瞧。”

他又跑进山洞，向前走了一会，渐渐开朗起来，转一个弯，突然光线大明，原来已到尽头，凌风探头一看，原来外面是斜坡地势，青丛丛的长满了枣子树，每棵树上挂满了红澄澄的枣儿，有的竟和拳头差不多大小。凌风大为惊讶，从斜坡走了下去，只见坡度愈来愈是倾斜，最后走到边上，竟又是陡直悬崖，他心中想道：“我以为已经到了山脚底，却不知这个谷底原来还是只在山腰中，也不知是哪年，鸟儿含着的枣子核掉在这坡上，终于繁殖成林。”他检着大的枣子，采了满满两捧，奔回山洞。

突然一阵婉转的萧声飘了起来，凌风凝神听了一下，但觉萧声凄凉，似乎天下不如意的事情都一齐临头，凌风再也忍耐不住，足下用劲，窜上大石，伸手抱云爷爷说道：“云爷爷，别吹啦。”他手中原抓满鲜枣，此时两手一

松，全部落在大石上。

云爷爷哈哈一声大笑，移开口边玉萧，柔声道：“好好好，爷爷不吹了。”

凌风道：“爷爷，你吹得好生凄苦，你心中悲哀，说给风儿听好么？”

云爷爷摸着凌风的头笑道：“爷爷哪有什么心事，你可别瞎猜，来！咱们一齐来练功吧！”

凌风见他满脸笑容，可是眼角上却是潮润未干，想到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说道：“爷爷，待风儿办完事了，便来这儿陪你。”

云爷爷打趣道：“那你的小媳妇儿呢？”

凌风忸怩道：“她…她也一起来。”

云爷爷道：“那这儿可热闹啦！哈哈。”

十

云爷爷随又正色道：

“本门武功，最重悟性，你天资聪敏，那是一定能学好的，你又巧食血果，内力大增，练起功来定可事半功倍。我现在以本门上乘武功传你，你可要答应我决不用我传的功夫滥杀一人。”

凌风肃然道：

“弟子决不敢违背爷爷的话。”

云爷爷道：

“当年你爹爹出道时，我师兄因他功力不足，相约十年之后再传他太极镇门之宝‘开山三式破玉拳’，不意师兄在你爹离开师门五年后，竟然撒手归天，后来我也隐居此处，所以你爹爹始终没有学到，当年你爹爹如果学了这套拳法，虽不见得能稳胜厉鹗那批臭小子，自保却是有余，唉！我今日传给你吧。”

他接着又道：

“江湖上一般人都以为太极门武功是讲究‘以静制动’，殊不知本门最厉害的功夫，是一套刚猛绝伦的拳法，风儿，你瞧仔细了。”

东岳书生云冰若当下就在大石上一招一式演了起来，他这套破玉拳原是走刚猛路子，凌风目不转睛的注意着，只见云爷爷攻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拳风虎虎，凌风虽站在五六尺外，也觉一股很大的压力，几乎使他立身不住，东岳书生施到第八招时喝道：“风儿，你瞧我身法。”

只见他势子突然变缓，左手逢招拆招，变为守御之势，右手斜劈出去，身子跨前一步，右手倏的收回，平胸推出，推了一半，忽然向右划了半个圈子，大喝一声，双掌合力猛然向前推去，只听见砰的一声，一丈方外，一棵碗口竹子，连根拔起。凌风见云爷爷施展“开山三式破玉拳”，神威凛凛，不觉心神俱醉，心想：“即使遇到三四高手围攻，我只要施展那最后三式，必然无坚不摧，冲出一条血路，那是不成问题了。”云爷爷收招道：

“这拳法最是简单，那最后开山三式，‘导流平山’‘愚公移山’‘六丁开山’，是连环势子，力道越来越是威猛，待到左右双掌合力平推，当今天下能硬接这招的只怕没有几人了，哈哈。”凌风见他满脸自负之色。刚才立足之处，现出两个淡淡的脚印，不觉骇然，心中对云爷爷的成就，也欣喜得很。凌风道：

“云爷爷，风儿练一遍给你看。”

凌风悟性原高，而这套拳法招式又是简单得紧，虽是只看了一遍，一招一式却能丝毫不差的施出来。

云爷爷乐得呵呵笑道：

“好孩子，真难为你了。我去准备一些吃的。”

凌风忙道：

“ 让风儿去。 ”

云爷爷道：

“ 你好好练习吧，那开山三式力道运用最是巧妙，你多练几遍，自己体会体会吧！ ”

凌风心内感激，专心一致的又重头练起，这种硬拼硬的拳法，原是极耗真力，凌风练了十余遍，精神却愈来愈是旺盛，心想：“ 这血果确是天下至宝，我在一日一夜间功力竟精进如此。 ”

云爷爷左手中拿着一支蜡鹿腿，右手提着一瓶枣子酒，轻步走出山洞，只见凌风身形稳若泰山，出拳如风，姿态极是美妙，分明是一个内家高手模样，可是抬头一看，那张俊脸却又透出稚气的神气，心内暗暗想道：

“ 这真是一支武林奇葩，那阿兰只怕也是万分惹人怜爱哩！ ” 他爱屋及乌，心下对阿兰竟也十分关心爱护。

云爷爷一跃上了大石，凌风转身相迎，二人坐在石上，边吃边谈，极为融洽。

云爷爷忽道：

“ 我瞧你体态轻盈，极是适合练轻功。从前我在江湖上走动时，有一次偶而救了一个西藏僧人，当我击退三个围攻他的高手，回首来看时，那密宗僧人却已因伤势沉重奄奄一息。他很感激我，瞧我不像坏人，便从怀中取出一本梵文秘籍送我，当他苦撑着告诉我，这本秘藉载着修练一种不可思议的轻功的方法，原是他师门至宝时再也支持不住，瞑目死去。我起初也不在意，自忖天下各派轻身功夫都是大同小异，后来隐居此地，发现落脚借力的小石，每一个隔了十几丈左右，心想，任是盖世轻功，一纵向上之势，至多不过七八丈，可是这些小石，明明是前辈练轻功所置，这种一跃十几丈的轻功，只怕是另外一种功夫哩！我又转念想到那密宗僧人的密笈，当下苦心精研，苦于不识梵文，瞧来瞧去也看不出什么道理。你天资聪明，又巧食血果，待会我把密笈赠你，说不定你能悟出其中道理，练成这超世绝俗的功夫哩！ ”

凌风道：

“ 爷爷待我真好，我也不知要怎样报答。 ”

云爷爷笑道：

“ 报答吗？那也不必，只要你小媳妇儿烧两样菜给我尝尝。 ” 敢情凌风在云爷爷面前夸过阿兰母女烹调手艺天下无双哩！

两人就这样在谷底一教一学精研武功，高明师父碰上乖徒弟，越教兴趣越是浓厚，云爷爷把自己几种上乘功夫都倾囊传授，凌风却也能全部接受。

一天晚饭过后，凌风坐在石上调息已毕，心内一尘不染，灵台之间极是清净，他抬头一看，天边一轮满月，想道：

“ 泰山大会到今天，只怕快一个月了，日子过得好快呀！ ”

凉风轻拂过他的俊脸，他站起来一振衣襟，低头看看自己一身方巾儒服，不由暗暗好笑，心道：

“云爷爷这套衣襟穿起来甚是得体舒适，看来他老人家年青时，很讲究穿着哩！”他轻跃而去，衣带迎风飘曳，自觉甚是洒脱。

突然，一阵低沉的泣声，从竹林中传出。凌风此时内功精堪，耳目极是灵敏，仔细听了一下，立刻发现那是云爷爷屏气暗泣。他心中想道：

“事情终于爆发了，我瞧爷爷这几天愈来愈是不乐，唉，不知是什么事，爷爷不知为了什么，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埋葬在这孤苦的谷里。”转念又想道：

“卅多年了，什么痛苦也应该渐渐淡忘了。”

他越听泣声越是悲凉，想到云爷爷的慈祥，竟然受到这般折磨，鼻头一酸，也不禁流下泪来。他飞奔入林，顺着泣声，轻步跑到云爷爷背后。只见云爷爷埋头胸前，后背一起一伏，正在伤心抽泣，全没注意他走到身后。

凌风忍耐不住，哽咽道：

“云爷爷，你别伤心啦，你心中有事，说给风儿听，风儿替你解忧。”

云爷爷惊然一惊，饮泣，双袖擦泪。

凌风柔声劝道：

“爷爷，卅多年了，有什么事，难道你还不能忘怀吗？”爷爷没有回答，月光照在他脸上，凌风觉得突然之间爷爷苍老了不少。过了一会，云爷爷忽然激动道：

“风儿，世上的痛苦原是没法比较，没法形容的，只有你亲身体会，你亲身领受，才能辨别它的苦味，风儿你懂吗？真正的痛苦你是永远忘不了的，你只有努力学习与它共存，风儿，风儿，你明白吗？”

凌风心中虽然不甚明白，但见云爷爷满脸期待之情，不忍拂他之意，当下点头答道：

“风儿已明白了。”

云爷爷感情渐渐平静，神色悠远兹祥。忽然转头道：“今天是八月初几？”

凌风刚才看过刻在竹杆上用以代历的刀痕，答道：“八月十四。”

云爷爷道：

“你来了一个月啦，我压箱底的武功都传给你了，你还有许多大事未办，明天过了中秋，你出山去吧！报完父仇，你可千万别忘记把阿兰带来，让我瞧瞧她的眼睛。”

凌风与他虽只相处一月，可是对他非常依恋，然而想到自己身上大事，硬起心肠：

“爷爷，风儿一定来陪你。”

云爷爷道：

“好啦，天色不早，你也该歇歇了。”

凌风依言进洞，躺在用树枝竹叶铺起的床上，心中思潮翻滚，爷爷的话似乎又飘到耳边：“真正的痛苦，你是永远不能忘怀，你只有学习与它同在，与它共存。”

“假如有一天……有一天那阿兰与我永别，我……我可有勇气活下去吗？我可有勇气与这无穷尽的痛苦共存在这世上吗？”

“不，决不会的，老天爷，老天爷，我知你不会对我这么残酷的。”

他虽安慰自己，可是心中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三天早上，凌风强忍悲伤，辞别云爷爷。他一再要求云爷爷不要再伤心，到谷外去游山玩水，爷爷只是微笑的摇头，反复叮嘱凌风叫他早日把阿兰带来给爷爷看。

凌风收起感情，飞步出谷，当他正跑到路旁时，云爷爷施展上乘轻功追了过来，手中拿着一个小瓷瓶。凌风住足道：

“爷爷，你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云爷爷道：

“你师父医术虽高，却是食古不化，虽能对症下药，却不善触类旁通，那日阿兰身中蛇毒，他只想到用药将毒托出，却忘记以毒制毒，金蛇之毒与蜈蚣之毒，正相克制。我现下想出这法子，只是阿兰双目已盲，也是枉然。这瓶中装的是万年温玉所孕育的灵泉，是我昔年费尽心血在雪山头寻获，功能生肌去腐，起死回生，瓶内一共只剩十滴，你可要珍惜使用。”

凌风接过谢了，再向云爷爷告辞，然后施展轻功，再不回头，径自奔向谷外。

他疾奔了一阵，心内盘算道：

“我与阿兰约他一年之后再回故乡，现在还有半年左右，何不先上崆峒，找厉鹗那老贼试试云爷爷教我的高招。”

他主意既定，到了一个大镇，问了去崆峒山的路途，赶了过去。

这日他路过陕北，天色已近昏黑，他见路径渐渐崎岖，又不见村落，心中正自焦急，突然一只绝大白鸽从他头顶飞过，他见那白鸽甚是神俊可爱，当下童心大起，追上前去，一掌向空击去，那鸽儿飞得本低，此时受此劲道一击，昏落下来，凌风见鸽子足下系着一块红缎，心中大奇，他解开带子，展缎一瞧，脸色立变。

他喃喃自语道：

“哼，又是这两个该死的东西，不知这群败类又要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哼，叫我吴凌风撞着可要伸手管一管。”

原来那红缎上画着两个可怖的骷髅头，正是海天双煞的信号。

凌风心道：

“这海天双煞武功确是非同小可，也不知撞着什么样厉害的敌人，竟发号救求援，想召集九豪共同对付。”他忽又想道：

“海天双煞是辛捷弟的杀父仇人，不要是捷弟寻上门去，相约拼斗哩！”他想到辛捷的武功高强，觉得此事很有可能，内心大是关心。

他寻思道：

“捷弟武功虽高，但也难敌九豪的围攻，我得赶快去帮助他，杀一个痛

快。刚才鸽儿从南飞来，说不定他们就在南面山上决斗哩！”

他立刻施展“八步赶蟾”奔向南面的丘陵，天色已经全暗了，前途遍地荆棘，无路可通，凌风一提气展开上乘轻功，身体几跃之下，已经奔到山脚，耳中急闻兵刃交击声，他急中不暇寻找上山之路，看准落脚之处，直拔而上。

凌风爬到半山腰，耳中兵刃之声渐渐疏落，最后嘎然而止，心知胜负已分，不由大急，只见几条黑影向山那边一闪而逝，他足下加劲，窜到山顶。

那真是一幅零乱惨残的情景，三个尸体横陈在山坡上，其中一个死法很是奇特，一柄长剑直贯咽喉，凌风上前仔细一看，认得正是九豪之一神剑金锤林少皋，其余二人，他也认得，一个是千手剑客陆方，一个是摘星手司空宗……

夜，静了，静了，树枝上的乌鸦不再吱吱呱呱，怕是走进梦乡了吧！

吴凌风坐在树下，沉吟了一会，他分析一下眼前的情势，忽然一个念头浮起，他想：“能够手刃三豪的人，江湖上只怕不多，一定是捷弟干的，可是长剑出手，原是拼命同归于尽的招式，捷弟不要……不要有什么不测哩！”

他越想越是心寒，跑到山坡的那边，仔细察看。这天晚上，天色极是阴暗，月儿躲在云里，他沿着山坡看去，黑漆漆的一片荆棘。

凌风踱来踱去，眼睛不放过每样可疑的东西，他巧食血果，目力大是增进，忽然他发现有一处荆棘特别零乱，似乎曾被重物践踏，心念一动：“捷弟那种倔强的性儿，只要借得一口气在，也会挣扎逃生，不肯落于敌人之手，多半是负伤滚下，刚才那几条黑影，恐怕是关‘中九豪’余孽，搜索捷弟未获，又见我飞步入山，这才相偕离去哩！”

他天资聪敏，确能处处料事如神，此时断定辛捷就在山坡附近，当下打点精神，跃身而下。

凌风顺着零乱的荆棘向前走，走了一阵，只见前面荆棘更密厚，再也找不出任何痕遗迹，他心中正自盘算，忽然一阵急促低沉的呻吟声，从右前方传来。

凌风再无疑意，不顾密密的荆棘，循声找去，忽闻水声漏漏，前面竟是一条小河。他挥动长剑，清除阻碍，只见在乱草堆中，躺着一个人。

凌风上前一看，那人正是辛捷，神智已是昏迷，满身伤痕。他急忙俯身一探，只有心房还在微微跳动。

凌风心中大是伤痛，眼见这情逾手足的义弟生少死多，内心真有如五内俱焚。他原是不轻易浪费感情的人，但是一旦付出情感，那便是终生不渝了。

他定了定神，忽然想到云爷爷那瓶万年灵泉，立刻伸手从怀中摸了出来，心想：“捷弟虽是浑身伤痕，但都不是致命之击，目下呼吸微弱，定是受了沉重内伤，而且失血过多，他不加思索，拔开瓶盖，挑开辛捷咬紧的牙关，倒了三滴下去。

他收起了万年神泉，细瞧辛捷的伤势，心内更加伤痛，只见掌伤，刀伤，暗器伤，荆棘割破的伤痕，布满了辛捷的全身，凌风硬着心肠，用剑割开伤

口附近已与血浆沾黏的衣衫，他心中想道：

“不如乘现在捷弟未醒前，替他洗涤包扎，免得他多受痛苦。

凌风解开包裹，取出一个大杯，飞奔到小溪边，盛了满满一杯清水。

他运力撕碎包裹中换洗的衣衫，当下就细心的替辛捷裹伤，等到包完了伤口，凌风又伸手到辛捷鼻端，只觉还有些微微呼吸，稍稍放心。

月儿急而露出了乌云堆，凌风但见辛捷面色惨白怕人，简直就像死去一般，想到辛捷昔日潇洒风流的模样，不觉心如刀割。想道：

“我与捷弟分手不到两个月，世事变迁却是这么大，难道在我命运中，除了生离，便只是死别了吗？”

夜凉似水，风声如啸。

天渐渐亮了，凌风揉了揉一夜未合的眼睛。

这一夜，他不知探了辛捷几次鼻息，辛捷仍然是昏昏迷迷的。他原是不信任迷信的，可是在这荒山里，面对着这奄奄一息的人，他在不觉中对神鬼力量起了依赖之心，他默默祷道：“老天爷，你把捷弟造得这么十全十美，你总不会抛弃不顾他吧！”

忽然，辛捷发出了呻吟声，身子动了两下。

凌风大喜，俯下身道：

“捷弟，你可好了一点吗？”

辛捷嘴唇颤动欲言，可是始终没有开口。

凌风柔声道：

“捷弟，你好好休息吧，你伤势一定会好的。”

辛捷点了点头，又昏了过去。

辛捷时昏时醒，凌风整天守在身边，不敢远离。

到了傍晚，辛捷突发高烧，神智迷乱，梦中胡言乱语，凌风见他呼吸渐渐粗壮心下略安，心知必是伤口化脓，想道：

“云爷爷说过这灵玉神泉，是治内外伤的无上圣药，我用这灵泉水去洗他化脓的伤口，一定甚是有效。”

他匆忙的跑到溪边，挠了一杯水，摘了两滴灵泉液，解开辛捷身上包扎的布条，沾着水慢慢拂洗着。

辛捷只觉身上一阵清凉，睁开大眼，直视凌风。

凌风见他睁开了眼，心中大喜，但又见眼光迟呆，似是不认自己，忙道：

“捷弟，我是你大哥，你的大哥呀，别费心思，好好养伤！”

辛捷口中喃喃，声音甚是低沉，凌风知道他有要事要讲，当下凑近凝神而听。

“梅……龄……候二叔…方少■……死了……死了。”凌风一怔问道：

“谁死了？”

“海……海……是……是这样……跳下去的。”

凌风劝道：

“捷弟，你别胡思乱想啦。”

“是这样……这样跳下去的，我……我眼睁睁，看到波浪……波浪卷没了……”

凌风忍不住又问答：

“谁跳海呀！”

“方……方少■……我……我……原是很喜欢她，很喜欢呀！”

凌风见他满脸凄怆缠绵，心内已明白大半，接口道：

“方少■是一位姑娘，她投海自杀了吗？”

辛捷想了半天，点了一下头。凌风柔声安慰道：

“那方姑娘，定然得救了。”

辛捷茫然摇摇头，一颗泪珠流到颊边。

凌风心想：“我平日见捷弟天真顽皮，知道他无忧无愁，想不到竟也为‘情’所苦，唉！这世上真是痛苦得很哩！”

他见辛捷又沉沉睡去，心下大安，继续替他洗涤。凌风这灵泉洗伤的主意，原是情急之下“急乱投医”，不料正是对症下药，那万年温玉灵气所孕的泉水，只消一滴，便能起死回生，生肌去腐，用来洗拂伤口，消肿去脓之功，确是神妙无比。

次晨，辛捷神智已是清醒，烧也完全退了，凌风身边所带干粮已经吃尽，他见辛捷伤势大概不会变恶，当下便用布条把辛捷背在后背，赶到一个大镇。

吴凌风落了店，照护辛捷睡好，自己也因连夜疲劳而熟熟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吴凌风从熟睡中突然感到被一阵热风吹醒，他陡然一跃而起，只见正是辛捷在身旁对着他的耳朵吹气，他不禁大喜叫道：

“捷弟，你好了吗？捷弟你——你真顽皮，才好些就起来胡闹，还早哩，快去躺一会——”

辛捷嘻嘻笑道：

“还早哩？你自己看看——”

凌风抬头一看窗外，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了，不禁暗骂自己一觉如同睡死了一般。

辛捷却料知自己的性命必是吴大哥所救，而他必是为照料自己而彻夜未眠……

凌风见辛捷目光炯然，精神健旺，除了失血过多面色苍白之外，竟似已经痊愈，心头更是大喜，叫道：

“捷弟，你——”

敢情他发现辛捷正在低首沉思，不由一怔道：

“你在想什么事啊？”

“大哥，你——你待我真好，我在想，我辛捷的出生时辰必然怪极，否则世上对我好的人怎么如此之好，而对我坏的人也如此之恶？啊——你瞧我想糊涂啦，还没有问你怎么会遇上我的呢？那天和那该死的金欹一齐滚下山

崖，我只知道你必是完啦，我曾为你——”

他本是说“为你大哭一场”，但立刻想到这话说出不甚光采，是以停住了口。

凌风倒没有注意这些，他赶紧将自己的奇遇告诉了辛捷，说到妙处，辛捷不禁喜得连声叫好。

凌风说完后，辛捷笑道：

“那云爷爷的模样必然极是慈祥，哪日我也去瞧瞧。”

凌风道：

“你倒说说你怎会被关中九豪伤成这般模样？若不是靠云爷爷的灵药，此刻只怕——”

辛捷冷笑道：

“关中九豪真不愧挣得了很大的名头，以众凌寡自是上策吧！下次我碰上了，哼——”

接着就把自己斗勾漏一怪，失剑，遇九豪围攻等事一一说了一遍。

凌风笑道：

“捷弟，恭喜你啊，‘梅香神剑’这外号敢情好。”

辛捷叹道：

“可惜梅香剑已被盗去啦，只待我明日略为恢复，就立刻上崆峒去大闹一场——大哥，你也要去也好清清一旧帐。”

次日，辛捷竟然已痊愈，他正在床上暗自行功，凌风已推门进来，见辛捷面色已恢复血色，不禁又惊又喜道：

“云爷爷的灵药端的妙绝，捷弟你受了那么重的伤，流那么多的血，竟然两天之内就完全恢复，不过捷弟，你还是休息一下较为稳当。”

二人在镇中住了五天，辛捷嚷着要走，于是两人结帐启程。

辛捷忽然道：

“大哥，咱们先暂时不到崆峒去——”

凌风奇道：

“怎么？”

辛捷道：

“咱们不是答应那苏姑娘要去看她一次么？我想厉老贼既是崆峒一派之掌门，咱们随时去找他，他总不能缩头不见，是以怕还是先去山东看看苏姑娘——”

凌风一听到苏姑娘，立刻想起那绝美的苏蕙芷，苏姑娘那清澈的眼睛立刻浮在他眼前。

他暗道：

“苏姑娘那双眼睛真像阿兰的啊，可是阿兰已经失了明——我曾为苏姑娘那双眼睛而偷偷对她有了好感，而她也似对我寄出了不寻常的感情，然而这些日子来，当我出死入生的时候，我只能想到阿兰，其他甚么都想不到，

难道……难道我真不喜欢苏姑娘吗？……啊，她那眼睛，那绝世的美艳……凌风啊，你千万不要弄得不能自拔啊——”

但是他又想到：

“我是该去看她呢还是不该？我去看她对她是好还是坏？不过，我曾答允过要去看她的，我总不能对一个女子失信吧？”于是，他们一同走向山东。

商邱，这古城中充满着商业的气息，早上的阳光从街道上照过去，全是一排整齐的店坊招牌，显得一片升平景气的样子。

然而路面却是不太好，黄土的路面上偶而一辆马车走过，就扬起蔽空的黄尘，久久不散。

吴凌风和辛捷从城外仆仆风尘地赶了进来，他们看准了一家饭店，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匆匆走了进去。

一落座，他们就叫了客饭，敢情他们赶路连早饭都没有吃。那店小二端了菜饭上来，朝着两人身上的佩剑打量了一番，一抬眼见辛捷正瞪着他，吓得忙陪笑道：

“两位英雄可是接了武当赤阳道长的邀请要上奎山的？”辛，吴二人不觉一怔，辛捷问道：

“你怎么知道赤阳道长？上奎山干么啊？”

那小二呵了一声道：

“原来二位爷还不知道呀，这事端的是轰动天下哩——”

辛捷忍不住问道：

“什么事要轰动天下啊？”

店小二道：

“这几天成千的英雄好汉都路过咱们这里赶往奎山，小的是听几位英雄在这店里谈天才知道的，说是那赤阳道长发了请贴邀请天下英雄聚集奎山，说要合力对付两个什么西方夷族来的人物，我说这就怪啦，两个外国蛮子来了也要惊动这许多英雄好汉去……”

辛捷听得不耐，问道：

“是什么样的蛮子啊？”

店小二原是要卖弄自己见识的意思，其实对真相也不甚了解，这时辛捷一问，他忙着抓头搔脑，不知回答，忽见门口一个武林人物走进，忙叫道：

“小的还是听这位爷说的呢，你们问这位爷他准知道得清</PG
NO0448.TXT/PGN>楚。”自己却一溜烟地跑了。

那人听小二的话，不觉一怔，及见辛捷和吴凌风二人气质轩昂，忙一抱拳道：

“阁下有何事想问在下？”

吴凌风忙起身，轻描淡写地道：

“咱们在说那两个外国蛮夷的不识好歹——”

辛捷不禁暗赞吴大哥答得妙极。

那汉子果然以为辛吴二人也是要上奎山的，遂道：

“是啊，咱们这次要是赌斗输了，那么中原武林人物可就永远翻不得身啦——”

辛吴二人装得似乎早就知道，不甚惊讶的模样，那人续道：

“试想这两个蛮子要咱们中原武林公认他们的什么‘金伯胜佛’为武林盟主，还要十五位武林鼎鼎大名的人物跟他们回去朝拜那‘金伯胜佛’，这等气咱们怎么受得住？不过这次见赤阳道长那郑重的情形，只怕这两个蛮子功夫高得很哩——”

辛捷心中暗怒，口中却漫应道：

“这两个蛮子想必是出身野蛮之帮，否则怎么如此欺人太甚？”

他们两人聪明无比，答得真像是要上奎山的人一般，那人果然道：

“这两个蛮子是从天竺来的，他们还说，‘听说近几十年中原最了得的一个是河洛一剑吴诏云，一个是七妙神君梅山民，可惜这两人死了，否则也好叫他们见识见识天竺的武艺。’唉，真可惜这两位奇人死了，否则倒好叫这蛮子见识见识中原的武艺哩！”

两人听得心中更怒，口头却支吾了几句，就会帐而出。

到了路上，辛捷道：

“这两个天竺来的蛮子好横，咱们索性到奎山去让他见识见识河洛一剑和七妙神君的功夫。”

吴凌风道：

“咱这几日赶路打山路小径里走，出了这么一桩大事竟不知道。”

于是两人打听了奎山的路径，一路前往。

奎山上，金碧辉煌地矗立着一所大道观，屋檐参差。瓦椽比邻，乃是武当派在北方最大的一所道观，正中“无为厅”中几百人正热闹地谈着，这些差不多都是武林知名之士，接了武当掌门赤阳道长的邀请赶来的。

上山的路上也还有许多好汉陆续赶到，辛捷和吴凌风就混在人群中，跟着大伙儿上山。

事实上，天竺来的夷人并没有说要中原十五个大名家跟他们回去朝拜，只是说了五大剑派掌门，而赤阳道长硬把关中九豪和关外三省盟主“边塞大侠”风柏杨一齐拉上，凑成十五人，是想激起天下武林同仇敌忾之心，免得天竺怪客专门对付五大剑派。

他虽知“边塞大侠”风柏杨在关外另成一派，与中原素不相干，必不会前来，但心想如能拉上关中九豪也就实力大增了，但他那里又会想到关中九豪已被辛捷一战拼得死伤连连，九豪只剩下了六豪了哩！

辛捷的上山并非要为五大剑派助拳，主要还是因为天竺来人狂言不惭，辱及河洛一剑和七妙神君，而且他心想五大剑派必也聚于一厅，到时正好一了旧帐，免得自己再四处奔波。

不一会，大伙见都进了“无为厅”，辛捷眼尖，早见台上坐着武当的赤

阳道长、峨嵋的苦庵上人和那点苍的落英剑谢长卿，却不见盗了梅香剑的厉鹗。

吴、辛二人混在群众中，拣了一处不显眼的地方立定，见四周乱哄哄的，无人注意他们，辛捷这才道：

“大哥，方才上山时你可看见一条人影在山下疾奔而来？”

凌风道：

“是啊，我瞧那人轻功俊极，只是方才不便说话，所以没出声。

辛捷低声道：

“我瞧那人影九成是那‘武林之秀’——”

凌风曾听辛捷说过“武林之秀”及少林和尚糊里糊涂地和辛捷过招的事，心道：

“难怪这‘武林之秀’能和辛捷斗个旗鼓相当，看来轻功果然了得——难道他也是赤阳道长请来的？”

他自服血果以来，轻身功夫最是大进，这一路来曾和辛捷赛过脚程，竟和辛捷的“暗香掠影”绝技相差无几，辛捷也为他这种千载难逢的仙缘庆幸不已，然而他怎知凌风曾为服下那血果险些自责寻死哩！

忽然，一个青年道士跑来，想是武当门下的弟子，他对赤阳道长说了句话，赤阳道长脸色一变，站起身来朗声道：“各位静一静。”

他的内力甚强，声音如洪钟般盖过众人嘈杂之声，群豪立刻静了下来。

只见他接着道：

“天竺高手已经到临——”

“无为厅”上顿时肃静下来，赤阳道长举手一挥，门下两个青年道士走到厅门口，大门一开，两个巨人冲了进来，众人看时，只见这两人好不庞大，前面一人上身奇长，怕不有五六尺之长，再加上双腿，全身几乎就有丈余，后面一人虽然也是身高膀圆，但是身着一袭儒服，更加白面无鬓，是以显得文雅得多。

当先壮汉身上穿得不伦不类，但头顶却是一颗和尚光头，他进来以后就引颈四顾，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但是他的眼光四处一射之后，面上忽然露出失望之色，转首对后面的“儒生”道：“阿喜米，估什摩诃尔，乌法各各哩查。”

声音有如破锣，众人都感一阵耳鸣，功力浅的只觉耳中嗡嗡直响，好半天听不见别的声音。

那儒生打扮的夷人用手往前一指，示意要他到前面仔细找一找。

这壮汉果然前行挤入人丛，东推西撞，被撞者无不仰天翻倒，呵呵叫痛，那壮汉却似没事一般，依然在人群中东穿西穿，毫无礼数。

渐渐那壮汉走到吴凌风身旁，吴凌风暗中一哼，真力贯注双腿，那蛮子走到身边，照例地一撞，那知明明撞着吴凌风的身躯，却如撞入一堆棉花，心中暗叫不妙，正要收劲而退，忽感一股柔温的劲力反弹上来，他怪叫一声，

宛如晴天一个大霹雳，硬硬推出一掌，那知那阴柔之劲突然又消于无形，大个子冲出两步才稳稳站住。他睁着怪眼狠狠盯住吴凌风——

辛捷一看就知吴大哥已把太极门“以柔制刚”的要决应用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了，心中着实为他欢喜，不禁高声叫好。

凌风对他回视，二人相对一笑，友情的温暖在两人这一笑之间悄悄地透入对方的心房。

那“儒生”呵呵大笑道：

“不料中原还真有些人材呢——”他的汉语竟是十分流利。

当他的眼光落在吴凌风的脸上时，不禁怔住了，他暗中自语：

“想不到中原竟有这般俊秀人物——”他一向自以为英俊潇洒，在那蛮夷之邦中自然是有如鹤立鸡群，但是与吴凌风这等绝世美男子相较之下，那就黯然失色了。

那“儒生”一招手叫回那蛮子，朗声道：

“咱们兄弟久慕中原武学，今日中原豪侠齐聚一室，正好令咱们兄弟一开眼界，同时，咱们愿意在这里候教两场，只要咱们败了一场，我兄弟两人立刻掉头走路，要是我们二场全胜，哈哈，下面的话早已告诉武当赤阳道长了——”

座中群豪耸然动容，虽然心中怒极，但见那个夷人分明武艺绝高，否则岂敢口出狂言？

台前的赤阳道长对座旁的苦庵上人和谢长卿道：

“今日是咱们五大剑派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若是我们几人败了……唉，不必说了。”

赤阳道长想到自己一生行事，颇做了几件不光不采的事情，难道堂堂武当一派就要因此而断送？

峨嵋庵苦上人低首宣了一声佛号，凛然道：

“说不得咱们只好把几根老骨头拼上了，咱们添为武林五大宗派掌门人，若是不身先士卒，只怕要令天下好汉齿冷——”

点苍的落英剑谢长卿似乎心事重重，始终不见他开口。

赤阳道长道：

“厉兄怎么还没有来，否则凭他那手崆峒神剑当可打头一阵，挫挫他们的锐气。”

那儒生打扮的夷人大声道：

“第一场由我师兄加大尔出阵，中原英雄哪位出场？”

他内功果然深厚，一字一字说出，震得屋瓦簌簌而动，众人都是行家，一听就知他虽是那蛮子的师弟，动力只怕犹在加大尔之上。

赤阳道长见崆峒厉鹗始终不曾赶到，心中焦急，又不好意思叫苦庵上人出阵，一急之下，只好准备亲自出阵——

苦庵上人一把扯住他的道袍，低声道：

“还是让老衲去接这蛮子几招吧，道长和谢贤侄请为我掠阵——

赤阳道长叮嘱道：

“此役关系非同小可，上人千万不要存客气之心。”苦庵上人更不答话，缓缓站起步入大厅，口中道：“贫僧峨嵋苦庵，愿接这位加施主的高招。”

他声音虽小，但却令全场每个人耳中听得一清二楚，显示老和尚内功修为确是不凡。

那高壮蛮子加大尔一见苦庵上人，神色一变，并反问他师弟道：

“各希米尔，雅华巴拉可耶？”

他师弟也打量了苦庵一眼，摇了摇头道：

“弗希哩，希阿罗峨嵋更巴。”

蛮子脸上又露出失望之色。众人只听懂“峨嵋”两字，只依稀感觉出那加大尔乃是向他师弟说一件有关苦庵上人的事，而他师弟却是回答了否定的答案。

群雄都知这一战乃是有关天下武林的兴亡前途，无不全神贯注，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苦庵上人一拳得胜，尽管众人中也有和五大剑派有梁子的，但是在此利害相同的情形下，就都希望苦庵上人快快得胜了。

苦庵上人走至加大尔面前，合十为礼，双目凝视对方，全神贯注以待。

那加大尔更不打话，暴吼一声，当胸就是一拳打出，他那吼声才出，拳风已到，而且凌厉之极。

苦庵一听他拳风就知加大尔完全是外家路子，但是劲道之强端的平生仅见。

苦庵上人在五大剑派中原以内力修为称著，平生大小拼斗不下百余场，像加大尔这等强劲的力道还是第一次碰到，当下身体不动，双拳走弧线直点加大尔关节两旁的“锦带穴”——

哪知加大尔貌似粗豪，变招速捷无比，呼地一声，单臂下沉，一沉之下又立刻上挑，硬迎苦庵上人的夹击之劲——

加大尔又是暴吼一声，苦庵上人只觉双臂一震，连忙横跨半步，化去敌势，心中却惊异已极！

不说苦庵上人，就连一旁的辛捷及吴凌风也大吃一惊，辛捷暗道：

“这夷人分明纯是外家路子，怎么那刚强之劲中却带着一丝极为古怪的阴柔之劲？一合之下威力大增，这倒是奇了，难怪人说夷人武功大异中原，看来此语诚不虚。”

吴凌风低声对辛捷道：

“这蛮子武功大是古怪，只怕苦庵上人接不下百招。”那边又是一声震天大吼，挟着呼呼拳风声，敢情加大尔每打一拳必发一声大喝，直震得众人耳中嗡嗡作响。

苦庵上人心道：

“与其受制于人挨打，不如拼着用内劲和他抢攻。心念一决，当下一声

长啸，双拳一错，展开峨嵋“ 青桑拳法 ”，着着用上真力，和加大尔抢攻起来。

倒底是姜老而弥辣，他这轮抢攻的是明智之举，一时拳风掌影，二人斗个难分难舍。

辛捷暗道：

“ 只有这种经验和临敌机变，是师父无法教的——

”那加大尔似乎没想到中原高手真有一手，他愈打愈是心喜，脸上露出笑容，掌势却越来欲凌厉，那吼声也变得更响更密，真是势比奔雷，好多人忍不住要用手蒙住耳朵。

苦庵上人脸上始终镇静得很，拼出数十年修为和他抢上风，心中却渐感不妙——

赤阳道长心中暗惊道：

“ 这夷子拳脚好生厉害，幸好我方才没有下去打头阵，否则……真不堪设想，咱们五大剑派中实在也只有苦庵上人能支持得住—— ”敢情赤阳道长和剑神厉鹗都是长于剑术而疏于拳掌。那儒生打扮的夷人始终神态自若地看着中原群豪，对那边疾斗瞧都不瞧一眼，似乎早就料定胜券在握。刚刚拆到百招上，那加大尔大喝一声之后又怪叫一声，大约是汉语“ 着！ ”的意思——

只见他一拳从出人意表的古怪地方打出，眼看苦庵就将不敌，厅中群豪大惊失声——

但苦庵上人数十年功力非同小可，峨嵋“ 神行迷踪步 ”也是武林一绝，只见他连踩迷踪，只能避过！

加大尔停手不攻，咦了一声，又是一招怪招拳施出——

苦庵上人连连倒退，但却仍是勉强避了开去。加大尔又是大咦一声，才挥拳而上——

一连三招，加大尔咦了三声，似乎苦庵上人早就该败的样子，苦庵上人不禁又急又怒，但加大尔招式委实太怪，莫说发招还击，就连自保也成问题。

大约是第一百一十招上，加大尔仍是咦了一声后，脚下却抽空连扫三脚，苦庵拼命一闪，虽然躲开了去，但擦的一声，襟上僧袍被撕下一大幅。

群雄一声惊呼，但立刻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所有的人心都如压上了千斤铁块。

苦庵上人铁青着脸，缓缓道：

“ 这一场贫僧认输—— ”

加大尔听不懂汉语，又听众人惊呼，以为苦庵仍不服输，竟气得大叫一声，全力对准苦庵当胸一拳——

苦庵新败之际，神不守舍，等到发觉时，已自不及闪避，眼看加大尔这一招惊天动地之拳劲就要着实打中——

群雄发出一片怒吼声，根本听不出是骂什么话——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砰的一声，厅门被人一脚踢开，一条人影如飞而至，呼地凌空挥出一掌，迎向加大尔的一拳——

砰一声闷响，加大尔竟被震退两步，那人乘一震之势退飞出丈余落在墙边！

众人定眼看时，只见来人是个英挺青年，大部分人都甚感眼生，一部分人却大呼出口：

“武林之秀！”

来人正是新近名满江湖的武林之秀孙倚重！

众人立刻爆出一声震天价的叫好声，虽然第一场是苦庵输了，但孙倚重这一掌似乎使众人出了口乌气似的。那些不识孙倚重的人都不禁窃窃私议，他们不料武林之秀的功力如此之高，而人却如此年轻。

吴凌风未见过孙倚重，悄悄对辛捷道：

“这武林之秀功力的确深厚！”

辛捷点了点头道：

“不错，我和他交过手——”他想起那莫明其妙的一场打斗，真恨不得要现在就上去向孙倚重问个清楚。

那“儒生”压制住加大尔的怒火，朗声道：

“方才第一仗大家有目共睹是敝师兄胜了，现在就由在下金鲁厄向中原英雄讨教第二场——”

说罢也不见他作势用劲，身体陡然飘起，直落在七丈之外的大厅中心，落下时轻如落叶，但当他一步跨开时，青砖的地上竟现出两个半寸深的足印。

众人忍不住惊叫出声，无一人再敢出战，赤阳道长和谢长卿互望一眼摇了摇头，一无可施——

莫说他们，就连辛捷也自觉办不到这手功夫，而这金鲁厄年纪看来不过三十，不知怎地竟有这样深功力？难怪他狂骄如斯——

金鲁厄一连叫了三次，中原英雄竟无人能出战，他不禁更是气高趾扬，得意万分。

辛捷愈瞧愈不顺眼，正待舍命上前，忽然刷的一条人影飘向中厅，朗声道：

“在下孙倚重向金英雄讨教几招。”

武林之秀方才那掌震加大尔的一手十分漂亮，那知金鲁厄冷笑一声道：

“你不是对手！”

接着又加一句：

“你和加大尔斗斗倒是一对儿！”言下自负己极。孙倚重又惊又怒，他也自知不是金鲁厄对手，而且自己身上还负着天大的责任，想到这里不禁进退两不得，大是尴尬。辛捷热血上涌，又待挺身而出，忽然一个极为和霭可亲的声音：

“好啊，娃儿，终于找到你了，快跟我走——”那声音极是低弱，但是

全场每个人一字一字听得无不清晰之极，把一些其他的声响全部压了下去，不禁都是一惊，齐转过脸来一看，只见一个白髯老者笑眯眯地在辛捷身后。这老者红光满面，笑容可掬，白髯已纷纷变成米黄色。众人对这老者皆甚陌生，显然不是原在厅中的，但是放着这大厅一人在，竟没有一个人瞧见他是怎么进来的。

辛捷却是大喜望外，原来这老者竟是世外三仙之首的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又催道：

“娃儿，快跟我走啊！”

辛捷不觉一怔，心道：

“你要我到哪里去啊？”

平凡上人见辛捷的模样，忽然道：

“我那大衍十式最近又创出一招来，极妙不可言，你快跟我去，我好教给你。”

辛捷嗜武若狂，与关中九豪一战之后，又领悟了不少诀窍，闻言自是大喜——

旁的人却弄得莫明其妙，只见老头子嘴唇微微运动，却听不到一丝声音，原来平凡上人施出了上乘的“传音入密”功夫。但是辛捷立刻想到这场中原武林胜负之争尚未了结，于是对平凡上人道：

“晚辈尚要待这里的事打发了才能——”

平凡上人急道：

“这里的事有什要紧，你跟我走啊，否则我老儿可要输给那慧大师——”

大概是他想到说漏了嘴，连忙停住，但辛捷已大感奇怪，怔然望着他。

众人只见平凡上人嘴巴连动，辛捷却脸色时喜时怔，不禁更加糊涂。

平凡上人想是急得要命了，竟忘了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大声嚷道：

“这里的事有什么要紧啊？”

这下子众人可听清楚了，那金鲁危本就不耐平凡上人的打扰，这时冷冷接道：

“老匹夫不知深浅，胡言乱语些什么？”

平凡上人不知有多少年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了，闻言不禁奇道：

“你再说一遍。”

众人见他模样古怪，都不禁失声大笑，金鲁厄大怒道：“我说你这老匹夫胡言乱语，还不给我滚开？”

平凡上人道：

“我老人家看你像是有急忙的事，你且说给我听听。”

这时忽然一人惊叫起来：

“你们看，你们看！”

众人低头一看，一齐惊叫起来，原来地上被金鲁厄踩陷下去的两个脚印

这时已恢复了原状。

平凡上人却嘴带笑容，一语不发。

众人虽不知这是什么功夫，但都知这比金鲁厄踩陷青砖又不知难了几倍。

金鲁厄也是大惊失色，心想：

“今番完了，不料中原有这等奇人，分明气功已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他原是奸猾无比的人，心中一转，暗道：

“看他年龄，辈份必然极高，我且激他一激。”

当下改容道：

“刚才言语冒犯，尚望前辈多多包涵，敝师兄弟此次奉师命前来完全是欣慕中原武学，敝师兄弟和这些好汉已定了比武之约，原是——”

众人听了各各大惊，心想：

“这两个夷子已是这等难惹，原来他还有一个师父！”

平凡上人却喜道：

“原来你们是要比斗的，那敢情好，快快打给我老人家看。”

金鲁厄大喜道：

“那么咱们请老前辈指正——”心中却道：

“这样一来，这老鬼是不好意思动手的了，只要我胜了这一仗就是大功告成。”

当下大声又向群豪挑战一遍，赤阳道长竟然不敢应战。那武林之秀却陷入深思中，低头不语。

辛捷眼中显出凛然之色，他正要动步，吴凌风悄悄问道：“捷弟，你要上去？”

辛捷毅然点了点头，吴凌风低声道：

“捷弟，还是让我试试——”

平凡上人的密音又传入辛捷耳中：“小娃儿你自信打得赢？那蛮夷武功强得很呢。”

辛捷低声道：

“晚辈自忖不是对手——”

平凡上人怒道：

“你再说一遍——”

辛捷道：

“晚辈自感恐非对手。”

平凡上人问道：

“我老儿是否曾教过你武艺？”

辛捷道：

“前辈成全之恩晚辈永不敢忘。”

平凡上人道：

“这就是了，你算得我老人家的半个徒儿，你想想平凡上人的徒儿能不如人家么？”

辛捷瞪然不知如何回答。

平凡上人忽然想起自己来此的原意，神秘地笑道：“娃儿，我看你真气直透神庭，功力似乎比在小戢岛时大有进展，你用全力打我一拳，试试你倒底有多少斤两？记住，要用上全力——”

辛捷不知他是何意，只知道他真要试试自己是否敌得过金鲁厄，当下力贯单掌，尽力打出——

碰地一声，平凡上人双肩竟是一摇，险些立足不住，他不竟大喜道：

“成了！成了！”

辛捷以为他是说自己能和金鲁厄一抗，不禁大奇。而更奇的则是旁观的群豪了，他们听不见平凡上人的传音入密，只见辛捷时惊时怔，又打了平凡上人一掌，真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那浑蛮子加大尔不耐已极，问道：

“希里沙，加巴罗也胡亚？”他的意思是：

“师弟，这老鬼在干什么啊？”

平凡上人似乎懂得他的话，闻言大怒道：

“丝巴井呼，格里摩诃而星基。”

他说的竟也是蛮人的语言，金鲁厄不由大急，因为平凡上人是说：

“你敢骂我老人家，我要教训你。”

金鲁厄忙用汉语道：

“老前辈歇怒，家师曾一再叮嘱他不可开罪中原前辈高人，他是浑人，前辈不要计较。”

他言下之意不过是提醒平凡上人乃是前辈高人，那就不能以大压小。

平凡上人道：

“他欺我中原没有人懂得梵语，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大压小，好，好，你方才不是在挑战么？我马上要我徒儿应战。”说着对辛捷招招手道：

“娃儿，来，我教你一手。

辛捷不禁大喜，走上前去，平凡上人又用传音之法将自己新创的一记绝招教给辛捷。

辛捷听得心跳卜卜，因为这招真是妙绝人寰，而且与那原有十招密切配合，威力更是倍增。那知教了一半，平凡上人忽道：“有人在偷听呢，我老人家索性告诉他，看他又怎能耐何你？”

金鲁厄果然面红耳赤，原来他正是用上乘内功摒除杂念，想收听平凡人人的话，却被平凡上人一语指破。

接着平凡上人就当面大声将那半招传给辛捷，其他每人虽都听得一清二楚，却是一丝不懂，辛捷却是喜上眉梢，字字牢记心田。

教招既毕，平凡上人道：

“ 娃儿，好好打一架啊。 ”

那金鲁厄虽觉平凡上人武功深不可测，但他就不信自己会打不过辛捷，是以大剌剌地道：

“ 咱们比兵刃还是拳脚？ ”

辛捷却是偏激性子的人，他见金鲁厄的狂态，索性不理他，抖手拔出长剑，呼地当胸就刺——

金鲁厄不料中原也有这等不知礼数的人，不禁勃然大怒，呼地一声，从腰上褪下一根软索。

众人见辛捷上去接战，不由议论纷纷，不知是谁传出此人就是新近大败勾漏一怪的“ 梅香神剑 ”辛捷时，更是全场哄然了。赤阳道长等人先未看见辛捷，这时却是面色大变，又怕辛捷得胜，又希望辛捷得胜——他们也知道辛捷化装七妙神君的一段事。

金鲁危那根长索乌亮亮地，不知是什么质料制成，竟是能柔能刚，厉害之极。

辛捷一上手就是大衍十式的绝招“ 月云潭影 ”、只见万点银光袭向金鲁厄周身要穴——

金鲁厄一抖之间长鞭变成一根长棍，一横之间连打幸捷腕上三穴，他内外兼修，比起加大尔来更是厉害得多，长索顶端竟发出呜呜异响——

辛捷大吃一惊，心道：

“ 我自小戢岛奇遇之后，功力大增，剑尖已能随意发出剑气，但要想如他这般用一根软索发出剑气，却是万万不能！ ”心中一凛，连忙收招换式，那金鲁厄何等狡诘，长索倒卷，乘虚而入——

高手过招，一丝分心散意也能影响胜负，辛捷一着失机，立刻陷入苦战中。

金鲁厄招式之奇，确是世上无双，只见他那长索时鞭时棍，时剑时枪，忽硬忽软，忽刚忽柔，更兼他内力深厚之极，索头不时发出呜呜怪响；辛捷完全处于被动！

吴凌风对这捷弟爱护备至，这时见他陷于危境，不禁双拳紧捏，冷汗直冒。

全场众豪也都紧张无比，因为这是关系武林兴亡的最后一战！

金鲁厄怪招百出，更兼功力深厚，辛捷若不是近来功力激增，只怕早已败落！

在这等完全下风的形势之下，辛捷硬硬到拆十五招，第十五招才过，平凡上人忽然叫道：

“ 这蛮子到底不成材，刚才若是改变鞭法，早就胜了！ ”众人都大吃一惊，怎么这老儿又帮起蛮子来啦？

内中有几个自作聪明的窃窃私语道：

“ 必是方才辛大侠打了这老儿一掌，这老儿就帮那蛮子，希望蛮子得

胜。”

只有辛捷本人一闻此语，宛如当头棒喝，心道：

“平凡上人明说指点这金鲁厄，其实是指醒我不可墨守成规，早应改变战术，嗯，对了，我今日怎地如此拘泥墨守？”念头一闪，他手上己是变招，只见他长剑从左而右，剑尖颤抖，丝丝剑气连绵不绝，正是大衍十式中的绝妙守式“月异星邪”，辛捷待剑尖划到半途时，突然手腕一翻，剑气斗盛，磁的一声长剑偏刺而出，已变成了“虬枝剑式”的“乍惊梅面”——

这一招正是辛捷受了平凡上人提醒后，将大衍十式和虬枝剑式融合使用的绝着，威力果然倍增，金鲁厄咦了一声，连退两步，鞭端连发三招，才把辛捷的反攻之势化掉！

然而这一来，辛捷总算脱出危境，他也倒退一步，猛吸一口真气——

金鲁厄一抡长索，直点辛捷门面，辛捷上身向左一晃，身体却往右闪了开去，呼的一声，金鲁厄的长索就落了空——

“无为厅”中爆出震天价的喝采，辛捷这招着实是妙得很，正是“暗香掠影”轻功绝技中的式子——

然而，金鲁厄却乘着落空的势子，身子往前一冲，手中却猛然发劲，“劈拍”一声，长索被抖将回来，笔直地往后打出，却是一丝不差地袭向辛捷的咽喉要穴——

这一招怪妙兼具，乃是金鲁厄得意之作，暗道：

“这小子就算躲得开，也必狼狈不堪了！”

敢情此刻他对辛捷已不敢过分轻视。

那长索端顶发出呜呜怪响，疾如闪电地点向辛捷，那知长索收到尽头，劈拍一声，仍是落了空！

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辛捷是怎样闪躲过去的，只觉眼花缭乱，辛捷已换了位置——

连平凡上人都不禁惊咦一声，他见辛捷方才闪躲的步法像是小戢岛主慧大师的得意绝学“诘摩神步”——他并不知辛捷已得慧大师的青睐，学得了这一套绝学。

辛捷好不容易等到这样的机会，他腕上奋力一震，剑气声陡然盖过长索所发呜呜之声，一招“冷梅拂面”已自使出——

普通二流以上的高手过招就很少有“招式用老”的毛病出了，因为“招式用老”之后的结果，即使不败也狼狈不堪，高手过招，六分发四分收，终不令招式用老，金鲁厄是因对自己这一招太过有信心，以致着了辛捷的道儿！

当他拼力定住身躯之时，辛捷的剑子已疾刺而至，他不禁开声吐气，长索抡得笔直，如流星般直点辛捷腕脉，以攻为守。辛捷岂能放过此等大好良机，手腕一圈，一面躲过了金鲁厄的一点，同时一股柔劲缓缓透出，脆硬的长剑竟随势一弯，寻即叮然弹出，剑尖所指，正为金鲁厄肋骨下的“章门穴”！

这一下连辛捷自己都感震惊，这股柔劲用得妙出意表，心想自己功力近

来真是大进，不禁信心陡增，长啸一声！

金鲁厄见辛捷这一圈圈得极妙，竟然不顾辛捷的长剑，手上劲道一改，原来抡得笔直的长索竟然呼地卷上辛捷手腕——

辛捷作梦也料不到金鲁厄会有这一手，他只好再度施出诘摩步法，身形如一缕青烟般后退两步。

“拍”的一声，长索顶端倒卷回来，侥是辛捷退得快，腕上衣袖竟被卷裂一大块。

辛捷不禁暗中发怒，怒火代替了畏惧，他身子一晃，屈身直进，剑光点点，全是进手招式。

金鲁厄怒吼一声，长索招式又变，这次竟比前两次还要古怪，鞭声索影之中隐隐透出一丝邪气。

然而辛捷此时却是凛然不俱，他手上“大衍十式”和“虬枝剑式”互易而施，脚下配合着“诘摩神步”，这三件海内外奇人的得意绝学配合一齐施出，竟令金鲁厄空具较深的功力而无法抢得上风！

先前五十招内，辛捷犹觉有些地方不甚顺手，五十招后，渐渐地愈来愈觉得心应手，流利无比，两种剑招一分一合之间，威力绝伦，辛捷愈打愈放，举手投足之间，莫不中肯异常。

金鲁厄愈打愈惊，一咬牙，将长索上灌注十成功力，打算以硬取胜！

厅中群豪不知辛捷已渐入佳境，只觉金鲁厄索上啸声愈来愈响，暗中替辛捷担心不已。

赤阳道长，苦庵大师相对骇然，不料月余不见，辛捷功力竟增进如此，希望他得胜，又不敢想他得胜以后的后果，心中顿时矛盾起来。

匆匆百招已过，辛捷仗着剑法神妙，硬抵住金鲁厄汹涌的内劲，他自觉越打越称手，虽然要想取胜并不是简单之事，不过他此时根本不曾想到这些，他只暗暗喜道：

“若不是这场恶斗，我那能这么快就融会贯通起来？”

尽管金鲁厄声热汹汹，但匆匆又是百招，辛捷依然没有败落，厅中群豪这才看出一些端倪——

渐渐辛捷发现金鲁厄手上攻势虽然猛极，但是下盘却似极少作用，想到这里，心念一动：

“对了，这金鲁厄全身功夫之中，下盘乃是他较弱一环，而我的‘诘摩步法’神妙无比，正应以己之强对彼之弱——”

这时他手上是一招“方生不息”，乃是大衍十式中最具威力的一式，但是辛捷足下一滑，躬身而施，直取金鲁厄下盘，这一招变形而使，威力大减，然而所攻之处乃是金鲁厄下盘，竟将他逼得倒退三步。

辛捷手上的“方生不息”正要换式，忽然想到平凡上人方才临敌所授的一招，当下心头大喜，暗道：

“妙啊，原来平凡上人第一眼就看出了金鲁厄的弱点，才传我这一招，

这一下可要你难逃一剑——”

心中大喜，手头因分心略为一慢，刷的一声，衣袖被长索卷去尺许一大幅，他连忙施出诘摩神步倒退数尺——

众人见辛捷吃了亏，脸上反倒显出喜容，怪哉！只有平凡上人笑嘻嘻地背着双手，暗暗称赞辛捷孺子可教。

辛捷左手剑诀一扬，右手长剑平挽剑花，嘶的一声直取金鲁厄的“期门穴”——

一连三招，辛捷全是“大衍十式”的招数，金鲁厄见他突然从偏奇之式变为严正之态，不由得一怔。

辛捷一连十招全是大衍十式的招式，他将被关中九豪围攻后悟出的心法渗入使用，果然威力大增，金鲁厄急道：

“他这套剑法虽然高明，本来我尽挡得住，怎么一下子又多出许多变化来？”

刷刷一连三招，辛捷全向他下盘攻去。金鲁厄道：“完了，又给这厮看出我的弱点了——”连忙倒退两步。辛捷长剑一横，突然化做一片光幕罩向金鲁厄的下盘，正是平凡上人方才所授的一招！

金鲁厄长索下扫，真力灌注，忽听辛捷大喝一声：“着！”剑光才收，他肩头已中了一剑——

众人只见剑光连闪，身形乱晃，然后听见辛捷舌绽春雷地一声：“着！”接着人影陡分，辛捷单剑横胸，金鲁厄肩上衣衫破碎，鲜血长流。

过了半晌，厅中暴出震天雷鸣，众人欢呼之声响彻云霄！金鲁厄脸色铁青，一把抓住加大尔的手臂，头也不回地去了，“无为厅”中又爆出轰天彩声！

辛捷打败了金鲁厄，反而心中一阵迷糊，他下意识地插上长剑，茫茫看着狂欢的众人……

平凡上人笑眯眯地道：

“娃儿，这下可真扬名立万啦——啊，险些把正事忘啦，快走——”

也不待辛捷同意，扯住辛捷手臂，如一只大鸟般从众人头上飞过，穿出大厅——吴凌风急叫道：

“捷弟——老前辈请等一下——”

急忙跑出厅门，平凡上人和辛捷只剩下一个极小的背影了。吴凌风对捷弟爱若同胞，虽知那老者多半就是对辛捷极有青睐的平凡上人，但仍是十分焦急地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他没想到自己的轻功怎能和平凡上人相比，也忘了厅中的杀父仇人——苦庵及赤阳，心中此时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追上他的捷弟，至于追上之后是为了什么，他也拿不定主意——

凌风见那老僧拖着辛捷，身形微微数纵，便在几十丈外，他竭力赶了几步，自知赶不上，心下正自无奈，忽闻背后风声呼呼，一条人影和他擦身而

过，身形疾如流星，正是刚才在大厅上硬接那番邦汉子一掌的少年——武林之秀，凌风内心暗惊：

“我吃了血果，轻身功夫才突飞猛进，我知道除了捷弟外，很难再有人能与我并驾齐驱，想不到这少年，年龄也不过大我几岁，不但内功深湛，轻功竟也如此了得。”

他内心不服，当时也提气飞奔，追了一会，只见那少年颓然而回。

那少年见了凌风突然又追来，他没追上平凡上人，正生一肚子闷气，沉脸喝道：

“你跑来干么？”

凌风见他长得嫩皮细肉，甚是滑稽可亲，拉面皱眉，但脸上仍然笑意，毫无威严，不由对他颇有好感。

凌风是少年心性，他对那少年虽有结纳之心，但口头上却毫不示弱，当下轻松道：

“我原以为你追上了那老和尚和我捷弟哩！”

那少年听他出言讥讽，怒道：

“怎样，你想怎样？”

凌风恼他出言无状，故作悠闲道：

“也没怎样。”

那少年大怒道：

“好狂的小子，在下倒要领教。”

凌风笑道：“领教！”

那少年双手一握拳，从胸前平推出来，凌风识得这是少林绝手百步神拳，当时不敢怠慢，施展开山三式中“六丁开山”一式迎击上去，二人原本无意伤害对方，所以均未施出全力，拳掌相碰，各自退后两步。

凌风赞道：

“好功夫。”

那少年心里也自暗佩凌风功力深厚，他见凌风赞他，敌意不由大减，当下便道：

“在下身有急事，无暇逗留，他日有缘，再领教阁下高招。”他说完话，也不等凌风回答，径向原路疾奔而去。凌风对他原无恶意，当下也不拦阻，忽然想到杀父仇人还在厅上，立刻飞奔而回。

他窜进大厅，只见空空的只有几个无名之辈，原来他刚才这一逗留，中原诸好汉都走得差不多了，他扫了两眼，不见仇人踪迹，心想：

“我的仇人都是赫赫有名之辈，他日我登门问罪，他们必然不致躲匿，还怕找不着吗？”转念又想道：

“刚才那老僧武功深不可测，与捷弟又似相识，只怕多半是捷弟常讲的海外三仙之一平凡上人，看他对捷弟甚是欣赏，这一去不知又要传授捷弟多少绝学哩！”

“我答应过苏姑娘要去看她，倒也不能失信于她。”他盘算已定，便启程赴约。

当他走到山东境内，只见沿路都是扶老携幼，背负重物的人，一脸疲乏神色，像是逃难避兵的模样，内心很奇怪，心想当今天下清平，怎会有兵燹之灾，终究找到一个长者询问原因。那老者听凌风也是本地口声，知他才从他乡返乡，叹息道：“月前几场急雨，黄河水量大是增涨，终在方家村冲破河堤，淹没了全村，俺家乡离方家村不过百十里，这才带着家小……”

凌风不待他说完，焦急问道：

“老伯，那林村怎样了？”

老者道：

“客官是问高家村西五十里的林村么？如今只怕已是汪洋一片了。”

凌风向老者道了谢，足不稍停向东赶去。

他想到大娘母女的娇弱，遇到这凶猛天灾，只怕凶多吉少，内心有如火焚，也顾不得白日之下引人注目，施展轻功，发足飞奔。

他从早跑到傍晚，中午也不及吃饭，只见路上难民愈来愈多，心内愈觉懊热，待他赶到距林村仅有百余里，一问难民，才知林村周围十里于昨夜淹没。

凌风一听，有如焦雷轰顶，他呆呆的什么也不能想，他强制自己的伤痛，想着援救阿兰母女的法子。

他寻思道：

“那小茅房本是依着山坡连筑的，地势甚是高亢，如果爬在屋顶上，大半日之间，水怕也淹不到。林村既已淹水，陆路是走不通了，不如就在此雇船。”

他出高价雇了一个梢公，划了一只小船，溯水而上。

此时水势甚是湍急，那梢公费尽力气划去，船行仍然甚慢，凌风内心大急，当时向梢公讨了一只桨，运起内力，划了起来，那小船吃他这只桨不停地拨水，果然前进神速。

行了三个时辰，已是午夜时分，那梢公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住，坚持靠岸休息，凌风也不理会他，一个人操桨催舟续进。

又行了一会，水面突然大宽，原来水道也分不出来，只是茫茫的一片汪洋，凌风心知到了洪水为患的区域，距离林村已是不远，奋起神力，运桨如飞。

他见沿途村落，都已淹没，很多村民都爬到树梢或屋顶上，手中点着火把。众人见凌风小船经过，纷纷摇动火把，嘶声求救。

凌风想到阿兰母女身处危境，当时硬起心肠，只作没有听见。

愈来愈近林村了，他心中也越来越是紧张，手心上出了一阵冷汗，他想：

“只要……只要爬上屋顶，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小船驶进林村了！

凌风一颗心几乎要跳出口腔，他举目四望，那是一片无际的水面，整个林村的建筑物，都被淹在水下，只有小溪旁几株梧桐树，还在水面露出了树尖。

他内心深处感到冰凉，他狂奔操舟一日一夜，内力消耗已尽，此时支持他身体的“希望”，又告幻灭，只觉全身软弱，再也提不动大木桨，“砰！”的一声，木桨落到木板上，人也委顿倒地。

凌风自幼失怙，一直视大娘如慈母。那阿兰，更是他心目中最完整，最美丽的女孩，他们俩，虽然并没有说过一句爱慕对方的话，可是，彼此间亲切的体贴，深情的微笑，那不胜过千盟万誓吗？

他天性甚是淡泊，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手刃父仇，寻求血果，使阿兰重见光明，然后……然后带着阿兰母女，住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可是，如今呢？一生的美梦，算是完全破裂粉碎了……

凌风只觉胸中一阵火热，接着一阵冰凉，他仿佛听到了流血声，那是心房在流血吧，他仿佛听到了破裂声，那是心房在碎裂吧！

他深深吸了口气，反复吟道：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是的，在这个世上真是苦多乐少，除了生离、死别、绝望、痛苦，哪还有什么？

他只觉得在这一瞬间，世上一切都与他不再有关联了，他的思想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儿没有愁苦，没有离别，只有欢乐——永恒的欢乐，遍地都是鲜花。那白栏杆上靠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托着头，正在想念我，相思的眼泪，一颗颗像珍珠，滴在鲜艳的花朵上，那花开得更娇艳了。”

凌风口中喃喃道：“阿兰，阿兰，你别哭，大哥就来陪你啦！”

他正在如痴如醉，突然，背后有人推他一把，才惊破他的幻境，回头一看，正是那梢公。

原来适才他木桨落地，梢公已被惊醒，点了一个火把，爬倒甲板上，只见凌风神色大变，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痴痴呆呆地坐在船头，正想上前招呼，忽又见他脸露惨笑，神色怪异之极，口中又是自言自语，再也按纳不住，是以推了凌风一把。

凌风一惊之下，思潮顿去，回到现实，他苦思今后的行止，但是心痛如绞，再也想不出什么。

天色已明，他吩咐梢公顺水划回。

这顺水行舟，确实快捷无比，不消两个时辰，便到达岸边。

凌风茫然下了船，在人民群中，看过每张面孔，也不见大娘母女，当时更肯定他们已遭大水冲走。

他万念俱灰，不愿混在乱糟糟的难民中，他只想一个人清静、孤独的回忆。咀嚼昔日每一个小动作、每一句话。

凌风避开大道，专拣荒凉的山路，翻山越岭漫无目地的走着，饿了便采几根野菜充饥，渴了就捧一捧泉水解渴。那山路连延不绝，似乎没有一个尽头，凌风心想：“让这山路的尽头也就作我生命的尽头吧！”

他自暴自弃，行了几日，形容是大枯槁，这天翻过山头，只见前面就是一条官道，通到济宁，心中一惊道：“苏姑娘就住在济宁，我去看她一趟，再去找那几个老贼报仇，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后的归依。

凌风进了城。

他走过两条街，见到一家黑漆镶金的大门，门口站在两个兵丁，知是知府公馆。趋前问道：

“这可是知府公馆么？在下吴凌风请问苏蕙芷姑娘可在？”那兵丁见他形容虽是憔悴，衣着甚是褴褛，但挺鼻俊目，仍是一表人才，又听他问知府义女，知是大有来历之人，当下不敢怠慢，跑进去通报了。

过了半晌，出来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向凌风恭恭敬敬一揖道：

“吴公子请进，小姐在厅上相待。”

凌风还了一揖，跟着那管家，走了进去，只见那知府府甚是气派，一条大路直通客厅，两旁植满了牡丹，红花绿叶，开得非常娇艳。

他才走了一半，苏蕙芷已推开门迎了上来，凌风见她笑靥如花，神色高兴已极，数月不见，虽然略见清瘦，但脸上稚气大消，出落得更为明丽。

凌风一揖道：

“苏姑娘近来可好？我那捷弟本和我一起来看你，但在路上被一位老前辈叫去，他叫我代向你致意。”

苏蕙芷忙一裣衽，柔声道：

“吴公子快请进屋，那日一别，我内心牵挂，日日盼您早来看我……”她说到这儿发觉语病，脸一红，住口不说了。凌风瞧着她那双清澈如水的大眼，不由又想起阿兰，心中叹道：“唉！多么像啊！可是一个这么幸运，另一个却是那么悲惨，老天！老天！你太不公平了。”

蕙芷见他忽然呆痴，觉得很奇怪，又见他脸色憔悴，不觉又爱又怜。

她柔声道：

“吴相公，您是从淹水地方来的吗？”

凌风点点头。蕙芷接着道：

“那黄河确是年年泛滥，治河的官儿，平日只知搜括民脂民膏，一旦大水临头，跑得比谁都快。这次大水，如果事先防范周详，总不至于如此。我义父为此事大为震怒，已上省城去请示了。

凌风心念一动，正欲开口相问，但苏蕙芷却是欢偷已极，口中不断他说别后之事。

原来那天苏蕙芷投奔她父亲旧部永济知府，那知府姓金，原是苏蕙芷父亲一手提拔，见了苏姑娘，自是爱护尊敬，他知苏侍郎一生正直，赤胆忠心为国事忧，竟然命丧贼子之手，不禁喟然。

这金知府，虽已年过五旬，膝下仍是虚虚，苏蕙芷见她待自己亲切慈祥，又听他时时叹息自己命中无子，便拜他为义父，金知府只乐得如得瑰宝。

凌风原意逗留一刻，便要告辞，但见苏蕙芷情意殷殷，竟不忍开口。

苏蕙芷说了一阵，看到凌风听得很专心，心中暗喜。

她忽察觉道：

“吴相公，你瞧我高兴得糊涂啦！您一路上赶来，定是疲倦了，我还唠唠叨叨的■嗦。您先换换衣，休息一会吧！”她立刻吩咐婢子备水，凌风只得依她。

凌风沐浴一番，换了一身衣襟，觉得身心轻快多了，但那只是转瞬间的轻松，在他心灵的深处，负担是多么沉重啊！蕙芷待他沐浴出来，引他到了卧室道：

“您先睡一会休息休息，等吃晚饭，我再来喊您。”到了掌灯时分，凌风跟着婢女，穿过两道，只见前面是一圆门，那婢女道：

“这是我们小姐住的地方。”

凌风走进圆门，阵阵清香扑鼻，原来遍地都是茉莉，假山后是喷水泉，月光照在水珠上，闪闪发光，景色甚是宜人。凌风见蕙芷坐在桌边相侍，桌上放了几样菜肴，急忙坐了下来。

他歉然道：

“让你久等了。”

蕙芷笑道：

“吴相公，您礼节真重，来，咱们先喝酒。”他说到“咱们”，不觉有些羞涩。

凌风也没有注意，举起酒来，一饮而尽，那酒甚是清冽。蕙芷却只略一沾唇。

她殷殷相劝，凌风心内愁絮重重，正想借酒浇愁，一杯杯只管往下倒。

她自己也喝下一杯，脸上微晕，灯光下，只见她雪白嫩得出水的双颊，透出浅浅的红色，直如奇花初放，晨露初凝。她突然道：

“那日我见辛——辛相公喊您大哥，真是羡慕得很，我……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喊你大哥，那才好哩！”

凌风见他喝了一些酒，神态大是活泼，实是娇憨可爱，只恐拂她之意，便道：

“我也很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子。”

蕙芷喜道：

“大哥，真的么？你也别再叫我苏姑娘长，苏姑娘短的了，我妈叫我小蕙，你就这样叫我吧！”

她又接着说道：

“大哥，你走了后，我真想念你，我天天算着日子，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今早儿，我听喜鹊在枝上呱呱的叫，我便知大哥会来了。”

凌风道：

“小蕙妹子，我……我。”

蕙芷接口道：

“大哥你不用讲，我知道你也在想念我。”

“我义父，他见我整天不乐，以为我生病了，大哥，我心里担忧，饭也吃不下，大哥，你不再离开我吧！”“大哥，我知道你不愿住在这儿，你要行侠江湖，难道我还会不愿跟着你吗？”

凌风听他说得一往情深，心中很是感动。那蕙芷坐得离他很近，只觉她吐气如兰，美秀绝伦。

他本不善于喝酒，此时借酒消愁，醉意已是甚深，他抬头一见蕙芷正望着他，眼光中包含着千怜万爱。

凌风觉得那眼光非常熟悉，他酒醉之下，定力大为减低，凝目看了一阵，再也忍耐不住，伸手捉住蕙芷小手，颤声道：“妹子，你真好看。”

蕙芷挣了一下没有挣脱，便任他握着，一股热流从凌风手掌，传到她全身，她心中甜蜜无比。

她自幼丧母，父亲对她虽然无微不至，可是近一年来，每当一个人，对着春花秋月时，在心灵深处，会感到莫名的空虚。此时，那空虚被充实了，世界突然变得美丽了，一切都是那么可爱呀！

冷风喃喃道：

“妹子！”

蕙芷柔声道：

“大哥，什么事？”

凌风断断续续说道：

“我……我……想……亲亲你的眼睛……”

蕙芷大为羞急，但她天性极是温柔，眼见凌风满面期待之色，她不忍拒绝，也不想拒绝。

她闭上了眼，领受这初吻的滋味，在这一瞬间，她不再要世上任何东西——切都像白云那样飘渺，那样不重要了。她觉得凌风只是一次一次亲她的眼睛，心中想道：“他确是至诚君子，但未免太古板了些。”

她睁开了眼，只见凌风如醉如痴，心想：“大哥只怕乐昏了。”

突然，窗外一声凄凉的叹息。

凌风沉思在昔日的情景中，是以以他这么高功力，竟会没有听见。蕙芷沉醉在温馨中，只愿宇宙永远停留在此刻，世世不变，哪还会留意窗外的叹息呢？

世上的事，在冥冥中似早有安排，如果凌风刚才听到叹息，赶快出去，他这一生便完全改变了。

假石山后，坐着一个纤弱的姑娘，在不停地抽泣着，无情的风吹过她挂着泪珠的脸，她不禁打了个寒战——那是从心底透出的寒意。

他抽泣了一阵，心中愤恨渐消，一种从未有的自卑感袭上了心头。

“人家是知府千金，我只是一个……一个瞎了眼的乡村姑娘，怎能和人家比啊！”她心想：

“大哥，我不恨你，我也不怪你了，我原是配不上你呀！大哥，你不要再记着我这个傻姑娘了，你和苏姑娘好吧！”她是多么纤弱呀！一生生长在诚朴的乡下，从未受到欺骗险恶的滋味，此时陡然之间，发觉自己一心相爱，认为最完美的人，竟然骗了她，移情别恋，心下悲苦，真如毒蛇在一点点啃吃她的心房。爱情，终于战胜了一切妒恨，她心想道：

“我还是爱着大哥的，只要大哥好，我还要求什么呢？大哥与那苏姑娘，原是一对佳偶，我又何必参夹其中，使大哥为难呢？走吧！走吧！把这身子就葬送在那茫茫的世上算了吧！”她站起来，缓步走了，月光照着她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她虽看不见自己的影子，但她心想：“从今以后，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了，影子，影子，只有你来陪我了。”

她渐渐走远了，一个高贵的灵魂，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次晨，吴凌风向苏蕙芷告辞。

蕙芷知他要去报父仇，也不敢拦阻，凌风正要动身，忽然心念一动，想道：

“苏姑娘干爹是这鲁西八县知府，我何不托他打听打听阿兰母女的下落？”

当下，他向蕙芷说了，蕙芷听他说到阿兰，满脸深情，爱怜，心中很不好受。

她沉吟了一会，一个念头闪过，她几次想开口说，但是自私的心理，却阻止了她。

世界上只有嫉妒自私，才能使一个温柔仁慈的姑娘，突然之间变作一个残忍的女孩。

蕙芷心内交战，她到底出身名门，自幼受父亲薰淘，正义感极强，她聪明绝顶，昨夜见凌风后来神色突变漠然，似有无限心事，心下己猜到一两分，此刻听他如此一说，更是恍然大悟，她明知这一说出，自己一生的幸福便溜走了，可是父亲谆谆的教诲，又飞到耳边，这一刻，使她真比十年还要难度，心中也不知转了几百次念头。

最后，她决定了，高贵的情操战胜了。

她颤声问道：

“那阿兰姑娘，可是长得非常小巧标致吗？”

凌风见她久久不言，似乎在沉思一难解的问题，此时突听出语相问，只道她是问明阿兰特征，好替自己寻找，不由好生感激道：

“小蕙妹子，阿兰正是像你讲的那模样，请你特别留心一点，她双目是瞎的。”

蕙芷转身对婢女道：

“你去叫阿兰姑娘来见吴相公吧？”

她此言一出，大出凌风意料之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问道：

“妹子，你……你说什么？”

那婢女似也不懂蕙芷的话，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蕙芷。

蕙芷道：

“我是叫你去把小兰请来。”

那婢女恍然大悟，啊了一声，飞步赶出，凌风再也忍耐不住，跟了出去。

蕙芷见凌风神色欢愉，关注之情溢于言表，心中觉得一阵绝望，掩脸奔回卧房。

“她是……什么……时候……时候走的？”

小芙道：

“昨天晚上。”

凌风问道：

“她为什么突然要走？”

小芙道：

“我也不知道，她临走时央我递给吴相公一封信，那管家因她并非丫环使女，只是老太爷出巡时救回的孤女，所以也不能阻止，就让她走了。”

凌风急道：

“你快把那封信拿来。”

他得知阿兰还在人间，心中惊喜欲狂，也不暇细想她为什么要离开自己——他完全忘了昨日酒醉之事哩！

他接过信，正想拆开来看，忽然背后一声温柔声音道：“大哥，你可要好好保重。”

凌风轻身一看，只见蕙芷泪痕满面，不觉甚感歉意，但他急于追赶阿兰，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安慰她。他道：

“妹子，你待我好，我心里知道，待我追到阿兰，再来找你。”

苏蕙芷凄然点点头。

凌风向她一招手，头也不回，径自飞步离去。

她站在门口，看见凌风的影子渐渐模糊了，内心一片空虚。“我已满足了，那深情的一吻——虽然他心中在想另外一个人，可是，我却完全满足了。”

“在日后悠长的日子里，我也不再孤苦了，那真值得我回忆一生哩！我，我……要继续活下去，生命的路途，原来就是这样的啊！”

两行清泪，慢慢流到颊边。

十一

怒潮澎湃，——

大戢岛上，朝阳替岛上的树木加了粉蓝色的一层外缘，粉红色的天，金黄色的波涛……

一艘小船悄悄地靠了岸，虽说船的底已触了沙，但是距离干的沙滩，仍有五丈之远。

船上两个人，船首坐着是一个相貌异凡的老僧，船尾坐的却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少年——不要说，这两人就是大戢岛主平凡上人和辛捷了。

辛捷在奎山一战挫败了天竺高手金鲁厄之后，“梅香神剑”的名头传遍了武林，处处可闻赞扬的声音，然而这些辛捷一丝也不知道，因为他挫败了金鲁厄之后，立刻就莫明其妙地被平凡上人拖着走了……现在，他们竟到了大戢岛。

辛捷问了几次，平凡上人总是神秘地道：

“反正你跟我来有好处就是了。”

或者，只得意地一笑，并不回答。

辛捷对这位对自己曾有授艺之德的奇人，着实钦敬，心中虽然急着还有许多事要办，但是也不好说出，只好跟着平凡上人跑。

等到船出了海，他知道急也没有用，索性心一横，暂时不去想那些事情。

平凡上人也不找他说话，只神秘地微笑着坐在船首，辛捷不禁甚觉无聊，呆坐在船首，那斗金鲁厄的一招一式又浮上他的心头。

他想道：

“那金鲁厄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看来顶多三十多，但是内功却深得紧，我自被平凡上人输入内力之后，每经一场恶斗，功力又觉增进不少，竟然仍不是那厮的敌手，要不是平凡上人临敌传授的那一招——嗯，那招真妙绝，夹在精奇绝伦的‘大衍十式’中真是妙极，恐怕金鲁厄功力再深一点也要着我的道儿——

啊，我何不如此——”

原来他突然想到那赢得金鲁厄的一招原是因金鲁厄下盘较差，所以才佯攻下盘实袭上身，但若对付别的下盘功夫极佳的人岂不完全失效？但是他立刻又想到自己何不将招式略加变化，不一定限定要先攻下盘，那么岂不可以因人而变，更增威力吗？想到这里不禁心头大喜，脱口叫道：

“妙极了，妙极了——”

平凡上人忽然接口道：

“等会儿还有更妙的哩！”

辛捷抬头看时，只见平凡上人笑吟吟地望着他，脸上充满着得意的模样，不觉一怔——

平凡上人笑道：

“ 娃儿，你必是在想我老人家传你的那几手吧，哈哈，妙的还在后面哩——”

忙然船身一震，便不再前进，原来船底已触了海底的沙石。

平凡上人叫道：

“ 到啦！娃儿上岸啊！”

说着身子一晃，竟如一只大鸟般飞上了五丈之外的干燥沙地上，奇的是那水中的船，竟丝毫没有倒退！

辛捷骇然暗道：“ 一跃五六丈不足为奇，但是要这船儿一点都不后退，这等轻功真令人难信的了，我——我可不成——”

只见他脚底用力，垂直地升起两三丈高——

当然船是不会后退——然后身体前折，竟在空中如箭一般斜射下来，落地之处，也到了干燥的沙滩上。

这手功夫虽不及平凡上人的美妙，但也极了不起，平凡上人呵呵笑道：

“ 娃儿，真有你的，有话同你讲——”

辛捷不禁怔怔地跟他走去，转了一两个弯，树林中竟出现一所木屋来。

那木屋外表东一块木板，西一条竹子，非常不雅，显然是平凡上人自己钉的。辛捷跟着他走近，平凡上人一把推开门而进。这木屋外表虽是不佳，里面却还挺舒服的，光线充足，地上还铺了一层柔软的地毯，辛捷不由轻呵了一声，这其中含有一丝惊叹的意思。

平凡上人拿起一只奇形怪状的木椅，笑道：

“ 这也是我自己做的，怎样？”

辛捷道：

“ 很好很好！只是——”

平凡上人皱眉道：“ 只是怎么？”

辛捷道：

“ 只是太脏了一点儿。”

平凡上人呵呵大笑，顺手把椅子放下，椅面上果然灰尘密布，被他一抓，已留下几个指痕。

辛捷忍不住道：

“ 老前辈唤晚辈来究竟是——”

平凡上人打断道：

“ 你不要慌，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嗯，娃儿，你说世界上最难应付的是什么？”

辛捷不禁奇道：

“ 不知前辈是指哪一方面？”

平凡上人道：

“ 我是问哪一种人最是难于应付？”

辛捷怔了怔，摇了摇头。

平凡上人正经道：

“娃儿，我告诉你，天下最难应付的就是女人——”

辛捷不禁咦了一声，他险些忍不住噗笑了出来，忍不住问道：

“怎么？”

哪知平凡上人笑了一笑，又不答话了。

任辛捷聪明绝顶也被弄得莫明其妙，不禁呆呆怔在一旁。过了半晌，平凡上人忽然笑道：

“娃儿，你说我老人家的拳脚功夫如何？”

辛捷道：

“上人的拳剑都是盖绝天下的——”

平凡上人笑道：

“是么？嗯！你且看这一招——”

辛捷只见他大袖一挥，双掌连飞，掌袖之间竟生乌乌异响，尤其奇的是辛捷站在半步之外竟也丝毫不觉风势，这等内劲含蕴的至高功夫，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辛捷看他那双掌之间妙用无穷，不禁在一旁潜心思索，此时他功力已是上上之选，想了半刻竟自领悟，不由高声叫道：“啊，我懂了——”

平凡上人哈哈大笑，一跃出门，叫道：

“娃儿，出来我教你这套掌法。”

辛捷心头大喜，一跃而出，还来不及称谢，平凡上人已开始解释他那套掌法的诀要招式了。

辛捷这一听，不禁心中一阵心花怒放，那平凡上人所说的掌法真是前所未闻，那掌指之间，确实妙入毫厘，以辛捷的功力智慧，足足练了一整天才会十招。

辛捷嗜武若狂，虽然心中甚多疑问，但此时心中全是充满着那些绝妙招式，终日废寐忘食地思索，练习，其他根本想不到。直到第五天，辛捷已学会了六十招，他忽然想到：“平凡上人唤我来难道只是要教我这套掌法？他一路上神态甚是神秘，究是为了什么？啊，我还有许多事要赶着办，怎么尽在这儿耗下了——”

他心想平凡上人对自己这么好，自己若是对他说明原委，必然准他赶回中原，但是他想到那些奇妙的掌法，他心道：“这掌法实在太妙，若是放弃了机会，岂不是可惜？”这时背后一个哈哈朗笑道：

“娃儿，敢情什么地方练不对劲了？这也难怪你，这套掌法唤做‘空空掌法’，是我老人家最近才想出来的，当今天下只怕没有一套掌法可以挡住我七十二招——嗯，你瞧我糊涂啦，以我的功力别人自然接不住七十二招啦——”

辛捷忍不住问道：

“以我的功力呢？”

平凡上人哈哈一笑道：

“你练成了自然就知道了。”

辛捷见他脸上一派得意之色，当下心一横，暗道：“管他的，学完这七十二招后再另作打算。”

平凡上人又道：

“娃儿，这套掌法害我老人家足足一个月没有睡觉才想出来，你学了该怎样谢我？”

辛捷此时心中充满感谢之情，义正严辞道：“上人有什么要差遣晚辈的，晚辈无所不从。”

平凡上人笑道：

“你可肯答应我一事？我先声明这事甚是不易。”辛捷原本甚是冲动，毫不考虑，朗声道：

“莫说一件事，就是十件也不要紧？”

平凡上人道：

“好！你先练吧，以后告诉你。”

那空空掌法虽然是七十二招，其实中间的变化何止万千，真不愧为平凡上人精心杰作，辛捷十日内勉强把招式记住，但其中许多精妙之处仍无法领会。

又练了五日，辛捷不知不觉在大戢岛上已待了半月，而又一套绝世武功从平凡上人移到了辛捷的身上。

这天，晚饭后，平凡上人忽然又道：

“娃儿，你说世上最难惹的是什么人？”

辛捷一怔，暗道：

“怎么，这话又来了？”

但闪眼看那平凡上人，一脸正经之色，当下笑道：“我知道是女人。”

平凡上人一拍腿道：

“是啊！女人是最难惹的，和女人打交道是非吃亏不可的。”辛捷不禁大奇，暗道：

“难道平凡上人和什么女人打交道？”

平凡上人又道：

“小戢岛上那尼婆你是见过的了，这尼姑更是女人中最难惹的，我老人家和她赌斗从来没有得过便宜，上次被她那鬼门阵儿，将我困了整整十年，幸好天道还在，没有让我老人家一世英名也赔上去，可是我这亏也吃得够大啦，从那次起，我立了一个重誓——”

辛捷愈听愈奇问道：

“什么重誓？”

平凡上人正色道：

“我发誓今生永不再和女人动手——”

辛捷笑道：
“那可不妙啦——”
平凡上人道：
“怎么？”
辛捷道：
“若是那意大师再来寻你老人家斗气，你老岂不要吃大亏？”
平凡上人叫道：
“倒给你这娃儿说对啦，前些日子那尼婆果真用飞鸽传书向我挑战，说是她最近发明了一套掌法，如何如何了不起，要和我比划比划，我回信告诉她我不应战，结果这尼婆可恶，竟扬言我老人家不敢和她比划，我老人家越想越是气愤，所以就找到你啦辛捷答道：
“找到我啦？”
平凡上人得意地笑道：
“是啦，我说要你替我干一桩事，正是要你用我传你的掌法，去代我和老尼婆比划——”
辛捷急道：
“那不成——”
平凡上人道：
“别怕，别怕，我那套掌法乃是专门对付老尼婆，你绝吃不了亏。”
辛捷道：
“不是这个——”
平凡上人又插口道：
“啊！你可是怕老尼婆功力深厚？你想你若用这套掌法和她周旋两百招以上，老尼婆还能赖着老脸不服输么？”
辛捷分辩道：
“不是这个意思——”
平凡上人不悦道：
“怎么？”
辛捷道：
“那慧大师曾传晚辈‘诘摩神步’，晚辈岂能和她动手？”
平凡上人呵呵大笑道：
“我以为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个，这有什么要紧，你又不是和她真正性命相搏？而且你曾答应我的，你敢反悔么？”辛捷暗中叫苦，却不能再说。
平凡上人又道：
“明儿就去。”
接着就不再说话，敢情他已运气用功起来。
小戢岛上石笋矗立，有如一个巨人挺立在蔚蓝的天空中。辛捷在船上远远瞧见那一根根粗大的石笋，想到自己在这小岛上所得的一连串奇遇，不禁

满胸感慨。

平凡上人却快活地挥动两袖，用内家真力鼓船前进，船首破开一条白小浪，急速地前行——

船到了岸，两人就飞身上岛，平凡上人猛提一口真气，朗声道：

“老尼婆，我来应战啦！”

不多时，石笋阵中现出一条人影，几个起落已到了面前，正是小戢岛主慧大师。

辛捷上前拜见，慧大师一挥僧袍，一股极强的劲风将辛捷直往上抬，口中冷冷道：

“罢了。”

辛捷只觉那劲大而不猛，直似与将自己抬上空中一般，辛捷不禁猛吸一口气，力贯两腿，仍是一揖到地。

慧大师咦了一声道：

“嗯，你功力又大进了。”

接着转头对平凡上人道：

“我早知道你臭和尚上次回信不应战乃是缓兵之计，这几天必是埋头苦研，想出什么新招式，所以就来应战了。”

平凡上人任她嘲调完毕才一揖道：

“老尼婆，我老人家这厢有礼了——我这虽是应战，却有一点儿不同——”

慧大师冷冷哼了一声。

平凡上人续道：

“我是不能和你动手的了，我那掌法都传给了这娃儿，你可敢和他过招？”

慧大师一语不发，仰天长笑，根本不理会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不禁怒道：

“笑什么？”

慧大师道：

“不敢应战也罢了，却还要弄这许多花头，贫尼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平凡上人听了突然也仰天大笑，慧大师只冷然一哼并不理会。

平凡上人见她不理会，继续哈哈大笑，他功力深极，笑得又响又长，慧大师终于忍不住道：

“笑什么？”

平凡上人这才停住笑声道：“不敢应战也罢了，却还要弄许多花头，老和尚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他这句话说得和慧大师一字不差，慧大师不禁怒道：“不敢应战？”

平凡上人指了指辛捷道：

“你敢与他过招么？”

慧大师昂首冷哼，瞧都不瞧辛捷一眼。

这样平凡上人不愿和慧大师动手，慧大师又不愿和辛捷动手，于是双方立刻僵住了。

过了一刻，平凡上人忽然喜道：

“有了！有了！”

慧大师瞪目道：

“有了什么？”

平凡上人道：

“我有一个妙计，我已将我的掌法传给了这娃儿，你也快把你的掌法传给他，然后叫他用你的掌法和我过招，用我的掌法和你过招，谁的招法不成，这一比就比出来啦。”慧大师冷然道：

“这法子倒不错，只是我那掌法乃是我心血所聚，岂能轻易传给这娃儿？”

平凡上人见自己好容易想出的妙法又被慧大师回绝，不禁怒道：

“你还怕他本事超过你？老尼婆既恁般的小气，咱们不比也罢。”

说罢转身就走，慧大师再也忍不住道：

“比就比，娃儿来，我这就传你掌法——臭和尚可不许偷看。”

平凡上人哈哈大笑道：“我老儿岂会希罕你那几手，我到那边去，你总放心了。”慧大师把辛捷带到岛的西端，开始悉心传授。

辛捷连得两大奇人的得意之学，实是喜得心痒难搔，但他知道这种世外高人从不收徒，这种机会确是千载难逢，自然全神贯注努力研习。

慧大师这套掌法无怪乎要寻平凡上人挑战，的确是鬼神莫测，辛捷学了五七日才学了一半，他心中暗叹道：“不料天下真有这等鬼神莫测掌法，若是配上那‘诘摩神步’，平凡上人的‘空空掌法’尽管精奇无伦，怕也不那么就一定胜得了这套掌法，若是世外三仙一齐合力研究武学，岂不是替天下武林多创无数武功？”

正思索间，忽然一条人影快似闪电般地飞了过来，一眨眼间便到了面前，却是那平凡上人！

慧大师道：

“臭和尚怎么又跑来啦？”

平凡上人急道：

“咱们不比啦，我大敢岛上来了强人，我得赶紧回去——”说着提起手上一物，众人一看，只见他手中提着一只死鹰，咽喉边上插着一支短箭。

辛捷认得那鹰，正是大戢岛上的鹰，想是被人射了挣扎着飞到这里死了，当下上前细看那箭羽。

那箭羽的质料样式都极怪异，看来不是中土所制，但细看上面却刻着小小三个汉字。

辛捷凑近一看，原来竟是“金鲁厄”三个字。

辛捷啊了一声，把字拿给大戢岛主看，大戢岛主一看之后，怒道：

“原来是这胡小子，哼，他竟敢杀我鹰儿——”

接着转身就走，辛捷心想既是金鲁厄，只怕多半是要寻自己晦气，立刻叫道：

“上人且慢，晚辈也去——”

慧大师却哼了一声，一跃数里落在石林中。

平凡上人带着辛捷摧船疾行，渐渐行近大楫岛，远远就望见两艘大船泊在岸边，平凡上人心中一急，双袖向后一拂，两股排山倒海的内家真力推出，船行如箭，船底虽已触了沙，但仍如箭一般直冲沙滩。

平凡上人催道：

“娃儿，快！”

一手挽起辛捷，脚下用力，身体腾空而起直落在六七丈的一棵老林树上。

辛捷居高临下，只见下面林中一大群人正在拼斗，竟是十七八个和尚围着四个人拼斗，那四个人打扮甚是古怪，倒有三个人是和尚装束，却都着了一身大红袈裟，另一人却是儒生打扮，四个人轮流发掌，似乎威力大得异常，那些和尚没有一个敢近身。待那儒生一发掌，辛捷恍然大悟，低声对平凡上人道：“那儒生打扮正是金鲁厄。”

平凡上人冷笑道：

“那三个和尚是高手，哼，怪不得金鲁厄这小子敢到大楫岛来撒野，原来有了靠山。”

辛捷闻言注视那红衣和尚，只见其中一人呼地一掌劈出，正面一个中年和尚闪身一让，砰的一声，后面一棵桶口大的巨松竟然应声而折。

辛捷不禁骇然，暗思：

“这三个红衣和尚功力之高只怕不在世外三仙之下，定是那金鲁厄的师辈的了——”

回看平凡上人，却见他正凝视着那一群和尚，脸上神色甚是古怪，辛捷不禁大奇，也细看那群和尚，只见共是一十八个，其 中却夹着一个俗家青年，细看之下，竟是那“武林之秀”孙倚重！

辛捷恍然道：

“啊，少林寺！”

再看那十七个少林僧人和孙倚重，八成是按着一种极纯熟的步法困着红衣僧及金鲁厄，他心中一震，暗道：“这怕就是闻名天下的‘罗汉阵’了。”

忽然平凡上人道：

“不好，那天竺和尚就要施辣手，少林和尚就要落败，咱们快去——”

响声才落，人已腾空而起，辛捷一怔，紧接着也飞身而起，在空中已闻惊叫声起，原来这三个红衣和尚及金鲁厄果然已反守为攻，着着进击。

刷地一声，平凡上人已如飞马行空般降了下来，两袖一扬，正好把当先一个红衣僧的一掌接了下来。

砰的一声，那红衣僧被震得身躯一窒，平凡上人竟也是双肩乱晃，两人都惊咦一声。

那红衣和尚面如笆斗，怒瞪平凡上人一眼，扬掌又是一记推出——平凡上人反手一记削出，不避不让的硬迎上去，砰然一响，两人竟都退后半步！

这真是百年来从未有的事，以慧大师无恨生的功力，在和功力深厚的平凡上人过招时都尽量避免和他硬碰，这天竺和尚竟然和平凡上人硬打硬撞，难怪平凡上人要暗惊不已。那天竺和尚心中却更是惊异，他掌上功夫在天竺是第一高手，竟被平凡上人震得有些心气浮动！

那金鲁厄指着辛捷叫道：

“师父，就是这小子！”站在最后的红衣僧打量了辛捷一眼，操作生硬的汉语道：“你可是这和尚的徒弟？”说着指了指平凡上人。辛捷正待回答，平凡上人喝道：

“娃儿，别理他！”

那天竺僧瞪了平凡上人一眼，忽然干笑道：

“这位想必是人称世外三仙中的平凡上人了，贫僧兄弟能见这等世外高人，何幸之有。”

接着指着先前和平凡上人对掌的和尚道：

“这是敝师兄伯罗各答——”

又指着另一个金面和尚道：

“这是敝师弟盘灯孚尔——贫僧是金伯胜夷，敝兄弟人称‘恒河三佛’，嘿嘿，其实恒河只是条小河，咱们兄弟总想若是能改成‘黄河三佛’，那可真有意思，再说咱们入住中原对中国武林也大有裨益，中原武林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高兴万分的——只是，只是令徒却硬来架梁，本来这事我也不管，不过咱们一打听之下，原来是你世外三仙做他的靠山，这个咱们就要管一管啦这时双方拼斗早已停止，那十几个和尚突然由一个老和尚带着走来，到了平凡上人面前，一齐跪了下去，老和尚道：“弟子少林第十四代掌门智敬率门下拜见灵空祖师——”

平凡上人脸色大变，一跃而起，双手乱摇道：

“和尚你找错了，贫——贫僧不是灵空，灵空早就死了——”平凡上人虽是和尚装束，但百年来早已不以和尚自视，这“贫僧”两字说得好生生疏。

少林寺的辈分是按灵清明智自宏来排的，这少林寺掌门是“智”字辈，而他说的灵空竟是四辈以前的“灵”字辈。那“恒河三佛”见这群和尚突然对平凡上人拜跪，都不禁一愣。辛捷却陡然想起那孙倚重及少林和尚无故找自己较量的事来，他暗道：

“少林寺的人显然发现平凡上人的‘大衍十式’才找我较量的，这老和尚方才又称平凡上人什么“灵空祖师”，难道平凡上人当真与少林寺有关联？嗯，平凡上人方才虽道‘灵空早就死啦’，但是显然他是认得“灵空”的了，莫非——”这时那金鲁厄的师父金伯胜夷道：

“平凡大师，咱们索性说个清爽，今日恒河三佛要找世外三仙较量一下——”

平凡上人似乎心乱如麻，转首对跪在地上的少林僧道：“你们找错了，我——贫僧真不是灵空啊——”

那智敬老和尚叩头道：

“祖师还要瞒弟子么？那辛师祖的剑法正是少林失传的秘技啊——”

敢情他比“灵空”矮了四辈，他称辛捷为师祖是以为辛捷是平凡上人的徒弟之故。

那金伯胜夷不耐道：

“平凡上人若不敢应战也罢，只要把这姓辛的小子让咱们带去——”

平凡上人心乱如麻，忽听恒河三佛要带辛捷去，不禁怒道：“放屁！”

他两头无措之下，心一横，暗道：

“我老人家只好一走了之。”

当下一把抓住辛捷，一声不响，斗然施出绝世轻功，眨眼不见踪影。

恒河三佛不料他耍出这一手，一怔之下急叫一声，也如飞追去，只剩下呆跪在地上的十八个少林弟子——

平凡上人极喜辛捷，他知恒河三佛是要杀了辛捷，用辛捷的头颅到中原去镇压人心，替他徒儿金鲁厄出气，一面疾奔，一面低声对辛捷道：

“那几个天竺老鬼是想要你小命，我老人家不依，但我一个人却不是他们的对手，为今只有一条路好走——”

辛捷冰雪聪明，接口道：

“到小戢岛去！”

平凡上人道：

“正是，咱们快赶！”

辛捷沉吟了一会道：

“只是，只是——”

平凡上人道：“只是什么？”

辛捷道：

“只是怕那慧大师不肯——”

平凡上人道：“我好歹要激她出手——我们一到小戢岛，待我上了岸，你立刻驾船到无极岛去找那无恨生，那‘恒河三佛’武功强极了，只怕我与慧大师两人抵不住了。”辛捷一听要到无极岛去，顿时心中一震，菁儿那如花娇靥立刻浮上心头。

平凡上人挽着辛捷奔到海边，距那小艇尚有十丈，已是腾空飞起，人落在小舟，冲力却恰巧使小艇冲入海水中，借着一个浪退回，小舟已飘出丈余。

辛捷一把操起木桨，猛力一板，小舟如箭而前，平凡上人却站船上双袖连挥，用内力鼓舟前进。

辛捷虽然不善驾船，但他臂劲极强，一桨板出不下数百斤，是以不消几

板，船儿已到了海中。

回首一望，那恒河三佛及金鲁厄也匆匆赶到海边，跳上一条大船，启锚追来。

大船上帆桨并用，极是快捷，但辛捷这边却仗着小舟轻快，是以不致被赶上。

再划得几桨，辛捷抽空回首一看，只见三个红衣僧都站在船上用衣袖鼓船前进，是以大船速度大增，竟是渐渐追近——

平凡上人俯身在船头提起铁锚，将绳子扯去，待大船追近，突然斗手将铁锚打出——

平凡上人何等功能，那铁锚竟挟呜呜之怪响，疾如流星地飞了过去，拍的一声，大船上竟有三张主帆因桅梁被折，落了下来，那大船速度顿时一减——

辛捷连忙乘机运桨如飞，船行如箭。

一个大浪掀起小舟，小戢岛已模糊在望——

波涛汹涌，浪花拍击处，激动漫天水星——

平凡上人站在船首，真力灌注，双袖交相往后拂出，内家真力发出，再加上辛捷那每一下都有几百斤的力道板桨，船更是有如天马行空。

辛捷不时回首眺望，果然那艘船仍然在后面追，面且速度也甚是惊人，并没有愈距愈远的趋势。

小戢岛已然在望，平凡上要双袖猛然一拂，小舟登时如脱弦之箭，一冲之下，距岸边仅有十丈开外。

平凡上人蓦然顺着船势一冲，身体腾空而起，由于小船前进的力量，加上平凡上人盖世轻功，竟一掠十丈，刚刚落足在岸上，辛捷一语不发，操桨一板，转过船首向无极岛离去。平凡上人才上得岸，“ 恒河三佛 ”的船也已迫近了，平凡上人驻足遥望，瞥见三佛在船上，用内力催舟，闪电即近，一起掠上岸边。

平凡上人清啸一声，吼道：“ 接招—— ”

乘那三佛身子仍在空中，劈空一拳猛劈而出。

这一拳威势好大，发出的劲风直袭三人。三人身在空中，真气提不上来，不由大惊齐呼。

为首一个披发头陀怒叱一声，猛力一拳由上压击而下，平凡上人哈哈大笑，拳式突然全收，等那头陀招式用老，左拳闪电劈出，竟用的是“ 烘云托月 ”硬打硬撞之式！

那头陀一来身在空中，二来真气已然混浊，硬撞之下，身体被平凡上人一击之力带得翻了一个筋斗，往海心直落下去，而平凡上人却稳立有若泰山，仅仅衣袂拂起而已。

蓦地里，船中飞出一块船板，正落在那头陀足下，头陀借力一跃，已落在岸上，船上也跟着掠出一人，看那儒生打扮，正是那在无为厅见过的金鲁

厄！

平凡上人一击之下，挫了那“恒河三佛”的首一位，哈哈一笑，回身掠开，往岛心奔去。

“恒河三佛”在“大戢岛”上见过这僧人的功夫，自知单打独斗自己三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如今四人在一起，不再迟疑，飞也似往大戢岛主奔去的方向猛追。

平凡上人虽然功力盖世，但对方三人的功力实在太强，自知以一敌三决无胜理，是以出主意引三人到小戢岛上，想合同慧大师连手抗敌，心思一动，身体猛然一转，向那石林所布的“归元古阵”窜去。

“恒河三佛”脚程不慢，平凡大师才入得石林，三人也已跟到，恒河三佛此次人中原本要见见挫败自己两个得意门徒的少年，那知却逢高手，尤其是平凡上人，功力似还在自己三人之上，三人心中惴然不服，是以临时改变计划，决心和平凡上人好好较量一番。

三佛的见识也甚为多广，一瞥之下，已知这石林正是所布的一种什么阵法，但三人自视极高，傲然不惧，抢步入阵，连金鲁厄也跟进石林。

平凡上人曾被小戢岛主用这古阵困了近十年，还是辛捷指示，才得以出阵，这对他的印象可以说极为深刻，是以事隔甚久，竟也能记得这古怪的阵法，左转右弯，转出阵未，却见恒河三佛一行四人在古阵中东绕西转，显然已被困住，不由哈哈大笑。

要知这归元古阵以平凡上人参禅十年，仍不可解，恒河三佛再大本领，也自然被困在石林内。

平凡上人有过这种经验，这时见又有人和自己一样被困，他本性不羁，不由哈哈大笑，神色间十分欣喜滑稽。

平凡上人得意了一阵，心念一动，飞快往岛里奔去，想找那小戢岛主慧大师来对敌。

小戢岛方圆不过十里，平凡大师此等脚程，那消片刻，便来到岛心，进入房中，却不见人影，小戢岛主分明不在岛上，心中不由大失所望，又惊又急。

须知平凡上人虽然为人不羁，但好胜心却极为浓厚，他和慧大师为争强赌胜，一困就是十年，由此便可见一斑。他平日总以为自己功力是盖世无敌，而现在却逢异邦来的三个高手，说实话功夫竟不在他之下，而且口口声声要吞没整个武林，他的功夫是来自中原，岂能容异邦野人如此狂妄，况且他还是一个极端好胜的人哩！是以他出计想使“世外三仙”一起和那“恒河三佛”拼斗一下子，瞧瞧到底是中原武学胜还是异域强。

他有这个决心，但偏慧大师好似不在山上，眼见自己一人决计敌不住三人，假若他不敌，世外三仙其余二子就是联手也不见得敌得住“恒河三佛”，那么中原将永久沦为异族人的武力下了！

他可没有想到自己可以乘三佛仍困在阵中时一走了之，皆因他乃是何等

人物，根本想不到这一头上来！

他猛一顿足，反身便走。

蓦地里——

“轰”的一声，像是什么重物坠地，隐隐的，小岛都有一点震动的样子，平凡上人微吃一惊，心念一动，已知必是恒河三佛走不出古阵，竟用蛮力动手推折石笋。

当年他被困时，也曾想用力推断石笋，但心知假若能推折石林，自己功力必会损失一甲子以上，看来这恒河三佛竟也作如此打算了，最糟的是对方有三个人，人家三人联手齐推，不但可以减少损伤，而且可以一一把此古阵毁掉。

他知道这古阵乃是慧大师花了极大的力量才建成，自己自以为妙计把敌人引人古阵，假若因此毁阵，自己实在对不起她，心中一动，身体已腾空掠过阵前。

阵中恒河三佛正准备合手硬击第二根石笋，平凡大师心中一急，大叱道：“喂，有本领的走出阵来——”

那三佛中第二位，亦即是金鲁厄的师父哈哈笑道：“我们还以为这阵有什么古怪，老实说，这样一个阵，我们还不放它在眼内哩——”

他虽然会说汉语，但却生硬，不若他徒儿金鲁厄纯熟。话声尚未落下，蓦地里石林后面一个声音冷冷接口道：“好大的口气，你倒试试看。”

恒河三佛大吃一惊，以他们自己的功夫，十丈之内，落叶可辨，这会儿竟有人无声无息走来，他们不能发觉，这份轻功，可说骇闻动听的了。

平凡上人心中已知必是慧大师，心中大喜，高声道：“老尼婆，快来，来得正好——”

石林后慧大师冷然一哼，恒柯三佛蓦见眼前一花，慧大师已由石林后掠到石林前和平凡上人相对而立。

这一个身法古怪已极，三佛没有人能清楚看见人家是怎么样掠过的，世间竟有这样的轻功，三佛都不由大惊失色。平凡上人看在眼内，暗笑忖道：

“老尼婆这一套‘诘摩步法’果然举世无双，神妙无比，莫说你恒河三佛，就是老衲也自叹弗如哩！”慧大师掠到平凡上人面前，冷然道：

“臭和尚又到这里吵闹作什？”

平凡上人心知这当儿还是不要拉下脸来为妙，于是哈哈一笑，一本正经道：

“平日你老尼婆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今日你却非出头不可——”说着便把恒河三佛和两个徒弟想人主中原的事略述一述。慧大师见他说得诚恳，一时倒不好作答。

平凡上人见她脸上犹有不信之色，大怒忖道：

“我平凡上人一生不求人，今日为顾全大局忍气吞声，你不答应也罢，竟好似不能置信，难道我平凡上人竟要来骗你？”他越想越气，而慧大师仍

然不能作决定，冷然一哼，叱道：“不想小戢岛主竟是怕事的人。”

慧大师怒道：

“谁说我怕事了？这倒要追究追究！”

平凡上人冷冷激道：

“人家逼到咱们‘世外三仙’头上，你仍然不敢出手——”慧大师怎不明白他用意在激将，仅仅冷哼一声，打断他的话头。平凡上人激将之计不成，反被慧大师冷然嘲笑，不由有点老羞成怒的样子，冷冷道：

“你道我平凡上人是打不过人家才来请你臭尼姑？”慧大师道：

“你既打得过何不一人去抵敌？”

她顿了顿又道：

“以刚才他们三人推石笋的功力，你能以一敌三？”平凡上人暗暗忖道：“果然不敌。”口中却道：

“敌不过又怎么样，老尼婆不出手，我自去找无恨生去。”说着转身作势便要向前奔去。

慧大师突道：

“且慢——”等平凡上人转过身来，缓缓道：

“臭和尚，你以前逗怒贫尼和贫尼打闹的事，咱们以后一概不记——”她说得很慢，但语气斩铁断钉。

平凡上人已知她已答应，也缓缓微笑道：

“老尼婆困我十年，咱们这笔帐一笔勾消——”

慧大师倏然伸出手来。

平凡上人一怔，随即会意，伸出右手轻轻在她手上拍，哈哈笑道：“君子一言——”

慧大师轻声道：“快马一鞭！”

在石阵中的恒河三佛见两人一言一句，谈个不了，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入眼内，不由大怒，金鲁厄叱道：

“喂，你们以为我们出不了这阵儿？”

慧大师傲然根本不予以理会。

倒是平凡上人答道：

“是又怎么样？”

恒河三佛中的二佛，亦即是金鲁厄的师父道：

“我们把你这石头尽数推翻——”

平凡上人冷然道：

“你倒试试看。”

三佛不再客气，猛然吐气开声，齐出一堂，朝面前那一株石笋推去。说时迟，那时快——

平凡上人一拳出手，也劈出一掌。

这一掌用的乃是百步神拳的功夫，平凡大师虽是虚虚一捣，力道和劲风

已是排空击出。

恒河三佛冷哼一声，齐把力道转向平凡大师。

平凡上人蓦然一收，他内力造诣高极，力道收发自如，一收之后，真力全泄。平凡上人这一拳是故意打向一块空地，并没有石笋，他突的一收招式、三佛收招不及，打在地下。

三人这一式好大威力，那么干硬的土地，竟被击出一个浅浅的土坑，小块小块的泥土漫天飞舞着。

平凡上人哈哈长笑，夹杂着恒河三佛暴怒的叱声响着一团，显得这情势十分混乱的模样。

慧大师到底有点可惜自己心血交集的归元古阵，蓦然身子一动，窜上石笋的顶尖上，冷冷道：

“ 上来吧。 ”

恒河三佛心中怒火上膺，顾不得，一齐纵上石笋，只有金鲁厄留在地上，同时间平凡上人也落在石笋尖，对恒河三佛叫道：“ 咱们就在这石笋上决胜负吧！ ”

“ 恒河三佛 ” 已是怒火中烧，默不作声，打在一团。且说辛捷别过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以后，全速赶往无极岛，无极岛距小戢岛不远，仅有五六个时辰的路程，辛捷心知事急，有关中原武林名誉，更是全力使为。

天气很好，太阳普射，映在海水上，闪闪耀起片片金光，很远很远的天边和海相连，蔚蓝色的一片，平静而安详。偶而海风拂过，带过海水咸咸的味道，辛捷这艘独桅舟在顺风下饱张三角帆，飞快的驰着。

波涛并不大，没有汹涌的样子，只有微风拂过，微微的起伏，一个一个浪儿追逐而去。

海水是深蓝色，天空是浅蓝色，两边四岸全没有边际，再加上晴空一碧，万里无云，令人有着极其辽阔的感觉。偶而一二只纯白的海鸥比翼而飞，安详而曼妙的飞行姿态，透出那么样子的和平气氛。

海上烟波浩渺，辛捷每一桨有力的拍在水上，使得船行有如脱弦之箭，加之顺风而驰，更是有如快马加鞭。

渐渐的在那遥远的天边，出现那么一线淡淡的灰影，敢情是无极岛已是在望了。

海外三仙，大戢岛首，小戢居次，无极断后，而以无极岛最为阔大，而且地位也最适中，正好和大、小戢岛成等腰三角形而居中。

慢慢的，愈来愈近了，辛捷已可以清晰的看清岛上的一切，船行渐慢，波涛也渐大，敢情是靠岸的原故。

岛上两边全是树木，而且显然是有人工种植，那些树木都长得十分整齐，笔直的夹出一条角道。

上得岸来，岸边都是沙滩，波浪在岸边总比在海中间要大得多，冲击在岸上，由于是沙子的原故，发出“ 咔 ”“ 察 ”的声音，低沉而悦耳。

沙滩形成一个斜斜的坡儿，爬上坡儿，那地面上都铺着一层细小的石子，以免雨水冲积，使路面塌下坡儿去。

顺着夹荫的树儿往前走，约莫盏茶时刻，辛捷不敢在无极岛上使展轻功，仅缓缓的行走。

走到角道尽头，向左转一个弯，夹道的树木较为稀散，但是树与树之间却长满了些野花野草，远看过去，红红黄黄一大片，茵茵而可爱。

辛捷也曾到过大、小戢岛，两个岛的岛主虽都是盖世奇人，但岛上布置却都简陋不堪，小戢岛上光秃秃的，大戢岛上更是乱七八糟，都远不及无极岛。

眼前绿荫为盖，芳草为茵，尤其是从只有单调蓝色的海中上来，益发觉得五光十色，美不胜收。

无极岛很大，光就是这一条道路就有一里多长，走到尽头，便见屋角，敢情这才算到了无极岛上。

辛捷略整衣冠，高声向那屋子叫道：“晚辈辛捷，拜见无恨生前辈，并有急事相求——”

屋中一片沉静，静悄悄像是根本没有人在的模样。辛捷试着往里面走，转过那一丛花树，到达屋前，忽然眼前一花，不由得惊叹出声。

原来这无极岛主生性风雅，虽然隐居在海外，却花费许多心力布置无极岛，住屋完全采用世外高人的洁朴，辛捷一路行来，所见的尽是花草树木，目不暇视，走入岛心，眼前景物却是一变。

但见一幢古朴的房子，四周并没有种植奇异花木，却围着长了一块绿油油的草皮，一条小径通出来，通到和大路连在一起，小径铺得平坦已极，弯弯曲曲的。

东首有一条小河，大约是引取海水导致的，一眼望去，便知是人工开辟，河面仅仅宽约一二丈，河水流动得很缓，中间还有一象征性的桥。

古雅而充满着美感，气氛非常清丽，辛捷顿时感觉心神一畅，神智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这儿离海已是很远了，听不到海水冲击的声音。周遭很天然，像是没有人的样子。

辛捷渐渐沉醉了，他自小受盖世才人梅山民熏陶，已经自然养成一种高深的艺术感，对于这种朴实的气氛，更加感到真实和难为——

蓦然耳边响起一阵声音：

“好小子，你竟到岛上来了——”

辛捷闪电般回身一转，瞥目之下，竟是无极岛主无恨生。辛捷此行全是为了要请他出手，这时见到他，不由大喜，正待发话，那无恨生冷然道：

“张菁呢？”

辛捷怔得一怔，答不出话来。

无恨厉声道：

“你——你——哼哼！”

想是他气愤已极，话都讲不出来。

辛捷见状心头一怔，呐呐道：

“张菁，你是说令媛？”

无恨生脸色铁青，用力点了点头。

辛捷心中一震，急声道：

“她不在岛上吗——”

无恨生冷然道：

“她，她在十天前吵着要去找你，嘿，一去不返——”辛捷听到那张菁竟千里迢迢去找自己，心中不觉有一点甜甜的感觉，但转念想到张菁一个人毫无江湖经验，行道江湖不知要闹出好大麻烦，心中大急，高声道：

“晚辈这几天流浪在海外，她去什么地方找哦——”

无恨生道：

“她说是到中原去了，唉，菁儿年幼无知——”

辛捷抢着道：

“这个晚辈也曾想到，只是晚辈现在有紧急之事在身，等此事一了，立刻踏遍神州，找回令媛——”

无恨生见辛捷好似并不焦急自己女儿失踪的事，竟还要在办完什么事以后去找她，看来他对菁儿是毫不关心，倒是菁儿自作多情。

他越想越是气愤，忍不住怒叱一声，就想出手一拳把辛捷打死。突然一个念头一转，忖道：

“菁儿想是对他情深意重，假若我现在就把他打死，菁儿这一辈子都要和我过不去，这事万万鲁莽不得——”

心念一动，厉声道：

“好小子，我这就把你赶出岛去，我限你三天之内，远远离此岛，永远不要见我——”

辛捷一怔，答不上话来。

无恨生冷冷道：

辛捷心中大急，高声道：

“且慢！我若不是有急事相求，根本也不会踏上这岛半步，只是，只是事关天下武林——”

他一口气说出来，以为无恨生必会追究是什么急事，哪里知道无恨生火在心头，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冷然数道：“三——”微微一顿又道：

“好小子，你是不把我放在眼内了，看我无恨生把你这不知好歹的小子赶下岛去——”

话声方落，已是一拳打来。

辛捷牢立不动，不躲不闪，无恨生倒也不好打下去，收手道：“好小子，你不动手？”

辛捷朗朗道：

“论功夫，晚辈怎能及得上岛主之万一呢？不过，岛主若是挟技而凌人，说不得，辛某我倒要冲撞——”

须知辛捷天生傲骨，从不受任何人的气，今儿乃是因为平凡上人被困在小戢岛上，急须无恨生相助，事关紧要，才忍气吞声。

但那里知道无恨生由于爱女失踪，竟而不近情理，辛捷大非儒弱之人，气极出言冲撞，一口气说完，丝毫不觉后悔，反到有点痛快的感觉。

无恨生不料辛捷有如此大胆，心中一怔道：

“好小子，有志气，你要冲撞我无恨生，还得去再苦练十年廿载——”说着不屑的一笑。

辛捷见他语气中好似根本瞧不起自己的功夫，知道这乃是由于自己上次和他交手一个照面即被擒得的原故，这不啻是瞧不起梅叔叔的功夫，不由怒火上冲，冷冷道：

“我倒认为不必如此之久——”说着也还报以不屑的一笑。

无恨生大怒，叱道：

“那你便试一试——”

话声方落，身体一动，双掌挟势作“泰山压顶”之式当头盖向辛捷上盘，攻势好不锐利。

辛捷见他掌中带有其他招式，虚忽不定，自己有过经验，上次自己便失手在这手功夫之下，这手功夫乃是无极岛主无恨生的绝技“拂穴”手法。

辛捷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况且近来功夫直线上升，而大戢岛主平凡上人本曾特别授他破解无恨生拂穴手法的招式，是以不慌不忙，双腿微曲，待无恨生双掌攻到顶心不及四寸的地方，才用力向左一转。

无恨生冷冷一笑，双掌一分，化作千百个地方攻到。

辛捷不慌不忙，要的就是要无恨生如此，蓦然双掌翻向上，十指微扬，左手一颤，右手跟进，正是在小戢岛上大戢岛主所指示破解“拂穴手法”的招式。

无恨生心中以为一击必能命中，但见辛捷招式竟然如此奇特，像是刚好破解自己，这招心中微微一惊。

辛捷左手右手一颤一吐，顿时把无恨生从四面八方攻来的招式尽消为无形，心知无恨生尚有杀手，不敢停留，右手顺势一挥，身形弧形后退。

这一挥之下，力道大得出奇，发出“呼”的一声。

无恨生招式走空，身体往后一撤，闪过辛捷拳风，而辛捷却也退后好远，站在那里。

辛捷自出道以来，功力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尤其最近，功力已到达他个人巅峰状态，强如勾漏一怪，也败在他手下。然而无恨生是何等功力，辛捷自忖仍差得甚远，是以不愿和他打这一场架，正待发话，那无恨生却再逼上来劈出一享。无恨生是恨极了辛捷，出拳之间，竟带风雷之声，想是他已用

上七成真力。

辛捷不敢硬架，他猛一抽身，身形如箭一般倒退丈余，他正待开口，忽然眼前一花，无恨生大袖挥处，又到了辛捷眼前——

辛捷大叫一声：

“岛主且慢——”

无恨生的劲力已到了胸前，辛捷迫不得已，双掌平胸推出呼的一声，无极岛主的劲力竟然全收，辛捷此招乃是奋足全力，再也收势不住，冲跌向前——

无恨生反手一掌劈向辛捷背上，眼看就要打上，他突然把劲道收回两成。

辛捷直感背上劲压如山，他身子略侧，双掌分出，一上一下，上面的掌好迎向无恨生下压之势，下面的一掌却在地上一按，身子如箭一般斜掠而出。

无恨生不禁更是愤怒，双掌一翻，宛如大鹰一般扑击而下辛捷功力比他相差甚远，心中虽然大急，但是苦于无暇开口，只好勉强和无恨生周旋。

三招之后，辛捷想到平凡上人在小戢岛的危境，不禁心如火焚，长啸一声，抽身就退。

这次无极岛主倒没有立刻追击而上，辛捷忙喘息道：“岛主请暂息怒，晚辈来此乃是奉平凡上人之命来请岛主前往小戢岛，有要事相商，慧大师也——”

无恨生冷冷喝道：

“什么平凡上人，慧大师，世外三仙的名号是你乱叫得的么？”

辛捷不觉一怔，随即想道：

“他必不信我的身份——”

“叮”的一声，辛捷长剑已到了手上，他身子一幌，长剑对空斜斜劈出，剑尖磁声响处，陡然化做千万剑影当空罩下，他双足极其曼妙地前后一变，手上剑式已经从极复杂的剑影中一划而出！

那剑尖之剑气原不放在无恨生眼内，但辛捷手中的剑式乃是奇绝天下的“大衍十式”，足下所踩的乃是慧大师的平生绝学“诘摩步法”，这就令无恨生大惊不已了！

普天之下，身具这两种盖世绝学的，只怕仅辛捷一人耳！无恨生在对付玉骨魔时曾见过辛捷施展诘摩步法，那时他还不能深信，因为慧大师的怪脾气他是知道的，但是如今辛捷所施的不仅不折不扣的是那诘摩步法，而且手上所施的竟是平凡上人的“大衍十式”！

但是无恨生却冷笑道：

“小子花言巧语骗得那两个糊涂，却骗不得我——”辛捷不由心头火起，但他立刻就想到自己所负的使命，当下强忍怒火，潜心思索当前之计。

他本聪敏无比，心想：

“为今之计只得激他一激了——”

想到这里，他先仰天呵呵长笑，声动土石。

无恨生冷冷道：

“小子笑什么？”

辛捷不理会他，却自言自语：

“唉，不料世外三仙虚得浪名——”

无恨生怒道：

“你说什么？”

辛捷道：

“我说有一人武功远胜于你——”

无恨生明知他的故言相激，但他却忍耐不住，当下怒吼道：“你说是谁？在什么地方？”

辛捷道：

“告诉你也不济事，你反正不敢去——”

这话更是明显是要相激，但无恨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大吼道：

“你说，你说他在哪里？”

辛捷道：“我敢打赌你打不过他，告诉你也罢，他正在小戢岛上——我敢与你打赌——”

无恨生怒道：

“若是你赌输了怎样？”

辛捷双眼一翻，又有了计策，大声道：

“我若输了我负责替你寻得菁儿——我与丐帮颇有交情，丐帮兄弟遍布天下，必能寻得。”

其实他心中却暗道：

“就是不打赌我也要去寻菁儿啊！”

无恨生听他说负责寻找菁儿，心中一动，马上道：“好，就这么办，若是我输了——”

辛捷心知无恨生必是把他看成奸猾狡狯之徒，索性故作奸笑道：

“若是岛主输了，晚辈可要请岛主指点两手！”这一来无恨生果然大信，心想：

“平凡上人和慧大师必是着了这奸小子的道儿才把绝艺传给他的——哼——”

于是他朗声道：

“成，就依你！”

辛捷暗嘘一口气，大声道：

“君子一言——”

无恨生哼了一声紧接着道：

“快马加鞭！”

日照中天，小戢岛上的战斗愈加激烈，大戢小戢岛主并肩作战，但对方也是盖世的高手，五人激战之下，倒是天竺怪客多了一人，占了上风。

小戢岛主还好，怀着举世无双的身法——“ 诘摩步法 ”，在危急时便能一闪而过，采取游斗方式，大戢岛主平凡上人却不同了，他天生一付古怪脾气，和那“ 恒河三佛 ”中之首的伯罗各答有意硬打硬撞。

本来，大戢岛主平凡上人可以辅助小戢岛主，用诘摩步法配上杀手攻敌。但偏生对手倒也是一个极强的内家高手，大戢岛主一连三掌震之不退，怒气上冲，双足钉立在石林上，尽采用硬撞之式。

平凡上人怒气真发，掌式如风，和伯罗各答硬拆了廿多招，平凡上人倒底内力修为较伯罗各答微高，伯罗各答已觉真力不继。

他们这一拼，倒苦坏了慧大师，她以一敌二佛，全力上乘轻功闪躲，而金伯胜夷和盘灯孚尔不时加上一招二式反攻平凡上人的背部，使二个岛主都心感力不从心。

平凡上人脾气古怪，慧大师也不便叫他放弃硬打的方式来助她，是以任世外三仙为首二位功力盖世，仍是站在完全下风之势勉强打成平手。何况石阵下面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金鲁厄哩。

平凡上人越打越怒，豪气冲天，长啸一声，双掌翻飞齐出，一连劈出十余掌。这几招是平凡上人全力灌注，伯罗各答硬拆之下，心神一摇，险些吐出血来。平凡上人冷然一笑，但心中也不由一紧，敢情他这数掌一出，也耗去大半内家真力。

金伯胜夷见师兄身体摇摆不稳，不由一惊，身体掠了过来，双手疾点向平凡上人背部。

平凡上人听风辨声，冷冷一哼，身体稳立不动，大袖袍袂飘飘而起，左右一边飞出一掌，看也不看，便是一式“ 双撞掌 ”反拍而出。

金伯胜夷见对方背对自己，身体稳立有若泰山，双掌拍出有若闪电，而且认敌之准，真是生平仅见，只这一点，便是一派大宗师的样子，心中不由心折。

伯罗各答硬架大戢岛主数掌，竟吃了小小的内伤，不由大怒，努力调养翻胜的血气，两掌平胸推出。

平凡上人双掌已拍出应敌，眼见敌手双掌向外画了一个圆儿，知道后面必是猛招，急切间收回左手的招式，单单右手一拍一翻，改“ 双撞掌 ”之式为“ 拍肚腿 ”，仍然是硬挑硬打的路子。左手收回，急切的一沉一吐，竟然一招二式，前后对敌。慧大师看见这情形，不由大吃一惊，敢情她心中有数，平凡上人再高的武艺功力，也不能同时应付两个前后夹功的一等一高手。

心中一急，身子一闪之间，一晃一跃，刚好从那盘灯孚尔的身边而过，这乃是“ 诘摩步法 ”中的精粹，盘灯孚尔这等功力，眼看她来近了，劈出两掌，却都走了空。

慧大师如此的功力，但究竟是女人家，是以平日很少用内力硬打硬拼，此刻儿事情迫不急待，还隔十余根石笋的距离，双拳一合，虚捣而出，竟是上乘内家拳招——“ 百步神拳 ”之式。

慧大师平日很少用硬击之式，但一击之下，拳风有若怒涛排壑，急涌而出，排出拳风，发出嘶嘶风响。

慧大师这一击是对准金伯胜夷而发的，金伯胜夷前有平凡上人之式，后有慧大师夹击，这一来，反倒使他成为夹击的对象。金伯胜夷大喝一声，身体往斜边撞去，左手一沉，接了平凡上人“拍肚腿”之式，虽然平凡上人是单手，但他也觉有若千斤重锤锤了一下，身子不由一晃。

慧大师的“百步神拳”眼看便要打在他的背上，但小戢岛主何等人物，怎能暗算于人，见平凡上人后围已解，硬硬一吐内力，拨偏准头。

小戢岛主气功精纯，偏击之下，虚空竟将一根整整的石笋尖儿扫去，石屑漫天飞舞。

这一记神拳真可谓“百步神拳”，隔那么远一推之下，那样坚固的石头也被打飞一大片来。

金伯胜佛立足不稳，跌下石笋，落至阵内。

那平凡上人本来真力已然不济，而且是用一手之力，和恒河三佛之首伯罗各答含忿而发的拳势相触，二人心头都是一震。伯罗各答血气本已翻腾，强压着一掌劈出，和平凡上人的拳风一撞，心头微感一热，努力再加力道，想把平凡上人打下石笋去。

平凡上人也觉身子一阵摇摆不定，冷冷一哼，掌心闪电般向外一登，一股力道再度排空而出。

这一股力道好生古怪，不但刚巧抵住伯罗各答势若奔雷的一拳，而且还往旁边一带。

伯罗各答不防有此，身体被这力道一带之下，转了一个圈，立足不稳，努力逼住真气，才站在石上没有跌下。平凡上人心头一震，自知真力在强撞强打之际已然受损，不敢托大，也盘膝坐在石笋上运功。

这一来五个人只有小戢岛主和盘灯孚尔还在石笋上，蓦然里，刷刷两条人影飞上石笋来，慧大师抬眼一看，竟是那跌下石林的金伯胜夷和金鲁厄。

慧大师知道平凡上人是真力大乏，心知他运功再快，也要半个时辰才得好转，目前自己以一敌三，如用“诘摩步法”游斗，还可以支持一下，转眼瞥见金伯胜夷，但见他左手好似垂着的，像是受了轻伤，暗忖道：

“平凡上人一击能伤两个人，这份本事，可真不得了，我小戢岛主难道就不能作到——”

心念一动，豪气上升，冷冷道：

“喂！看来你像是伤了？我小戢岛主自会等——”她话方出口，金伯胜夷已冷然道：

“哼哼——”

他世居天竺，只知东海有世外三仙，但他们三佛满以为以自己的功夫，绝不怕那世外三仙，那知自金鲁厄受挫后，他们三人联袂来到中原，却不料世外三仙竟有如此功力。

心念一动，接口道：

“出河鲁，里攸乌德，哥本地乏浩呵——”

他言中之意乃是要师弟盘灯孚尔和慧大师打一阵，自己去看师兄伯罗各答的伤势，慧大师在一旁莫明其妙，不知他说些什么。

金伯胜夷说完，身体一荡，掠向平凡上人和伯罗各答二人调息处。慧大师心中一急，只当他是去伤害正在运功的平凡上人，大吒一声，掠身追去。

金伯胜夷倒不知慧大师误会，双足一点，身形如箭掠去，慧大师不料他轻功如此快法，吃了一惊，金伯胜夷已然掠到伯罗各答身旁探了探脉息。

慧大师的轻功本来可称举世无双，尤其是配上“诘摩步法”，更是神奇无比，但和这金伯胜夷一比之下，竟似慢了一些，心中不由大大惊骇。

金伯胜夷见她跟来，会意冷冷的道：

“你当我是什么人？会去伤这正在调息的人么？”但她却暗中惊道：“我那诘摩步法神功无双，但论到快速两字，恐怕竟不及这厮哩。”

慧大师见他探视伯罗各答，已知是误会。

正在这时，大戢岛主蓦然抬头对金伯胜夷道：

“你且不要得意，你道你们化外之民的武学能比中原强么？等一会——嘿嘿——”

他显然尚未完全恢复，中气似有不足。

金伯胜夷不去理他，平凡上人又道：

“这叫着华夷之争，等会看看到底是谁胜——”说着再度闭上眼来，用功调息。

且说辛捷和无恨生离开无极岛，驶舟如飞向小戢岛赶来。小戢岛距无极岛并不十分遥远。二人一路上用力催舟，船行极速，在海洋面上划了一条长长的浪花。

这事关系全武林盛衰，无恨生也不敢怠慢，用足内力，佛往后面，每拂一下，船儿便能驶出十余丈来，一会儿小戢岛便模糊在望。

无恨生虽和慧大师、平凡上人并称世外三仙，但交往并不频，尤其是对慧大师、无恨生连小戢岛都没有踏上过半步，此刻到得近处，不由多多打量几眼。

登上陆来，二人齐施轻功猛赶。

辛捷轻功虽自不凡，但比起无恨生来仍差了几筹，无恨生急不迫待，不时扶辛捷一把，二人有若在黄硬的沙土上划过二道黑线，速度惊人已极。

小戢岛方圆不过十里，两人此等脚程，不消片刻，便来到那石林所布的归元古阵前。

蓦然，石笋阵上方差不多同时的发出两声龙吟般的长啸，啸声都是低沉有力已极，显示那发啸的两人的内功造诣都是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恨生一怔，随即会意道：

“从那两声啸声可知是二个内力极高的高手在伤后调息好所发的，看来

大小戢二岛主间必有其一受伤——”

说着纵身飞上石笋。

那大戢岛主平凡上人和“恒河三佛”之首伯罗各答果不出无恨生所料，运功之后，同时复原。

由于两人内力造诣相差有限，是以复原得也差不多快，两人缓缓站起身来，面对面立着，大有再拼的意思。那边慧大师展开诘摩步法和金伯胜夷、盘灯孚尔，金鲁厄三人游斗，极勉强地以下风之势维持不败。

由于平凡上人和伯罗各答同时复原，战局又自一变，金伯胜夷心知伯罗各答伤后恐非平凡上人之敌，忙支金鲁厄去帮大师伯抵挡那平凡上人。

蓦然里，石林上人影一闪，金鲁厄吃了一惊，当他分辨是二条人影如飞赶来是，大吒一声，全力一掌击了上去。假使是别的人，他也许会考虑来者是敌是友，不可能便一掌打过去，但金鲁厄乃是天竺来客，根本在中原没有友人，来的人定是敌方，是以不考虑便一掌对去。

前面的人影正是赶来助拳的无极岛主无恨生，根本身体仅仅往侧一闪之间，便掠了过去。

后面的一人正是辛捷，他不像无恨生般一闪而过，却是不客气的双掌一吐，回击过去，硬硬的接了一招。

金鲁厄一撞后退，瞥眼之间，竟是在那“无为厅”上挫败自己的辛捷，心中一惊，看来好像他又有了进步。无恨生直奔过去，奔到那伯罗各答身后大吒道：“接招——”

说着一掌斜劈而出。伯罗各答虽然不懂“接招”的意思，但听掌风，已知有敌，他自视甚高，冷冷一笑，反手一掌劈出。

无恨生知他托大，冷冷一笑道：

“好掌法——”

话声方落，蓦然劈出的掌一沉一带。

伯罗各答作梦也想不到身后又是一个功力不在自己之下的高手，一个轻敌，不但反击的掌力被卸在一边，而且身形也被对方一带之下，转了一个转儿，面对无恨生。

伯罗各答在不知不觉间，又吃了一次阴亏，不由老羞成怒，怒叱一声，一掌平胸打出。

二股力道一触，无恨生一晃，而伯罗各答也不由一震，险些后退，心中的惊骇可真是太大了，忖道：

“阿里古希，陆斯，马多周尼古诺，荷荷嘟——”

他是想道：

“真不可思议，一下子这荒岛竟有三个此等身手，恒河三佛的威名可能会毁于一旦哩——”

他想到这里，不由微微气馁。

那边平凡上人已大笑对无恨生道：

“ 老弟，多年不见啦，真有你的—— ”

无恨生正色的答道：

“ 上人过奖—— ”

他在世外三仙中和平凡上人交情较好，在平凡上人两甲子生日时，曾送了平凡上人一具上古铁铮，二人平日虽极少会面，却很熟悉。

平凡上人又道：

“ 今儿咱们世外三仙全在这里，他们恒河三佛竟宣称要征服中原武林，现在是以一敌一，咱们可千万不能有损名头—— ”这话名着是向无恨生说，其实是激那慧大师，慧大师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不由豪气上升。

平凡上人又呵呵大笑道：

“ 老弟，你去对付那个满面皱纹的家伙，咱们是一对—— ”那满面皱纹的家伙，是指恒河三佛之末盘灯孚尔，他的意思是要以世外三仙排行和那恒河三佛顺着次序地三人比划。无恨生淡淡笑道：“ 这敢情好。 ”

说着便掠到那个满面皱纹的盘灯孚尔前面。

平凡上人见大家站定方位，仰天哈哈长笑，震得石笋林簌簌作响，然后他大喝一声：

“ 上啊—— ”

说罢当先一拳挥向伯罗各答。

慧大师和无极岛主也各自动了手。辛捷在一旁目睹当今这顶尖儿的六大高手拼斗，真是目眩口呆。

蓦然，那金鲁厄鼓劲一掌对准辛捷劈来，想是他想起奎山之败，不禁怒上心头，恨不得一口将辛捷吞将下去。辛捷被他掌风惊起，左足横跨，右掌呼地迎将上去，只听得砰的一声，辛捷被震退半步！

虽然如此，那金鲁厄已感到大吃一惊了，因为他发觉辛捷比之一月前功力又有进步！

这一掌令辛捷记起自己功力比对方略逊，当下一错身，双掌如风飘絮般挥出三掌。

这三掌看似轻浮，实则柔劲暗含，金鲁厄何等功力，一看之下了然于胸，反身斜撞，双掌变而为爪，直扣辛捷脉门，只待辛捷一闪身，他右肩就能直撞辛捷“ 华盖 ”。

辛捷不料他出此怪招，一时无法破解，只好施出慧大师的绝世神功“ 诘摩步法 ”一闪而出。

只听“ 叮 ”然一声，辛捷抽出了长剑——

金鲁厄一见他亮出长剑，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刷的也将腰间长索取了下来！

辛捷一领长剑，嘶地一声直取金鲁厄的小腹，金鲁厄长索不守先攻，长索抡得笔直地点向辛捷眉心——

辛捷昂然不退，头颈一闪之间，手中剑式已一连攻出五式，全是虬枝剑

式中的精华。

金鲁厄长索宛如出洞蛟龙，翻滚之间，连消带打地化去了辛捷的凌厉攻势！

这四对一流的高手在小戢岛上展开了生死的拼斗，日头已渐渐西偏，石笋一根根的影子也由短而长！

辛捷和金鲁厄的拼斗不出百招就自动地停下了手，原来他们同时为恒河三佛及世外三仙的拼斗吸引住了。

辛捷垂着长剑，凝视着那三对精彩绝伦的厮杀，尤其是平凡上人和慧大师，他们都曾传过辛捷武艺，辛捷见这两位盖世奇人各将自己的得意绝学施得威风凛凛，不由更是心眩目驰！

当年辛捷瞧平凡上人和慧大师在小戢岛上拼斗，是一大进益，这时再看两人和恒河三佛中的伯罗各答及金伯胜夷拼斗，更是大有心得。

只是平凡上人双掌忽劈忽指，一时“大衍十式”杂在掌指之中，一时又换成新近所创的“空空拳法”，更有时用出一些不知名但妙绝人寰的怪招——这些完全是应对当时情况所临时创出来的。

再看那慧大师，手上所用的掌法正是传给辛捷而未传全的掌法，脚下却配合着曼妙盖世的“青云步法”，那金伯胜夷的轻功虽然快得出奇，但是在临敌之际却远不及诘摩步法神妙！

那金鲁厄也同样全神注视着场中拼斗，只是他乃是凝神注视着他的师父和师伯，同样的，他为他师父们的神奇武功感到激动万分！

忽然，金鲁厄从师伯伯罗各答的一招中悟出一下妙着，他大喝一声，立刻运用出来往辛捷身上招呼过来，辛捷正在全神贯注平凡上人的一记怪招，忽感劲风压背，他瞧也不瞧地反手一把抓出，金鲁厄虽然招式奇绝，但竟被他迫得横跨半步！

这正是他从平凡上人招中悟出的一记。两人交手一招后，各自竟然住手，一齐回身注视场中拼斗，每当两人悟出一招，就回身对拆一招，然后又自潜心思索。这场惊天动地的拼斗，倒便宜了这两个青年高手，两人全力施为，尤其得益非浅。

那三对人拼拆千招之后，辛捷自己还不觉得，金鲁厄却是惊怒不已，他只觉辛捷每发一招，功力似乎就增进几分，自己虽然全力苦思，但是仍然追不上辛捷的进境！

石林阵东面，无极岛主和盘灯孚尔也打出了真力，两人各自施出平生绝技，着着抢攻。

无恨生年龄虽在世外三仙中算是最小，但是他曾服食仙果，功力之高，比起平凡上人来也不多让，那盘灯孚尔一连换了七种掌法，始终无法抢得先机。

只听得无恨生大喝一声，单掌如风捣出——

盘灯孚尔单脚钉立石笋上，身体一圈，另一双腿如铁棍般盘旋扫出，劲

风之盛，竟令无恨生衣袂飘起。
无恨生大咆一声：“ 来得好—— ”
身躯跃在空中，双滨双云般抹下，待盘灯孚尔挥拳相架，他突然单掌急捣而下——
盘灯孚尔用足力道，往上一板。
无恨生心中一凛，猛然使用一式：
“ 惊鸿一瞥 ”，双脚连环交相踢出。
无恨生一着失策，竟走险招。盘灯孚尔浸淫武学已有八十余年，脑筋转都不转，手指疾伸，点向无恨生脚踝上的“ 公孙穴 ”。
这“ 公孙穴 ”位于脚踝骨间，假若让人点着，一条腿立刻得废，无恨生临危不乱，脚板用力往内一扭，护着‘ 公孙穴 ’用脚背脊部迎向盘灯孚尔。
这一招用得又奇又险，盘灯孚尔一点走空，收掌不住，一掌打在无恨生的鞋上，身躯不由一晃。
无恨生用了如此险招，才算强渡过难关，不由大怒，冷冷对盘灯孚尔道“ 好——哼！ ”
话方出口，蓦然想到对方根本不懂汉语，说了也听不懂，不由哑然失笑。
无恨生何曾如此狼狈过，心中怒火膺腾，一式“ 平步青云 ”，身躯斗然上升，盘旋在盘灯孚尔上空，蓦地里用一式“ 泰山夺阵 ”之式，向下虚虚一按。
盘灯孚尔从无恨生神色间便可看出对方已是真火上升，出手之间，怕是致命的招式，不敢大意分毫，凝神以待。
无恨生一式劈出，盘灯孚尔哈合一笑，双拳合握，向上空冲一拳，看他的招式倒有点像中原的“ 冲天炮 ”的招式，但威力却是大得出奇。
无恨生和他一拼，身躯斗然被一股大力向上一托，不但自己攻敌的功力全失，反破回敬过来。
再看那盘灯孚尔时，只见他身子微微摇晃，显然比自己还要吃亏，不由豪气上冲，哈哈一笑，真气竟在空中一散一收，已转那混浊的一口真气为之清纯，双掌一划，再度向下虚虚一按。
盘灯孚尔已知无恨生乃是要在空中和自己硬拼，这样打下去，对方可以把身躯升高化开劲道，自己只好被人家像钉钉子一样钉入士中了。
心念一动，竟踏八卦方位而行。
同时间双拳也不断往上冲挚，抵御无恨生下压之式，而自己边行边打，也把无恨生的力道化于无形。
这样一连数次，无恨生打得性起，喝声：
“ 好，再接一招！ ”
他这话并非是和那盘灯孚尔说的倒是为自己吐气开声助强拳势所发，是以话声如喝，直可裂石。喝声才落，无极岛主无恨生双拳一左一右，运用“ 双雷灌耳 ”之式，合击盘灯孚尔天灵两侧。

盘灯孚尔虽然双拳一错，有若两条出洞长蛟，竟一合一分地，反击无恨生夹击的两条手臂上的“肘穴”。

无恨生早料有此，闪电间一缩手，左手当胸，右手姆指中指出有若袋形，疾划而过。

这一式乃是无恨生平生绝学，唤作“白鹿挂袋”，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说时迟那时快，无恨生右手闪电疾出，从右手下侧翻出一叩，向盘灯孚尔胸前“市井”穴道。

兵法上有所谓：

“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无恨生早料盘灯孚尔会分击自己左右手，偏空出中盘，是以预先出招走中宫，入洪门，下杀手！

盘灯孚尔不虞有此，双手分开，招式用老，收招不及，眼看只有等死，但他如此功力也不肯就此服诛，双腿连抬，踢向无恨生将落地的下盘。

无恨生冷冷一笑，右手攻势不变，双足一荡，一口真气灌注，往上一翻，巧妙的闪过盘灯孚的攻势。

这一来一口真气却要灌注下盘，又要灌注攻敌，非是无恨生此等功力，也不足以成功。

无恨生眼看一擎成功，而大小戢岛主好似和那二佛正对打得难分难解，心中不由踌躇满志。

蓦然，他忽觉胸口一紧，真力飞快的散去，不由大吃一惊，微微嘿了声，努力提起一口真气，他不提也罢，一提之下，胸口竟是一阵剧痛。

身体再也支持不住，砰的跌在地下。

盘灯孚尔本已无救，但仍存着两败之意自然的伸手一弹，击向无恨生喉咙，这一式乃是攻所必救，而他自己也刚好可以逃出生命。

无恨生真功斗然之间散失，敌人攻到自己要害，一种极其自然的反应促使他努力往后移了一点。

“呼”的一声，盘灯孚尔一击走空，仅拂过无恨生的衣襟。

盘灯孚尔也不知无恨生为何斗然之间竟会如此，他自持身份，不好再上前下手，呆在一旁。

这一来四对交手的人都下手来，无恨生倒在地上，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数次想提真气，但都徒劳无功，不由急得冷汗直冒。

平凡上人来到他的身边，按了按他的胍息，却丝毫没有异状，不由束手无策，而慧大师和辛捷也都心急十分。

那边恒河三佛和金鲁厄四人，也是呆呆的发怔，只有金伯胜夷的脑筋飞快的转动着。

恒河三佛中以金伯胜夷马首是瞻，虽然他是伯罗各答的师弟，但为人甚工心计，是以可说是三人中的智囊。他犹豫不决，心中不断忖道：

“这俊美的中年书生不知是怎么回事情，看他那倒地不起的模样倒像是

癫症子发作一般，假若咱们此时发动攻势——嘿——”

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脸上现出一个狰狞的笑容，但是接着又想道：“不过，假若我们乘机攻击，至多不过把那中年书生打死，弄得好的话顶多加上那姓辛的小子，而那两个大小戢岛主却是奈何他们不得，嘿，这对咱们名头可大有损失，真可谓得不偿失——”

须知恒河三佛虽然没有道义可言，但是平生极爱惜羽毛，是以金伯胜夷犹豫不决，脸上神色阴晴不定。那边大戢岛主十分焦急，运用内力打入无恨生体内，但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无恨生还像是受了很大的痛苦，这倒是大戢岛主料想不到的。

慧大师站一旁，注视着无恨生的脸色。觉得他面上苍白之间还微微泛出乌清，慧大师见识多广，心中有数，知道必是什么内疾突发，但他却也不明白以无恨生这等功力岂会有内伤伏在体内而他自己都不明白？

金伯胜夷一再沉吟，终于朗朗道：

“喂，今日之事，你们已有一人病发，咱们恒河三佛岂能再和你等过招，嘿——是以今日——”

他话未说完，大戢岛主已知他意，心知他明白决讨不了好去，不如见好便收，再来一段顺水人情，不由哈哈一笑。金伯胜夷微微一顿，又道：

“是以今日之事，便此作罢，你们中国有句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嘿，咱们日后有啥再来讨教，今日多谢四位的高招啦，就暂作别——”

他用汉语和天竺咒语各说一次，还得意地干笑了数声，一摆手，便想和其余三人一同走去。

慧大师忽然冷冷一笑，道：

“你们能走得出去么——”

金伯胜佛一怔，打量一下四周，“归元古阵”他们是领教过的，果是奥妙，虽是在石阵阵上，但仍是茫然不知如何落脚。慧大师冷笑一声，不发一语，纵身便往前走。

金伯胜佛等人知她是在领自己出阵，不敢再出大言，跟在她身后，一同走出古阵去。

大戢岛主平凡上人望着五人背影，哈哈大笑，直到五人去得远了，才收往笑声对无恨生道：

“老弟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恨生勉声道：

“这确是太奇了，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不过我猜想只有一个可能，上人可听到过世上有一种毒药可以藏在人的体内许久许久潜伏不发，而到定期才突然发作？”

平凡上人弹弹脑门沉思道：

“问别的我倒知道一些，这‘毒’我可是一窍不通——”

他边说边想，蓦然叫道：

“对了，听说有一种毒药，叫作‘碧玉断肠’，便有这样子的特性。

无恨生点了点头道：

“那‘碧玉断肠’可是色呈碧绿，无味无嗅？”

平凡上人叫道：

“正是，正是，你可是中了这种毒？”

无恨生点了点头道：

“上人可曾听过‘玉骨魔’之名？”

平凡上人道：“呵，我知道，就是那个海盗头子——”

——读者一定还记得，当日无恨生与玉骨魔手黄子沙总舵主成一青在海上相遇时，无极岛主曾毫不在乎地饮下对方一杯绿色的醇酒——

无恨生把这段往事说了出来，他喘了口气道：

“我想如果是，那必是由于那杯酒了——嗯，这会儿我不曾妄动真力反而好受了一些。”

平凡上人搔了搔光头，一无可施。

日色已暮，红日西沉，朱红色的波光随着汹涌的晚潮上下闪动，小戢岛上所有的石笋都成了一半紫色一半金黄色，高高地矗立在晚霞中。

无恨生默默暗自运功，但是一口真气始终提不起来，他甚至能感到身中的毒不仅发作，而且已经开始蔓延开了。

平凡上人无言地呆站在一旁，也是束手无策。

忽然，一个念头如闪电般穿过辛捷的脑海，他满面喜容地叫出了声——

十二

大戢岛主平凡上人虽是功力盖世，但对于下毒解毒这一门却是一窍不通，无恨生中毒看来非浅，但他也只有旁观，束手无策。

只是见辛捷大喜过望，精神不由一振道：

“ 什么东西，是解药吗？

辛捷摇了摇头，欢声道：

“ 这东西，我看这东西准成。 ”

说着掏出那怀中的一本书来，扬了扬道：

“ 有了这本书，什么毒不详细的记载在上面—— ” 敢情他那一册书正是毒术天下称首的北君 “ 毒君金一鹏 ” 毕生心血所作的毒经。那一日金一鹏的女儿金梅龄把这本毒经留给辛捷，辛捷书不离身，但一来连遭奇遇，二来急事缠身，根本无暇去看它，而且几乎都忘了。

这当儿灵机一动，有了毒经，什么毒还不是迎刃而解？大戢岛主接过“ 毒经 ”，看了看封皮，念道：

“ 毒经——金一鹏作，啊…… ”

辛捷接口道：

“ 金老前辈那日在沙龙坪以毒攻毒杀死那玉骨魔，这本书可是他老人家毕生心血哩—— ”

大戢岛主不由惊诧出声。

辛捷又道：“ 金老前辈毒术天下无双—— ”

说着接过毒经，迅速地翻开看去。

这毒经上包罗万象，字内海外每一种毒草、毒蛇，甚至是有毒的生物，几乎全部在内，直看得辛捷心惊胆战，但心中却由衷的佩服那又癫又谐的老人——金一鹏。

辛捷很快的浏览过去，那毒经中还不时加上一两幅插图，辛捷越看越惊，心中一动。

须知辛捷为人性本放达，天生好学，是以并不以为毒术乃是邪道旁门的，心中一动，眼见这毒经上真是 “ 毒 ” 不胜收，竟动念要学习下来。

他一念之间，已下决心，很快的翻着书，却始终不见有那什么 “ 碧玉断肠 ” 的名称或解法。

无极岛主无恨生静坐一边，仔细调运真气，脸上神色一片漠然，倒是平凡上人很焦急的望着辛捷。

又过了一刻，慧大师也已回来，辛捷已差不多快要把一册书都翻完，但仍没有找着这 “ 碧玉断肠 ” 的名字。

匆匆又是数页，眼看毒经只剩下最后几页，忽然，辛捷精神一振，敢情那书上端正的写着二个字：“ 特例 ”。“ ‘ 玉骨魔 ’ 既然用来毒无恨生，必非普通的毒物，这特例中多半会有—— ”

他忖道，一面仔细的寻找。

蓦然，四个大字呈现在眼前，可不是“碧玉断肠”四字？辛捷禁不住大声叫道：

“有了有了，这玩意看来来头不小呢——”

他接着便照书上念道：

“碧玉断肠，原本为植物，中土绝迹，形为四叶一蕊，无果，为此植物之草汁………”

他飞快的念着，也懒得管这种介绍，跳过数行，找那治疗的方法，又继续念下去，道：

“……毒性极浓，与一立步断肠”并称“双断肠”，且潜伏性极大，伏于体内，任内功高深，亦不易察觉，此物乃天地间最为厉害之物……”

“治疗之方，普天之下，仅有一物——”

辛捷念到这里，耐不住声音也微现紧促，显示他也十分紧张，高声继续道：

“仅有一物，即‘火玉冰心’，此物全天下只有北燕然山顶产有——”

平凡上人神色骤然一变，忖道：

“燕然山距此当有万里之遥，莫说现在急急需要，一时不能赶到，就是能够到达，也不见得就能立刻寻着——”

却听那辛捷声道：

“还有一法——”

原来当日金一鹏作此书时，每一种毒物，都有精细详注解释，而且还加以自己数十年的心得。

这碧玉断肠是金一鹏晚年才得知，当时除了火玉冰心外，确实缺乏他法医治，但金一鹏深知火玉冰心举世难寻，是以决心再找出另外一个法子。

凭他在毒中混了一生，加上极深的内功和极高的天资，终于在潜心思索下领悟了另一个方法，于是他立刻把此法写入毒经上面。

辛捷欢声的把那方子说了出来，平凡上人不由“啊”了一声。

敢情这个方法是太危险了一些。

原来，大凡这种潜伏性的大毒性，在毒发的时候，也愈快捷，假若在它尚未散入血脉，还是整个在体内之时，由一个内家绝顶高手用内力把它逼出便可无妨。但是这“碧玉断肠”一入体内，便会聚在人体中最重要的血脉中，那就是说在从顶心到心脏的这一带。

如果要把它逼出体内，非要顶心上着手不可。

平凡上人、慧大师、辛捷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怎会不知假若要动手逼毒，那非要在顶心“泥丸宫”上拍一掌。“泥丸宫”乃是人生穴道的总结之地，一掌拍下，那么立刻功力全失，有如凡人，而且痛苦万分。

中毒者功力即消，一点本能内在的潜力再也不能维持，“碧玉断肠”之毒立刻迅速的散开。

要在这时，观好时刻，再拍一掌，接着用内力渡入体内，好生逼出体外，才能散却此毒。

“泥丸”穴如此重要，假若下手的人一分失手，中毒者立刻死去，反之假若下手轻了一分，那中毒者不但白受一次痛苦，而且对他内力修为也有损害。

这个法子虽然能成，但太过危险，是以连平凡上人、慧大师此等人物，也不由惊诧出声。

当年毒君金一鹏领悟此方，便想世上绝无此等功力的人，是以这法子必然依旧是无法功，但他还是将它写在毒经上，算做是他一生研究毒学的一点儿心得！

平凡上人是全心佩服这作毒经的金一鹏，见识竟是如此多广，就连慧大师此等好强人物，也不由心折！

平凡上人苦笑一声道：

“老尼婆，这倒是一个难题呢？”

慧大师默然点首道：

“假若是咱们二人连手的说话——”

平凡上人道：

“不成，那恐怕更险——”

慧大师点了点头，辛捷明白他们乃是想二人连手，内力不若一个纯熟，更易出险，自己功力还差，只得默然。

平凡上人哈哈一笑道：

“那只得走着瞧了，老尼婆，你动手？”

慧大师微微摇首，接口说道：

“这当口儿上咱们不必再客气，老实说，贫尼的内力修为，自认比你要差上一筹哩——”

平凡上人不再言语，转身对静坐的无恨生道：

“老弟，觉得好些吗？——”

无恨生朗朗一笑，打断平凡上人的说儿：

“上人不必焦急，我无恨生再不成，这苦儿还挺得住。”他显然是勉强而发，语调轮到最后，已然微微颤抖。朗朗笑声，也愈来愈抖，而微带尖声。

平凡上人深知他的性格，哈哈道：

“老弟，真有你的——”

话声方落，右手大袖一闪之下，拍出一掌。

平凡上人心中有数，这一份差事可是十分艰难的，只要下手微微一错劲道，便是遗憾终生。

他知道以无恨生此等功力，自己一掌拍下，他必会极自然的生出一股反抗的力道，虽然是极小量的，但也可能致以平凡上人失手。

是以他在无恨生说话之际，突然下手。

这一掌是平凡上人的真功力，力道是三分发，七分收，出手之快，有若闪电，大袖才摆，一掌已然接实。

平凡上人深知轻重，一反平日嬉笑的摸样，一掌才触及无恨生“泥丸”，悠然往外一闪一圈。

平凡上人一触之下，力道全收，无恨生但觉顶心一震，全身真力迅速的散去，一点真灵再也压不住脉道中的毒性，极快的散将开来。平凡上人不敢丝毫大意，左手一晃之下，点出二指。这二指乃是虚空点向无恨生的“紫宫”和“章门”穴道。目的乃在于试探无恨生体内毒性散行的情形。

不说辛捷，就是素来面上冷漠、性如冰霜的小戢岛主慧大师，也不由紧张的双手互相紧握住。

平凡上人目不转睛，瞪着无恨生，蓦然，他瞥见无恨生俊逸的脸上，好似隐隐散过一丝痛苦的表情。

平凡上人何等功力，已知是“碧玉断肠”开始攻心。蓦地里，平凡上人结舌瞪目，有如春雷般吼了一声——无恨生顿时心中一震，灵台空明，脸上痛苦状稍霁，平凡上人左手已如闪电般再拍出一掌。

平凡上人用佛门最上乘的气功造诣，发出“狮子吼”的功夫，暂时震醒无恨生的神智，把握时间，一掌按下。手掌尚距“泥丸”顶心三寸左右，掌心闪电一吐。辛捷摒住呼气，已知这一掌拍下，平凡上人立刻要施开内力，渡人无恨生体内，成败全在此一举。

平凡上人手掌按实，缓缓吸起一口真气，吐人无恨生体中，努力往“泥丸”宫穴道下逼去。

平凡上人这一掌用的力道恰到好处，这一个难关总算渡过去，辛捷和慧大师都不由舒一口气。

然而平凡上人自己心中有数，别看刚才那一掌按下去，全力控制着，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一口真气已经差不多全以灌注，自己内力渡人无恨生体内逼毒，还不知能不能完成呢？但口头又丝毫分神不得，只好全力支持施为。

时间一分一秒中过去，平凡上人头顶上冒出蒸蒸白气，白髯无风而振，簌簌摇动，脸色如冰，紧张已极。

慧大师不相信这么一件艰难工作，会被平凡上人如此顺利地完成，她心中始终不能放下一丝毫不轻松的盯视着。

果然，平凡上人的身体蓦地有若酒醉，摇摆不定，辛捷吃一惊，身体倏地掠起，想上前察看。

他心知必是平凡上人内力不继，想出手相助，但转念一想，自己功夫比平凡上人不知差却好远，万一出手不成对平凡上人或无恨生，甚至自己三个人都是十分不科的，是以身体不由为之一挫。

这当儿里，眼前一花，一条人影已越过自己。

辛捷想都不用想，知道定是小戢岛主慧大师。

慧大师好快行动，闪得一闪，已掠到平凡上人身前。

她早知道，事情不会如此顺利，是以始终全神灌注，一见平凡上人身体微晃，便知自己所料不差，平凡上人果是内力有所不继，立刻施展“诘摩神步”，闪到他身前。

但见慧大师左手疾伸食指，准确的落在平凡上人的“志堂穴道”上，内力已渡人平凡上人体内。

这一来，平凡上人精神大振，换去一口早已浑浊的真气，内力不断渡人无恨生体内。

辛捷心中明白，这一来，平凡上人固然脱险，但慧大师和他的内力假若不能配合得天衣无缝，那么，不但无恨生生命难保，就是大、小戢岛主，也都会身受重伤！

是以辛捷的心情，比之先前，更是紧张，但他自知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目瞪口呆的望着三人。

这里，居于东海三岛之中的小戢岛上，是一片死静的，海边离这里很远，浪啸之声不能传来。

有一点微风，拂着寂静中的四人，衣袂摇摆处，发出的声音，周遭很为和谐——但实际上却有如一张紧张的弦。

辛捷呆呆地望着，大戢岛主一手紧紧地按在无恨生的“泥丸”上，慧大师的手指却紧贴平凡上人的志堂穴，无恨生盘膝而坐、脸上神情甚为古怪。

将近一百年，东海世外三仙从没有打过正经的交道，谁也想不到，在这里竟会聚集一起，而且还合用内力疗伤哪。

辛捷默然祈祷，希望无恨生能痊愈，同时间，也仔细检看毒经，知道毒一逼下，立刻就要采取放血的方式。

辛捷缓缓走近，看那无恨生泥丸上被大戢岛主按住，脸上一层淡淡黑气很慢地往下降，辛捷知道，大、小戢主的内力，已然发挥效力了。

黑气逐渐下降，辛捷注视着，等候着机会，心情仍然是紧张的，转眼望望平凡上人和慧大师，两人脸上宝相端壮，想都已动用佛门心法。

普天之下，有谁能是大、小戢岛主的敌手？而这两位盖世奇人联手之下，有什么事不能够完成？然而，这都是一件令两人都没有把握的难题，假若两人的内力不相配合，力道虽强，却也徒然。

辛捷很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也只有慧大师如此高深的内力，才能和平凡上人相配合。

黑气下降，已到手臂上，无恨生右手垂着，那黑气已被大、小戢岛主的内力逼到聚在无恨生右手中指上点。

辛捷从怀中拿出一个古铜的小瓶子，望望无恨生一根有若黑炭的中指，他知道这便是那潜伏在元限生体内的“碧玉断肠”

这玩意之毒，天下无双，辛捷不敢沾上，手指微伸，虚空往无恨生指尖一勒，一股指风过处，无恨生右手中指尖上，顿时现出一道不太深的口了。

辛捷动作如风，小瓶已靠近那口子，果然伤口中流出一滴滴的血来，这正是那碧玉断肠！

碧玉断肠色作碧绿，而且晶莹发亮，一滴一滴，真有点像一小块的翡翠碧玉，可爱己极。断肠毒液一滴滴出，果然不同凡响，落入瓶中，铿然有声，倒像是重如金属一样。

而且每滴入瓶，都发出一股浓烟，可见其毒性之烈。辛捷怕那浓烟有毒，摒住呼吸，看见那毒液滴入瓶中，不由有一种心惊胆跳的感觉！

别看这毒液，滴得慢，足足有顿饭时刻，才滴完全。少说电有大半瓶，沉甸甸的，好不惊人！

辛捷谨慎的旋上盖子，放在怀中。

大戢岛主平凡上人等那最后一点滴出，才收掌长吁了一口气，退在一旁。慧大师默默收回放在平凡上人志堂穴上的手掌，和平凡上人一同运功调息。

盘坐在地上的无极岛主无恨生，眼眸儿微张，一派玄门正宗的打坐模样，缓缓的把一口真气上提，在周身上下运行一周后，再运气调息。

难关已过，总算无恨生内力造诣好，不至影响大、小戢岛主，倒是辛捷在一旁见三人调息，心中仍然是紧张的。良久，世外三仙都从伤损中恢复过来，无恨生翻身跳起，仰天运气长啸一声。

这一啸乃是他含劲而发，声音好不清越，有若春雷破空，传出老远去，嘹亮的反射过来。

这声啸声好生悠长，但四人都是内家高手，已听出无恨生啸声中中气仍有不足，知他尚未完全恢复。

平凡上人哈哈一笑道：

“老尼婆，总算咱们不辱使命。”

慧大师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

辛捷看了看手中的毒经，对无恨生道：

“前辈，照这经上说，前辈之毒虽已疗好，但仍得休息三两个月，否则对内力方面有碍——”

无恨生哼了一声，不置可否。他并非不知好歹，但他昔日曾豪语中原武林，人材凋落，这几月来，他也曾到过中土，证实中原武学样样不差，而且，各种旁门左道，五花八门，也都样样有人精通，这次自己的性命，便从这“毒君”的手中捡来，可是他生性高傲，有言在先，是以仅仅冷哼一声，心中仍是很感激的。本来这当儿情形有若紧张的弦，这一来，却又轻松无比，平凡上人笑口盈盈，不知得意着什么。

蓦地慧大师对无恨生道：

“张施主，你对那石林发一掌——”

无恨生心知她心细，放不下心，要自己发掌，藉以看看自己的毒根去了没有，心中感激。微微一笑。头也不回，反手一拍，向一座石笋拍去。

无恨生这一掌纯是内力，虚虚一按，力道好不惊人，但闻“轰”的一声，

那石笋左右一阵摇荡，却并没有倒下。

无恨生微笑道：

“真气运行不妨，顺利如常——”

慧大师点了点头，平凡上人哈哈道：

“看样子，老弟只要再有十天一月，便可恢复。”无恨生点点头，心想自己伤势已好大半，平日和大、小戢岛主都无甚交情，再耽下去，也不甚好，于是朗声道：“小生拜受两位之赐，此恩待容日后驰报——

”说着对慧大师和平凡上人一揖，转身离去。

世外三仙本来自视都甚高，平凡上人和慧大师虽然为无恨生出很大力，无恨生心中感谢，口中却并不说出来，仅仅行札而退。

慧大师和平凡上人早已不在乎这些，平凡上人哈哈道：“好说！好说！和尚偷懒一步不再远送——”

话声方落，无恨生已飘出两三丈。

辛捷突地身体一动，向无恨生追去，叫道：

“前辈稍待——”

无恨生身体一顿，转身来望着辛捷。

辛捷呐呐道：

“前辈打赌之事，已胜那盘灯孚尔，晚辈必当尽力找寻令媛无恨生心想自己确实胜得那满面皱纹的家伙，只因毒伤突发才功亏一篑。但心中却因此对辛捷稍具好感，凝神望了辛捷两眼，才转身奔去。

那边慧大师站起身来，对平凡上人瞪了几眼，不发一言，也走回岛中。平凡上人深知她性格，呵呵一阵大笑，直到慧大师走人转角处，才收下声来。

辛捷目送无极岛主无恨生走后，缓缓走回石阵，看见平凡上人脸上表情古怪，心中不由一怔，走近来也盘坐在地上。天色渐暗下来了，夕阳西下，夜色渐浓。

靠近海岸，海风入夜逐渐加大，平凡上人的白色僧袍随风而荡，却是灰色的一片。

辛捷望着沉默的平凡上人，心中知道平凡上人必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但他不开口说，自己也不好问。

两个时辰前，这里还是在龙争虎斗，华夷相搏，然而，这些已为浮云，随风而散！

也许是太寂静了，远方的海涛声隐隐有节奏的传来，辛捷默然的坐着，一直紧张的心弦，由于和谐的气氛，而轻松了下来。天边第一颗星儿出现了，在黑暗中划过一道光明的弧度……皓月当空，夜色如水，黑色的天空透出一丝深蓝。平凡上人坐在石上，仰首凝视着黑暗的长空，他两道雪白的长眉微微蹙在一起，红润的脸孔上透出一派隐隐的愁思。辛捷不解地望着老人——也许说在等待平凡上人开口还来得确切些。

良久，平凡上人开口道：

“娃儿，我——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听。”

辛捷奇怪地嗯了一声，注视着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仍是凝视着长空，似乎在那深无穷尽的黑色后面，寻求一些被遗忘了的往事。

他缓缓道：

“大约是百多年前罢——那时，中原的武林领袖是少林。少林寺秉承达摩祖师的各种绝艺，虽然年久日深有好些神功已经绝传，但是就凭它正宗的内家真传仍不是武林其他各派所能及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但立刻又继续道：

“可是近百多年来，武林的泰山北斗已不是少林寺，江湖上也不见少林僧人的踪迹，甚至有些少林弟子被人欺侮了，也没有旁人出头，于是旁人只知道少林寺人材凋落，声誉一落千丈，却不知这其中还有一节隐情哩。”

辛捷听他说少林寺，更是凝神倾听，只听平凡上人接着道：“那时少林寺的掌门方丈是灵镜大师，他的师弟灵空大师是藏经阁的主持——”

辛捷听他说到“灵空大师”，不由啊了一声。

平凡上人瞟了他一眼，续道：

“灵空大师做了藏经阁的主持，终日闭门潜心苦思藏经阁中那些祖传仅剩的一些残缺不全的神功——本来那些失传的神功只一鳞半爪，但是灵空大苦思三十余年，竟然被他硬是搞通，于是许多失传多年的绝艺又重现于灵空大师的身上——”

辛捷似乎感到平凡上人雪白的眉毛下一双眸子中，精光突然射出。

平凡上人歇了歇道：

“后来，后来为了——为了一桩事，少林寺内起剧变，掌门人灵镜大师和灵空大师一齐离开了少林寺，灵镜的大弟子台净接任掌门。为了这件事他定下了一条门规，凡是少林寺的和尚，如非掌门特许，终生不准出寺半步，而非生死关头，绝不准与人动手——于是，少林僧人绝足江湖，少林弟子绝不与人动手，而人们就以为少林寺人材凋落，一落千丈——”

“灵空大师和灵镜大师离开了少林寺，无异将许多少林绝技带走，少林寺的僧人对祖传武学自然更是无法了解——”

辛捷聪明绝顶，他听到这里，许多先前的疑窦在脑海中一晃而过，他对这些己有了大概的了解——他知道，那百年前身负达摩失传神功的灵空大师，就是眼前的平凡上人！

事实上，少林寺以后的事倒真和辛捷料想的差不多——

台净大师定了这条门规，他去世之后，经过两代传到智敬大师——少林寺现任的掌门人。

百年来，少林寺不断地有人在苦思那些绝学，但是始终无法融会贯通，少林僧人知道要想重振少林盖世神威，除了那盖世奇才的灵空大师，已无他人，但是灵空大师一去不知踪迹，近百年时光，只怕已有变故。

忽然，他们想到了一点，灵空大师纵然已死，只怕他曾有传人继承他那一身奇学。这并不算困难，只要到武林中去打听，不难能探出一些端倪——然而对少林僧人来说却是一桩难题，因为少林弟子是不能离开寺门的。

智敬大师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他收了一个天资奇佳的俗家弟子——孙倚重。

因为台净大师的规定是“凡少林和尚终身不得离寺”，孙倚重可不是和尚啊！

智敬大师会和少林寺中所有的长辈，各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残缺不全的绝学统统传授给了孙倚重，所以孙倚重艺成下山后，立刻就成了轰动一时的“武林之秀”！

孙倚重的任务就是寻找灵空大师的传人，于是他注意武林中一切出类拔萃的高手——于是他注意到新近名噪天下的“梅香神剑”辛捷！

他跟踪辛捷，无缘无故和辛捷交上了手，等到辛捷施出平凡上人所授的“大衍十式”时，他又惊喜地发现辛捷所用的招式竟似失传的少林绝学“布达三式”，于是他没头没脑地停止拼斗，回身就往少林寺奔去——

跑出不及半里，却碰上少林第二代的首徒自法，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想到自法竟得掌门人特准下山，可见一定发生天大的事故——

自法碰上孙倚重，叫他立刻回山，不用再在江湖上胡闯，因为师父已发现东海大戢岛的平凡上人极可能就是百年前的灵空。

孙倚重也将自己和辛捷交手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对师兄说：

“师父们所说的只不过是‘可能’，而眼下的这一条线索是铁般的事实，咱们先探明了再回寺不迟。”

自法和尚听他说得有理，于是绕捷径到前面截住辛捷，要求和辛捷比划，等辛捷施出“大衍十式”时，自法凝神注视，发觉确似本门失传的“布达三式”，于是他和孙倚重商量出面问个清楚——

孙倚重少年老成，对师兄道：

“眼下咱们再出去多半会引起他的误会，咱们不如先绕到前面的华家镇去等他，等他到时再好言相问。”

自法和尚虽是首徒，但为人十分随和。孙倚重又是二代弟子中最受同门器重的人物，他也就听了孙倚重的计较，日夜兼程赶到了华家镇——

他们在华家镇一等就等了四五天，却不见辛捷来到——当然，他们不知辛捷被关中九豪围攻，险些儿送了小命。

直到天下武林齐会奎山，孙倚重又发现辛捷的踪迹，他一面跟踪上了奎山，一命由自法和尚赶回少林寺报信。

等到平凡上人突现“无为厅”，临敌面受辛捷绝学，力破了天竺来客金鲁厄，孙倚重确定辛捷乃是灵空大师传人，正要设法套问时，平凡上人却抓着辛捷一去无踪。

孙倚重只好连夜赶回少林，他将辛捷的剑法和平凡上人的形貌描述一

番，智敬大师忽然喜极流泪道：

“我佛有灵，灵空祖师已成不坏之身，现在仍在人间，必是那平凡上人无异——”

于是，少林寺所有的重要人物倾寺而出，齐赶向大戢岛——

这群和尚悄地赶着路，却不知已被人盯上了梢——

那金鲁厄和他师兄加大尔到中原来时，他们师父只对他们说：“中原的武学有限得很，只有一派叫做少林寺的和尚比较厉害，你们要想威震中原就先得打跨这些和尚。”

——当然，他们的师父并不知百年来武林形势大易，少林寺己是默默无闻的了。

所以“无为厅”大会天下英雄时，那浑人加大尔一进来就四处寻人，正是想寻他师父所谓的“少林和尚”，结果当苦庵上人出场的时候，他大喜以为是少林僧人，但听得懂汉语的金鲁厄告诉他苦庵上人并非少林乃是峨嵋时，加大尔大觉失望。

金鲁厄被辛捷挫败之后，恒河三佛听了他们的描绘，也猜到大戢岛主身上，于是他们三人由金鲁厄带路入了中原——

他们正愁不知大戢岛所在时，金鲁厄却偷听到少林僧人的谈话，知道他们也要去寻大戢岛主，于是就暗暗尾随着少林和尚，这四人的功力深厚，少林僧人竟茫然不知。

到了大戢岛，两伙人都扑了空，因为平凡上人正带着辛捷在小戢岛上和慧大师赌胜，结果恒河三佛反和少林僧动上了手……

——辛捷虽是凭想像，但是配合平凡上人所说的，他料想的和以上所述竟是差不多。

天上的星儿眨着眼，海涛声在这恬静的夜中格外清晰，周遭都是黑的，只那海岸边缘上一条细窄的浪花在泛着白光——

平凡上人住了目，仰天观望，白髯随风而动，像一尊石像般一语不发。

辛捷悄声问道：

“那个老方丈灵镜大师呢？”

平凡上人沉声道：

“师兄仍在——不，灵镜大师他仍在人间！”

虽然他立刻改口，但这“师兄”两字己证明了他正是那灵空大师！

辛捷暗道：

“那灵镜大师既是平凡上人之师兄，想来必也练成不坏之身，是以仍在人间——啊！对了，当年在小戢岛上乘鹤而来唤走平凡上人的老和尚难道就是那灵镜大师？”

读者必然记得，当日辛捷在小戢岛上走出“归元古阵”后，正当平凡上人与慧大师拼斗时，一个骑鹤老僧飞来将平凡上人唤去，临行时还对辛捷吟道：

“虎跃龙腾飞黄时，鹤唳一声潇湘去。”

这些话辛捷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却莫解其意。

蓦然——

海边一条船悄悄地靠上了岸，船上走下一批人来，一共是十八人，走近时，只见正是那群少林和尚。

少林群僧自平凡上人拉着辛捷飞跑掉以后，只得乘着船照着平凡上人的方向寻来，然而大海茫茫他们又不知小戢岛之所在，一直摸到此刻才算找到了小戢岛。

当辛捷发现了这批和尚时，那为首的和尚也瞧见了辛捷及平凡上人，他们欢呼一声，飞奔而来。平凡上人吃了一惊，起身就想回跑，但是忽然他的僧袍被一人紧紧扯住。

他忙回头一看，扯衣袖的正是辛捷。

只见辛捷脸上显出凛然之色，低声道：

“上人，您绝不能再躲避——”

平凡上人不禁一愕，只此缓得一缓，那几个少林和尚好快脚程，已纵到眼前。

一十八人噗地一声又齐齐跪下，为首仍是那少林掌门智敬大师，那“武林之秀”孙倚重却跪在最后。

智敬大师叩头道：

“灵空祖师，您——您还要隐瞒弟子么——”

平凡上人急得双手乱摇，大声道：

“不是，不是，告诉你们我老人家不是灵空大师就不是灵空大师——”

智敬大师想是呐言于口，啊了两声却说不出话来，见平凡上人又要起身，急得叩头流泪道：

“弟子无能，只——只望祖师看在——看在佛祖份上——”

平凡上人大叫道：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快莫哭，一哭就浓包了——”

智敬大师被弄得哭笑不得，他想到少林寺千年声威的重担，心中一阵热血上涌，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平凡上人一看大惊，抢前在智敬大师背上拍了一掌，又在他胸前揉了两下，叹了一口气道：

“唉！你们这是何苦呢？我——我告诉你们吧，我正是那灵空大师——”

智敬一听平凡上人承认自己是灵空大师，不禁喜得一跃而起，但随即又跪下道：

“弟子——弟子不知该说什么好，祖师——祖师——这些年来可安好？唉！天可怜见——”

说到这里他又不由自主流下泪来。

平凡上人的脸上闪过一丝激动的表情，但随即又恢复冷漠的面容。

智敬大师颤声道：

“ 弟子斗胆请祖师回寺—— ”

说到这里，他抬头焦急地注视着平凡上人，其他少林寺的和尚也都凝视着平凡上人，辛捷也同样——

平凡上人仰首观天，一语不发。

智敬大师只好又道：

“ 弟子智敬率少林门人情祖师瞧在佛祖份上，随弟子回去平凡上人忽然长叹一声，低声道：

“ 我老人家做了百年的野和尚，要我回去是不可能的了—— ”

少林群僧听到这里都是心中一沉，不料平凡上人又接着道：“ 只是，只是我老人家究竟是出自少林寺门，平生武学虽然大多自己所创，但是基本却是从藏经阁中悟得的，是以我一定将这百年带走的少林绝学归还给少林——”

智敬大师还想说什么，但立刻被他背后一个老和尚扯衣止住。

平凡上人又继续道：

“ 我瞧这娃儿甚是聪明可教，就着他留在我岛上，我定然把所有少林绝学倾囊相授。 ”说着指了指跪在最后的孙倚重。智敬大师见平凡上人如此说，知道要请他回寺是不可能的了，但平凡上人既答应传孙倚重绝艺，那么少林寺绝学重现总算有了希望，于是站了起来。

辛捷忽然见那智敬大师十分尴尬地瞧着自己，似乎想说什么，他冰雪聪明，立刻知道智敬大师是因自己身份而为难，因为智敬大师以为他是平凡上人的徒弟，那么他就成了少林众僧的前辈，而他年龄又恁小，是以他立刻巧妙地上前对孙倚重道：“ 孙兄，恭喜你啦，你竟得了平凡上人老前辈的青睐，这真是千载一遇的奇缘哩。 ”

孙倚重听他称平凡上人为“ 老前辈 ”而不称“ 师父 ”，不禁大奇道：

“ 怎么辛—— ”

辛捷笑道：

“ 兄弟哪有这份福气做上人的徒弟，上人不过略为指点兄弟罢了—— ”

这句话就明白说出他并非平凡上人之徒，于是智敬大师道：“ 倚儿，你千万得好好跟着祖师练功，咱们少林寺的光大全在你身上啦——

祖师，弟子们这就回去啦—— ”平凡上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智敬又对辛捷合什道：

“ 辛施主，咱们后会有期—— ”

接着率领门人，一行十七人匆匆而去。

平凡上人望着这群“ 后辈 ”上船而去，才轻轻叹了一声。忽然，轰然一声巨响，一片黑影如乌云盖般地落向三人头顶原来那根石笋吃恒河三佛掌力削去顶端，又被无恨生以上乘内力打在石根部，表面虽然无异，其实根部已是折断，这时竟轰然倒下——

辛捷大喝一声，双掌向外一划，陡然一合，一股狂风卷出，轰然又是一

声巨响，那石笋竟被击成千万碎块，漫天飞出！辛捷这招乃是新近从平凡上人学来的“空空掌法”中的一招，唤作“飞浪排空，”乃是空空掌法中威力最强的一式。

平凡上人喝采道：

“娃儿，真好掌力！”

最惊的莫过于武林之秀孙倚重了，两月前他还和辛捷交过手，不料两月不见，他的功力似乎又精进了一大截！天渐渐亮了，曙光普照，小戢岛上，晓风残月——

平凡上人左手携着辛捷，右手携着孙倚重，缓缓走向海滨。船到大戢岛，平凡上人和孙倚重上了岸，辛捷却留在船上道：

“晚辈尚有急事要回中土，就此告别，异日有暇——”

平凡上人笑道：

“娃儿既有‘要事’，走就是了，不要来什么异与不异的一套啦——

好！倚儿，咱们走！”

说着一抓孙倚重，两个起落，就消失在树林中。

辛捷怔怔地望着两人背影消失，一转身，扯起帆儿，划入海晨风甚紧，船行如箭，辛捷披襟当风，顿觉心旷神怡，他引吭长啸，如龙吟般的啸声随着海风传出老远——

忽然，淡淡的雾气，像轻纱般从四海升起，飘渺袅袅之中，使周围景物陷入迷迷糊糊。

霎时，雾浓了起来，周围都是白茫茫一片，这骤起的大雾正是东海群屿间的一大特色，而这种时起的大雾也为世外三仙避去不少骚扰与麻烦。就是世居东海的渔夫们都万分顾忌这种漫天浓雾。

辛捷心想：

“纵使雾大，但此时风向非常稳定，我只要把定舵向，好歹能航行到中原沿岸。”

于是他懒散地坐了下来，任那小艇平稳而轻快的前进。偶而，他俯下身去，伸手掏了掏海水，修长灵巧的手指在海水中划起几道细短的白线，寻即消失——

大雾中，船在疾行，辛捷无聊地胡思乱想着。于是，他想到了那娇艳无比的菁儿——

但此时张菁呢？辛捷不敢想像这毫无经验过人心险恶的纯洁少女，长期涉足江湖——

好长一段时间辛捷如此躺着，又坐起，雾愈来愈浓，即使以他超人的目力，五丈以外已是浑沌一片了。

艇侧浪头变成有规律而高昂地顺着船头向前冲去，远处传来搏浪之声，使辛捷直觉感到——

海岸近了。

一股莫名的振奋使他从艇中站立起来，一双神目紧紧注视着正前方，期待那陆地突然出现的那一刹那——

雾已更浓，辛捷什么也看不见，空中变幻莫测的水气，在他眼前显出各式各样的幻影。

突然一阵桨击水声——

就在离船头十丈左右飞快掠过一条黑影，看到倒像是条小艇，如非有这样大辛捷也看不见了。

此时辛捷因靠岸在即，又逢如此大雾，风帆早已落下而速度也大减，不禁奇怪什么人敢在这大雾中如此飞快地划艇？正当他一念至此，突然前面又一庞大黑影掠过，像是艘巨大海船。以它也尽速前进的模样看来，好似正紧追那前面小艇。想是船上之人正注意前面逃逸者，又遇到这大雾，竟没有发觉从旁悄悄而来的辛捷。

辛捷刚好赶到那大船船尾，一把拉住舵上的缆绳，好奇心的趋使，令他不由自主想跟上看看。

大船的速度大约较前行小艇快些，顺着击水声，不久即愈追愈近，从声音听来已不足五丈了——

突然一阵笑声从大船上暴出，紧接着一个嘶哑的声音操着生硬汉语说道：

“小妮子乖乖地别再跑了，我徒儿看上你实是你天大荣幸呢！”

附在大船下的辛捷一听这声音，竟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恒河三佛！被追的人会是谁？听他称谓应是一个女子。”辛捷暗忖道，一看手中握着的绳索，果然编织得不似中原所产。

“什么女子会被金伯胜夷看上了？”辛捷心中发了一个问号。前面的小艇中人并不应答，只听桨声更急，但操舟人似乎用力过久，出手力已不甚雄厚，所以老是逃不远去。

又一个年青的口音，道：

“姑娘何必急急逃呢？我们又不会吃你，有话好好讲呀？”辛捷一听即知是金鲁厄，不禁恍然大悟，心想：

“除非是金鲁厄看上了前面小舟中的女子，‘恒河三佛’还会对何人如此将就么？”

原来“恒河三佛”对其门下甚为严厉，但这排行最后的金鲁厄却是大得师父及师叔伯的恩宠，不仅因他聪明伶俐，更因他面容俏俊而善于口舌之功，所以金鲁厄在众师兄弟中，真可谓任所欲为而不会得不到了。

“哼！蛮夷之民如何配得上咱们中原礼义之邦的儿女？”辛捷对金鲁厄已有成见，当然为那女子抱屈了。

金鲁厄刺耳的声音又从船头传过来，道：

“姑娘还守着那臭汉子无微不至,看他伤得这样重,还有什么希望可活？扔在海里喂鱼算了！”

“我金鲁厄在天竺富可敌国，姑娘有什么不好跟我去？”金鲁厄竟想以利诱惑，也许他以为中原的女子会像他本国人一般重财轻义吧。

前面逃逸者虽仍加劲鼓桨，但也忍不住骂了一声，道：

“好狠心的狗蛮子，姑娘誓必报此杀夫之仇！”微哽的泣语，却突然使旁观的辛捷如中巨捶，一只手紧紧抓住缆绳不放，口中喃喃说道：“是她？竟会是她？……”

蓦然，冲动的天性使他忘我起来，这件事情也像变成他自身的事情一般，突然他一涌身，轻飘飘地翻上船尾——

此时雾气大浓，船头上的“恒河三佛”与金鲁厄俱被雾隐住，辛捷屏住气，放心大胆一步步蹑足前进，果然行不到五丈前面已显出四条人影——

当中站立的一位身材高大，必是伯罗各答无疑，旁一儒生当是自命不凡的金鲁厄了。

四人全神贯注在前逃者，谁也未注意到后面掩至的辛捷。想是前面操舟者对附近海岸相当熟悉，此时桨声突然向左一转，辛捷记忆中此方向正是朝向岸边。

立刻“恒河三佛”连舵也不用，六足往左一压，偌大船只竟硬生生被他三人转折过去，仍紧跟在小艇身后。

突然伯罗各答爆出一连串磔磔夷语：

“吉里摩诃防达，勿释哈阉”

并且手中竟举起一硕大铁锚作遥掷状，旁边金鲁厄急得连忙拦住——

此时前面雾气突地大盛，辛捷得平凡上人告诉过这正是进入峡湾内的现象，因为峡湾三山环陆，雾气极不易发散，故愈积愈浓。这时已快至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了。

辛捷不自觉更逼近了一些，距离恒河三佛等已不足三丈，如非他四人俱全神贯注在搜寻逃走之小艇，还会不发现辛捷么？

蓦地金鲁厄又开口喝道：

“姑娘速速停止，否则我师伯即要以铁锚投掷过来了！”敢情他也发觉形势突变，浓雾使得四人快失去逃船的踪影。虽然不一会儿前逃者踪迹已渺，但循水声“恒河三佛”仍以其超凡的功力，鼓风而行紧迫在小艇后面。

伯罗各答性最急燥，此时早已将锚高举在手，只要一无把握追得上前船，他即要凭桨声将对方击沉，以免恒河三佛追凌弱女的汎息，传入江湖受人耻笑。

谁知就在这紧张的一刻，突然小挺桨声消失了，立刻四周除了海涛汹涌之外，一丝声息也无，金伯胜与盘灯孚尔也连忙双手一扑一拂，减去前冲速度缓缓停下来。

金鲁厄正站在船弦边，蓦地他大叫起来，道：

“当心！右弦暗礁！”当然他是以梵语说的。

虽然大船速度已是大减，但前进的动力，仍足以被暗礁将船撞击得四分

五裂——

“轰隆！”

在恒河三佛”还未能及得停船的当儿，整个舟躯已稳稳架上暗礁，就是“恒河三佛”再有多大功力也别想将它移动分毫。伯罗各答正想破口大骂，金伯胜夷却一挥手将他制止，面容闪过一丝狰狞笑容——

“姑娘好生聪慧，我金伯胜夷深感钦佩！”金伯胜夷操着生硬汉语说完，立刻向伯罗各答打了一个手势，“恒河三佛”心灵早通，伯罗各答当然明白他的思想。

辛捷心性机警，早已洞悉金伯胜夷的鬼计，一躬身形如狸猫般又跨前三步，离金伯胜夷等已很近了——

金鲁厄等正注意着前方，何况大雾是如此浓，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怎会料到敌人从后方掩来，何况又是机智绝伦的辛捷。

果然不一会儿，离船约廿丈处，一个冷冷的女子声音说道：“好个蛮狗，现在可尝到姑娘手段了，等下叫你们一个个去喂鱼虾。”

金伯胜夷哈哈一笑，右手一挥处，伯罗各答铁锚已掷出手伯罗各答功力几乎与平凡上人相仿夷，这一尽势而为劲力有若奔雷，只见那铁锚挟着“丝丝”破空之声，直向发话处击去。辛捷早料到如此，蓦地发难，一个身子飞快朝铁锚去向扑出，抽空竟向“恒河三佛”等四人各劈出一掌——

金伯胜佛等突觉背后劲风暗袭，都不自觉转过身来，双手护住胸前，打定先保住身躯再说。

辛捷正要他们如此，乘四人一窒间，一溜身形早赶出船头，紧紧追在铁锚后面——

四人发觉受骗时已拦击不及，其中金鲁厄对辛捷印像最深，虽短短一瞥，已看清是辛捷，不觉脱口呼道：

“是他？这小子！”连忙将此人是辛捷告诉“恒河三佛”等。这突变只不过一刹那时间，不说“恒河三佛”在后大声咒骂，而辛捷飞出船头五丈已赶上铁锚。

辛捷在先前已记清发声处，此刻真气一换，双足灌满真力狠狠往铁锚上一顿，自己身体被反用力激得高高腾起，不过铁锚却也因辛捷这一脚，稍微向下偏去——

“扑通！”

铁锚落水声，紧接着一下女子惊呼声，辛捷在空中一连换数个身形，减去前飞速度，径往发声处落下。

此时大雾弥漫，辛捷双目紧紧注视着足下仍是看不见落足点船上人刚才大概被铁锚声势骇得心惊胆寒，此时又闻头顶劲风呼呼，不禁将手中木桨一扳，整个船身硬往左移开五尺——

辛捷尽量将双足缩起，但直待他离水面尚不足两尺，才发觉自己脚下竟是白茫茫一片波涛，何来小舟？

辛捷大惊之下，双袖奋力向下一压，整个身子藉着水面反震之力，凭空又跃起三丈，这下他再也不敢大意，连忙开声呼道：“坤妹？是你吗？

立刻有一根木桨伸过来，辛捷稳稳落在桨上，心暗惊这浓雾如此之大，居然身隔咫尺仍不能发现身旁三尺之外的小船——

辛捷得到木桨的助力，一晃身落入船内，蒙蒙雾气中，正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紧张地注视着他，目光中哀怨的神色像包含着无比辛酸与痛苦。

辛捷立在船头，似乎在未得允许前不敢冒入小艇，此时他心中升起莫名的恐惧，既怕对方不是心目中所想像的方少坤，而又害怕是！

“坤妹！是你吗？我可以下来吗？”辛捷在此大雾中只觉此女郎轮廊已像极方少坤，但弥漫气遮掩下她却是如此冷，冷得辛捷不敢启口——

那女子久久不答，辛捷也久久立在船头，相持了好一会儿，那女子才开口平静说道：

“不错！捷……辛大哥，是我！想不到会在此碰见你！”但辛捷听得出她语气中包含着绝大的痛苦与激动。

“吁！”

辛捷长长缓一口气，自嘲地笑笑然后步下船舱，舟中横板上正坐着令他难忘的方少坤。“但她是这么冷冰冰！”辛捷心想，接着打算缓和一下周围冰冷的气氛，但总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只好苦笑道：

“坤妹，真高兴能见到你，你这些日子——”

辛捷说到此，突然远处传来数声惊呼，紧接着听得金鲁厄叫道：

“师父！快！快跳上这礁石——”

又一阵梵语的咒骂声，还有伯罗各答愤怒的吼叫声——

方少坤至此才露出一丝凄凉的笑容。

辛捷抓住这机会，立刻赞道：

“坤妹真聪明，这计策我真佩服得很。”

方少坤淡淡一笑，道：

“辛大侠过奖了——”

辛捷听出她语中隐隐含有暗刺，他对方少坤除了万分抱歉外，只有无比的怜惜了，更何况他对方少坤并不是完全忘情。“坤妹！我——

我对不起你，以前的事情别提了，坤妹近来生活好吗？”

方少坤突然掩面痛哭起来，蓦地她变桨一划向右横过六、七丈，突然从身后抱起一人，一点船身即向外跃去。辛捷大惊，尚以为她要寻短见，立刻也跟踪跃起，但当他落下时却发现脚下竟是干沙实地——

此时方少坤早已隐身浓雾，辛捷微一停顿，立刻辨清方向循声追去。

辛捷功力高出方少坤许多，何况她手中尚抱着一人，所以辛捷不久就追及她，只见方少坤将那人抱得紧紧的，一路啼哭跑着辛捷只好牢跟在她后面，出声安慰道：

“坤妹！难道不能给我解释的机会吗？”

方少坤头也不回，仍继续奔跑，就这样在崇山峻岭中，回转约有两三个时辰，竟奔至一洞口——

方少坤毫不停步直奔进去，而辛捷也毫不犹豫立刻跟进——

一奔进洞竟是一个宽敞的大岩穴，内中现分许多小曲道通人更深层，方少坤似乎对此地地形甚是熟悉，直拣当中一条向内深入——

转了好几个转，前面竟现出一石室，内中石床、石凳、石桌、石椅一应俱全，方少坤将手中人轻放在石床上，蓦地转过身来。

辛捷停在石屋门口，疑惑地看着内中一切——

“辛大侠一路跟来作甚？”方少坤微哽地道。

辛捷脸上痛苦地抽畜了几下，叹声道：

“坤妹！别这样对我，纵使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相隔这样久，你也应谅解我啊！”

方少坤冷哼一声，道：

“你——

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也没有什么要我谅解的。”短短的数语却像只只利剑般穿透辛捷的心，如果不是他对方少坤抱有愧恨，以他性格早要顿足走了。

辛捷看看方少坤身后静躺在石床的那人，只见他满头乱发遮去大半脸，怪异的装束使人看来觉得不伦不类，为了要找出继续在此地的理由，于是辛捷说道：

“他是谁？看来受伤很重，让我帮你将他医好吧！”方少坤奇怪地一笑？脸上闪过一丝极不自然神色，说道：“不敢有劳辛大侠，此人是谁大侠也无须知晓，就请您赶快离开这儿！”

这左一声大侠，右一声大侠，叫得辛捷惭愧而无地自容——

辛捷不能再言语，晶莹的泪珠在他眼眶中滚动，他终于没有让它滑跌下来，但那种神色，不仅包含哀伤，还有一丝微微的愤怒，虽然辛捷确曾有负过方少坤的地方，但经过这么多折磨，她也应谅解他，给他稍微慰藉才对。辛捷想着，嘴唇发着颤，一直抖动老半天才脱口而出，道：

“坤妹！你……你……唉！”说时两手微张着，眼中充满希冀被幻灭的目光，脸上一片呆痴与悲怜——

这一声“坤妹”像一只巨锤，重重击在方少坤心扉，被理智压住的感情，一发再也不可收拾，只是她也泪如泉涌，伸手掩面泣道：

“捷哥！捷哥！为什么又让我碰见你呢？……”

辛捷僵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一丝宽慰的欢欣熔化了他郁积的愁结，至少方少坤还没忘记他啊……

“坤妹！我实在对不起你，唉当年的事不谈也罢！你……你已嫁人了吗？”辛捷说时指了指石床上受伤的那人。方少坤点点头，面上浮起淡淡一丝苦笑。

“是谁？”辛捷奇怪地问道，因为他不明白……方少坤幽怨的一瞥辛捷，极不顾出口地说道：

“金欹！”

辛捷惊得突然紧紧抓住方少坤双肩，怀疑地再问她道：“是金欹？‘天魔’金欹？”

还没待方少坤点头答是，辛捷已一晃身抢至石床前——

方少坤以为辛捷尚未忘记前仇，急得大叫道：

“捷哥！你不能……我不许你伤他！”说时一把拉住辛捷左手。

辛捷右手轻轻一拂，扫开覆在那人面上的乱发，骇然一个难以忘怀的面容呈现在他眼前——

这人不是金欹是谁？辛捷心中暗思，深而长的两道刀痕在鼻梁上画了个交叉，当他想到金欹抓住吴凌风落下悬崖的疯狂面孔，不禁使辛捷打个寒噤。

辛捷叹了口气，顺手探了金欹鼻息，倒甚均匀有力，于是摇了摇头，道：“还好，伤得不甚重，大概再休息个把时辰即可以清醒过来。”

辛捷转脸望着正关切注视金欹的方少坤，心中不禁奇怪他两人怎么会结为一块的？又怎会跑到这荒僻的海边岩区来往呢？方少坤蓦地发觉辛捷正疑惑地看着自己，不禁红飞双颊，轻轻笑道：

“你想不到我会嫁给他是吗？”方少坤瞟了床上金欹一眼。辛捷点点头——

方少坤又淡淡苦笑，拍拍旁边石椅请辛捷坐下，然后娓娓道出一段事迹来——

“你知道那天我投江后……”方少坤含羞地望望正预备聆听的辛捷，脑中又浮起那使她终生也不能忘怀的一幕。

辛捷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惭愧的表情使他脸色显得甚是难看，方少坤提起这事又使他想起失踪久未联系的金梅龄——

“唉！捷哥……”方少坤知道辛捷心中一定很难过，而自己又何尝不难过呢？初逢时的惊喜，继之强迫自己对他的冷淡，已使她多年对辛捷的恨意完全勾销，并且如果严格说一点，自己也有负于他呀！方少坤心想，因为她不是也嫁给以往最痛恨的人——

金欹？

“龄姐姐如何了？”方少坤自己也不知为何会喊出“龄姐姐”的，但看辛捷痛悔的表情，多少也猜出些端倪。

辛捷没有回答，只木然摇摇头，心中对方少坤的放过金梅龄也宽慰了不少——

方少坤不顾再问起使辛捷痛心的事，仍继续先前话题道：

“那天我投水以后，我恨一切，我也恨我自己，于是我屏住气拼命要往水下钻，想让江水将我淹没，永远淹没，但是浪是如此大，我支持不了几口气即昏绝过去——”

辛捷随着她的叙述，思潮又溯到昔日，想着方少坤在大江之中随波逐流，慢慢远去，终至去消逝无踪——

方少坤的声音很平静，很委婉，除了道出数年来流浪的经过外，尽量避免引起辛捷痛苦的回忆。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周身是如此湿，我想大概是冷醒的吧！”方少坤一直说下去，偶尔眼中闪过一丝眷恋昔日情景的目光。

……此时天已黑了，黯淡的星光在天上闪烁着，我感觉四肢懒散已极，心灵的麻木与肢体疲劳使我除了沉静外，连指头也不想动动——

我平仰着身子，也不知自己是在水上？还是在陆上？或在船中？因为这种种对我都毫无关系。

突然我觉得身侧远处火光一亮，接着一个孩子口音呼道：“奶奶！那位姑姑就在那边！”

接着一个妇人的口音：

“乖孩子，你先跑去看看，不要让这可怜的人冻坏了。”又闻小孩应了声，立刻方少坤觉得有人很快跑至自己身侧。“奶奶！她已经醒了，啊，你看她全身都湿透了。”这时妇人也走了过来，看看方少坤除了身体显得虚弱外一切尚好好的，不禁松口气，道：

“唉！小福真亏了你的……姑娘！你感觉好吗？”敢情她也发觉方少坤醒了。

方少坤虽然心中感激这妇人的好心，但内心的一切都变成绝望，一切都变得漠然，以至对着这好心的妇人脸是这般冰冷。方少坤说到此处，辛捷突然打断话题问道：

“你漂到什么地方？”

方少坤看看辛捷脸上关切的神情，心中也觉得甜滋滋的，尤其他目光中万缕柔情不是还像往昔一般吗？

“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听那救我的渔妇说，才知竟是距离武汉百余里的‘杨逻’。”方少坤安慰地笑道。

辛捷叹道：

“你命运比我还好些……唉！我……”

方少坤的泪水又涌出出眼眶，数个时辰前的恨意早已被柔情所化，只见她轻轻握了握辛捷的手，故意装出笑脸，温柔地道：“捷哥，别想以前了吧！让我告诉你以后的事情……”辛捷点点头，轻抚着方少坤零乱而细长的秀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唯一使他安慰的是坤妹已经有了“归宿”，不管是谁，多少对他的内疚有了补偿。

方少坤继续说道：“自从我被那渔妇救后，渔妇怜我孤苦无依，何况她也仅有祖孙两人相依为伴，所以就让我留居下来……”

“这样过了近半年，我对一切从此灰心了，我的感情像槁木般永远死沉过去，但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如此地简单……”“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本是初

春奔放时节，突然……突然金歆来了…… ”
辛捷听得一阵紧张，身子也不自觉仰起。
“ 原来清静而恬淡的小茅屋——
渔妇的家。 ” 方少■如此述说着，“ 突然掀起大风波。 ”
“ 这一日我正在陪那好心的渔妇做女红…… ” 方少■略带追忆的神色——
“ 噗 ” ！敲门的声音，接着一个男子口音叫着：
“ 开门！■妹出来！ ”
我听见这声音脸都发白了，刺耳而嚣张的叫嘈，不是 “ 天魔金歆 ” 还会是谁？
逃是逃不了，我心里想着，不禁摸摸一直藏在怀中的匕首，慢慢将门打开——
出现在我面前是一个褴褛而疲乏的青年，我几乎认不出他即是最令我厌憎的 “ 金歆 ” 。
“ ■妹……■妹！你害得我好苦！ ” 金歆语气仍是这么专横，一双手扶住门槛像是要跌下来——
我冷冷说道：
“ 金歆！你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要再见你……再见你们两人—— ”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多日平静的心胸会突然激动起来。
金歆嘴微张地望着我，很久没有理的乱发遮去他从前俏俊的面容，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低声下气过说道：
“ ■妹得罪你的人并不是我啊！为何要连我一并恨上呢？上天可怜才让我寻得你，我这般深爱你，为何你总要伤我心呢？ ” 我激动得掩面痛哭起来，口中连连呼道：
“ 我恨……我恨你们两人……啊！金歆你！你怎么了？ ” 此时金歆突然扶住胸部，脸上肌肉惨白并连续抽动数下，突然倒在我脚边——
辛捷忖道：
“ 对了！必是这厮中了我一掌，为了寻■妹竟连日跋涉，没有好好将息过才会如此严重，如此看来他对■妹可是真感情啊。 ” 且不说辛捷心中起伏，方少■继续叙述着：
“ ■妹我……我内伤发了。 ” 金歆痛苦地呻吟着，无助地伸出右手——
“ 我蓦地心软了，虽然金歆天性凉薄，对我却是一片真心，于是我连忙将他扶至床上。
经过数日的治疗，他终于好转过来—— ”
“ ■妹！ ” 这一日他已能坐起，诚恳地对我说：
“ 我知道你一定很恨我，恨我的为人……但是……但是我愿意为你改过自新的，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 我不得不装出冷漠的样子，虽然对他

的恶感是少了很多，但我仍摇着头。

“好吧！我不敢勉强你，虽然这不是我以往的作风。”金欹出奇平静地道，目光中往日凶戾的神气一丝也无，只见他继续道：“但我想知道，你为何如此讨厌我？如此恨我呢？难道仅仅为着辛捷那小子吗？”

我不愿他谈到你的名字，虽然我心中时常反复念着它。

方少■继续对辛捷说：

“何况爸妈的惨死，那一幕景像又清晰浮上我脑海，像着魔般突然对他诅咒起来。”

“你……你这恶魔！你连父母都能杀，我还敢喜欢你？”

金欹的脸色变了，我从未看过他如此惭愧过，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在我血液中奔流着，爸！妈！虽然他们并不是我亲生父母，并且强迫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但他们总有养育我十余年之恩呀！

“逆子！你这杀亲之逆子！你这不容恕的逆子！”我不停叫喊着。

“你自称爱我，愿为我牺牲一切，哼，如果你将你自认为漂亮的脸上画两刀我就嫁给你。”一时气愤我竟吐出这句话。

金欹苍白的脸上，突然露出决然的神色，愤道：

“■妹！当然我犯了滔天大错不容宽谅，但你说的话可算数？”

我哈哈大笑起来，蓦地从怀中抽出匕首交给他道：

“划吧！划吧！我要看看能杀父母的人能不能划自己的脸？”

金欹接过匕首，望着我失常的狂态，突然反手两剑，竟真的在自己的脸上划了一个十字，他狂叫两声“妹”，鲜血从他脸上泊泊流下，刚病愈虚弱的躯体，受不住这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立刻昏倒在床上——

我被这意想不到的变化惊得呆了，看着金欹脸上深而红的两道十字伤口，一种罪恶的惩罚在我心头滋长。

“啊！方少■你作了什么事啊？”被惊吓着的我，丢弃重伤的金欹，掩面飞奔而去，像避罪恶的深渊般，我再也不敢回顾一下那小茅屋——

“于是我又开始流浪了……”

方少■说至此处，早泣得泪湿沾裳，胸部急喘地抽搐，像久经忧患的孩子，遇到亲人将心中郁愤要一吐而尽的样子。

辛捷拍着她上下抽动的双肩，抚慰她道：

“安静点！慢慢讲！”

从他知道方少■已属金欹后，自然的对她只剩下纯洁的友情。

方少■激动一会才继续说道：

“后来我在江湖上流浪，闻到七妙神君要到泰山参加大会，我早已怀疑到‘七妙神君’必是你，所以我无法自主地向山东方向行去……”

“等我达到泰山脚下时，大会已经作鸟兽散，但我突然发现了金欹，他又是伤得这般重，从岩石边爬上来，殷红的刀痕仍醒目地交叉着……”

“他也看见了我，竟努力挣扎向我爬来，口中尚喃喃念道：“■妹，宽

恕我！■妹，再别离开我！”

“至此我感情完全崩溃了，怜惜他的心情使我变成爱他的痴心，于是我带着他来了此处，这荒凉无人的岩区，永远离开人群，就孤单终其一生……”

辛捷自此才明白方少■与金欹结合的本末，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但你怎会被‘恒河三佛’追上呢？”辛捷奇怪金欹的被打伤。

方少■脸一红，道：

“还不是他！”她指着金欹，道：

“他说在洞里呆得烦了，要出去散散心，接着又恨声说道：“谁知竟碰着那三个老鬼，还有他们那讨厌的徒弟……”辛捷点点头道：

“不错！那三人徒弟叫‘金鲁厄’，他对你怎样？”

方少■恨得牙痒痒的，哼道：

“这家伙不是好东西，如果落在我手上非将他碎尸万段！”

辛捷已猜出端倪，笑道：

“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呢！”

此时两人已回复以前般亲蜜和气，当然亲蜜的有些距离，方少■被噪得“啐”一声，哼道：

“这家伙是蛤蟆想——”

正在此时，突然床上的金欹哼了两声，道：

“■妹！■妹！水！水！”

辛捷与方少■蓦地惊醒，辛捷取笑道：

“你看！雄天鹅醒了呢！”

方少■含羞地一笑，笑容多少含点伤感的意味，只见她连忙奔过去，口中还继续道：

“你瞧！这就是那最高大的老头子打伤的！”

“啊！你说的‘伯罗各答’，哼！‘恒河三佛’竟是这样的小人！”辛捷应道。

金欹又连连叫着要水，待方少■灌了少许水下去，他又朦胧睡去——

“啊！

突然辛捷轻呼一声，说道：

“■妹，你听脚步声！是‘恒河三佛’等来了！”方少■功力较辛捷浅了许多，听了一会仍是听不出什么，但她甚明了此地气候，道：

“必定是雾散，否则虽然站立那块岩石只距海岸不足八丈，他们仍是不会跳过来的。”

辛捷跟随在方少■身后奔跑时，正值大雾最浓，当然对附近地势一些也不明了，所以他问方少■道：

“你这岩洞地势如何，是否很容易被发现？”

方少■摇摇头，道：

“我们刚找此洞时倒花了不少心力，但经过居住这么久四处早留了痕

迹，像‘恒河三佛’这种老经验，我想很快就会被他们寻来。”方少■显得有些忧虑。

辛捷默默沉思一会，心知带着负伤的金欹必是逃不过“恒河三佛”的追踪，只好暗暗决定对策，道：

“■妹！随我来，咱们可得为他们准备些东西，免得这些夷族笑我中原无物……”

此时洞外果如方少■所说，浓雾已消散无踪，崇高起伏的山岭，峦叠重峰甚是雄奇，辛捷与方少■正在洞内忙碌布置着——

蓦地远远山巅上突现出四条人影，这当然是“恒河三佛”与“金鲁厄”了。

原来金伯胜夷等被方少■略施小计，船破舟沉，四人只好立在那毁他船的礁石上，虽然这礁石距岸只不过八丈，但在浓雾中如何知晓？

直待雾散，四人才看清形势跳上岸来，内中当以伯罗各答恨得最牙痒，立刻催着其他三人加紧追踪，非要将辛捷置于死地不可——

当然他们立刻发现方少■与金欹所留下的痕迹，所以很快地跟下来，并且距这洞也不远了——

“师父！”金鲁厄一边奔跑一面向金伯胜夷求情：“等一下捉着那姑娘，请师父饶她一命吧！”

金伯胜夷冷冷地点头，虽然他对金鲁厄有求必有应，但仍不得不摆出些师父的架子，当然金鲁厄也明白这点。四人越跑离洞口越近，突然金伯胜夷首先发现辛捷藏身的地方，蓦地指着洞叫道：

“摩诘拉河，孕罗，阿隆黎！”

语意大概是说“他们必定在这儿”吧！

伯罗各答与盘灯孚尔正要抢身进去，突然洞内传出辛捷冷冷的声音道：

“蛮夷的尊客此时才到，辛捷已候多时。”

四人中只有金面胜夷与金鲁厄听得懂汉语，伯罗各答只听出是辛捷的声音，一扬手即要抢攻前去——

金伯胜夷虽是由“天竺”来的，也明白中原武林规矩，如以“恒河三佛”之名，欺压一个后生小辈，传出去面子总不好看，除非有把握将他们三人都毙了——

所以他连忙将伯罗各答拦住，然后对洞内辛捷说道：“好小子！有种的给老子滚出来！”

辛捷哈哈笑道：

“好一个蛮子，原来你到中国就只学会这几句骂人的话！”金伯胜夷一听辛捷这不正是明明瞧不起自己，但敌暗我明，除非将他们一并诱出，否则冒失进去吃他们走脱一个，事关“恒河三佛”面子事大。

金鲁厄在旁倚仗师威，加上有他汉语流利，所以叫道：“姓辛的出来，咱们再战三百回合。”

辛捷隐身洞内，仍冷冷说道：

“要我出来不难，不过你们‘恒河三佛’说话算不算数？”金伯胜夷不知辛捷为何会出此言，谨慎答道：

“咱们‘恒河三佛’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小子耍弄什么花样？”

辛捷不答，继续问道：

“金鲁厄，你呢？”

金鲁厄一怔，脱口道：

“我当然也一样！”

辛捷冷哼一声道：

“好！说得冠冕堂皇，如果你们被我辛某指出失信的地方，你们可得听我辛某一句话！”

金鲁厄已觉出辛捷必是持着什么计策，正要警告师父，金伯胜夷已脱出口道：

“哼！假如真个如此，莫说一句，咱们十句也听。”他自以为这“十句”用得很好。

辛捷一看三佛果然入圈套，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道：“真不愧‘恒河三佛’之名，金鲁厄！你自己说，你在‘泰奎山无为厅’对我许了什么话？哈！哈！”

金鲁厄一怔，呐道：

“我……我……哦！”突然他记起原来他曾答应辛捷，如果败给辛捷的话，将不再入中原——

辛捷知道这批天竺怪客，俱是不太守信的，只好要利用他们顾全面子的关系来诓他们，于是接着道：

“现在你们得听我一言，咱们中国武技上虽胜不了你们蛮子许多，但‘归元古阵’你们总拜领过吧！”

辛捷故意在言辞上将他们折损一番，道：

“我辛某虽然武艺没学好，但师父还教了我一些阵法，足可耍耍你们。现在我坐在洞穴当中，任你们选一人，只要不毁去或推倒任何东西而能摸着我，咱们三人即任凭处置……”金伯胜夷不禁犹疑不决，“归元古阵”他们是领教过了，辛小子的‘阵’虽然不会强过它，但却有条件不许摧毁任何东西，而自己凭着‘恒河三佛’的名头，势必不能在这小子面前低头。且不说金伯胜夷在那举棋不定，金鲁厄有见辛捷揭他疮疤早已愤怒，不待师父决定，突然呼道：

“师父让我将这小子抓出来，谅他有多大能耐困住我？”说着即向洞内步进。

金伯胜夷三人较辛捷算来高了一辈，不好意思亲自出马，只好让金鲁厄去尝试了——

且说金鲁厄一步入洞内，只见洞中石堆林立——

正是辛捷与方少■的成果——

而辛捷声音正从当中传出。

要知辛捷受“七妙神君”教导，神君除了“色”一妙未授他外，其余辛捷俱已有青出于蓝之势，“归元古阵”这么难的阵法他都大部懂得，随便摆个阵法当不成问题。

就这样金鲁厄在阵中转了数周，因不能摧毁任何东西，所以不一会儿即转入歧道——

前面曾提过此山洞穴径多而复杂交错，如走错路途非叫你绕个十天半月不能出来，金鲁厄被辛捷略使手法，即走入岔途。辛捷故意在阵中冷笑着。

“恒河三佛”等了二个时辰不见金鲁厄出来，早急得暴跳如雷。

辛捷见时机成熟哈哈一笑，道：

“三个老糊涂，你们的乖徒儿别想出来了？”

金伯胜夷所有弟子中，最宠受这最幼又最聪明的金鲁厄，看他进去如此久还未出来，以为遭了不测，急得大惊道：

“姓辛的小子滚出来！我的金鲁厄伤了一根汗毛看我金伯胜夷一掌要你的命！”

辛捷听后大怒，蓦地从洞内飞出，落在“恒河三佛”之前，冷笑道？

“好狂妄的口气，我辛某不才，尚还不在乎大师一掌呢！”金伯胜夷也是急怒攻心，呼道：

“我一掌毙不了你，咱们‘恒河三佛’有你在一天，决不再重履中原。”

辛捷哈哈狂笑，道：

“此话当真？”

金伯胜夷气得用力点点头——

辛捷空向洞内大喊道：

“■妹！将那人带出来？”

果然不一刻金鲁厄随着方少■步出，大概走了不少冤枉路，满面愤怒的神色——

“大师请准备吧！如果一掌击不倒在下，可就得请前辈回转天竺，永不再踏入咱们中国。”

“恒河三佛”、金鲁厄俱虎视着辛捷，方少■在旁也替他紧张，突然辛捷转身向方少■说道：

“■妹！快快趁机带金欹逃吧！再不走当心他们出尔反尔就来不及了！”

方少■从辛捷口气中、目光中得到了她渴望而没有得到过的柔情，为了辛捷她应该留下，为了金欹她应当逃走，她要作何取舍呢？

辛捷此时抱着不只为了方少■，更为着中原武林而牺牲的精神，面上显出凛然不惧的威武，但当他看见方少■娇小无助的神情，不禁软化了，只好柔声道：

“■妹！快走吧！别令我有牵挂！这蛮子的一掌我还受得了，只巩他不

守信，则你们要逃也来不及了！”

方少■茫然点点头，眼眶中充满泪水，缓缓步入洞内，虽然她极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带着尚未完全清醒的金欹走了，当然这不全是因为“恒河三佛”的原因——

辛捷待方少■去后，神情为之一松，长吁一口气静静立在金伯胜夷前——

渐渐金伯胜夷的手扬起了，长长的黄毛因功力运行，竟无风自动，只见他两眼牢注着辛捷，使得辛捷任何一个动作也逃不过他眼睛——

辛捷将平生功力早已运集在双掌，此时他心中什么也没有想，唯一的念头只是要苦撑这一掌——

蓦然金伯胜夷“嘿”一声，双掌一前一后夹着风雷之声排山倒海般夹击过来，劲力的雄厚足可开山裂石——

“砰！”

辛捷毫不迟疑，竟全力迎上去，立刻漫天黄沙弥漫，再也看不见什么——

慢慢黄沙跌落了，辛捷，金伯胜夷都从迷糊中显现出来，辛捷脸色古怪地苍白，摇摇晃晃地，但是，他一步也未曾移动。金伯胜夷惊异地叹息一声，突然一挥手，立刻四人向海岸方向飞驰而去——

辛捷呢，只见他两手低垂着，而十指掌心却微微扬起，作出似欲反击的模样——

黑夜已降临，大地上回复到原始的沉静，天上第一颗星，射出它黯淡的光明——

突然远远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使辛捷拼鼓着余力，蓦地振作，朦胧山势中什么也看不见，辛捷一口泄了的真气又勉强提了起来，暗忖道：

“什么东西？是‘恒河三佛’？还是■妹回转来？”蓦地，山回处转出只硕大山熊，它漠然地瞥了辛捷一眼，微微张了张大鼻孔，嗅了两嗅，又掉头去了。

辛捷心中顿时放松，他自嘲自己的多疑，但是他受金伯胜夷的那一掌实在太重了，经过这一阵拼力振作，再也支持不住，哇哇一连吐出三口鲜血，“噗”地跌倒下去——

月光之下，万星齐放，辛捷静躺着，肉体的痛苦却远不及他精神上的愉快——

毕竟，他完成了他的使命。

秋意已深，在清晨傍晚，一种肃杀的气氛，漫扬在北国的原野上，杨柳枯了，燕子南飞，小桥下的流水，枯寂无力的向东流着。

已是初更的时分，高朗的天空，出现了疏疏几颗小星，淡淡的闪烁着，显得天路是那么遥远，无涯……

在洛城郊五六十里外的小丘上，有一座破旧的古庙，簌簌的山风，吹过

那腐朽的窗槛，发出一阵阵的摇晃声，令人感到凄凉悲怆。

孤灯下，盘坐着一个高大黑面汉子，在他对面坐着一个稚气满脸的少年——

他虽然长得甚是修长，可是看起来只不过是十二、三岁的模样。

那黑脸汉子忽道："鹏儿，咱们丐帮帮主既然传你大位，统率天下群丐，那镇帮之宝'百结掌法'必定传给你了。"

鹏儿点点头道："那天师父传我掌法时，已是身受重伤，他强自支持教了我一遍，便倒地昏了过去，待他再醒过来，就从怀中取出一本小册，叫我照着册上所载，自己去练。金叔叔，你要不要看看。"说着，他从衣襟中摸出一本小书，递给黑脸汉子。

那黑汉摇手道："这百结掌法是丐帮历代帮主单传，丐帮弟子，任是谁也不准偷学。"

鹏儿道："金叔叔，我们现在先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好好把武功练强，再去报仇好么？"

金叔叔道："鹏儿，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现在你既然想要练武报仇，正合我的计划。"

鹏儿道："什么计划。"

金叔叔道："咱们丐帮，目下零星四散，是步步衰落了。可是丐帮弟子中，忠义之士大有人在，只要一朝帮主振臂一呼，重新恢复从前盛况，那也是不太难的。"

鹏儿听金叔叔忽然谈起丐帮的前途来，想到自己身负救帮大任，不觉豪气干云，他年纪虽小，却是极有志气，立刻接口道：

"金叔叔，你是要我就去号召天下丐帮弟子，重振帮威吗？"

金叔叔摇头道："现在你年纪这么小，武功又没有练成，要想统率这天下第一大帮，那是万万不能的，我的意思是先把你送到我一个好朋友边塞大侠风伯杨家里去，苦练几年武功。"

鹏儿急道："金叔叔，那么你呢？"

金叔叔道："我们丐帮的规矩，老帮主一死，他所聘的护法，便算解除职务了。我和老二，自然不能例外。"

鹏儿叫道："金叔叔我不要离开你，我不要到什么边塞大侠家去，你……就你教鹏儿的武功不可以吗？"

金叔叔轻柔声道："傻孩子，那风大侠武功高我十倍不止，你到那儿去，最多五年，不但老帮主传的功夫可以练成，而且风大侠独立一派的关外武功也可以学得，岂不胜过跟着叔叔到处流浪吗？"

鹏儿天性极是淳厚，他孤苦零仃，除了金叔叔兄弟外，世上再无亲人。金叔叔兄弟对他真可谓严父兼慈母，诸般爱护，此时陡然听到金叔叔要离开自己，心中大是惶急悲痛，强忍着眼泪道：

"金叔叔，鹏儿作错了什么事吗，您……您为什么不再管鹏儿了。"

金叔叔心内也自凄然不舍，但他为顾鹏儿前途，狠下心来，正想正言开导，忽然一声凄厉啸声传了进来，令人毛骨悚然。

金叔叔急道：“鹏儿，老二遇着强敌了，你……你赶快向东逃走，这里的事，由我来打发，如果……如果，我金老大能侥幸活着，我自会到洛阳等你，鹏儿，记着，如果等我们三天不来，你一个人到辽东锦州去找风大侠，就说是我叫你去的。”

鹏儿见他说得斩金截铁，心中虽然不愿，可是他知金叔叔脾气，当下也不辩论，点了点头。

金老大忽又柔声道：“鹏儿，你今后可要更加小心了，你金叔叔也许……也许，不再有机会来保护你啦。”

鹏儿这半年来随金氏兄弟也不知经历过多少危难，但从没见金叔叔脸色如此沉重，心知必是遇着极强敌人，他怕金二叔一人不支，反而催促道：

“金叔叔，你赶快去帮二叔叔吧！鹏儿在洛阳等你。”

金老大注视了鹏儿一下，只见他脸上爱慈横溢，稚气团团，长叹一声，飞步奔去。

鹏儿呆立了一会，寻思道：“我此刻去帮叔叔，必然分散他们的心，反而愈帮愈忙，倒不如依叔叔的话，先到洛阳去。”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向东去。

他心不在焉的走着，忽然他觉得后面一阵风声，他回头一看，一个俊秀的青年，戛然而立。

那少年道：“小弟，你走路真不留心呀，差一点就撞着我。”鹏儿心想：“你也太不留心，我走在前面，怎的看不见我。”但见那少年甚是俊雅可亲，便道：

“我心中正在想事，所以不知自己正在路中间。”那少年原也是满腹心事，是以连鹏儿都没有瞧见，到了鹏儿身后，这才发觉，立刻运功止住身躯。他开口责问鹏儿，原是未加思索之举，此时见对方反而表示歉意，心里很是惭愧。便道：“小弟，你有什么心事，告诉我，我一定替你想法解决。”鹏儿心想：“刚才他到我身旁，我才发觉，虽说是心不在焉，但此人轻身功夫也实在高明。我何不请他去助金叔叔一臂之力？”他是小孩心性，也不考虑和别人只是一面之缘，只觉那少年英俊正直，必是侠义心怀，便道：

“我两位金叔叔被坏人攻击，情势很是危险，你可不可以去帮忙打一架。”

那少年见他说得天真，心想：“我左右无事，这孩子甚是忠厚，他的金叔叔必定是豪侠之辈，我且去助他一助。”那少年问道：“你两位金叔叔在哪里和坏人打呀？你金叔叔叫什么呢？”

鹏儿听他语气，知他已经允诺，心中大喜道：

“我金叔叔就是丐帮护法金老大，金老二……”

那少年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忙道：

“ 快！快，你赶快带我去。 ”

鹏儿飞快向来路奔走，那少年一纵身，牵着鹏儿小手，施展上乘轻功，疾驰而去。

他和鹏儿奔了半盏茶光景，听到林中传来阵阵叱喝声，便一提气，拉着鹏儿，窜进小林。

只见林中一块空地上，四个道士合战一个长身汉子，那汉子以双手独战三柄长剑和一个空手道士，情势非常险恶。鹏儿见金大叔独斗四人，金二叔竟不在旁，他知金氏兄弟从来对敌都是两人齐上，此时不见金二叔，心中大急，忙催那少年道：

“ 你赶快去帮我金大叔，我要去寻我二叔。 ”

那少年凝望着战场，似乎没有听到他说话，鹏儿无奈，举目一看，急斗已停，四柄长剑指着金叔叔四处要穴，其中一个年老道士狞声道：

“ 金老大，快把剑鞘交来，否则，哼，贫道可要不客气了。 ” 他这一发声，鹏儿只觉身旁少年身体一抖。

那道士又道：“ 金老大，你还敢倔强吗？此刻你们丐帮帮主已落在我弟子手中了，你以为那小帮主逃得到洛阳吗？哈哈贫道老早派人在路上恭候了。你如不献出剑鞘，嘿嘿…… ” 鹏儿愈听愈怒，再也忍耐不住，便要去救金叔叔，只听到身旁风声一紧，那美少年已窜了出去。

场中五人，大吃一惊，刚才因为争斗激烈，是以鹏儿和那少年走进树林，隐伏就在近旁，竟然无人发觉——

十三

那少年道：“赤阳……赤阳贼道。真威风啊！以众欺寡，好杀气啊！”他不惯骂人，是以骂得结结巴巴。

那年老道士一见那少年，脸色立变，沉声喝道：

“好，吴小子，又碰着你啦，咱们正好了结一下。”原来那俊秀少年正是吴凌风，那天他告别苏蕙芒，遍处寻找阿兰，从山东到河南，反复跑了几遍，也没有打听到一丝线索，这日正想赶到洛阳投宿，路上碰到鹏儿，一齐奔到林中，林中甚是暗淡，六个人的面貌都模糊不清，他原想立刻加入战围，后来愈看那年老道土身形愈熟，心中正在琢磨，场中形势大变，待他听到年长道士开口发言，立刻听出是杀父仇人——

赤阳道人，便马上窜了出来。

吴凌风道：“你们武当派是惯于以多击少的，一齐上来吧。”赤阳道人脸上微红，暗忖：“就凭这小子在泰山大会露的那几手，实在有限得紧，何必要我要亲自出手。”便冷笑道：“小子，你别卖狂，你如能打败我三个徒儿，道爷便放你走路。”

凌风虽得本门师祖云冰若亲传上乘武功，但到底从未与人正式交手，心内微怯，想道：

“先和这四个杂毛试试，倒是不错，打了小的，还怕老的不成？”

赤阳大喝一声道：“一鹤，把我这支剑拿去，好好与这小子较量较量，莫要折了武当威名。”说罢把自己手中长剑递给身旁空手道人，自己却走到金老大跟前。

凌风心内一急，他怕赤阳乘机伤害金老大，微形微动，已经挡在金老大身前，右手长剑一挥道：

“请上吧！”

话未说完，只听身后“扑”的一声，金老大已跌坐倒地。原来他真力已耗尽，此时凌风挥剑，光辉耀目，一阵昏眩，跌坐倒地。

忽然树后奔出一个小孩，哭喊道：

“金叔叔，您怎么啦？”

金老大强自支持，睁开眼厉声道：“鹏儿，我叫你走，怎的不听我话。”

鹏儿哭道：“金叔叔，我不要离开你，我要和你死在一块儿。”

金老大见他急得小脸通红，虽是涕泗纵横，神色却坚毅无比，心知劝也无益，便柔声道：

“鹏儿，别哭啦，金叔叔答应不再离开你了。”鹏儿心中大喜，指着正着凝神聚气的凌风道：

“金叔叔，他一定会打赢的。”

金老大抬头一看，只见三个道士站着三个方位，把凌风团团围住。

突然左边道土喝道：“看招！”直攻凌风下盘。凌风向旁一闪，不退反

进，长剑疾点右边道人。那道人见剑势疾如流星，心内大骇，向后倒退两步。

凌风不待招式用尽，反手斜劈正前敌人，两剑一触，凌风突的撤剑，运起真力，硬接左边道士拦腰一剑。

他秉赋甚厚，又巧食血果，内力深湛，比起辛捷也只略逊一筹，此时虽只用了五成真力，震得那道士虎口发麻，长剑几乎脱凌风得势直上，右手剑走偏锋，左手施“开山三式破玉掌”，身子在剑幕中穿来穿去，三柄长剑有时差一点刺上身，却又被他轻轻闪过。

赤阳在旁，愈看愈是心寒，心想：“这小子比起当年他父亲，剑术更加老练凶辣，这小年纪，也不知是怎样练的。”

金老大见凌风身法如风，招式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足踏八卦方位，神态极是洒脱，根本不像正在对敌，心知他已将太极门“断魂剑”练至化境，忖道：

“这少年如不是为护卫我和鹏儿，以守为攻，那三个臭道士早倒下啦。”

他举眼一看，场中情势已变，凌风已占尽上风，左一剑，右一剑，只杀到三个道士满头大汗，自顾不暇，更谈不到合攻。斗到分际，凌风突然飞起一脚，踢倒一个道土，右手施出断魂剑法最后三招，“弱絮飘风”，“点点繁星”，“石破天惊”，只听见两声惊叫，两个道士双双倒地。

原来凌风施到最后三招，那两个道士只觉眼花缭乱，面上寒气森森，不觉骇极而叫，蓦然足下一麻，都被点中“公孙穴”。金老大瞧得清晰，心想：“刚才那三招，眼看臭道士们便要命丧剑下，他竟硬硬收回已出剑式，改刺双足，这俊少年不但武功高极，心地也很是仁慈。”

赤阳铁青了脸，上前解开三人穴道，硬要替徒儿找回场面。鹏儿忽道：“金叔叔，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金老大问道：“什么？”

鹏儿道：“我早说他能把这些臭道士全部打跑。”

金老大点头不语，暗自忖道：

“赤阳贼道功力深厚，这少年与他好像有大仇，这一交手，非伤即死。赤阳最是无耻，如果与他徒儿联手攻击，情势大是险恶，目下自己全身脱力，无能相助，只能激他一激。”

金老大道：“赤阳贼道，你打不赢他的，大伙儿一齐上啊！”

赤阳明知相激，但心想凌风剑法虽高，内力却怎么也胜不过自己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混元一气先天功”，当下盘算已定，便叱道：

“贼叫化，你替我安静，宰这小子，何须别人相助。”

凌风刚才连败三人，信心大增，见赤阳口口声声要宰自己，心内大为恼怒骂道：

“赤阳贼道，休逞口舌之利，今日便叫你归天。”

赤阳道人大怒，喝声“接招”，右掌便向凌风右胁劈去。

凌风不敢怠慢，一上手便展开“开山三式破玉拳”，凝神接招。

斗了半晌，赤阳见凌风虽只是反来覆去的十招，但威力刚猛之极，自己掌法虽是精妙，但每被凌风劲力所迫，竟然递不出来，不由心内大急，连施数记杀着，逼退凌风两步，施出武当镇山之宝“无极神功拳”。

这“无极神功拳”，也是走刚猛路子，刹时之间，拳风虎虎，两人知是性命相搏，不敢丝毫大意，发招愈来愈快，劲力愈来愈沉。

金老大看看身旁鹏儿，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中二人，神色奋发，神采飞扬，像是自己在与人搏斗一般，不禁心中暗叹，忖道：“这孩子到底年幼，不知眼前危机，这二人不但自身性命相搏，还关系整个丐帮命运，万一那少年一招失着，我们老二生死不明，自己内力未复，丐帮便要毁在这贼道之手。”

他虽长得粗大，但心思却极细密，此时心情大是紧张，手不由冒出冷汗。

二人斗了将近百招，凌风内力充沛，毫无倦态，赤阳攻势凌厉，守势严密，也不见败相，凌风很不耐，心道：

“不用险招，只怕不易取胜。”

他看那赤阳道贼的内力修为，似不在自己之下，假若使用险招，一不小心，大有失手的可能，是以一时仍是迟迟不能下手。

再过得片刻，吴凌风蓦然大叱一声，双掌一合之下，一吐一闪，左手横在胸前，右手突变“开山三式”为上一式“五鬼招魂”。

这断魂剑招乃是昔年河洛一剑吴诏云的绝技，吴凌风把它用拳招使出，也觉威力甚大，一使出来，招式之间，自然流露出一种狠辣的味道。

赤阳道士冷不防吴凌风变硬打硬撞的招式变化来争胜，只好双掌一合，后退一步，准备也采游斗方式。

吴凌风冷冷一嗤，当胸而立的左拳向下一沉，右手闪电地化实为虚，倒撤而回，撤到身前七寸左右，和左手同时一画圆弧，虚空急捣而出。

同时间里，吴凌风蓦地吐气开声，这乃是气功所集，有若春雷咤空，直可裂石，好不惊人！

赤阳道长在泰山天下英雄会时领教过凌风的身手，那时见他的剑法虽是不凡，但倒不足为惧，那知半年不见，凌风武艺竟精进如此，不由心中惊骇交加。

但他自恃功力深厚，也是大喝一声，单掌平推而出，乃是“推窗望月”的式子，同时铮然抽出长剑。

两股劲道一触，凌风内力突发，但他忽觉得赤阳道士掌力一虚，那股劲道竟然消失无影，而他这一记全力施为的招式再也收不回来！

这就是赤阳道士经验老到狠滑的地方，跟看凌风一招走空就得落险，旁边的金老大不禁急得大叱出声——

凌风经验虽差，但他禀赋异人，反应快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硬生生把掌风往左一挪，同时身体借力向右面一转——

轰然一声，凌风那招“愚公移山”打在左面林上，树枝泥土被扫起一大片来，而他的身体却借力从右面溜溜转了一百八十度，曼妙地闪身而退，也

是挺剑以待。

赤阳道士瞥了那扫去的枝土一眼，心中不觉骇然，他想不到凌风掌力竟也雄厚如斯。

凌风饱吸一口气，挥剑而上，这次他心中有数，胆气大增，出手就全是“断魂剑法”中的绝学，一连三招竟将赤阳道士逼退数步。

赤阳道长急怒难却，抖手也展开武当“九宫神行剑法”中最凌厉的“青云九式”打算抢回主动。

那知凌风一步也不让地抢攻不已，他剑术已在赤阳之上，却因经验不足，每每不能把握良机，看得金老大冷汗直冒。疾斗中，赤阳道士又是诈卖破绽，想引凌风上当，凌风虽然奸滑不足，但他聪明绝顶，一看就知赤阳用意，他有意屈身而进待赤阳以为他上当，变招突出之际，他陡然施出“断魂剑法”中的“无常把叉”，一晃身到了赤阳身后，举剑直刺——

金老大高叫了声好，以为赤阳必然无救，那知赤阳临危不乱，反手一掌“倒打金钟”直袭凌风脚前，打算以攻制攻！这一招乃是全力而发，力道非同小可，凌风心中一凛，左掌“六丁开山”迎撞而出，右手剑式却丝毫不受影响地直刺出去！砰然一声巨响，凌风身子微微一挫，但他右手剑式却仍飞快刺出，赤阳道长再快也将来不及逃避——

但不知怎地，凌风的长剑忽然竟慢得一慢！

赤阳道长何等经验，连忙拼力前跃，“唰”一声，他背上被划开一条口子，鲜血长流，但总算让他逃出剑下！原来凌风即将得手之际，突然一种“杀人”的恐惧感觉袭上他心头，他天性善良无比，一生从未杀过人，虽然眼前是他杀父大仇人，但临刺之时却自然生出这种感觉，令他的剑式不由自主地一窒！

金老大也怔得一怔，再看那武当道士时，只见他们都跟着赤阳跑得远了！

凌风运了一口气，觉得身上毫无异状，待他再举头一瞧，赤阳和他三个徒儿，已消失在丛林中！

他天性和平淡泊，心地极是软慈，自从出道以来，从没有杀过任何人，此刻眼见赤阳负伤而遁，明知乘胜追扑，定可致赤阳于死命，报得父仇，但却迟迟不能下手。

他自我安慰，想道：

“要杀这贼道，机会还多哩！”如今，他已充满自信，定能胜过赤阳。但不可否认，他仍有一点后悔之意。

鹏儿见他呆呆立着，只道他也受了内伤，急道：

“你可觉得哪儿不舒服？”

凌风摇头道：

“小弟，你放心，那贼道怎能伤我，倒是你金叔叔，内力消耗过度，我这儿有瓶灵泉，可以帮他赶快恢复哩。”说罢从怀中掏出“万年灵泉”，走到正在闭目调息的金老大跟前。

金老大刚才见凌风震伤赤阳道人，赤阳率徒逃走，一直悬起的心，这才算是放下，立刻摒除杂念，作起吐纳功夫。他见凌风走来，睁眼道：

“请教阁下大名。”凌风恭身答道：“晚辈吴凌风。”说着，他把手中玉瓶拔开，送到金老大手上道：

“这是万年温玉所孕灵泉，功效非常神妙，老前辈先服一滴再说。”

金老大见他说得诚恳，便不推辞，接起玉瓶，倒了一滴入口，只觉遍口芬芳，脚中受用无比，又闭起了眼，调运真气。过了半晌，老大一跃而起，拖着鹏儿，一起向吴凌风拱身一揖道：

“吴大侠，你替咱们丐帮抵挡强仇，保护咱们小帮主，此恩此德，丐帮全体弟子不敢稍忘，但有吩咐，水里火里，无不从命。”

吴凌风急急还礼，说道：

“金老前辈，您快别这样，晚辈有个拜弟名叫辛捷，常向晚辈提及老前辈的英风高义，晚辈心中真是仰慕得很。”金老大道：“原来吴大侠是辛老弟的义兄，难怪这好武功，那么老叫化托个大，也喊你一声老弟罢。”

凌风见他很是豪迈，也就不再拘礼，问道：

“丐帮怎也会和武当结仇？”

金老大道：“这事说来话长，现在先寻老二！”凌风答道：“正是。”于是三人便向前搜索。

走了十余丈，只见金老二靠在一棵大树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双手紧抓一支长剑，剑身已被他扭起了几个结。鹏儿见他脸色苍白，神态甚是吓人，上前推一推他双肩道：“金二叔，鹏儿来啦！”

老二毫不理会，鹏儿大奇，反身正想问金老大，只见他呆呆站着，脸上肌肉抽搐，牙齿紧紧咬着下唇。

凌风内心了然，也自感到凄惨，用手摸着鹏儿头，低声道：“鹏儿，你金二叔已死了。”

鹏儿一听，如焦雷轰顶，伏身抱住金老二尸体大哭起来。他年纪虽幼，可是已经历过多次生离死别，此时眼见视己若子的叔叔又遭惨死，埋在小小心田中的悲伤，再也隐藏不住。这一哭，真如啼鹃血泪，凌风在旁，也不禁鼻酸不已。凌风看那金老二，只见他伤在背后，显然受了武当道士暗算，他手中紧抓着一柄长剑，剑身被扭得弯曲，他掌上却皮毛不损，正是闻名天下的阴风爪的功夫，那支剑是方才那空手道士的了。

他反身看那金老大，只见他目光愈变愈呆滞，知他伤心欲绝，心想安慰他几句，但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蓦的，金老大仰天长笑起来。笑声中，数十年来兄弟间相亲相爱的情景，一一闪过他的脑海……哥儿俩共同创名立万，一心辅佐丐帮，哥儿俩发誓永不娶亲，永不相离……笑声渐渐低沉，最后终于变成了饮泣，豆大的泪珠，一颗颗流了下来。

忽然，他止住泣声，轻抚着金老二抓紧长剑的大手，低声道：

“老二，你别走啊，还有更难的关要咱们去闯，老二，振作些啊，你挺

得住么？”
簌簌风响中，他似乎听见金老二豪迈的声音：
“这点小彩算得了什么？大哥，这笔帐咱们记下了！”于是他也豪迈地大笑道：
“闯吧！”
清风把他的笑声传得老远，又把远处的回声带了回来，一时满林子都是他豪迈的笑声。
蓦然，他一把抱起金老二的尸体，拖着鹏儿，向凌风一揖，反身头也不回径向来路走去。
凌风见他急痛之下，神情近乎昏乱，心中大是放心不下，施展上乘轻功跟了上去。
三人走进破庙，金老大放下肩上的尸体，背对着两人跪下，低声祷道：
“祖师爷，非是弟子不重信誓，实是奸贼们逼人太甚，弟子虽已发誓不再过问丐帮诸事，可是如今帮主年幼，武功未成，如果弟子这再撒手一走，祖师爷您辛苦手创的威震大河南北数百年的大帮，便要从此瓦解，为今之计，弟子只有破誓了。”
他祷告完毕，转过身来，脸色凝重对鹏儿说：
“帮主，我金老大既然已决定重入丐帮，就请您再聘我为护法吧！”
鹏儿摇头道：
“金叔叔，您快别这样喊我，我，我……我怎配做帮主呢？”他毕竟年幼，此时一听金叔叔要自己执行帮主权利，不觉大感恐慌。
金老大沉声道：“老帮主传给你大位时，他可吩咐了你一些什么？”
鹏儿见他以大义相责，内心一凛，豪气突增，便道：“金叔叔，鹏儿知错啦，聘护法是怎么个聘法？”金老大飞身跑了出去，折了根树枝，对鹏儿道：
“你拿着这根树枝，在我肩上碰两下，然后宣布聘我为丐帮第十六代护法，这仪式本极隆重，北方好汉都被请来观礼。唉！现在只有……只有请吴老弟做个见证吧！”
鹏儿见他脸上悲惨，但神色甚是悠扬，知他在回忆他兄弟第一次被聘为护法的盛况，怕又引起他的哀痛，便道：“金叔叔，我们开始罢。”
金老大点点头，向着鹏儿跪下。
鹏儿大是惶恐，正待伸手去扶，金老大道：
“这是丐帮的规矩，帮主不可违背。”
鹏儿心内无奈，便很快的用树枝在金老大两肩点了点，朗声道：“丐帮第十六代帮主李鹏聘金……金叔叔为帮主护法。”他不知金老大的名字，而且又喊惯了金叔叔，是以脱口而出。
吴凌风听他满口童音，但气度恢宏，神色庄严，大有帮主风格，不禁暗自点头。

金老大站起身来对凌风说道：

“ 老弟，你跟赤阳贼道也有恩怨？ ”

凌风点头答道：

“ 他是我杀父仇人之一。 ”

金老大想了一会，忽然大声道：“ 江湖上久就有传说‘ 七妙神君 ’梅山民，‘ 河洛一剑 ’吴诏云都被武当赤阳，峨嵋苦庵，崆峒厉鹗所毁，老弟你也姓吴，可与吴大侠有什么关系吗 ” ”凌风庄容答道：“ 正是家父。 ”

金老大叹息道：“ 河洛一剑吴大侠与咱们老帮主最是莫逆，两人同在大河南北行侠仗义，唉！想不到都死于奸徒暗算。 ”

吴凌风问道：

“ 贵帮又怎会和赤阳结梁子？ ”

金老大道：“ 这是十多年的事了，那时江湖上出了两个怪杰，一个是‘ 七妙神君 ’，一个就是令尊。这两人武功高极，尤其令尊为人行事又是刚正不阿，所以名头之高，大有压倒自命为四大正派的掌门人了。 ”

凌风从已死老仆处听过这段历史，便接口道：

“ 所以这四个自命正派的掌门人，在嫉妒及维护声名的前提下，就不顾身份联手对付梅大侠与我爹爹了。 ”

金老大点头道：“ 事情就发生在四大门派合手袭击七妙神君那次大战，结果梅大侠力战身‘ 死 ’，这四个掌门人踌躇满志的走了，可是其中崆峒掌门人厉鹗却遗落了一个剑鞘，这个剑鞘恰好被躲在石后的一名丐帮弟子拾了去。 ”

凌风心想：“ 难怪赤阳口口声声逼着金老大要剑鞘，不过这既是厉鹗之物，赤阳为什么要苦苦相逼呢？ ”

金老大接着道：

“ 这剑鞘本来也没有什么，那名丐帮弟子只因见它雕工精美，甚是古雅，一时好奇，便拣了起来，想不到最近两年，江湖上突然传闻武林前辈怪侠醉道人一身神鬼不测的武功，尽数记载在一本极小秘笈上，藏在一个禅秘的剑鞘中，而这个剑鞘已落于‘ 丐帮 ’之手。 ”

“ 这个传说愈来愈神，那丐帮弟子忽然想到自己十多年前拣到的剑鞘与传说中很有相似之处，便把那剑鞘献给老帮主，老帮主仔细察看，也不见任何奇特之处，但想到江湖人言凿凿，必有几分真实可信，便把剑鞘收在身旁。”

“ 厉鹗后来也听到了这个传说，他略一琢磨，便断定是他十多年失去的剑鞘，心中既悔又恨，深知自己一生作孽太多，这暮年之时，难保不有高手寻仇，所以对于本门武功秘笈，他怎肯放过如此良机？所以便处处与我丐帮为难，想到夺回剑鞘。 ”

“ 后来老帮主夜遇仇伏，命丧荒山，我兄弟那时正在山东办一件大事。老帮主临终前巧遇鹏……小帮主，便把丐帮帮令及剑鞘传给了小帮主，那厉鹗不知怎的消息甚是灵通，知道剑鞘已落于小帮主之手，便亲自出动，又巧

那时咱们丐帮北支出了几个叛徒，乘老帮主新丧，小帮主年幼，竟想觊觎帮主大位，便和厉鹗连手，夹攻我兄弟和鹏儿。我兄弟见敌人人多势众，就请小帮主悄悄单独去投奔本帮南支陆帮主，我和老二故露痕迹，想引得奸贼叛徒追踪我兄弟，小帮主就可神不知鬼不觉的避开他们，不料这着竟被奸贼识破，待到我兄弟发觉大事不妙，赶去营救小帮主时，小帮主已经受伤逃到古庙，幸亏遇着辛老弟，出手相助，这才救了咱们小帮主一命。”

吴凌风接口道：

“那么赤阳怎么向贵帮索取剑鞘。”

金老大摇头叹道：

“我帮与武当素来井水河水不相犯，老帮主在生之时，素知赤阳为人，小气嫉忌，所以一向告诫帮中弟子，莫与武当弟子发生冲突，以免门户相争。唉！这赤阳也不知为什么，竟下这般毒手暗算老二，只怕是与厉鹗老贼又联上手了吧！”

其实，他那知道，那日赤阳道人，在“无为厅”中见辛捷大显身手，力败强敌金鲁厄，身法之奇真是闻所未闻，心中不禁大骇，想到辛捷日后寻仇，自己怎生抵挡得了，这才不顾道义，私自出手抢夺剑鞘。

吴凌风听完金老大讲完经过，点头不语，内心却寻思道：“我这一个多月来，跑遍了山东河南，也没有发现阿兰的踪迹，她双目失明，在这险诈百出的江湖中，实在是危险极了，就凭我一个人这样找下去，那真是大海捞针，也不知要找到那天，啊！对了，捷弟说过丐帮弟子遍布天下，请他们出手相助访询，希望大得多哩！”

他正想向金老大开口，但忽转念想到：

“现在人家帮内正是多事之秋，我有恩于他们丐帮，这一出口相求，金老大必然不便推辞。唉，罢了，罢了，我何必令别人为难呢？我答应过阿兰，永远要陪着她和大娘，我……我无论在天涯海角，一定要把她找回来，如果她遭了不幸，我……我就随她去罢，总而言之，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我们分开的了。”月光照进了破朽的窗棂，金老大见凌风俊脸上闪过一阵坚毅神色——

虽然，那只是一刹那，可是，金老大却能感觉到一种无比的凛然之气……

凌风忽道：“明儿大家都要赶路，咱们这就休息吧！”鹏儿点点头，向盯着孤灯发痴的金老大望了望道：

“金叔叔，我们睡吧！”

金老大点点头，吹熄了面前油灯，站起身来，慢慢走到墙边。

月光下，他长大的身躯，显得有些龙钟！背后的影子，更大得怕人了。翌晨，吴凌风匆匆别过金老大与鹏儿，他对金老大极是尊敬，对鹏儿也甚喜爱，原想多逗留，可是一看到金老大将要埋葬金老二，便赶紧告别。他心想：

“从此，这对一生未曾须臾相离的兄弟，便要生死永别了，这是多么令人悲哀难堪啊！我这一生，欢乐的日子是那么少——

也许永远不再有了吧，可是苦难的日子，却是漫漫无尽的，我感情的担负，已经重得要压住我的呼吸了，何必要再看这生离死别凄惨的情景。”

他依照着原来的计划漫步进了洛阳城，已是晌午时分，就找了一家干净酒楼，选了一处临窗桌子坐下。

忽然，整个酒楼上的客人都不约而同的向楼梯望去，凌风不觉甚是好奇，举眼一看，楼梯尽处，俏生生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凌风望了一眼，只见那姑娘双目深如翰海，清如秋水，白玉般的面颊，透出浅浅红晕，还挂着天真的笑意。

这时，整个酒肆都变得静悄悄的，大家都被这少女绝世容光所震，在她脸上，有一种安详的气氛，有一种飘逸的美艳。

年老的酒客心里都想：“我如果有这么一个玉雪可爱的女儿该有多好。”

年轻的酒客心道：

“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妹妹……”他们并未敢想到其他，因为那少女至美之中还显出一种令人望而生敬的高贵。

凌风也觉得那少女可爱之极，不由得多看了两眼，那少女似乎察觉了，微微一笑，走到凌风面前道：

“喂，你瞧我干吗？你知不知道我辛大哥现在在哪儿？”

凌风发现大家眼光都向他射过来，心中大感尴尬，竟然没有听清她的问话。

凌风起身问道：

“你，你说什么？”

那少女见他俊脸通红，本想责问他为什么没有听清自己所讲，话到口边，又忍住了，柔声道：

“我问你一个姓辛……姓辛的大哥，他……他眼睛大大的。”

凌风冲口道：

“什么？你问的可是辛捷弟吗？”

那少女笑靥如花，像是欢喜已极，接口道：

“正是辛……辛捷大哥，他是你弟弟，那，那再好也没有，你快带我去找他。”

这时酒楼中议论纷纷，一些忠厚长者，都发出会心微笑，他们都觉得这少女固然如滨水白莲明艳不可方物，那少年也如临风玉树，俊美已极，真是一对璧人，所以都暗暗为他们二人喜欢。那些年轻的人，看到那少女凑近那少年有说有笑，心中颇有酸意，但一举目，只见凌风俊脸闪出的光辉，再一打量自己，不觉一个个面如死灰，自愧不如。但一听到那少女口口声声打听另一个男子，心中都觉惊奇，人人都暗想：

“不知那姓辛的小子是何等人物，竟值得她这么关心，唉，这样的姑娘，如果只要……只要有一半这样关心我，就叫我死，也是心甘情愿。”

众青年不约而同地瞟了凌风一眼，微带挑拨讥讽的一眼，那意思说：

“ 小子，你别得意，那姑娘另有意中人哩！”

吴凌风不理会众人目光，低声道：

“ 你可是姓金，还是姓方？”

那少女大眼一转，奇道：

“ 我姓张，喂，你怎么会以为我姓金或姓方呢？”凌风见她满面焦急怀疑之色，心中悚然一惊，想道：“ 这姑娘对捷弟甚是关心，那次捷弟病中梦语，只怕是胡言乱语，我切不可说出，伤这位可爱姑娘的心。 ”

他干咳一声，笑道：

“ 我有……一个姓方的朋友，长得很像你。 ”

他一见这少女，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只觉自己应该处处保护她，不让她受丝毫损害，是以为了安慰她，竟破例说了一次谎。

原来，那少女正是从无极岛溜出来的菁儿，她自从上次跟父亲无恨生母亲缪七娘离岛到中原来，虽然匆匆赶回，但她从小从未离过无极岛，对中原一切，大感兴趣，而且又结识了一个大眼睛的哥哥。

一想到那大眼睛哥哥，她心中便感喜悦，后来母女被玉骨魔擒住点了昏穴，当父亲无恨生解开她穴道时，她第一眼便瞧到那双大眼——

那双充满了她不能了解的情意的大眼，虽然，他不了解那眼中的真意，可是在她心底下却泛起了丝丝甜味。她随着父母返回无极岛，心中十分不舍，在岛上住了一会，只觉岛上一切都很无聊，心里只是想到中原风光与那大眼睛哥哥，最后终于忍耐不住，乘着父母亲不注意，偷偷溜了出来。她本不知辛捷姓名，但在岛上无意间听到父亲提起，便牢记心中，一路上，碰着人便问她辛大哥在何处，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她自幼生长海外孤岛，又在父母卵翼之下，对于世事可谓一窍不通，落店投宿，从来不知要付什么钱，吃完住完就走，人家见她天真貌美，都让她三分，是以一路来，并没有吃什么亏。这日在酒楼上见凌风望她，又觉凌风甚是俊秀可亲，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乱碰乱撞，却正好碰对了人。

菁儿道：

“ 那么辛大哥现在在哪儿？”

凌风见她不再追问自己失言，心中如释负重，忙道：“ 捷弟已经跟平凡上人去大戢岛去了。 ”

菁儿喜道：

“ 原来他跟那老和尚伯伯去了东海，和尚伯伯武功可高得很啊！”

凌风听他叫平凡上人为和尚伯伯，心中暗笑，想道：“ 这姑娘天真已极，毫无心机，可是一提到与捷弟相识的姑娘，她便焦急不悦，看来女子的嫉忌之心，是天生就有的，阿兰，阿兰，我与那苏姑娘也不过只是相识，你又何必负气而走呢？”

她一想到阿兰，心内便感伤痛，立刻黯然不语。

菁儿道：

“ 喂，你怎么不高兴了，你姓什么呀？”

凌风道：“ 我姓吴，名叫凌风。”

菁儿道：“ 我叫张菁，你就叫我菁儿好啦！”

凌风道：“ 你辛大哥去了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只怕要回来菁儿急道：“ 我这就去大戢岛，你去不去？”

凌风暗忖自己本来就要往河南北方寻访，正好顺路。便道：“ 我只能陪你走到江苏边境”

菁儿道：“ 那也好，咱们就动身吧。”

凌风匆匆付了酒帐，便和菁儿向北赶去。

一路上，菁儿谈的尽是自家在无极岛上的趣事，栽花、种草、捕鱼、捉虫，凌风自从离开大娘母女终日便在刀枪尖上打滚，此时听她娓娓道来，真有“ 恍若隔世 ”之感。

菁儿道：

“ 无极岛真大，上面遍地鲜花，非常好看，只是岛上只有爹妈和我，爹爹一天到晚，不是读书，就是练武，我只有跟妈妈玩，哪天你和辛大哥一起来，住上几个月陪我玩，那有多好哩！”

凌风见她一脸祈求之色，忙道：

“ 我一定常常来看你。”

菁儿叹了一口气道：

“ 爹不知为什么，好像很讨厌辛大哥，我就怕爹爹不准我和他玩。”

凌风道：“ 不会的，辛捷弟武功既高，人又聪明，你爹爹将来一定会喜欢他。”

菁儿听凌风赞辛捷，心中很感受用，接口说道：

“ 我也是这么想，辛大哥和你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凌风忽道：

“ 你爹爹名列‘ 世外三仙 ’，武功一定高得不得了，你这样聪明，一定得到不少绝学吧！”

菁儿道：“ 爹爹常骂我不用心学武，妈说女孩子又不与人动手，不需要武功太高，爹就不迫我练啦，只叫我练轻功。”凌风赞道：“ 怪不得你轻功真好。”

菁儿嫣然一笑。

两人宵行夜宿，感情很是融洽，凌风处处以大哥自居，细心呵护她，不让她受丝毫委曲。

行了几日，菁儿心急赶回，她嫌大路太远，便和凌风施展轻功，翻山越岭，河南境内，山脉甚是崎岖，但此两人何等功夫，是以如履平地。

这日，走过苏州，已近海边，两人见天色已晚，就找了一个山洞，坐下休息。

此时已是初冬，天气甚为寒冷，凌风劈了几根树枝，在洞前生了火来，

菁儿从包袱中取出干粮，分一大半给凌风，两人就坐在火旁默默吃了起来。

凌风见菁儿默然不语，火光照得她的小脸红红的，小嘴微翘，神色很是黯然，心知她不舍明日相别。

想道：

“这姑娘心地真是慈祥，辛捷弟真好福气，他日碰到捷弟，我要好好劝他，可要一心一意爱着这位姑娘。哼，什么人会比她更可爱呢？”

他心中又浮起了阿兰的倩影，“只有阿兰，才可与她比美。”他想。

天上第一颗小星出现了，接着，月亮也爬上了山峰。凌风打开贴身而藏的小包，取出一张信纸，他一遍又一遍的看着信上的句子……

“大哥，我不气你，我真的不气你……苏姑娘是很好的姑娘，她是真心喜欢你的，你和她好吧，你千万不要再惦念我这个傻丫头了。

大哥，我要走了，我虽然走得远远的，可是，大哥，阿兰还是属于你的，就是千里万里外，阿兰还是永远祝福你们……”凌风看了几遍，苦思那日与苏蕙芷相晤情形，再也想不出什么。

“阿兰留书出走，一定是听到我和苏姑娘说了什么亲热的话，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难道我那日酒后，竟真的做出什么失礼的事吗？”

他愈想愈是害怕，竟然不敢相信自己，心想：

“要是真的那样，我又怎对得起苏姑娘？”

菁儿突然说道：

“吴大哥，你瞧，那是什么？”

凌风抬头一看，只见一颗流星，戛然下落，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光弧。

凌风道：“这是殒星。”

菁儿点头不语，内心想道：

“妈妈常说，每一颗星内就有一位仙人，这位仙人，不知为了什么，竟然不去做人人羡慕的神仙，而要下落到这世上来，也不知是男仙还是女仙。”

接着又想道：

“我小时候，什么也不懂，整天只是玩耍，或缠着妈讲故事，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睡一觉，渴了便摘个果子来吃，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怕，只有爸爸板着脸迫我练武功，才会感到一丝害怕。可是，这次我回到无极岛，一切东西都不再能使我发生兴趣，我只想着辛大哥，担心他不和我好，心中真是苦恼。唉，难道人愈长大，便愈不快活吗？”

她偷眼一瞧凌风，见他手中拿着一张纸，满脸缠绵凄恻，便悄悄凑近去道：

“吴大哥，你看什么？”

凌风悚然一惊，赶忙收起阿兰的信，强笑道：

“没什么，我说我们明儿就要分手，你得尽快赶去，否则只怕会和捷弟错过。”

菁儿人虽天真，但却极为聪明，一路上她已发觉凌风虽然有说有笑，可是每当他一个独处时，总是神色悲苦。她问了几次，凌风都是支吾以对。

她心想：

“他武艺既高，人又那么俊秀，还有什么事使他不满意呢？我不必向他追问，以免引起他伤心，等碰到辛捷大哥，向他打听，那便得了。”这些日子来，天真的她竟也晓得盘算了。

菁儿柔声道：

“你有空一定要来无极岛。”

凌风点点着，忽道：

“你看到捷弟，就请告诉他，两个月后我在洛阳等他，我们约定可要一起去报仇。”

天上疏疏几颗星儿在漆黑的天际格外明亮，菁儿睁着明亮的大眼睛，数着点点星光，她纯洁的心中又浮上辛捷多情的面容黑蓝的天，疏疏的星光——

同一时刻里，同样的星夜下，在千百里外另一人也正怀着同样的心情在仰看着天穹，数着稀落的星辰——

他，正是辛捷。

辛捷坐在岩洞口，凝视着遥远的天边，星光下，他的白皙的脸孔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红润。

也许，他也正在想念着菁儿吧！

他硬接了“恒河三佛”中金伯胜夷的一掌，而且由于身体不曾退动，一点也不能借巧力消去敌势，是以金伯胜夷那一掌是结结实实打中了他，以金伯胜夷的功力而言，辛捷就是再强几分，只怕也不是对手——

然而现在，从他脸上的红润看来，他的内伤至少已痊愈了十之八九，不消说，是由于他自行以上乘内功疗治的结果，而这份功力也着实称得上炉火纯青了。的确，他是在想着菁儿，想着那美丽绝伦的面颊，那天真无邪的眼睛……

渐渐，他想到了金欹和方少■。

方少■是第一个闯进他心扉的倩影，虽然由于命运的安排落得了如今的情况，但是那初恋的甜蜜将永远存在辛捷的心中。当方少■和金欹被“恒河三佛”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辛捷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硬生生地接了金伯胜夷一掌，在那一刹那间，他忘了父母大仇未报，师门恩怨未了，也忘了世上无数其他该去做的大事，他只是热血沸腾，血气冲动，至于后果，他连想都不曾想过。

这样说来，他仍挚爱着方少■吗？

他不停地自问：

“辛捷啊，你为什么老是丢不开呢？你仍在不断地想念着她做什么啊？……”一道光华划过恬静的黑夜，是一颗星宿耐不住长空的寂莫，悄悄

地殒落世间。

他不解地思索着——

“我不会再爱恋着她吧？如果我不爱她，为什么那时节我会管不住自己地拼命而出，难道只是为了侠义么？如果我爱她，我就不应该再这样想着她啊，让她平安地跟着那金欹吧，不管他是谁，她总算有了个归宿，是吗？……”

他的心中顿时矛盾起来了。

海涛汹涌，浪声在静夜中格外清晰。

人在这样的情境下，思想变得异常的敏捷而飘忽，辛捷的心如野马一般驰骋在失去的岁月中——

每一张熟悉的面孔都在他脑海中飞过，对此时的辛捷真有异样的亲切。

然而在他脑海中停留最久的仍是那龙钟慈祥的梅叔叔，辛捷之有今天完全是由于梅叔叔的照拂。

忽然，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奇怪”念头闪过辛捷的心田：“世上的人究竟要怎样才算是好人啊？像金一鹏、金欹，这些人难道就一定是坏人么？那些所谓的善人难道真正一件坏事也不曾做过吗？”

聪明绝世的他，竟被这问题迷惑住了。

“像梅叔叔，仗着绝世惊才，七艺样样精绝，但是武林中提起‘七妙神君’时，至多是‘畏’而已，并没有存着‘敬’的心理。而丐帮的金氏昆仲本事虽然甚是有限，可是江湖上提起金老大金老二来，没有一个不翘起大拇指赞声好，可见要做一个厉害的人物甚是容易，而要做一个好人却是极难的……”本来，辛捷是个偏激的人，虽然他也曾随梅山民读通古今百书，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对于古圣贤之语并不十分以为然，他处世之际‘敌我’之心远胜于‘是非’之心，只要对他一分好的人，他就十分对人好，一分待他恶的，他也十分还报于人，至于别人如何看法，他可管不到。

但是近日来，也许是年纪大了一些，也许是由于和天性敦厚的吴凌风相处所受的影响，他那偏激的本性暗中起了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罢了。

譬如说，以前他对梅叔叔是盲目地崇拜，但此刻他竟有了这种的想法，这不能不说是相当大的改变吧。

他的思想驰骋着，最后，他终于自问：

“我算得是一个好人吗？”

这正是中心的问题，藏在他内心最深处的问题。这些日子以来，他仗着一身惊世神功闯下了不凡的万儿，“梅香神剑”创成了武林中新的崇拜偶像，但是，他够好了吗？

当一个人成了名以后，他的行动就会自然地谨慎起来，辛捷此时多少有一点这种心理，他要想使“梅香神剑”真正成为人们歌颂的对象，不仅是一个“武夫”而已！

他不停地胡思乱想，这正是内功疗伤休息期间的必然现象——

思想会变得格外凌乱。

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在他脑中旋转着……

最后，他又想到自己所遇到的三个女子，方少■、金梅龄、张菁。

和方少■的重逢使他对金梅龄的“失踪”抱着较高的期望，他想，总有一天他能寻着她的——

但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他永远无法料到梅龄遭到如何的不幸——

命运在捉弄他们啊！

接着他想到菁儿。

“我和她相处的日子虽少，但她却是那样地令我难忘，我们虽然没有明白他讲过什么，但她几番舍命救我寻我，这岂不更胜过千言万语吗？……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忧愁的事也想不到，我只有快乐，无穷的快乐……辛捷啊，你心深处原是最爱那菁儿吗？他不能再想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期间已过，他必须收敛胡思乱想，全神贯注地作最后一次运功。

只见他五心向天，三花聚顶，脸上露出一派和穆之色，渐渐，脑门上冒出丝丝白色蒸气。

岩洞外是一片平沙，狭长而宽阔，再向前就是海岸了。海水吞蚀着沙岸，倒卷起一条雪白的浪花，涛声似有规律地响着。

蓦然——

两条黑影出现在海岸上，虽然隔得那么远，但是仍清楚可辨出这两人异于常人的古怪外形。

尤其其中一个似乎手脚都残缺不齐。

他们一边走，一边比着手式，似乎其中一个是个哑巴呢。渐渐近了，星光下依稀可辨那两张恐怖的丑脸，竟然是那海天双煞！

他们深知这荒岸上无人居住，是以毫无惮忌地走着，脚步声很响——

黑暗岩洞口的辛捷被这种脚步声惊起，他微睁眼睛一瞥——

但这一瞥，令他再也无法平静！

那丑恶的脸孔，残缺的肢体，辛捷睡梦之间都不曾忘记过，那是不共戴天的杀父母大仇啊！

他也知道这是疗伤的紧要关头，一分大意不得，但他一连提了五口气想厌制胸中的澎湃怒潮，却始终无法做到，其实以他的性子，就是内功再深几倍也是枉然。

他叹了一口气，索性站起身来。他知道这一站起来，又得花两倍的功夫来补疗，但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

他试了试换气，虽然行动已能自如，但是真气却无法凝聚，与人动手更不是时候。

双煞的脚步又近了些，他们似乎是直往迷岩洞走来的呢。

辛捷焦急地想道：

“若是平时这两个鬼送上门来正好省却我一番奔波，因为这两个魔头不

比五大剑派掌门人，可以随时隐居起来，那时要找他们就麻烦了。只是现在我无力动手，这便如何是好？难道眼看这两人走掉不成？”

他急怒交加，一时莫所适从，双手在身上乱摸，希望能找出一点可资利用的事物。

忽然，他的手指在襟前触及一物，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他险些喜得大叫出声——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他心中暗道：

“北君金一鹏‘毒经’上说：这‘碧玉断肠’一经逼出，触及空气，立刻性质大变，由内发变为外发，且丧失其潜伏性，并且普通螺蚌之肉即可解毒，是以威力大增。但此时我正好用它一用。”敢情那小瓶儿中正是集平凡上人、慧大师两人之力所逼出无恨生身上的“碧玉断肠”！

星光微微闪烁，辛捷移动身躯，到一个突出岩石的后面潜着，心潮起伏不定，脑海中万念齐集。

海天双煞来得近了，焦化、焦劳两兄弟似乎也走得十分地疲乏，辛捷几乎可以闻见那沉重的呼吸声。

蓦然，辛捷心念一动，飞快的拔开那玉瓶，单手提着向外撒去，碧玉断肠液随着他手臂转动，也整整齐齐的撒在洞前布下一个半圆。

断肠毒液碧绿的水汁在天空中划过，轻落沙土上，仍然发出一点淡淡的绿光，在黑夜中，并不怎样显明。辛捷毫不停滞，抬手拾起两块拳大的石子，在一块上面撒下一些毒液，准备下一步的工作。

天残，天废两兄弟作梦也想不到这等荒僻的地方，正有一个生死对头虎视眈眈的望着他们，只可惜他功力未复，否则早已跳身出来拼命了。两人仍是一路笔直走来，到是洞中的辛捷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呢。

更近了，丑恶可厌的面孔在黑暗中更是森森可怖，辛捷默默呼道：“望父母在天保佑，让孩儿保得一个时辰，困住这两个畜海风频频吹着，海天双煞来得更近了——

辛捷不敢用手触及那已带有毒液的石子，用鞋尖找一块没有沾有毒汁的地方向上一挑，右手观得清切，另一块石子破空发出。

辛捷虽然功力未复，但暗器手法准头仍在，只闻“嗒”的一声清响，那带有断肠毒液的石子被后发的石子准确的击上，刚刚要往下坠的驱势被一击之下，再往前平平放出二三丈远，落在地上。

辛捷嘘了一口气，闪身在石壁之后。

辛捷是何等手法，那石子一分不差的浇在早先所布的一个圈子毒线的后面五寸左右。

海天双煞如此功力，哪会不闻那石儿坠地之声，他俩可是跑了大半生的江湖，哪会不知这乃是江湖上所谓“投石问路”的方式？两人一惊，齐忖道：

“难道如此穷荒极僻的海岛上仍有武林人士？”

他俩虽是吃惊，但两人平日纵横江湖，性格强悍，哪里把这什么“投石

问路”放在心上，天残焦化身体一掠，已到洞口——

闪眼一瞥，并不见人影。

辛捷贴墙而立，眼睛瞪得大大的，暗中向那海天双煞打量。

焦化一瞥不见人影，不由一怔，俯身一瞧。只见半丈以前一颗石子赫然在目，显然是刚才来人用来问路的。

焦劳等着不耐，也掠过来观看，辛捷身子靠在石壁上，这份紧张可得够瞧的。

海天双煞目不转睛的注视洞口，也不时扫石子一眼．辛捷急急忖道：

“千万不要让两个老魔头看出破绽才好……”

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的原故，这时刻里，他倍觉那石子，那毒液发出一种刺目的绿光，海天双煞此等经验，没有不发现的理由，但定下心来看时，那不过仅是一丝淡的绿影，以辛捷此等眼力，也仅隐隐辨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辛捷知道这个防线若是被敌人看出，只不过一跨出之间，越过毒圈和石子，便能安然无恙；不由心中愈急，只见焦化沉吟一会，蹲下身子，伸手去抬那带毒的石子。

辛捷一身智计，这石子是有意发出，落点在那毒线后五六寸，若是有人想抬检，非得踏在毒线上不可，否则便够不上地位，海天双煞不能例外，焦化伸手试试地位，便知须要上前，于是微微移动身子……

昔年黄丰九豪横行神州，屠毒大江南北，江湖上白道人士不只一次要围剿为首的两个魔星“海天双煞”，由此也锻练成“海天双煞”的防人之心。平日路过，就是草木一动，飞鸟一鸣，也要追究其理，尤其是耳目失聪的天废焦劳更是特别心细，也就是因此，他俩不知闯过多少险关，逃过多少生命之险。

本来，有人投石问路虽不是什么平常的事，也用不着如此紧张，但两人生性猜疑，不肯轻易放过。

一分一分，焦化的手接近那石子，他自然的再移动一下，正好移动在那条毒线上面。

洞中的辛捷，紧紧的咬着自己下唇，心情紧张之极。

蓦然，焦劳突地伸手一抓，看模样是要抓回那已中计的焦化——

辛捷大吃一惊，以为他已窥破鬼计，急得一身冷汗有若泉涌，伸手上下一阵乱摸，蓦然触及那本金一鹏一生心血的毒经，心念一动，不管三七二十一，摸出来一下掷将出去。

本来，焦劳伸手欲抓焦化，只不过想叫他不要太忙，打算先也采用“投石问路”的方式，反问洞中有否人迹。他想叫兄长把那石子拾起打入洞中，去探虚实，但辛捷叫作“作贼心虚”，误解他的意思，慌忙掷出一本毒经，也许果真是辛九鹏夫妇在天之灵保佑，辛捷这一着可真碰上了。

辛捷的本意原是想要用毒经来诱惑双煞，急动夺书之念，而中毒受伤，这本是很渺茫的事，但他可不知到黄丰九豪之首“海天双煞”一生引为最遗

憾的乃是不能有一身毒术，是以他们往往动手杀人非得真枪真刀不可，不能像毒君金一鹏一样杀人不见血。

他们大半生的时间在江湖上混，极想寻找一部毒经，但却始终不能如愿，如今他们假如看见辛捷掷出的这本毒经，真不知要如何欢天喜地了。

“拍”的一声清响，毒经落注地上，在寂静的夜里，这一声响声，传出老远去。

天残焦化机警的往后一退，打量落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他一只即将沾上毒液的脚，却也因此退回——

洞中仍是静寂寂的，可是，却有一本书飞了出来。

“海天双煞”倒底是够机警的，两人一左一右斜斜穿开，以防洞口有什么暗器之类发出。

焦化冷然哼了一声，用比鬼哭还难听的声音叫道：

“洞中是哪位朋友？是‘合字’上的朋友，有种就出来露了面，就凭咱们兄弟难道还不够资格接待么？”

他果然是道地绿林人物，出口便是江湖切口，洞中辛捷并不理会，却暗悔自己心急，假如一计不成，又赔上这部毒经，可算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不见棺材不流泪，朋友，咱们闯了？”

他口头如此说，脑子可不作如此想，打一个手势给焦劳，叫他暗暗跑到洞口去察看。

焦劳和焦化心意早通，一声不响，掠到洞前，蓦然，他瞥那本落在地上的书的桑皮纸面上，端端正正的刻划着两个了——

“毒经”。

这两个字乃是焦化焦劳兄弟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竟然在这荒僻的海岛上发现，他不由一阵狂喜，掠了过去，打一个手势给焦化，伸手便拾。

焦劳五官不全，性情冷漠而异于常人，虽然机智过人，但是却是神经恍忽，一旦有急大事件发生，总是不能控制自己，他这时刻里早就忘了提防，伸手拾起。

焦化到底不同，高声叫道：

“不忙——”

但他忘记弟弟乃是耳聋之人，一顿足，身体有如一支箭掠到弟弟焦劳身边，看见那毒经端端就在眼前，心神一阵狂喜，顾不得再阻挠胞弟，但他却顾虑较多，一面去拾毒经，一面还劈空打出一掌，向洞中虚虚遥击，以防有什么毒汁。可笑他俩一时聪明，到头来仍是不能把握自己，而中了辛捷的毒计——

“拍”，四只脚一齐端立在毒液所布的圈圈上面。碧玉断肠之毒天下无双，毒性之烈，使得两人脚上的鞋立刻破烂而沾到脚上，海天双煞陡然醒悟，他们已知中了对方的毒，由于不麻不痒的感觉，知道这毒性非浅，他们连检验毒伤的功夫都没有，立刻盘膝动用内功，那本梦寐以求的“毒经”，只差

两寸便落入手中，仍然静静的落在地上，海风吹拂过，翻开封面又落下，发出“律律”的轻声。

黑暗里，洞中辛捷瞪着眼直到双煞中毒而倒，才放心的吁了一口气，安然一笑，盘在地上也开始用内家功夫去治疗那仍然没有痊愈的伤势——

洞外洞内盘坐着三人，都是举世高手，而且，他们之间又有着不共戴天的血仇，这样的巧事，难道是老天有意安排好了的吗？

到这里，笔者似乎应该补述一笔“海天双煞”为何会到这穷荒极僻的地域来的原因——

当年，关东九豪第一次解散之日，双煞心灰意懒的来到这个岛上，把这个岛做为老家，不断的精研武学。

他们虽然屡遭挫折，但在这岛上生活久了，雄心又发，终于出岛再整旗鼓。

然而，这一次更是有如昙花一现，在拦阻辛捷一战中，九豪几乎全军覆没！虽然，他们把辛捷毁了（他们以为如此），但也没法在江湖上立足。

等到辛捷在奎山无为厅上声威大振，他们获知花了如此代价辛捷却并没有死去，而且听传说，辛捷的功夫更是增加。

这个消息给双煞带来更大的打击，他们是绝望了，他们想到假如辛捷这次再来报仇，他们可不是对手了。

求生的欲望，使他俩立刻解散关中九豪，在百无去处之下，他们决意到这荒岛老家上来，却是冤家路窄，他们千方百计躲避的辛捷，也正这里！

三更时分、天色仍然是那么黑，布满了星斗。

一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辛捷胸中了然，内伤完全痊愈，他微微提一口气，在体内完成最后一次圆满的运行，踌躇满志的走出山洞，斜眼睇那海天双煞，仍然盘膝而坐，辛捷知道，他们的功力，仅能把毒性逼住，而不能自疗，虽然，断肠毒性已是大变而弱。

辛捷缓缓踱到双煞前面，拾起那本致双煞于绝地的毒经，心中忖道：

“毒经，又是毒经，救了我一命。”

辛捷把毒经收入怀中，双手扬起，在双煞顶心疑了疑，一掌便自拍下。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心头，他忖道：

“这样子，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打死这两头畜生，但这并非正大光明的手段，我辛捷怎能采用，嘿，这断肠毒性大变，只消用海螺肉便能解得，我何不把他们的毒性解去，再用真功夫去拼命，反正我的功夫足以胜得两人。”

心念既定，收回拍下的手，几个起落，掠到海边，捕捉十多个海螺，耐耐烦烦地把肉拖出，拿去放在双煞面前叫道：“喂，吃了这个便能解毒。”

双煞虽然中毒，神智仍清，他们想不到洞中竟是他们到处躲避的辛捷，自份必死，但见辛捷想下手又不下手，倒以为辛捷有意要凌辱自己，他们平日凌辱人，到头来要遭人凌辱，心中怒极，见辛捷忽又拖出螺肉给自己吃，真不能断定辛捷是什么意思。

辛捷见他们迟迟不肯吃下，冷冷道：

“辛捷是何等人物，岂能拿毒食相害，这玩意可以解毒哩——

”说着把肉递着，站在一旁。

双煞见他说得真切，一齐吃下海螺肉。

辛捷冷然道：

“我就在这儿等你伤好了以后来个算总帐——

”双煞心知今日不能苟免，不如拼拼可能尚有一线生机，不再答腔，一同用功。

海螺肉果能解毒，不到半个时辰，焦化已是毒素尽去，看看辛捷，坐在自己身前约莫两丈地地方监视着自己，虽是盘膝用功，但一双神目不时闪来闪去，注视双煞，像是猫儿守候老鼠一样。

焦化不由怒极而叫道：

“姓辛的，要战便战——”

辛捷冷冷接口道：

“吵什么，你的小畜生弟弟还没有好呢？”

焦化愈怒，长声道：

“好！好——”

他一时怒声口结，只“好！好！”接不下去。

辛捷不去理他，蓦然立起抽出长剑道：

“千里迢迢，姓焦的你们赶来送死，今日之事，我辛某并没有乘人之危，你们死也应无憾——”

他口口声声说双煞必死，倒激起双煞的凶性，焦化冷笑一声，对焦劳望一眼道：

“鹿死谁手，只怕未知！”

辛捷点点头，不再发言。

又过顿饭时分，焦劳也已康复，两兄弟并立一起，半丈开外，辛捷抱剑而立，周围的气氛充满着紧张。

天色黑暗，星光点点，夜色苍茫——”

辛捷抱剑默祷：

“爸、妈，孩儿今日誓志复仇——”

祷毕长剑一挥，“嗡”的一声，沉声道：

“送命来吧——”

海天双煞并不怪辛捷如此狂傲，他们自知今夜之战凶多吉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一战。

辛捷长剑有如戟立，脚步一展，清啸一声，当先发动功势。当年，在龟山顶峰，辛捷曾被双煞联手之下，打下山谷，在荒山丘上，被九豪围攻，也曾重伤垂死，这一次见面之下，不再客气，出手之式，尽是狠毒招式，非取双煞性命而后心甘。海天双煞不等辛捷长剑攻近，四掌齐齐翻飞，各自动用

内家真力，带起了狂啸风声，排空迎击而出。

辛捷冷哼一声，长剑一指，下沉两寸，一式“盘山下水”，“呼”的一声，一股内家剑风自剑尖发出，直撞海天双煞。同时间里，左手劈出一掌，也自取向双煞下盘。

辛捷内力造诣突飞猛进，一拼之下，双煞顿觉对方力道奇突，不由齐齐退后，而辛捷却仅身子一晃。

辛捷不屑一哼，长剑再举，一式“乍惊梅面”，平削而出。海天双煞之首天残焦化猛然一曲身形，左右手齐扬，双臂一合，所击部位乃是辛捷腿上“关元穴道。”

同时天废焦劳也自出招，一击之下，打向辛捷左肩。辛捷招式落空，不再用老，倒退一步，长剑往回一撤，一式“龙角立战”，反击焦化。

三人一招一式，不到盏茶时分，便拆了将近百招。辛捷越战越勇，长剑愈挥愈快，但见一团光影围着四处闪动，海天双煞渐渐已被逼在剑圈中。

黑暗中，一道光华有如龙飞凤舞，看模样，海天双煞已然完全吃亏了，辛捷剑式不停，海天双煞越战越惊，完成处在下风之式。

蓦然，焦化大喝一声，一拳激扬而出。

这一拳焦化乃是想扭转局势，用出了一十二成真力，力道之强，竟微微带有风雷之声。

天废焦劳心意已和焦化相通，焦化长拳才出，焦劳双掌已是一式“双飞掌”，斜飞而出，取向辛捷双胁。

辛捷长剑如虹，一吞一吐，剑式微收，焦化铁拳打出，观得清切，闪出剑圈，长笑道：

“怎么样？”

辛捷冷喘道：

“再试试看——”

长剑斜斜一划，蓦然变招式，一式“冷梅拂面”斜斜削出，辛捷乃是抱着取敌人性命而后甘心，这一招内力贯注，削出之后，剑气有如惊涛拍击，威势骇人。

辛捷一生性情怪异而倔强，假若人有仇于他，他必以十分报复，何况海天双煞乃杀父母之仇人，他恨之入骨，看着两兄弟一副不堪入目的丑相，越是刀火膺胸，恨不得把对方两人碎尸万断。

这一式递出焦化大吃一惊，慌忙后撤，长剑一收再刺，用的乃是大衍十式中的“峰回路转”。这一式变化之多，令人咋舌，海天双煞教领过大衍十式的威力，焦化身不停，再向后退。

辛捷长剑一领，这一式变得好快，直刺弯为横削，焦化不防，立刻便要受伤，焦劳大大吃惊，叫足真力，一掌打出，拳风激荡，空气发出呜呜之声，好不惊人。

辛捷陡然觉得剑上好像被千斤锤打得偏一偏，准头失去，心中也暗惊那

焦劳掌力之重。

焦化之危既解，双掌“双龙出海”，并击而出，辛捷蓦然身体一仰，双足连抬，踢向焦化下盘，焦劳配合哥哥攻势，双拳再击，辛捷身子不稳，不能硬接，后退收招。

一连两次，攻势尽被那五官不全的废人破坏，不由大怒，一剑斜斜飞起，打向焦化心口。

焦劳两次得逞，铁拳再扬，猛烈一击。

辛捷冷冷一哼，左手一挥一式“空空拳招”中的“万泉飞空”把焦劳万斤力卸到一边，焦劳身躯不稳，冲前数步。辛捷恨透这家伙，长剑一转，一式“倒引阴阳”，反手削出。焦劳重心一失，脚跟不稳，敌剑已然攻近，立刻就得丧命。三丈以外焦化援求不及，只得空自着急。

焦劳生性骠悍，见自己性命难保，不由生出同归于尽的想法，说时迟，那时快，天废焦劳右手猛然一引，护住顶门，左手不顾敌剑，一拳对辛捷长剑上打出。

辛捷剑刺如风，但闻“察”的一声，天废焦劳有口难言，那发不出声的哑巴腔子硬生主由于剧痛的原故，“哑”的凄凄一吼，一条左臂已然被辛捷斩断。

紧接着，“托”的一响，辛捷在百忙中避去焦劳拼命的一拳，那一拳中心而入，“托”的打在辛捷长剑剑鄂上。辛捷但觉对方力道好大，手心一热，长剑几乎脱手而飞，铁腕一挫，力持长剑，但闻“托”的一声，精钢制的剑鄂，齐柄而折，可知这一拳好不惊人！

辛捷剑式不停，反手一撩，焦劳提觉左脸一凉，一支仅有的左耳被削去。辛捷咬牙切齿道：

“你也有今天——”

剑子一抖，分心而刺。

这一切一切都在极短的一瞬间完成，天残焦化身体才到，辛捷一剑已然分心直入，在天废焦劳的身体上留了一个透明窟窿。可怜焦劳一生作恶，到头来仍在仇人剑下伏诛！

焦劳好不强悍，临死犹恶，右掌临空盲目一击，只击在地上，石屑漫天纷飞，烟雾迷漫。

天残焦化不去救援，眼见胞弟伏诛，自忖难与匹敌，乘着辛捷被漫天石沙迷蒙之际，反身逃走。

辛捷何等功力，耳闻八方，已知焦化要逃，足尖点地，腾空掠出那漫天灰沙，瞥目之下，见那天残焦化已逃在五丈以外。所谓天道不爽，无巧不巧，焦化一时心急忘记刚才中毒的情形，竟不提防地上的断肠毒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残一脚正好踏在毒液上，身子一阵摇摆不定，毒性已然内侵。辛捷仰天凄呼道：

“爸、妈，看——”

说着长剑脱手而飞，把再度中毒的焦化贯心顶在地上。关中九豪之首——

“海天双煞”终于在这穷荒极僻的海岛上了结他们罪恶的一生！

蓦然，一阵海风吹来，把辛捷的凄呼声音传至遥远的天边，月儿，星星，清风，它们似乎也在为孤子泣血椎心的凄呼而流泪……

良久，辛捷缓步上前，擦的一声拔出了尸体上的长剑。

他对地上的两具尸体瞧都不瞧，却仰首望着黑沉的天际，夜风中，微微星光下，他白析的脸孔更加白了。

起初，他脑中乱极，像是万头千绪，却又似一片空白。渐渐的，那些零乱的影子都成了完整的形像，一一从他脑海中飘过──

那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清新，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云南，昆明，滇池，辛家村……

母亲赤裸地在寒风中受着惨绝人性的侮辱，那眼中所流露的绝望和羞怒……父亲紧咬着牙，颤抖的手抚在他的头上，牙根鲜血从牙缝中丝丝渗出……然后，死在仇人掌下……

这一幕一幕，有条不紊地闪过辛捷的心，辛捷心中有如怒涛汹涌般起伏不停，但他的脸上却漠然得有如一张白纸。

他脸上两行清泪缓缓地流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胸前，襟上顿时湿了一片。

他像一尊石像一般，保持这样的姿势至少半个时辰之久——

然而他的心中，这刻儿已足足过了二十年！

辛捷平日除了在吴凌风面前，总是阴沉而内向，感情深藏，这此日子来他似乎对父母的大仇已是忘怀，直到这时，他手刃了海天双煞，那隐藏在心深处的感情一并爆发出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喉咙中发出低沉的声音：

“爸、妈，孩儿替你们报仇了——”

那眼泪如泉水般涌出，滔滔不绝。

忽然，他低声唱了起来：

南岛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杀，我独不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杀，我独不卒！”

他反复地唱着，声调愈来愈高，真如杜鹃泣血，巫峡猿啼。

“拍！”一声，惊破沉寂的夜，也惊醒了痴然的辛捷，他低头一看，手中长剑已被他折为两截，左手执着剑身，右手只剩了一个柄儿。

他的双臂缓缓了下来，砰的一声，剑身和剑柄一齐在地上，他瞧都不瞧，转身就走——

不消两三起落，他的影子已消失在重重的黑暗之中。

岛上，静静的躺着也曾横行一世的“海天双煞”，在这荒岛上，只有海水，浪花和平沙陪着两个罪恶的灵魂，如果还要说有，那便是曾致他们于死

地的断肠毒液——

海岸上，辛捷高扬起帆，一舟轻轻滑出海岸，当天边最后一颗星熄灭时，小舟只在模糊的地平线上现出一点影子。

黎明了，天际现出一丝曙光——

宁波，黎明——

金黄色的朝阳，照在港弯中，微微的波涛掀起一个个金色的尖儿。

晨风吹来一股咸湿而略带腥味的海的气息，出港的船舶上梢公们吆喝之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大港，最近由于港口水浅及泉州的兴起，已逐渐显得不及以前繁荣了。当年意大利人马可勃洛在元朝做官，回国后所撰的“东方见闻录”中曾夸宁波日集云帆千余，为世界第一大湖，这话虽然有点过份，但宁波却是当时水运的大站。

正当大伙儿出港的时候，一只落了帆的小船悄悄划了进来，那小船好生古怪，靠了岸之后，一个青年儒生走了出来，船上就再没有人了，空荡泊在那儿，那青年儒生像是毫不理会那小船，独个儿直走上岸。

港弯后面就是山坡，那青年一袭布衫，连行李包都没有一个，却径直往山坡上走去。

翻过山坡，进得谷中，只见一片林木葱郁，与港口码头上那种热闹之景大不相同。

那青年略微驻了驻脚，仰头看了看天色，朝阳下照着他挺秀的身材宛如玉树临风，白晰的脸上微带着一丝忧色。

天上白云变幻无际，他轻叹了一声，自语道：

“辛捷啊，天地这么大你到哪里去寻菁儿呢？”

但是立刻．他脸上变为坚毅之色，他暗道：

“菁儿为了我可以三番四次地舍命相助，难道我辛捷这点事就畏难了么？就是走遍三江四海我好歹也得寻着她。”

他继续前进，背脊挺得笔直地。

没有多久，他又驻足了，原来是远处传来一阵古怪的啸声，那啸声轻微得很，混在山风中简直分辨它不出来，但它才发出，他就驻足倾听了，这种功力和机警，当真说得上登峰造极的了。

他微辨了辨发声的方向，身子一转，借着这一扭之间，身子竟然腾空飞出三、四丈，姿势美妙已极。

不消几个起落，他已接近了发声之处，他猛然停住，那么大的冲劲在他双足曼妙地一荡之间全部消于无形，连地上尘土都不曾扬起。

他猱身跃上一棵大树，俯视下去——

这一看，几乎令他欢呼出声——

只见下面一个少年正在练习拳脚，那啸声竟是从他挥动双拳之间所发出的，只见他上下飞舞，身子轻灵之中自令人有一种稳重的感觉，这时他转过身来，显出一张俊美绝伦的脸孔，正是吴凌风哩！

辛捷在树上强忍住欢呼，心中暗喜道：

“大哥自服血果后，功力猛进，一月来不见，他功力有不少进益，这等绝世轻功除非是我，中原只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呢。”

这时吴凌风手上招式愈练愈强，忽然一转身呼地劈出一掌，激出漫天砂尘，他双足一错，一晃身又是一掌劈出，发出呜呜怪响，显然力道比第一掌还要强，他掌势未竞，身子一转，又是一拳当胸推出，呜呜怪响越趋尖锐，拍的一声，远在丈外的一棵碗口松树竟然应声而折。

他停下了手，偏头想了想，悄声道：

“一月来，我这‘开山三式’似乎进步不少，只是第二招‘愚公移山’转到‘六丁开山’时似乎真力不如其他几招那么顺和，大概是功力不济的原故吧——

嗯，我得好好练练，不然将来和捷弟一比，可差得远了——”

忽然树上传出笑声，一个清亮的声音：

“嗯，我也要多多练习，不然将来和大哥一比差得远了——”

凌风一听，惊喜过望，大叫一声：

“捷弟！”

声犹未了，辛捷已如一片枯叶飘落在眼前。

凌风见他口角带笑，正待发话，辛捷忽然大喝一声：“接招！”

当胸一掌劈出，力道之强，令凌风衣袂飘发。

凌风大吃一惊，但本能令他微退半步，左掌一圈一抓，打算消去来势。

哪知一抓之下，抓了个空，辛捷右掌极其飘忽地抹至，五指分张处，正是自己当胸五穴。

凌风不及细思，向左一侧，右掌却从面弧线攻出一式，时间空间都配合得美妙无比，正是“破玉拳”中的绝着——“石破天惊”。

辛捷叫了声：“施得好！”左手一翻，五指齐出，正是平凡大师新近传授的“空空掌法”中的“万泉飞空。”

他这一式正逼得凌风施出“开山三式”中的第一式：“开山导流。”

凌风叫道：

“捷弟，你怎么——”

但手上却不容他稍缓，他身子一转，一记劈出，正是开山三式中的“开山导流”。

当他劲力才发，他立刻想到：

“对了，必是捷弟方才在树上见我练拳，又听我说话小性子发了，要找我争个胜负，我本非他对手，何必和他争斗？让他占点上风便了。”

电光火石间，他硬硬收回两成力道。

哪知辛捷一晃身绕到他背后，双掌齐发，所取部位极是古怪，迫得凌风只好施出第二式“愚公移山”。

辛捷陡施“诘摩步法，一晃而退，单掌横飞，正是“空空拳法”中的十

一式“空实两无”。

辛捷所取所立的部位，正是“开山三式”最后一式”六丁开山”最有利的地位，凌风毫不思索地被引出第三式！

“愚公移山”转为“六丁开山”时，凌风胸前同样觉得真力不畅，却见辛捷并不硬接，只是闪身而避。

正古怪间，辛捷又是“万泉飞空”打来，逼得他再施第一式“开山导流。”

凌风原本聪明绝顶，见辛捷不停引他施这三招，心中猜想捷弟如此必有深意，当下凝神贯注。

果然辛捷又是同样招式引他第二式“愚公移山”。

接着，辛捷还是以“空实两无”引他施出“六丁开山”，但这次辛捷身躯突然在空中一窒——

本来他“六丁开山”是直胸而出，但这时他不得不猛然倒转真气，斜劈而出，那知砰的一声，力道反而加强，丈外一棵大树叶都不曾晃动一下就应声而折！

而且凌风突然发现原先施到这里胸中那种不畅的现象已全然消失。

他呆得一呆又从“愚公移山”换到“六丁开山”，依样将真气倒转，斜劈而出，果然胸中畅然，而且力道犹大。

他一喜大叫出声，知道辛捷看出自己毛病，故意引自己逢敌改正，心中不禁大是感激，叫道：

“啊，捷弟，真该谢你，怎么看出这毛病来的？……”

辛捷笑道：

“我也是新近学了平凡上人一套‘空空拳法’才悟出这道理来的，我瞧你‘开山三式’威力虽猛，但似乎运气略有不对劲的地方，方才在树上和空空拳法的拳理一对印，就知道啦。”

凌风道：

“捷弟你真好福气，连得世外三仙的真传，这一趟必然收获极多吧——

啊，我差点忘记告诉你，有一个姓张的小姑娘到处寻你，我告诉她你多半在大戢岛，她就匆匆跑去了——

”辛捷一听跃起丈余，大叫道：

“大哥，快，快走——”

说罢转身就跑，凌风叫了一声，也拼力追了上去。

辛吴两人飞奔而前，不消片刻又回到港边。辛捷一看自己驾来的那小船仍泊在那里，只是岸边围了许多人，似乎在看那奇怪的无主怪船。

辛捷一挽凌风手，陡然跃起，嗖的一下越过众人头上，落在舟中，借那冲力把小舟滑出数丈，两桨一扳，已如箭一般出了港弯。

空留岸上的众人惊骇得口瞪目呆！

小舟出了海，辛捷才把自己和菁儿的关系及华夷争斗，无恨生疗毒等说了一遍，最后说到自己大仇已报，凌风不由喜向他恭贺。

但是凌风立刻想到自己大仇未复，还有阿兰也没有寻着，心中一时忧闷起来，不由叹了一声。

辛捷冰雪聪明，拔了两桨，轻声道：

“大哥！”

凌风应道：

“嗯？”

辛捷低声道：

“咱们再回中原第一件事就去寻赤阳、厉鹗、苦庵他们，了一了伯父和梅叔叔的大仇。”

凌风知他安慰自己，心中正是彷徨无依的时候，听到这话一时激动，一把抓住辛捷的肩膀，颤声道：

“捷弟，你真好——”

辛捷感情更易冲动，他也握住凌风胸手，坚决地道：“大哥，待咱们报了仇，那时，我们兄弟俩仗剑江湖，轰轰烈烈干一番！”

凌风听他说得豪壮，心中愁闷大减，那晓得不知为什么，突然阿兰的面容又清晰地浮在他眼前，他心中猛然一震，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

辛捷猛一转舵，大戢岛已然在望！

日当正中，光耀人目。

大戢岛海岸已到，辛捷和吴凌风双双从小船上走了下来。

忽然辛捷叹了一声，凌风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人从沙滩那面低着头缓缓走来，仔细一看，低声惊叫道：

“孙倚重！”

辛捷定眼一看，正是那武林之秀孙倚重。

辛吴二人上前几步，高声叫道：

“孙兄，别来无恙？”

那孙倚重抬头看他们，笑了笑，又低头前行，那一笑似乎十分勉强。

辛捷奇怪地对凌风望了一眼，再看那孙倚重双眉微蹙，沉着脸孔，似乎十分不高兴的样子。

辛捷待走近问道：

“孙兄，平凡上人在岛上么？”

孙倚重点了点头，忽然对二人苦笑一下，匆匆走到海边，驾起一条小船，扬帆而去。

走得几丈，忽然一条人影一晃，轻飘飘地落在两人面前，那份轻灵直令人有忘却重量的感觉。

两人定眼一看，正是大戢岛主平凡上人。

辛捷连忙施礼道：

“上人，晚辈来看你啦。”

平凡上人呵呵大笑道：

“娃儿别骗我老人家啊，我瞧你脸色不对，定是有事要找我，却说什么来看我——

咦，这是谁啊？”

他打量了凌风两眼，装着从来没有见过的模样道：“这是谁家的娃儿，长得好俊啊，嗯，我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恐怕没有这样俊哩。”

凌风早从辛捷口中知道这位盖世奇人的脾气，连忙施礼道：“晚辈吴凌风，参见前辈。”

平凡上人啧啧连赞凌风长得俊，然后才道：

“娃儿来找我老人家准没好事。什么事啊？”

辛捷道：

“无极岛主的女儿张菁，不知有没有来过这儿？”

平凡上人愕了愕道：

“没有啊——”

辛捷心中顿然一紧，但他仍勉强装着笑了笑道：“啊——

啊——”

底下的话却再也说不出了。

平凡上人道：

“你可是替那无恨生寻他的女儿？”

辛捷心中焦急不堪，根本不曾听见他说什么，只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平凡上人见状忽然怒道：

“可是那无恨生逼你寻她女儿？哼，别怕他，他若再逼你，我老人家可不依——”

辛捷忙道：

“不是，不是。”

平凡上人笑道：

“管他是不是，咱们先进屋去再说。”

辛捷道：

“菁儿既不曾来过，咱们就不打扰了——”

平凡上人一瞪双目道：

“什么？你们就要走？那可不成——”

十四

辛捷和凌风见平凡上人大发脾气，知道他生性如此，不由为之暗笑。辛捷忍笑道：

“不走！不走！”

平凡上人转怒为喜道：

“不对你们凶一点，你们不知道我的厉害。”

吴凌风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平凡上人忽又道：

“你们刚才来时，一定看见那孙倚重了。”

辛捷点点头，他知道平凡上人的脾气，这样子说法必定有什么事要交待。

平凡上人顿了顿，却又转口道：

“那日在小戢岛上，你曾应诺无恨生去帮他寻找女儿，但这样大的天下，你却到那里去找——”

辛捷听后不由更是好笑。他知道平凡上人必有什么难于出口的事，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所以才露出一点口风，想叫辛捷主动问，他才好启口，但辛捷故意装作不理，只好胡诌些闲话。

辛捷心中暗笑，口中含含糊糊“哦”了一声。

倒是凌风在后面忍不住想插口相答，却被辛捷止住。

平凡上人这句话根本没有经过大脑，自己也不晓得自己问的是什么，心中不断的盘算着，听辛捷嗯嗯哦哦，也跟着颔首“哦”了一声。

辛捷知道自己所料不虚，不由冲着平凡上人一笑。

平凡上人心中盘算不定，见辛捷一笑，跟着也是傻然一笑。

半晌，他见两个少年都眼睁睁的注视自己，心中一急，再想不出方法来开一个头儿，便咬牙道：

“孙倚重这小子，你见他走了么？”

辛捷、凌风一齐颔首。

平凡上人接口道：

“对了，对了，你们一定很奇怪是吗？要知这其中有一段很大的原因哩！内容很为精彩，你们要听吗？”

他一急之下，想不起别的方法引两人答话，竟用这种无赖的方式。

辛捷和凌风哈哈一笑，平凡上人不由微感尴尬，大声佯怒道：

“笑什么？”

凌风吓了一跳，忙止笑道：“不笑！”

平凡上人满意地自我一笑，说道：

“那我就讲了——”

原来当日平凡上人答应了少林僧要教孙倚重武功，原是不得已之事，他天性无拘无束，要他一招一式传人武功，真是大大难事，那武林之秀孙倚重

又不似辛捷善于说笑讨好，整日只是恭恭敬敬不苟言笑，平凡大师愈瞧愈不顺眼，寻思摆脱。

他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每天教孙倚重一大堆少林绝学，限令他当天练好，否则就不再教，他原以为可以找到借口，赶孙倚重离岛，谁知孙倚重外表庄重守礼，人却是聪明得很，深知自己担负整个少林寺复兴重任，是以咬牙拼命把平凡上人所授生生记下练会。

平凡上人见一时难他不倒，只有每天加重功课，这天，他一口气传了孙倚重一套少林绝艺“百步神拳”，现加上“大衍十式”，孙倚重自是无法练会，平凡上人便板着脸道：

“我老人家每天辛辛苦苦教你，哼，你竟敢不用心学，明儿就上路吧！”其实他心里颇感惭愧，因为孙倚重实在很是用功。

孙倚重虽知是祖师爷有意为难，但他不敢顶撞，吓得只是叩头求饶。

平凡上人更是不喜，摇手道：

“起来，起来，别再做磕头虫了，我老人家说一就一。”

孙倚重无奈，他心内暗忖这一个月自己确是学到许多绝世奇学，但有些东西只是硬生生背下来，并不知其中奥妙之处，自知再练下去，一定事倍功半，倒不如先停一段时间，待自己参悟练熟后，再来求教，便道：

“灵空高祖师爷，我明儿就走，等过些时候再来看您老人家。”

平凡上人听他肯走，心内如释重负，也不管孙倚重日后是否真的再来，连声道：

“那很好，那很好。”

他转眼一看孙倚重满脸失望黯然，不觉微感歉意，柔声道：

“娃儿，你可不要气馁，我老人家一身本领差不多都传给你啦，好好去练，哼，江湖上只怕难碰到对手了。”

次日，平凡上人正把孙倚重打发走，辛捷和吴凌风就赶到大戢岛来，平凡上人自觉赶走孙重的妙计，真是大大杰作，是以迫不急待就向辛吴两人吹嘘。

辛捷赞道：

“您老人家这招真高明，硬软并施。”

平凡上人大乐，呵呵笑道：

“娃儿，我老人家生平吃捧受激，少不了又要传你两手。”

辛捷大喜，正待开口称谢，忽见日已偏西，想到此行目的，蓦然一惊，便想又向平凡上人告辞。

忽然，一阵令人心旷怡的清香，随着凉风吸了过来，凌风只觉那香气甚是熟悉，他猛嗅了几口，一个念头闯上心头，也不及向二人说，更顺着香气飞奔过去。

辛捷心道：

“我吴大哥平常做事从容不乱，从没有见过他这么匆匆忙忙过，一定是

发现了什么惊人大事。”便要举步跟踪上去。

平凡上人神秘一笑，低声道：

“娃儿，咱们偷偷跑过去，看那傻娃儿捣什么鬼。”

辛捷一看平凡上人神色，更知他已明白凌风行为，当下点点头，就和平凡上人施展轻功，追上前去。

跑了一阵，香气愈来愈浓，平凡上人忽道：

“就是这里了。”他一拖辛捷，就在一块大石后隐身。

辛捷伸出一只眼睛，只见凌风站在四五十丈外一声突出岩石上，手舞足蹈，神色欢愉已极。

平凡上人悄声道：

“娃儿，你瞧那石旁生的是什么？”

辛捷一瞧，但见一棵横生小树，长在石壁中，丝毫不见特异之处。便道：

“您指的是那棵小树吗？”

平凡上人点头道：

“正是。”忽又道，“娃儿，你瞧他口中念念有词，咱们再走近些去听听。”

辛捷回头见平凡上人满脸跃跃欲试之色，不由好笑，暗暗：

“这平凡上人苦修三甲子，辈分之尊，武功之高，只怕普天之下再难找出第二人，可是他脾气却还是好胜好奇，唉，‘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天性，那是最难改的，像我这样偏激冲动，也不知哪大才能变得像我吴大哥一般。”

平凡上人见他不语，便不理会他，轻步走向前去。辛捷沉吟了一下，也跟了过去。

辛捷隐伏在离凌风近旁两三丈石后，凌风全神注意那棵横生小树，是以并未发觉。

辛捷仔细一看，只见那树光秃秃不生一片叶子，但是尖端却生着一粒红如血的小果，他略一沉吟，不由恍然大悟，忖道：“

这果儿只怕多半是大哥上次坠下泰山悬崖巧食的血果。”

他再一看，凌风左手抓住树枝一荡，右手已把红色果子采到，身子轻盈美妙，不由喝声采道：

“好功夫！”

凌风听到辛捷声音，正想发话招呼，平凡上人也从近旁现身。

平凡上人道：

“好呀！我老人家辛辛苦苦栽的血果，等了百年之久，好不容易今天才结果，你却采了去，快拿来，快拿来。”

凌风心道：

“这平凡上人年已二百有余，他说此树是他所植，此事大有可能，他既等了百年，我岂能采摘而去，唉，罢了！罢了。”

他毅然把血果交给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见他又失望，又焦急，俊脸涨得通红，知他心中极想获得血果，却能毫不迟疑的还给自己，这种品性真是难得，便想把血果赠给凌风，但忽转念又想道：

“我再急急他，瞧瞧这傻娃急出眼泪，也是好的。”

他高声道：

“这血果可是天地间二大灵果，天下只有无极岛主无恨生所食的千年朱果，功效高过血果。喂，我老人家可要吃了。”

说罢，他真的举起手把血果送到口边。

他原以为吴凌风会大急失色，只见他神色平和，似乎认为这是很应该的事，不由大大感动，柔声向凌风道：

“娃儿，我老人家是给你开玩笑的，我老人家已成不坏之身，岂能再像那没出息的无恨生，靠草末功增加功力，喂，娃儿，你把血果拿去。”

凌风心情大是激动，双手颤抖接过血果，解开衣襟，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玉瓶，赶快把血果放进去，他正忙着，“拍”的一声，掉下一本小册。

凌风愈想愈是感激，情不自禁的扑上前去，抱着平凡上人，流下泪来。他哽咽道：

“老……前……辈，你待我真好。”

平凡上人摸着他的头道：

“乖娃儿，快莫哭，快莫哭，一哭就浓包了。”

吴凌风收泪道：

“并不是风儿想得血果，实在是我有一个朋友，她双目失明，风儿答应过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寻到血果，使她重见光明。上次我在泰山丈人峰下，误食一棵血果，起初我并未想到那是千载难逢的灵果，待到我吃下后，这才想起正是自己日夜相求东西，已是后悔莫及。我知道今生再难逢到，想不到您这岛上也有这树，而且正好赶上它结果，运道真是好极啦。”

平凡上人见他喜气洋洋，俊脸发出一种令入迷惘的光辉，但眼角泪痕犹存，实是天真可爱，他忽然灵机一动便问道：

“你那朋友一定是个女娃儿？你可要老实讲出来。”

凌风万料不到他竟会问这个问题，他生平不善说谎，只好红着脸点头说道：“是！”

辛捷本来正在翻阅从地上捡起的小册子，突听到他吴大哥有一个女朋友，连忙也凑上来，聚精会神地听。

平凡上人问道：

“她为什么瞎了眼呀？”

凌风知道不能隐瞒，便把自己和阿兰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待他说到阿兰负气离走，人海茫茫自己不知何处去寻，不禁又垂下泪来。

平凡上人只是摇头，反复道：

“娃儿，我早就说过天下最难惹的莫过于女人，我老人家，什么都不怕，就怕和妞儿打交道，上次要不是辛捷这娃儿识破那什么‘归元古阵’，我老人家可就要栽到老尼婆手中。你两娃儿长得都俊，以后麻烦还多哩！”

辛捷听完吴凌风的叙述，心情大大激动，热血直往上冲，忘记了自己也正要寻找着菁儿，就要动身替凌风寻找阿兰，是以并未听清平凡上人所说。他道：

“吴大哥，我们这就动身去找兰姑娘。”

吴凌风好生感激，正要开口向平凡上人告别，平凡上人忽对辛捷道：

“娃儿，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书。”

辛捷答道：

“这是吴大哥刚才身上掉下来的，里面全是些鬼画符……”

凌风接口抢着道：

“这是我师叔祖东岳书生云冰若转送我的，他说是一个天竺僧人临死之前交给他的，里面全是练轻功的方法，可惜全是梵文，任谁也看不懂。”

平凡上人连声催促道：

“快给我看看。”

辛捷急忙递了过去，平凡上人翻了数页，脸色变凝重，转身就向屋中跑去。

凌风想跟过去，辛捷连连阻止，说道：

“大哥，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无为厅”斗那蛮子金鲁厄的情形？”

凌风想了想，大喜道：

“对了，对了，敢情上人懂得梵文的。”

辛捷点头道：

“正是，我看平凡上人多半瞧出了什么特别事故，需要一个人静心参悟，我们且莫去打扰他。”

凌风道：

“那么乘这时候，你作向导，带我游游大戢岛可好？”

辛捷大声叫好，两人携着手，就向岛后走去。

那大戢岛后岛原是海中珊瑚形成，是以岛上寸草不生，两人走近海边，但见怪石磷磷，孤峰挺挺，黄沙漠漠，宛如沙漠风光，气势甚是雄伟。凌风道：

“古人都说北山南水，想不到在这江南海外孤岛，竟有如此宏伟景色，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了。”

蓦的，一个大浪打向岸边，卷起千百块碎石，带到海中。辛捷高声吟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他吟到这里，忽然止住，心内想到：

“大江犹能如此，何况一望无际的大海哩。人生在这世上，那真是渺小得很，任你是盖世英雄，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坯黄土。我，我可要在这有限的

年华，做出些辉煌令人永远不忘的大事，这才不辜负父母生我，梅叔叔教我的一番心血。”

顿时，他雌心万丈，转身对正望着遥远海平面的吴凌风说道：

“吴大哥，咱们先去把厉鹗那个贼子宰了，再去找兰和张菁。”

凌风也是豪气干云，立刻点头答应。辛捷又道：

“大哥，我上次被恒河三佛掌伤，我自己用内功疗伤时，我一直苦思一个问题，现在我可想通了，一个人在世上，如果只是徒然武艺高强，只是使人人怕你，那有什么意思？要人人都敬重你，心服你，才是真正的豪杰，从今以后，我可要向这方面努力，只是我天性太偏激，大哥，你可要好好指导我，教训我。”

凌风听他说得很是诚恳，再看他脸色平和悠远，昔日那种高傲和对任何人任何物都略带轻藐的眼神，已被一种飞逸正直取代，不由大喜，伸出右手抓着辛捷左手道：

“捷弟，恭喜你，你又进了一步啦，云爷爷说过，要练成绝世武功，不但要天资敏悟，而且要胸怀宽阔，能够包罗万象，你的天资是没有话说的，现在你能悟到善恶是非，不再随性而为，有仇必报，那胸襟自会开朗，海阔天空，日后的成就，真是不可限量哩！”

辛捷见他称赞自己，心中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便拉开话题，笑道：

“大哥，能使你这种绝世美男子如此深情的姑娘，只怕是天香国色呢！”

凌风道：

“捷弟你别取笑，我曾见过的女孩子论美，自然要推张菁第一啦。”

辛捷很感受用，凌风忽正色道：

“捷弟，张姑娘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你可要一心一意爱她，保护她。哦！对了，上次你被关中九豪重伤时，口口声声喊一个姓方的和一个姓金的姑娘，她们可都是谁呀？”

辛捷黯然，便把金梅龄失踪，方少坤嫁给天魔金欹的经过，除了难于开口地方，都讲了出来。

凌风道：

“原来你是为了方姑娘，这才挺身受恒河三佛一掌，你这样为她舍生挡敌，总算报答了她一番深情，她现在已有归宿，那很好，只是金姑娘……好在张菁心地善良，总有解决的办法。”

辛捷激动道：

“大哥说得是，我常常想，众生芸芸，可是就有那样巧，从千百个人中，你就只会爱上她一个，那么你为她牺牲，为她拼命，很当然的事了。”

两人互吐心事，谈得很是融洽，如海一般的友情滋润着他们两颗赤子之心。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凌风道：“我们一起去看看平凡上人去。”

两人慢慢走到岛中平凡上人住的小屋，平凡上人坐在桌边，正在沉思，

忽然他一拍光光的大脑门，高声叫道：

“对了，对了，这几手倒真妙。”

说罢，他就向辛吴二人微笑道：

“两个娃儿，咱们来赛赛足力，你们两个全力向前跑，看我老人家表演一手给你们瞧。”

辛吴二人虽然莫名其妙，但知上人必有深意，便各展上乘轻功，依言向前奔去。

奔了一阵，二人但觉背后毫无声音，知道平凡上人并未跟来，但反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平凡上人好端端站在身后。辛捷不服，发足狂奔，这回他可留意身后，只见平凡上人双足离地数寸，紧紧跟在身后，也不见他起步用劲，真如凌空虚渡，潇洒已极。

辛捷止步道：

“您老人家这手真帅，这是那秘笈所载吧！”

平凡上人点点头，吴凌风也赶上前来。

平凡上人对辛捷道：

“娃儿，天下轻身功夫，你道哪种身法最为神妙？”

辛捷答道：

“依晚辈想，如果要算身法神奇难以捉摸，要推小戢岛慧大师的‘诘摩步法’。”

平凡大师点头道：

“我老人家也是这么想，可是你上次看我们‘世外三仙’大战‘恒河三佛’，你可瞧出什么异样来？”

辛捷道：

“晚辈觉得那三人轻功之快，真有如鬼魅，要论速度，比起慧大师的‘诘摩步法’，恐怕尚高一筹。”

平凡上人喜道：

“娃儿，真聪明，我老人家当天等‘恒海三佛’走后，苦思他们身法，只觉与中土各门各派大不相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刚才一看此书，这才恍然大悟。”

凌风插口道：

“这本书上曾记载的，可就是恒河三佛那一门的轻功吗？”

平凡上人赞道：

“你也不笨，来，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平凡上人道：

“恒河三佛这一派原是天竺摩伽密宗，教中弟子一生苦修，精研佛理，武功，是以代代都出了不少神能通天的得道高僧。但是教中大位传到这恒河三佛手中，这三人雄才大略，怎肯潜身苦修，是以改变教规，广收弟子，不但独霸天竺，竟想扩展势力于中原。”

辛捷愤然道：

“只怕没有这么简便。”

平凡上人接着道：

“恒河三佛”一共收了六个徒，其中最小的就是上次在无为厅耀武扬威的金鲁厄了。这六个人中，第四个是个苦行僧名叫巴鲁斯，他因看不惯师父倒行逆施，手段狠辣，便常常进劝忠言，但他师父们不但不听，反而对他厌恶起来，厉害的武艺也不教他。”

“后来，有一次，一个天竺人拿着祖传的秘笈投奔恒河三佛教他练书上武功，而恒河三佛也可以照书练习，这人对于武学，可说是完全不懂，他知自己这本祖传秘笈，的确载有一种至高功夫，他访问了许多武师，没有一个人懂书上的功夫，最后听说恒河三佛武功是全天竺第一，便想出这个交换的方法。”

辛捷忍耐不住，插口道：

“那就是我大哥这本秘笈了。”

平凡上人道：

“正是这本，这小册耗是达摩秘笈中的轻功篇，恒河三佛一见，自然是大喜过望，但他们怎能容许天竺境内再出高手，是以不但不教那人功夫，反而暗暗把那人害了，这本秘笈便被他们三人据为己有。”

辛捷道：

“恒河三佛武功虽然高强无比，想不到人品却如此卑下，哼，下次再撞着他们，好歹也要拼个死活。”

平凡上人接着道：

“这事被他们第四弟子知道了，他冒死阻止无效，知道师父对自己已存有疑心，本人又不愿同流合污，想了半天，只有逃走一条路。但他一想，三个师父现在武功已是难逢敌手，将来练成经上功夫，岂不是如虎添翼，任他为恶，无人能制了吗？于是偷偷乘大家部不注意，偷了秘笈逃去。”

“这人品格甚是高尚，他为了表示自己盗书并非是想偷学，而是防止他师父异日武功太高，肆意为恶，是以立誓终身不看书中所载。他在中土数十年，恒河三佛因为羽毛未丰，是以并未到中原追捕他。娃儿他怎么把这本书交给你云祖师叔，你一定知道的。”

凌风听得入神，闻言答道：

“云祖师叔有一次遇到他被几个人围攻，出手救了他，但他已身受重伤，自知必死，是以把这秘笈送给祖师叔。”

平凡上人道：

“这书上所载的确是非同小可，那恒河三佛只学会了一半，是以身法轻盈有余，却嫌不够凝重。后半部所载是要有极上乘的内功才能练习，所以就是那苦行僧不偷去，恒河三佛当年也不能练。”

辛捷凌风不约而同问道：

“您老人家刚才那手凌空虚渡，可是这书后半部所记载的吗？”

平凡上人不答，忽道：

“娃儿，上次恒河三佛没有讨到便宜回去，但他们心怀叵测，虽然他们本人不会再冒然入中原，但是他们那个小徒儿金鲁厄上次在大庭广众中栽在辛捷娃儿手里，迟早要报仇。”说到这里平凡上人忽然驻口不语，双目微翻，好半天才道：

“娃儿，你把老尼婆传给你的诘摩步法施一遍瞧瞧。”

辛捷当下把四十九路步法施完，平凡上人笑道：

“这‘诘摩步法’你就是不施，我老人家也知道它的好处，临敌之际果真妙入毫厘，所以这就奇怪啦——”

凌风道：

“奇怪什么？”

平凡上人道：

“这天竺轻功如论快捷确是世上无双，诘摩步法也不是对手，但是恒河三佛没有学全，临敌毫无精微变化，但是以恒河三佛的功力，临敌之际也不知变化，难道他们学了这套轻功，只是为快而已吗？”

辛捷吴凌风两人也觉奇怪，平凡上人又道：

“如果我老眼不花，这天竺轻功必然还有一桩奇妙功用，日后你们若再碰上恒河三佛就知我言不虚了——好啦，既然这书是你们的，我就把这轻功诀要教你们吧。”

当时他便把轻功秘诀传给两人，两人都是绝顶天资，自是一点即透。”

等到轻功传授完毕，辛捷猛一回头，只见日已落西，连忙起身告辞，平凡上人见两人都是面带焦急之色，知道两人都有“急事”，微微一笑道：

“要走就走，我老人家可不希罕。”

辛捷凌风二人施了一礼，飞快轻身而去，身后传来平凡上人内力充沛的笑声。

在船上，辛捷凌风计划好先上崆峒找厉鹗讨回宝剑，顺便约好五大剑派一算老帐，而且也可以沿途访访菁儿和阿兰的消息。

十天之后，江湖上传出一件事，“梅香神剑”辛捷和“单剑断魂”的儿子吴凌风上崆峒寻厉鹗，厉鹗却避而不见，敏感的人会感觉到剑神厉鹗“天下第一剑”的头衔将不保了。

事实上，自从当日泰山大会之后，剑神厉鹗就始终不见了踪迹！慧心人必然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古怪吧！

初冬时分。

寒凉刺骨的北风肆劲——

号称神州第一剑派的崆峒，整个名山埋在片片白云之下，银然茫茫，一片肃杀凄凉之色。

也许是地势高，气候愈寒。昨夜里鹅毛大的雪花温天飞舞，阴霾沉沉的

天空，一早还是丝毫不散，只是天公作美，倒是大雪停了下来。

青元观——这号称神州第一剑派的发源地，在大雪滂沱中巍然矗立。绝早，观前便有一对面清目秀的幼童在忙着打扫门阶。

大雪方止，山顶上积雪盈尺，两个青衫僮各持一柄扫帚，使劲的拂扫，瞧他们举手投足间，显然甚是有力，打扫雪花，丝毫不露畏缩之态，到底是名门大派，连这等小僮也是一身功夫。

静极了，夜来大雪飘舞，天寒地冻，一切生物都畏缩不前，是以整个崆峒山上寂然无声，只有两个幼僮一面打扫，一面嘻笑，发出的娇嫩童音在空气中回荡。

他们两人手足并用，不一会便扫开一条很宽的甬道，长长地通出去，看看他们的年龄，较年长的才不过十三四岁，较小的，才仅仅十岁左右，两人到底童心未泯，再拂得几扫，一齐停手，那小一点道：

“清哥，我不想扫了——”

那被称作清风的年龄较长，随口道：

“看看天色，不出正午又有一场大雪，咱们是白费心力了——”说着指指那阴霾的天色。

那小的点头嚷道：

“既是如此说，何必还要打扫——”

清风答道：

“说是如此，我也不想扫了，来，明月弟，好久没有练习过招了，听说日前诸葛叔叔指点了你那套‘追云拳’——

”他所说的诸葛叔叔不用说便是那武林第一剑——剑神厉鹗手下的“三绝剑客”之首诸葛明了。

那明月小童不待清风说完，抢着道：

“对啦，对啦，追云拳……咦……”

他话尚未说完，眼珠滴溜溜的打转，蓦然惊咦一声。

清风大感奇怪，大声问道：

“什么？”

明月伸手指指那座道观，道：

“哥哥，你看是谁到咱们观来投柬帖子——”

清风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见青元观的门牌上端正的钉了一张拜柬模样的纸片子。两人一般心思，一齐奔了过去，但见两道青影一闪，两人已来到门前

清风一个箭步上了屋檐，仔细打量那纸片，果然是一纸拜柬，用大红颜色的封纸包着，在银皑皑的雪地上益发显得鲜艳夺目。

看样子这拜柬是人家昨日夜晚放上的，而且放在北风的地方，并没有被雪花沾湿，显然对方是从容不迫的投柬，而整个青元观，高手云集，却没有一个人发现昨夜行人登山投柬，看来这投柬人的功夫真是高不可测的了。

清风小心把拜帖子取也，跳下地来，明月早已不耐烦，高声叫道：

“哥哥，是什么玩意？”

清风微微摇头道：

“果然是一纸拜柬，人家密密封起，我们还是不拆为妙，去找诸葛叔叔他们去看看，他们也许知道——”

说着伸手挽着明月，跳跳蹦蹦走入观中。

只见迎面人影一闪，一个声音呼叫道：

“清风、明月，一大早就吵吵闹闹，怎么地没有扫好就偷懒溜么？”

随着语声，走出一个年约二十七八的男子，清风、明月一见，一起叫道：“于叔叔，快来看—”

敢情这姓于的汉子正是那三绝剑的居中地绝剑于一飞。

于一飞微微笑道：

“看什么？”说着从清内手中把帖接过，小心撕开一看，不觉脸色大变，急急忙忙问道：

“清风，这玩意儿是在什么地方拾到的——”

清风尚未答许，明月却抢着道：

“这个是在观门大匾上拾到的——”

于一飞哼了一声，道：

“你们再去打扫吧——”说着遣出两童，返身急步入内，走到一间房前，叩门道：

“大师兄，大师兄……”

他这急急忙忙的叩门，倒惊动了观中其他的人，于一飞神色慌慌张张，不理众人的询问，等天绝剑诸葛明启门，急入房中，把拜柬递上道：

“辛捷，辛捷这厮终于打上门来了——”

诸葛明接过拜柬一看，只见柬上赫然写道：

“武林后学辛捷、吴凌风书上剑神厉鹗足下：

足下以‘天下第一剑’领袖垂二十载，想昔年天绅瀑前单剑断魂授首，五华山上七妙神君遭挫，此恩此德，必当报驰。

后学决于月圆之时在五华山顶恭候大驾，想阁下号称武林第一人，必不令吾等失望也。

辛捷，吴凌风顿首。”

诸葛明匆匆看完，对于一飞道：

“这吴凌风即是吴诏云之子，和师尊有不共戴天之仇，看来这件事非得让师尊自己去斟酌了。”

于一飞却道：

“师父半月来闭关，不知会不会责怪咱们去打扰——

”诸葛明微一沉吟，摇头道：

“不，这事情太重要——”

原来剑神厉鹗自泰山大会受挫之后，心灰意懒，雄心消沉，但他心机甚深，心中知道自己结下的强仇，非取自己性命而后心甘，是以不是一隐可了的情形。他深知以自己自为一派掌门，名头又是如此大，一旦对方登门索战，自己决不可能避而不战，是以，他为自己生命打算，决心闭关苦练。大凡像他这等高手，想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那必须要得到些什么武学密笈之类，照着参悟。

厉鹗深明此理，首先，他风闻那失去的倚虹剑鞘中有一本古人所作的“混元三绝”的秘笈，但是剑鞘早在十五年前一时大意，和七妙神君动手时，遗忘在五华山的绝顶而被丐帮拾去，当然他心有不甘，决心向丐帮索回。

但是他身为一派之尊岂能强抢硬夺，自己不好出面，便命弟子“三绝剑”出面抢夺，岂料不是金氏护法的敌手而一败涂地，于是他又想起昔年的老友勾漏一怪翁正，灵机一动，立刻设法将翁正引出深山，而代他去夺剑鞘，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以翁正的功夫，昔年和七妙神君力战数百合才败的人物，一定不会再有差错，哪知无巧不巧遇上辛捷，从中强行架梁，神功击走翁正。

厉鹗眼见妙计又泡影，不由大急，不过他是城府极深的人，自忖出战必非辛捷之敌，于是乘机偷取“梅香神剑”，远走崆峒。

他满以为自己毫无迹象留下，却忽略了倚虹剑在墙上所留的剑孔．致被辛捷识破，千里赶来。

他一回崆峒，自知“混元三绝”秘笈不能到手，哪知无意之中又发觉了一本崆峒失传近百年的心法：

“上清气功”。

这上清气功乃是百多年前崆峒绝学，当时崆峒第七代掌门人一青道人，藉此在江湖上崭露头角，使崆峒派发扬光大，而终遭和崆峒为邻的大凉派的心忌，当时大凉的七个高手号称大凉七奇一起上崆峒山，一青道长在青元观中和七奇一言不和，大打出手。

一青道人默运“上清气功”，百步神拳大展神威，一连遥打七拳，大凉七奇没有一个接得下来，一起负伤而退，从此“上清气功”之名头更是响亮。

哪知一青道人忽然不知因什么事，从此在江湖上失踪，而上清气功也从此绝传，而厉鹗竟能侥幸得着，怎不令他欣喜欲狂？

于是他立刻闭关参悟，是以辛捷、吴凌风二人上山时并未见得他的人影，便是这个原故。

他在闭关之期，严禁闲人打扰，是以于一飞不敢把拜柬的事传给他听，也就是怕打扰他。倒是诸葛明认为事态严重，终于上山去报告厉鹗。

山顶上大雪方止，阴阴霾霾，这名山正派中，一片和穆之像，谁又会料到会有血腥之灾将要降临在掌门人武林第一剑之身？……

几乎在同一个月份里，说先后差别也只有五六天左右，玄门正派系的武当山上，也接到了一式一样的请帖。只是收启人的姓名改变了而已。

而且，这拜柬是直接投送给掌门人赤阳道长的手中，鲜红的封，刺目的语句，使负伤尚未愈的赤阳道长益发感到心焦，内心的紧张，慢性毒素煎逼着他。

要知赤阳道长身虽入玄门，但为人不端，到头来报应仍然光临，他也明知不是对手，但是人家下书索战，自己以掌门人的身份岂能不应战？

强弱悬殊，以己之力，去和辛捷较量，不异以卵击石，他自内心深处再也找不出一丝未泯的雄心，所能找出来的，那不过只是后悔，那是为时已迟的了。

他不时抚着火红的拜柬，浩声长叹，昔年，唉，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蜀道上，隆冬时分……

蜀省。长江下游，有一条梅溪，从山谷流经一个大坪，这就是沙龙坪了，坪上稀落村舍，鸡犬相闻，是个世外桃源。

这沙龙坪方圆大小也不过才仅仅一里有奇，但却是一条梅溪所流经，有一个特别的怪处，那便是溪边夹岸数里内，全是红白古梅，中无杂树。

时正隆冬，寒风鼓着呜呜声响。天气愈冷，梅儿是挺峰而立，艳展丽容，和寒冷抗拒。

道上大风吹得紧，把漫天飞舞的雪花斜斜的吹散，落在地上，点点白雪和朵朵梅花相映成趣，蔚为奇观，好一片景色！

绝早，天色阴霾无光，看那模样，活像是要再落下更大的雪花似的。官道上静极了，你几乎可以站在这里，清清楚楚的一直望到那一头，而不发现一个人影。

阵阵寒风把梅花的清香送来，荡漾在空气中，再加周遭是如此寂静，是以气氛显得沉寂。

蓦然，远方的风把一阵薄薄的朝雾吹散，在路的尽头处现出二个疾疾行走着的人影。

是谁会在绝早时分疾疾奔路？

渐渐的，来得近了，低沉的可以隐约听见脚步声。

突然，道路右边一间平屋的竹扉“呀”然打开，走出一个年约古稀的老人。但见他白髯飘飘，头发几乎落得光秃，脸上皱纹密布，显得异常苍老，但投足之间，却流露出一股令人心折的威武。

老人家仿佛是听到人声，开了竹扉，便向路头远方眺望过去，果然，在薄薄的雾气中，出现两个人影，好快的脚程，不消几程，已然接近。

别看老人龙钟之态表露无遗，目之利，却有如鹰隼，闪眼一瞥，已然看清。

来人不消数点，来到门前。

老人欢声叫道：

“捷儿——”

两个赶路的人来门前，一起拜在地下。

晨光之中，清楚的映出两人的面孔，年龄均为二十岁上下，英气毕露，俊俏无比。

两人同是一袭青衫，淡然的颜色，益发衬托出两人不凡的仪表，尤其是后面一人，更是英光照人，长斜斜的剑插在后肩上，黄色的剑穗左右飘荡。

两人一起拜倒地上，一同高呼道：

“梅叔叔……”

敢情这老人正是二十载前名震神州的七妙神君梅山民。而这两个英俊的年青人，正是梅山民和吴诏云的后人——辛捷和吴凌风两人。

梅山民哈哈道：

“快起来，捷儿，这位一定便是吴贤侄罢。”

辛、吴两人站起，吴凌风连声应是。

梅山民呵呵大笑，道：

“哈哈，故人子嗣无恙，又是如此人才出众，吴贤弟英灵九泉之下可以安慰了，你们想来还没有吃过早饭吧？别再呆在风雪中了，快快进屋里……”

说着当先进入屋中，辛、吴两人也鱼贯入内。

吴凌风自幼丧失双亲，一生命运坎坷，苦闷时从来没有人去安慰，只是自己发泄而已，还因他生性秉善，孤苦生活，并没有养成厌世之感，只是追溯根源，恨极那不共戴天的仇人而已。

但自他下山以后，首遇辛捷，虽然是一个放荡不羁小节的人，但侠胆天生，和他甚是知己，两年以来，离多会小，每当他心事满怀之际，辛捷总是用壮志豪兴来开导他，从来没有温情安慰。

然而，这时他见心仪已久的梅叔叔，并不像江湖上传说的那样冷酷，而且和蔼可亲之极。

虽然，见面时叔叔仅说了一两句话，但关怀之情，果然流露，使他觉叔叔亲切可爱，心中甚是感动，心中埋藏的感情抒发，心情激动之至，不由热泪满眶。

梅山民清楚他的心情，微微一笑问道：

“你们此行从何而来？看样子好像奔波不少时候，以老朽看来，至少也赶了四五百里路程！”

辛捷知他是在激起吴凌风的壮志，赶忙回答道：

“咱们正是由武当山赶来的呢——”

说着便把和梅叔叔别后的经过道了出来。

吴凌风果然提起兴趣，不时补述一两点辛捷遗漏的地方。

当梅山民听闻“梅香剑”被剑神厉鹗窃去时，不由大怒，大骂厉鹗无耻。但听到“无为厅”上辛捷大施神威时，却是连连点头嘉许不已。

原来这个消息也早在江湖上传遍了，“梅香神剑”的名头更是大大发扬，七妙神君一生好胜，如今得有此等传人，也自甚是安慰。

当辛捷转述到小戢岛上，华夷之争，东海的世外三仙和化外之民恒河三

佛作一场名头之争的大战，和无恨生毒伤等等奇之又奇的遭遇时，七妙神君梅山民不由大大惊异。以他当年的经历，始终不闻天竺竟有此等高手，口中轻呼“恒河三佛”不已。

讲了这样多，再加上用过早饭，已是快到午间了。

梅山民笑眯眯的拈须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心中那份得意可不用说，半晌，才想起来问道：

“吴贤侄，你最近也是迭有遇合，尤其那梵文所载的轻功，必定是高明无比的了，你且施展出来见识见识？”

吴凌风应诺一声，站起来，走到门外废坪上，他自在大戢岛上被平凡上人解释清楚那些梵文，日夜苦苦练习这种身法，成就甚大，站立身子，猛然一提中气，刷地飞窜出去。

只见这天竺的身法果然古怪，凌风双足离地仅有半尺，等于贴着地皮而飞行，但速度之快，令人能以置信，衣袂微摆处，身体已然落在七八丈开外。

梅山民仔细观看，但觉这种身法的速度简直不可思议，不由低吼出一声“好”字！

须和七妙神君一生功夫，在轻功上成就也是甚大，自创“暗香掠影”身法，便是武林一绝，但今日和这天竺身法比较起来，速度上便是不如。

七妙神君微一沉吟，说道：

“当今天下，轻功身法当推慧大师的‘诘摩神步’最为神妙，但论起速度，恐仍不及这种天竺身法！”

辛捷、吴凌风一起点首，当日平凡上人也就是如此说过。梅山民又道：

“早年老朽闯荡江湖时，也曾风闻天竺有一种旁门的武学，但都始终没有传到中土，看来果是所传不虚了。”

三人又谈了好一会，辛捷说道：

“我和大哥这一次赶来是想请梅叔叔作主……”

梅山民一怔，随即会意道：

“很好！你们也真不忘老一辈的教诲，这一段十余年的公案，我想也应该有一个了断了……”

辛捷插口道：

“一路来已在崆峒、武当两处投下拜柬，邀约他们在月圆之日在五华山上一会。”

梅山民微微颔首，不作一言。

辛捷又道：

“此去峨嵋不远，今日就去走一遭，去给苦庵上人也下一张拜帖。”

梅山民想是心中甚是激动，也不答言，仅颔首示意。

事不宜迟，当天辛捷、吴凌风便重踏征途，赶到峨嵋山去投发拜柬。自然，以他们的轻功，任峨嵋山上，三清道观中高手如云，他们仍是出进自如。

点苍距此太远，他们不能再赶去，反正落英剑谢长卿的内心也是很矛盾

的，辛捷对他甚具好感，而且崆峒的剑神厉鹗也绝对会去邀请他，不再麻烦一次了。

来来回回，又费去一天功夫，计算日子，一两天便得启程，两人雇了一辆甚宽敞的马车，让梅叔叔坐上，一起奔向五华山。

五华山距此也不太远，三人一路行走，一路欣赏沿途景色，正值冬日，遍地白雪，虽然五华山位于南部，但一路所经云贵高原，地势较高，是以，大雪仍是纷纷飞舞。

三人都是怀着一样的心理，大仇转眼即可报却，心中都是又欢喜又慨然，但两个青年人的豪气，却是高不可抑，但闻马蹄的的，鸾铃摇荡处，一行人匆匆便过——

点苍山脉上。

一个中年的文士，站在山崖绝顶，负手而立。

看来这中年的文士满怀心事，浩然长叹，但见右手执着一方黄绫，反复把弄不已。他正是点苍的掌门人落英剑客谢长卿。

天光下，益发显得黄光流转，但见缎上用黑线绣了端端正正的五个字："五剑震中原"。

昨夜里，厉鹗用九匹快马送来这面令旗，谢长卿知道上一辈的复杂的恩仇将要在这一次结束了。

十多年前，一念之差，作错的事，到今日仍然有若毒蛇一般吞噬着他，他知道这一切，却是毫无办法能把这些复杂的恩怨排除澄清。

山坡下，辛捷等人匆匆而过，山坡上，谢长卿浩然而叹，他望着马车辚辚，他虽然不知道车上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见那辚辚的车轴转动之下，扬起漫天风沙，随风而逸，落英剑客深深感到自己的事业、前途，也即将和这些风沙一样，立刻消失无踪……

梅占春先，凌寒早放，与松竹为三友，傲冰雪而独艳。

时当隆冬，昆明城外。

五华山中，雪深梅开，浑苔缀玉，霏雪联英，虽仍严寒如故，但梅香沁心，令人心脾神骨皆清。

后山深处，直壁连云，皑皑白雪之上，缀以老梅多根，皆似百年以上之物，虬枝如铁，暗香浮影，真不知天地之间，何来如此清境。

暮色苍茫，夜幕渐罩，朦胧中景物更见胜绝。

大雪早止，天色已清，一轮皓月缓缓上升，看一看，明月已经长满，正是月圆之时。

山阴处，老梅之下，静静的立着三人。

三人是并排而立，中间一个乃是古稀老翁，鬓髯如银，一袭长袍，挺立在雪地里，显得十分孤寂清俗。

两边的却是一双年约二十的少年，长得好俊美，一样的英气勃勃，剑眉朱唇。

可怪的两人面上却都笼罩一些悲愤的情绪。

打背后看去，两个少年却是背负长剑，而且一身俐落打扮，雪地中，剑穗扬起，益发衬托出两人的英挺。

老人双手负后，长袖后堕，背梅而立，静静的没有开一声口。

这样的大的冷天，飞鸟走兽绝迹，就算是有，在这薄暮点点之际，也是应归进老巢的了，是以周遭益发显出一种寂静的气氛。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左首的一个少年，生像是有些儿不耐烦了，搭手在眉际向山道望一望，开口道：

“月儿即将当空了，怎么……”

他话未说完，右首的少年笑着接口道：

“捷弟莫要心焦，那些人物背着如此的大名头，一定不会老着脸皮避而不战的。”

不消说，这老少三人正是梅山民、辛捷和吴凌风了。

辛捷性子较急，耐不住左右走动，闷闷道：

“贼子们还不快来，对了，吴哥，待会咱们要好好折辱他们一番……”

他话声未完，脸色已是骤变，吴凌风脸色亦是一寒，敢情北风呼号处，一阵奔腾之声隐隐传来。

梅山民心中一震，已知仇敌到来。

将近十五年前，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时候，也于同样的地点，梅山民当时以七妙神君之名力搏五大宗派掌门联手剑阵，结果在诡计之下，险些送了命。

如今，梅山民功力全失？但一对徒辈的功夫却大有青出于蓝之势，强仇在眼内，仍和十五年前一样地不屑一击，但是，也许是由于下意识的作用，他心中却止不住的一阵狂跳。

“哼！对这几个毛贼何必如此紧张——”

他不屑的自忖。

他深长吸一口气，梅花沁鼻的清香甜甜的传入，平静了动荡的心情。

来人好快脚程，片刻，远地里看到几条极淡的身影，晃眼间便来到近前，只见他们在谷口略略一旋，便直奔而来。

近了，清清楚楚可以数明，来的是四个人。

那四个人好像也似在比赛足程似的，几起落，便跃到跟前，梅山民和辛、吴三人立于梅树之后，月光下，梅树苍苍的婆娑巨影，把三人蔽得十分隐密。

四人来到道前，一起停身，看来四个人的轻身法都是差不多，不过一个瘦削老者比其他三人都要来得前一步。

那老者站下身来，四周略一打量，嘿然道：

“辛捷那小子看样子还没有到呢？……”

后面跟着三人似乎和这老者不太对劲，默然根本没有理他。

“月儿已登中天，看来辛捷是不会来的了？咱们且等他一会……”

他话来说完，老梅后面一个声音接口道：

“不敢当，咱们早已恭候大驾！”

说着从树林后面走出两个少年。

那瘦长老者一行四人正是当今武林四大宗派掌门人，顺次是崆峒剑神厉鹗、武当赤阳道长、峨嵋苦庵上人和点苍落英剑客谢长卿！

厉鹗不料辛捷早已到来，怔了一怔，干笑道：

“好说！好说……”

辛捷和吴凌风都已双目发赤，尤其是吴凌风，嘶声叫道：“废话少说两句，咱们这就动手——”

他平日为人善良诚恳，就是连骂人都很少，但这一下是激动过度，一反平日从容潇洒的态度。

厉鹗乃是老江湖了，仇杀的事件是司空见惯，哈哈一笑答道：

“姓吴的，咱们是一江二海之恨，就是你不找上门来，我厉某人也得找到你，你且不要急——”

他这番话说得好不老练，身后赤阳道长也是一笑道：

“吴施主不要心急，断魂剑和七妙神君后代的召唤，咱们那敢违命，嘿，苦庵上人，你说是吗？……”

峨嵋的苦庵上人嘿嘿一笑颔首。

他们这一对一答，任辛、吴两人聪敏无比，也答不上话来。

厉鹗等一行四人，果然不甚和谐，其中只有赤阳道长和苦庵上人交情不错，厉鹗和他们是勾心斗角貌合神离，而谢长卿却是因逼迫而至，更是和他们格格不入。

辛捷沉吟一下，才道：

“晚辈投下请柬，请各位大英雄到这儿来，拜赐神功，致使各位千里奔波，实令晚辈内心不安。好在各位都是一代宗师，必然不会计较于此……

辛捷冰雪聪明，说出这番话来，转弯抹角的话中有话，几声“晚辈”令这几个老江湖大是难堪，但是对方个个半生混迹江湖，哪会不明白，厉鹗长声笑道：

“好说好说，咱们这是旧地重游，面对高山古梅，心旷神怡，辛小侠乃是七妙后代，到不是俗人——”

他说旧地重游，乃是指十五年前五华山上击败七妙神君的一回事，辛捷一听之下，不由得为之口塞。

吴凌风却冷冷的道：

“姓厉的少逞口舌之利，你作恶半生，日常在江湖上以阴诈欺人，今日便是你的死期，闲话倒可以少说两句。”

他口才不甚好，但这乃是怒愤而言，厉鹗等人却感正气凛然，不由想到自己平日作恶江湖上的情形。

苦庵上人和谢长卿还好，剑神和赤阳却是无恶不作，连想之下不觉老羞

成怒。

厉鹗厉声叫道：

“ 姓吴的小子如此自大，咱们走着瞧—— ”

说着反身便望左手的一块广场上纵去道：

“ 过来吧，历某人领教神君和断魂剑的真传——

”他这一纵走，赤阳等人也都跟着去。

辛捷和吴凌风更是毫无迟疑一齐跟去。

山荫道上所有人都奔过去，老梅之下，孤立一个老人，正是七妙神君梅山民。

他不愿再与这一批小人对面，但是心中却始终不能释然。他冷如冰霜的目光从树枝丛中注视着每一个人，仇毒的火焰，布满胸膛。

当处七妙神君以冷酷出名，十数年的陶冶，并没有完全改去。所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冷酷的他，希望这四个曾经暗算他的人立刻被报偿回来。

蓦然，一个憔悴失神的脸孔印入他的眼帘，他感到一些陌生，他奇怪的仔细一瞧，认出来正是谢长卿。

他陡然一怔，立刻想当年那英俊的少年，而今日却是如此的失神落魄，梅山民很了解他的心情，不觉微微一叹。

思潮不定的起伏着，那边六人已经叫上了阵，不消再说，四个掌门仍然用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四人已严整的布成了剑阵。

辛捷和吴凌风打个招呼，一起走入阵中。

剑神厉鹗当阵而立，嘿然叫道：

“ 故人有后，咱们老一辈的再不尽力，岂不叫他们耻笑？ ”

说着反手一挥，“ 呛啷 ”一声，一道虹光冲天而起。

同时间里，赤阳、苦庵的长剑也斜跳出鞘。

他们都是浸淫在剑法上数十年的高手，单看他们拔剑的姿势，便都有一派大宗师的风度。

苦庵的峨嵋剑法守重于攻，只闻“ 叮 ”的一声，蒙蒙青光一闪中缩，盘身一匝，跳动数下，苦庵上人已持剑在手。

看他这个手法，便可以知道他的剑法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在拔剑的时候，也都是不肯放弃注意护防身体，经验和手法，岂能说为平庸？

四个掌门人中，只有谢长卿的剑迟迟没有出鞘。

厉鹗很清楚他的心情，低声道：

“ 谢世兄，请—— ”

谢长卿黯然长叹，右手蓦然一抬，剑子已到手中。

辛捷和吴凌风也不再迟疑，一起持剑在手。

辛捷冷冷的扫视每一个人，当他目光停留在厉鹗身上的时候，不由大叱道：

“亏你身为掌门，竟然偷窃别人之物——”

敢情厉鹗手中的一柄长剑，正是失去的梅香剑。而那柄厉鹗原有的“倚虹神剑”，却背负在背上。

厉鹗自知理亏，不接这话头，冷然道：

“你敢发招吗？”

吴凌风大叱一声，冲入剑阵。

苦庵上人漫声宣佛号，长剑平腰一挡，左右脚齐转，但见剑气蒙蒙之中，剑阵已然发动。

辛捷捧着一柄平凡钢剑，左右一晃，配合着吴凌风的疯狂攻势，帮助他在身后布下张完美的网。

高手交战毕竟不凡，剑气蒙蒙，六人以快打快，却始终不闻一声剑子兵刃的撞击声！

谢长卿和苦庵在剑阵中居守的地位，而厉鹗和赤阳道人以攻敌为主。

厉鹗号称剑神，在剑术上的造诣，可想而知。

他也明知今日之战，吉凶莫测，但仍图振作，配合剑阵，崆峒“三绝剑术”的杀手连连施出。

激战中，赤阳道士真气灌注，长剑一领，一式“横飞长江”，斜斜挑向辛捷小腹，而厉鹗也配合他刺向吴凌风。

赤阳道士老奸巨滑，外攻内蕴，剑风凛厉，攻势猛极，辛捷不由一怔，他和吴凌风在泰山大会有过斗剑阵的经验，知道这四大宗派联手的剑阵，确是精妙无比，要想冲出，非得击倒其中之一不可。

他知自己功力在四人任何一人之上，是以硬打硬撞，对方必要吃亏，那四大宗派的掌门人一向都顾忌这一点，故不敢和辛捷硬打硬接，也就是这个道理。

但亦阳道士此时好似明知故犯，又好似心有成竹，竟然一反惯例，强硬的打算走中宫击入。

辛捷怔了怔，冷冷一哼，长剑一圈。

这一式乃是辛捷功力所凝聚，非同小可，鸣的一声，吐向赤阳道士。

哪知赤阳道士这一招乃是实而虚，真力陡散，剑式全收，说时迟，那时快，辛捷的招，式已然用老。

这剑阵的变化到太多，赤阳才一收招，左侧的落英剑客谢长卿的长剑乱点，攻出数剑。

本来谢长卿乃是主守，但这一变之下，剑阵方式立刻跟着大变，威力也增强不少。

这一着变化，实是奇异复杂已极，谢长卿号称落英剑，点苍心法一展，长剑撒出朵朵剑花，漫天飞舞。

辛捷百忙之中长剑一收，一式“冲天而起”，长剑挟着一团光华，左右跳动，但闻“叮”“叮”数声，硬硬接去谢长卿攻来的数剑。

落英剑谢长卿虽然不愿和辛、吴等人动手，但形势所迫，这一动手之下，激发他的豪性，一连数招被辛捷挡去，大喝一声，长剑疾刺而出。

那吴凌风见辛捷剑式稍滞，自己不敢停留，长剑猛然“剑指天庭”，左右一阵乱扫，想要逼开厉鹗。

厉鹗已和那吴凌风对过数次剑，已知这少年的功力突飞猛进，哪敢大意，一式“三绝飞升”，梅香剑一举，便把吴凌风的攻势封去。

这一来剑阵中人影闪乱，辛捷和吴凌风展开以快打快的手法，双剑合壁，左右冲突。

厉鹗等人的剑阵也是越打越快，而且功力较深的苦庵和赤阳两人用守的招式，而谢长卿和厉鹗展开疯狂的攻势。

月正中天——

老梅树的后面，七妙神君梅山民双目微闭，他不用去看那边的厮杀，他根本可以猜想到双方所施用的招式，包括一切杀手在内。

他有信心，捷儿和风儿一定会获胜的，因为，他们看家本领还没有施展出来！战场上，吴凌风的剑已使出了家传的招术——“断魂剑”招，只见他“五鬼投叉”，“无常问路”，绝招迭施，加上辛捷长剑有若灵蛇悄窜，忽上忽下，“虬枝剑法”的精华“冷梅拂面”，“乍惊梅面”等式，双剑合攻之下，威力之大，令人咋舌。

四大宗派的掌门人不再能硬守得住了，不约而同被这一番猛攻，逼得退开数丈有奇！辛捷长笑一声道：

“玄门正宗，名门大派的剑法不过如此而已！”

他这话儿说得太狂，四位掌门人一生甚是爱惜羽毛，对自己辛苦闯出来的名号更是爱惜无比，辛捷竟然公开侮辱，四个人都不由大大发怒。

谢长卿不服的冷哼一声，忖道：

“就算你功夫好，这等狂言，倒也不应出口——”

赤阳等人更是怒气上升，长剑一摆，向其他三人打一个招呼。

原来当年创立这剑阵时，是专为联手对付高手的，是以剑阵中一切攻敌的招式，全都留下一二分保守的余地，目的是怕全部发出去对方功力比自己高，不易收回来。

不过他们这剑阵中也有拼命的招式，和救命的守式。这二式是在抵不住敌人的攻势时，而一起全拼命进攻，大有和敌两败俱伤的意思。

这两式自有这剑阵以来，并未用过，只有那一守式“八方风雨”在泰山大会时使过一次。

这一来辛捷狂言激怒他们，他们也都是名霸一方的人物，所谓“临死不辱”，急怒之下，下决心用全力去和这两个少年周旋。

只见厉鹗梅香剑平举，一摆而削。

其余三人各自长剑交举，猛攻过来。

这一下是四大宗派的绝招，唤作“九死一生”，但见剑光缤纷，森森剑

气中，各自流露出必死的决心。

辛捷吴凌风不由大吃一惊，但见四方面剑幕寒森，每一个地位都有剑子笼罩着，成为一张天罗地网。

吴凌风疾哼一声，断魂剑猛然弹起，一式“五鬼断魂”，左右上下连点连戳，瞬息之间已打出十余剑。

厉鹗冷冷一哼，梅香剑一转，“砰”然磕到吴凌风剑子上，吴凌风吃了一惊，心想对方竟要比试内力？念头一动，断魂剑斜斜一指，真力贯注。

哪里知道敌人攻中有虚，厉鹗身随剑走，剑光纷纷中，对方好快的行动，“砰”数响，已有两三柄剑一起击在吴凌风剑上。

吴凌风到底经验差了一些，误以为对方要以内力强拼，凝神以待，就是如此一慢，对方便转动，三剑都以全力击了上去。

吴凌风但觉对方功力好大，手心一紧，长剑几乎脱手而飞，急忙一凝真气，才把持住。

就这样身体已后退半尺。

辛捷见状大惊，反手一剑削去，帮凌风把身后袭来的数剑挡去，但闻“嗤”的一声，吴凌风的腰带已被削去一节。

对方剑式不停，交相而戳，吴凌风左右阻挡，形势堪危，辛捷冷然一哼，长剑猛然一画而下。

劲风起处，“呼”的的一声，辛捷的长剑又急奔而去。

但见剑虹一圈，辛捷急振剑尖，袭向每一个由身前经过的敌人。

这一式正是“大衍神剑”的起手式：“方生不息”。

吴凌风的“鬼王把火”也是狠毒已极，快速令人咋舌，挟着一缕剑风直奔而去。

“叮”“叮”数声，辛捷内劲贯注，左右跳动，每个经过的敌人的长剑和他的剑子一交，“察”“察”弹开，而吴凌风狠毒的剑式破隙而入，配合得天衣无缝。还是他们经验老到，临危不乱，四剑便交相一击，“叮”的一声，突碰而分，救命之式：“八方风雨”在千钧一发之际使出，才算逃出剑圈。

瞬息间，四位掌门人又被逼得后退寻丈！

吴凌风长剑倒挥，刮起一片泥土，长笑道：

“再上来吧——”

四大宗派的掌门人默然不语，辛捷目光如电，扫过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见厉鹗瘦的马脸上隐隐闪过一丝狠毒的神色，果然他一举梅香剑走了过来。

辛捷看见梅香剑在他手中，威风八面，决心先夺回宝剑再说，心念即定，厉鹗已来到近处。

赤阳，苦庵，谢长卿也都挥剑上前。

辛捷冷然一笑，说时迟，那时快，长剑一挥，已圈向厉鹗。剑神厉鹗何等经验，蓦地一停止行动，梅香剑一撩，便想接招。

凌风已知辛捷要夺宝剑，不让其他人从中予以干阻，也挺剑击向赤阳道士，他目的是要困住赤阳，好让辛捷能无后顾之忧。

是以他一招才出，倏然又收再出，一连攻出十余剑，果然将赤阳和苦庵的联手之势封在一边。

落英剑客谢长卿长啸一声，长剑一摆，找个破绽，斜斜挑向吴凌风的“灵台”重穴。他这招目的是逼凌风放手，凌风果觉剑风袭体，急忙反手削出一剑。

那边辛捷一式“飞阁流舟”化作“物换星移”，大衍剑招的精华连连施出，饶是厉鹗如此功力，也不由失色。

辛捷越打越猛，虎吼一声，长剑平空拍下。

这一式表面看来毫无变化可言，但却蕴藏着多种杀手招式，厉鹗心中明白，不由大大吃惊。

蓦然，剑神厉鹗长啸一声，梅香剑平架而上，“当”的和辛捷的剑子碰个正着。辛捷的内力一发，剑走轻灵，想要弹开他的剑而使杀手。

哪里知道对方牢牢粘住，一股无名力道绵绵传来，好像在这一刻间，对方的内力修为突增了许多。

辛捷大吃一惊，不暇细想，硬硬收回了内力，化作“黏”字诀，把梅香神剑黏持住，身形再曲身而进。

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辛捷知道剑阵转动极快，敌人的攻式必要的从四方八而来。

说时迟，那时快，辛捷长剑一摆，吸胸收腹左手以一式“空空拳招”中的“百念皆空”，闪电般向厉鹗肋下抹去。

厉鹗毫不迟疑，腾身便退，但手中剑子却被辛捷内力所黏，使不出劲道，冷冷一叱，左手也是一式反击过来。

辛捷突觉身后剑风袭体，已知敌手攻来，不敢怠慢分毫，猛然内力一收，摆脱长剑，往后一划，身形随着斜飞，“当”的一声果然荡开敌剑，同时借此一力，又倒窜而回，迎着厉鹗一掌猛然击下。

这一掌是含劲而发，微带虎虎风声，很是惊人。厉鹗却是不慌不忙，但脸上神色稀微一变，迎面而击……

“砰”的一声，双掌相击——

辛捷身体尚在空中，只觉一股力道猛撞之下，不由为之失色，作梦也料不到厉鹗内力突进如此之多。

厉鹗哈哈一笑，梅香剑挟一缕剑风，闪电挑向辛捷，心中暗喜，心想自己奇计得逞，辛捷必不能躲。

然而，辛捷百忙中大叱一声，身形陡然一旋——

辛捷长啸一声，百忙之中“诘摩步法”突施，这步法玄妙之极，辛捷身躯竟然在空中因旋转之力为之一停，说时迟，那时快，辛捷蓦然借着仅有的一点力道向上一窜，长剑“当”的架在厉鹗梅香剑上。

这一口真气已然到达完全浊混的时候，辛捷长剑搭实，转一口真气，整个身子吊挂在梅香剑上，同时左手依样画葫芦，又是一掌撞去。

厉鹗一剑挑空，闪目敌人又攻到，怒吼一声，左手一立一扬，再硬撞而出。

辛捷左手一翻，一式“万泉飞空”，把厉鹗千斤往一边，这一式乃是大戢岛主心血研究，效果非同凡响。

几乎是同时间里，只见辛捷左右齐扬，撞向厉鹗下盘。

厉鹗招式走老，身子不稳，敌招已至，进攻不得，不由大感狼狈，辛捷清啸叫道：

“撤手——”

右手内力递增，下盘再飞出两腿。

厉鹗到底武林高手，经验老到，当机立断，右手一松长剑，左手闪电般败中求胜，一拳打去。

辛捷长笑一声，右手一挑，梅香剑破空而起，左手瞧也不瞧，架去厉鹗的攻势，右手一扬，高声道：

“这叫做物归原主，厉老儿服吗？”

他一扬掷出手中平凡钢剑，顺手捞住梅香剑，这掷剑，发语，接剑一气呵成。神器到手，豪气上冲，不禁龙吟长啸一声。

哪知厉鹗何等经验，虽败不馁，左拳捣空，右手一招一道青光冲天而起，盘绕一匝，倒劈而下。

原来他把握良机，闪电拔出倚虹剑。

他拔剑之快，实在令人咋舌，辛捷冷不防青光临面，想闪避已来不及。

总算是辛捷天资奇佳，迭有奇遇，自幼养成快的反应，一种直觉促使他蓦然一式“风点头”，好在能避过。

厉鹗剑式如虹，青光闪处，饶是辛捷避得快，后顶心的发髻儿也被扫落下数根头发来！

辛捷虽避过险招，但也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对厉鹗此等经验和机变，也不由深深感到钦佩。

辛捷定了定神，冷冷道：

“看来厉老头子还藏了绝技哩，有本领尽管使来。”

他说此语乃是由于感到厉鹗内力突加的原故。

倒给他说对了，原来剑神厉鹗得了本门秘学“上清气功”的秘度，立刻闭关苦练，那日于一飞拿辛捷的拜贴给他看，他立刻下书给点苍谢长卿，而且他也把上清气功的精髓锻炼了大半，明知躲不过，立刻动程南奔五华，他到底是老奸巨滑的人物，唯恐自己的功力尚不足以敌辛捷，是以一直隐伏着功力。

到了辛捷夺剑的时候，才突使上清气功，果然先人的奇功非同小可，一击之下，几致置辛捷于死地。

他这一来，胆气稍壮，但见辛捷在临危时又使出那奇怪的步法时，想起泰山大会时，对方便赖以破阵，不由又大大气馁。

厉鹗偷袭又不成，心中连连叹惜，剑阵丝毫不停，辛捷身后已有几剑攻到，辛捷瞧都不瞧，反手东削相架，化开攻势，傲然道：

“姓厉的——，你注意了——”

话声不歇，长剑如虹而起。

他梅香剑到手，不再犹豫，诘摩步法陡使，身法真是有如鬼魅，左右点消，剑光闪闪，吴凌风也知到了时候，断魂剑术突发突变，配合快捷无匹的天竺身法，乍看过去，真是有如一道虹光平空而起，声势惊人之极。

“察”“察”数剑，双剑合璧，左右摇呼，两人都在交织剑网的剑阵中掠出这名震天下的剑阵。

这一来，四大宗派的掌门人更是自知凶多吉少。

辛捷毫不停留，身子一掠，才出剑阵，便一剑戳向厉鹗，同时间，左掌也发动攻势，打向苦庵。

两人出得剑阵，犹如鱼得水，长剑左右连摆，但闻“察”“察”数响，辛捷已和厉鹗的剑子相搭。

两人内力齐出，厉鹗知道胜败在此，“嘿”然呼叫，上清气功已然发动。但见两柄神剑剑身“察””察”弹起，辛捷铁腕一振，“托”的一声，厉鹗再也把不住，脱手而飞。

剑神厉鹗虽败不乱，左掌抚胸，右拳飕然打出。

辛捷长笑一声，随手把剑插入土中，挥掌一击。

他用的力道好怪，三分发，七分收，一触之下，猛然一带，“拍”的双掌相触，辛捷力道猛吸，登时牢牢和厉鹗单掌相粘，比试起内力来。

那边，吴凌风长剑如虹，抵住三人，剑式陡紧，强逼三人向左边移动，他和辛捷是有默契的，是以把赤阳等三人都向左角移动。

厉鹗和辛捷比试内力，已然分出上下，上清气功虽是神勇，仍非辛捷敌手，渐渐往后退。

苦庵上人和赤阳道长都明白这个情形，苦于不能脱手相援。吴凌风剑式如风，缠着三人。

蓦然，赤阳和谢长卿一双剑子逼住凌风剑招，苦庵乘势脱出，奔向厉鹗，吴凌风大吃一惊，长剑一圈，没有拦住，那边苦庵已奔到近处，一手搭在剑神厉鹗背心上，一股内力传了过去。

苦庵上人的内力造倒底不凡，辛捷但觉手上一沉。

心神不由一荡，忙嘿然一声，默运真力，守住心神。

那边吴凌风见辛捷并无持不住的现象，长剑愈快，连下煞手，四大剑派的剑阵已破，只剩下赤阳和谢长卿抵住吴凌风的攻势，谢长卿已斗出豪兴，“七绝”身法连连展出，一时不致落败。

赤阳道士久战不敌，心中焦躁，蓦然大叱一声，手中长剑一摆，一式“九

宫神行剑”中的“奔电入雷”，忽然化作虚招闪身而退。

吴凌风不虞有此，随即醒悟赤阳道乃是要乘辛捷用力不能防备之际，去下毒手，心中大惊，断魂一剑一转，架开谢长卿的一剑，勉强向左边一侧，奔了过去。

但闻嗤的一声，吴凌风已尽力闪躲，但仍被挑破一道口子，而赤阳已去了两三丈。

吴凌风大叱一声，他深知赤阳道人的心肠，知道他下手不知羞耻，这一急，不顾一切，一式“平沙落雁”，真气贯注之际，天竺身法已然使出。

天竺身到底名不虚传，凌风身简直有若一缕清烟，一起一落，便追到赤阳身后。赤阳心中甚是焦急，脚下拼命加劲，但只闻呼的一声，身后己有风声，不由大吃惊，这吴凌风的轻功真是超凡入圣了。

赤阳道人大骇之下，运足内功，使出武当派的镇山之技，也是他多年来没有使“乾元指”，遥遥点向辛捷。

这乾元指威力甚大，吴凌风急得双目全赤，大喝一声，身形凌空而起，一式“天马行空”，飞过赤阳头顶，同时间里，一脚猛往下跺了下去。

赤阳道士不料吴凌风已凌上空，本能的停身，一招“凤点头”，勉强避过，就这耽搁，辛捷已腾出手，反掌抵住他的攻势。

吴凌风身尚在空中，陡然间剑光袭体，瞥目一看，原来是谢长卿随后攻到，翻身下来迎战。

辛捷以一敌三，奋勇以持，哈哈叫道：

“各位大掌门，我想你们应记得十年前，也是由神君和三位大侠比划，而因谢老师赐教——”

厉鹗乘辛捷口中说话分神，上清气功陡施全力，辛捷但觉手心一热，内力猛吐，硬硬抵住，口中笑语不绝！

“谢老师七绝手法，神君拜赐一指，果是名不虚传……”

他口口声声，语语讽刺，谢长卿心如刀割，长剑猛然一震，吴凌风顿觉对方力道好大，方得一怔，谢长卿已跃了开去。

落英剑面色铁青，口噏冷笑道：

“姓辛的，咱们冤有头，债有主，还有这位姓吴的，当年河洛一剑单剑断魂吴诏云天绅瀑前击毙我父，这一恩仇到我谢某为止，一笔勾销……”

话声方落，横剑便往头上抹去。

辛捷本对长卿甚为好感，说这一番话只不过心存讽刺而已，不想对方多少年来，日日夜夜引以为憾的也独此一事，这可谓“士可杀不可辱”，落英剑何等刚烈，立萌死志。

说时迟，那时快——

吴凌风大叱一声道：“住手——”

这一声乃是吴凌风全身气功之结集，声音有如金鼓石钟之鸣，直可裂石。在场的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也不觉感到微微一震。

吴凌风好快的身法，等谢长卿一怔之际，已架住落英剑，谢长卿微微一声道：

“好！姓吴的，你还不满意么……”

吴凌风朗答道：

“谢老师千万不要误会，我……我……”

他到底出道之时不久，经验不多，不知如何述明，是以“我……我……”两声，接不上话来，急得俊脸通红。

蓦地里，梅影后一个苍老的声音接口道：

“谢世兄，你瞧我是谁？……”

梅影之后，突出人声，而且这声调好不冷冰，谢长卿微微一怔，梅影交错之间，缓缓踱出一个老人。

谢长卿愕然一惊，脸如死灰，半晌说不出话来。

在场的各派掌门，个个也是如此，出现他们眼前的，正是他们十余年前用鬼计暗算而置于死地的神州南君——七妙神君梅山民！

梅山民昔年闯荡大江南北，行事素以冷酷为名，说出话来，仍脱不了这个习性，他这一语，虽是平心静气，但话里韵味，却自然有一种冷冷味道，比起厉鹗那种装腔作势的说话还要有过之。

七妙神君这一出现，四大宗派的掌门人都大惊特惊，心死如灰，梅山民却正眼也不瞧他们一瞧，缓缓向谢长卿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

七妙神君当年以文武全才称著，他早在十年前和谢长卿会第一次面的时候，他便深深地了解谢长卿的心境。

他常常自忖：

“假若是我，我会怎样哩？”

虽然，谢长卿的一指，对于他的功夫，甚至生命，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从心底里，完全能见谅于他，人都说梅山民心量窄狭，有仇必报，但他对谢长卿的宽容，难道不是恕道吗？

辛捷凌风对谢长卿都有好感，但是他乃是废去梅山民武功的正点儿，这时见梅叔叔出此语，心中已知梅叔叔原谅了落英剑，心中不禁一喜。

谢长卿从梅山民一出现，心中万念俱灰，一时之下他又像是千头万绪，又像是什么事都记不得，只木然立着，长剑尖儿垂在地上。

当他听到“……人恒过然后能改……”时，他顿时宛如巨雷轰顶，一时犹如在万丈深渊中发现了可攀附之物，十多年来结郁于胸的恨事似乎豁然开通，这一刹那间，他似乎从青年跌入了老年，他似乎懂了许多无以言形的事……

他突然扬起手中长剑，对着梅山民凝视片刻，陡然挥剑“擦”的一声，声响未歇，剑交左手，又是“擦”的一声。

只见他双手鲜血淋漓，两只大姆指跌落地上，他用中食两指夹着长剑奋力一掷，“落英剑”化作一圈流光直飞而出，“扑”的一声钉在树干上，剑柄带着小半截剑身左右摇震晃荡，接着头也不回的去了。

辛捷凌风见他自断双指，这一生是不能用剑了的，心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梅山民仰首不语，心中暗赞谢长卿不愧是条汉子。

山风吹来，树枝簌簌而晃。

辛捷和凌风都不觉黯然，而厉鹗，赤阳、苦庵三人，都知今日死劫难逃，厉鹗和赤阳临死不悔，乘辛捷心神微疏之际，奋力再攻。

辛捷长笑一声，双掌内外相分，硬生生的把厉鹗的攻势拒回，左手却一沉一削，不但把赤阳道人的掌力梢卸，而且把他震退五六步。

吴凌风已知辛捷之意，长剑一挺，接着赤阳，不让他再加入战圈，赤阳也知辛捷是把己方的帮手困住，好让凌风逐一击破。

吴凌风长剑乱吐，他心中最恨便是赤阳，尤其是金老二的死也是受他赐予，心中是愈想愈火，绝招迭出。

赤阳领教过他的厉害，那敢丝毫大意，招招式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以一时不致落败。

梅山民在一旁冷眼旁观，已知凌风功夫虽属上乘，但经验却甚欠缺，不由皱皱眉忖道：

“这孩子的功夫已成，但却没有捷儿那么机智……”

正沉吟间，忽见凌风剑光一闪，走中宫，入洪门，正面攻入赤阳道人的近侧，狠狠戳出一式。

这一招用得好妙，赤阳道长一怔，长剑勉力一圈，想要封开这一式致命的打击。

吴凌风突然由空而虚，赤阳道士招式用老。

七妙神君见时不予我，冷然道：

“攻他下盘。”

吴凌风一怔，随即领悟，七妙神君何等功力，何等经验，吴凌风如言一脚闪电般点出，正好踢在赤阳的剑子上，宝剑一失，吓得魂飞魄散，反身退后十余步。吴凌风仇火上升，双目全赤，一步一步逼过去，吼道：

“赤阳贼道，你一生作恶多端，今日还不拿命。”

赤阳道人已知非他敌手，但心中仍不放弃最后一个希望，身体蓦然一退，反身跌在地上，一把抓着厉鹗被辛捷震飞的那把“倚虹”神剑，吴凌风大叱一声，闪剑便刺。

赤阳不料吴凌风功夫如此快，来不及转身，凌风的长剑已刺在身上，他临死犹恶，狂吼一声，倚虹神剑从肋下猛掷向凌风。

凌风运剑如风，闪眼便在赤阳身上刺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忽觉眼前青光闪动，倚虹剑被赤阳临死的内家真力掷出，笔直飞来，隐

隐有风雷之声。他到底经验不足，一时竟不知所措。

梅山民大声吼道：

“用剑啊——”

凌风恍然大悟，断魂剑也是脱手而飞，便闻呛啷一声，双剑在空中相碰，激起一朵明亮的火花。

倚虹剑万古利器，断魂剑虽也是削铁如泥，但一触之下，断魂剑中腰而折，不过“倚虹”剑也被撞歪准头，飞向左方。赤阳好大力道，倚虹虽被断魂剑一挡，剑势并不衰减，有若一朵流星，飞出十余丈，竟跌下千丈深崖。

倚虹剑乃是武林第一利器，今日却跌下万丈深崖，又重归灵山绝地。

这边赤阳道人的一声惨叫，惊动了那边的两人，辛捷朗声道：“梅叔叔——”

他本是要说些风凉话去气气厉鹗等二人，但才一开口！忽见苦庵上人原来搭在厉鹗肩上的手蓦然放开。

厉鹗觉后援的力道一松，便知要糟，他知苦庵上人乃是要舍他而去，情急之下，大怒道：

“上人请等一下——”

左手铁掌反猛击。

苦庵上人双手一分，硬接一式，身体却借此倒退三四丈，如风纵去。

吴凌风断魂剑虽失，空手一纵上前，便想阻拦，蓦然七妙神君大声道：

“风儿，由他去吧！”

吴凌风一怔，苦庵已去得很远，梅山民微叹道：

“此人平日作恶尚少，又是佛门中人，就放他去吧。”

辛捷乘厉鹗苦庵内斗，奋起神力，把厉鹗的上清气功倒卷而回，厉鹗整个身体被震出三四丈。

辛捷横剑道：

“姓厉的，今日之事，决不善了——”

厉鹗颓然不语，突然长叹道：

“罢了，罢，厉某今日认栽——”

话声方落，陡然抬起手掌，便往自己天灵盖上击去，“扑”的一声，立时血肉模糊——

剑神厉鹗，阴险狠辣，横行半生，最后却死在自己掌下……

山风吹来，送来阵阵松香，谁能相信，这灵秀的山上刚才还是风云变色的激烈惨斗？

十五

中州五大剑派百年来自少林寺不问世事后，执武林之牛耳，喧喧赫赫，不可一世，但是就此一战，完全毁在辛捷、吴凌风的手中，所谓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之快，令人感慨系之。

五华山上，寒风正冽。

七妙神君梅山民一手握着一个少年的手，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在他脑海中一晃而过，十五年前合力暗算他的仇人，现在已经死的死，逃的逃，他心中似乎不再有什么牵挂了。

两个少年的武功不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简直可称中原百年最杰出的人材，对七妙神君来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山风蒸起，风云变色，梅山民纵声高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一夜大雪，长安城顿成银色世界。

清晨，雪停了，天色渐渐开朗，西大街上赶驴车儿的老王，叱喝拖出正在发抖的驴子，套上车儿，开门出去。

他抬头看看雪后高明的蓝天，再瞧瞧地上盈尺的的积雪，喃喃道：

“昨儿夜里这场大雪，只怕是交春来最大的一回哩？”

一阵凛冽寒风吹过，他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寒栗，拉起了棉大衣的领子，盖住两耳。

一路上不见一个行人，老王心道：

“再过一会儿，等到大家都起身出门，这样滑的路，就是平日不雇车儿的人，也只有光顾我老王了。”

他赶到西大街中段，只见一家大门口，正有一个小厮在扫雪，老王眼快，立刻认出是平日做散工度日的小余，便喊道：“小余，难怪一个多月不见你啦，原来你竟跑到林大爷家去了，喂！你晚上怎样也不来推牌九了？”

那唤着小余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健壮少年，他穿的虽甚单薄破旧，但精神昂扬，不露丝毫寒意。

小余道：

“王大哥，我再不赌了，现在我可忙得很，每晚兰姑都要教我认字读书。”

老王哈哈道：

“倒瞧不出你小余，这大年纪了竟还读书认字，难道还想中状元不成。”

小余正色道：

“我以前也只道咱们穷了，除靠卖劳力混饭吃，那还能干什么，可是自从兰姑教我识字念书以来，这种想法可有了改变。兰姑说穷人也是人，为什么别人能做的事，咱们便不能做。你别笑我年纪太大，兰姑说宋朝有个姓苏的大学问家，从二十几岁，才开始读书哩！”

老王摇手道：

“我可不与你争辨，那兰姑我只道知她手艺巧妙，想不到竟还是个知书识礼的女学士哩！”

小余听他赞自己心中最佩服的人，不由大喜道：

“兰姑可懂得多哩，你没吃过她烧的菜，那可是好吃极了。”老王点头叹道：

“她和方婆婆原来就住在我家后面，她那手刺绣，我活到这么大，也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有这能耐，不要说她是瞎子，就是‘光子’，谁能赶得上她呢？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小余，唉，你们老爷……”

“小余！小余！”一阵清脆叫唤声传了出来。

小余急放下扫帚，向老王点点头，就奔了进去。

屋中炉火熊熊，靠窗坐着一个清丽姑娘。

她开口低声埋怨道：

“这么冷，大清早只穿两件夹衣，着了凉怎么办？”

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件棉衣，便逼着小余穿。

小余刚才在雪地里都不觉冷，此时屋中生火，额角已微出汗，但听那女子柔声埋怨，心中感到一阵温暖，立刻穿了上去。

小余道：

“兰姑，老爷后天可回来了吗？”

兰姑道：

“乘他还没回来，我们待会儿到牢里瞧瞧方婆婆。”

小余道：

“方婆婆已经走了。”

兰姑大惊道：

“她几时被放走的？”

小余道：

“前几天，我遇到狱卒老李，他告诉我的。”

兰姑呆了半响叹气道：

“唉！她一个人年纪那么大，能走到哪去呢？是我害了她。”

小余道：

“那怎能怪你，那些捕头儿，就只会欺侮老弱穷人，哼，真正的飞贼大盗，他们可连影儿也碰不到。”

兰姑急道：

“小余，你以后快别再说，被老爷听见了，可不是好玩的。”

小余道：

“哼！我可不怕，大不了被他们去杀头。”

兰姑赌睹气：

“好，你不听话，我是为你好呀！”

小余见她脸上微怒，心中大急，低声道：

“兰姑，您别生气，我以后再也不说啦！”

兰姑嫣然一笑道：

“这才是好孩子。”

下午，天色更见晴朗，雪后初雾，空气十分清鲜。

兰姑正在替小余缝一件外衫，忽然嗅到一股清香，便问小余道：

“门旁兰花又开了。”

小余道：

“不但兰花开了，梅也开了，对了，我摘几枝来插花瓶。”兰姑道：

“好生生开在树上，不要去摘它，那香气好闻极啦，我要走近去嗅嗅。”

她轻步跨出门槛走向大门墙边的梅树下，动作之伶俐，完全不像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她弯下腰，微嗅着初开的草兰，心中浮起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从小，她就爱花，尤其是兰花，因为这和她名字凑巧有关。

“在我眼睛未瞎之前，”她想，“每年初冬，当小茅屋四周草兰开放的时候，我总爱一个人站在花丛中，用力嗅着那令人忘俗的淡淡的香气，每当我心神俱醉的时候，突然从后面伸出一双强而力的手，遮住了我双眼，轻声要我猜是谁？那是大哥——我心中最崇拜最敬爱的大哥，我不用猜也知道的。”

她自哀地微笑一下，接着想道：

“后来，我眼睛瞎了，妈和大哥对我更是百依百顺，我想要什么，大哥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我虽瞧不见他爱我怜我的目光，可是我能感觉到他是更加喜欢我了，在这世界上，只有妈，只有大哥是真正待我好的，不要说是我双目失明，就是我双手双脚都残去，他们依然不会嫌弃我，依然是爱我的。”

“我天天数日子，在夕阳下，凝望着那遥远的小道，虽然我知道大哥至少要半年才会回来，可是我却希望有奇迹发生，天暗下去，天幕上闪起了几颗流星，妈缝着棉衣，时时抬头看着高朗的苍穹——她心里也在惦念着大哥哩！挂念的日子显得很慢，可是在希望——光明的希望鼓励下，我和妈平静的过着。”

“几场大雨，眼见河水愈来愈高涨，人们开始惶急不安，可是谁都没想到那会来得这么快，那天晚上……”她想到此处脸上闪起了一阵惊悸之色，显然的，在她脑海中，那夜的情景，是多么深刻惊惶。

“大水来势真如千军万马，待妈和我惊醒时，水已淹到齐胸，我和妈一个抱着一个木桶，随着汹涌波涛飘流，突然一个大浪打来，妈和我就分开，我心中一急，便昏了过，待我醒来，天色渐渐亮了，那真想不到，在昏晕过去时，我双手竟能紧抓着木桶没有松开，那是人类求生的本能发挥到了最高点吧！”她自嘲的笑了笑，想道：

“我手足都快冻僵，只听到滚滚巨波，水声似乎愈来愈大，妈妈呢？我亲爱的妈妈呢？一种不祥的感觉从我内心深处传了出来……我愈来愈不能支

持，真想一松手让波浪卷去算了，可是有一种无比的勇气支持着我，我想就是要死，也要再见大哥一面呀！后来，我终于得救了！被巡视灾区的金大人救起来，这金大人为人可真是好，他那义女苏姑娘也极是和善，我寄住在金大人家中，到处打听妈妈的踪迹，然而，人海茫茫，就算幸运，妈不被大水冲去，我又到何处去寻她呢？我盘算着到水退后，就立刻返家，这样，当大哥回来时，也不会找我不着。”

“想不到大哥竟会和苏姑娘相识，而且那么熟悉，大哥，虽然不是那种见异思迁，负心无良的人，可是，我亲耳听到的，大哥那爱恋横溢的情话，那难道不是真的吗？哼，他怎么可以对另一个女孩子说出那种话呢？”

她情绪变得很是激动，忌妒的怒火慢慢的燃烧起来，可是，温柔有如江海一般深邃的她，一转瞬间，怒意便消，转念想道：

“唉！如今我还尽想这些事干么？我相信大哥心中还是会记得我的，苏姑娘虽是大家闺秀，但要占住大哥全部的心，只怕也没有这么容易。唉，大哥爱着她又惦念着我，他一定不快活的，我……我倒不如那日被水冲去。”

她愈想愈是哀伤，忽然，一阵响亮的击锣声，打断了她无尽的哀思。

小余原来一直站在身旁，他见兰姑神色凄苦，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她，心中正自纳闷，他童心未泯，一听锣声，如释重负、便奔出去看热闹。

阿兰正准备回房，突然一声清脆叫声：

“兰姑娘！兰姑娘！”

她眼虽看不见，但耳朵却是灵敏已极，但觉那声音甚是熟悉，但顷刻间又想不出到底是何人？

小余急忙进来喘息道：“咱们陕西新巡抚金大人的小姐，她在叫你哩！”

阿兰略一沉吟，恍然大悟，心想：

“原来是苏……苏姑娘，那么他也一定来啦，我何必要见他们。”

便对小余说道：

“你去对她说，我并不认识她，一定是她认错人了。”

小余心中好生为难，正在这时，苏蕙芷已经走到门口，接口笑道：

“兰姑娘，你当真不认得我么？”

阿兰心中微窘，想到自己一生幸福，就是断送于此人之手，不觉气往上冲，讥讽道：

“原来是苏大小姐，民女家中陈设简陋，是以不敢相接待芳驾。”

她话中出口，心中已有些后悔，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能说出这种尖锐伤人的话。

苏蕙芷并不生气，柔声道：

“兰姑娘，你还生我气？你知道你吴大哥现在在什么地方？”

一提到吴凌风，阿兰情不自禁的注意起来，她摇摇头道：

“她难道不和你在一起？”

苏蕙芷凄然道：

“你吴大哥正在天涯海角寻你呢？”

阿兰一听，顿时如焦雷轰顶，她强自支持，颤声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吗？”

苏蕙芷走上前持着她双手，柔声道：

“兰姑娘，不，我叫你兰妹妹好吗？”

阿兰听她说得诚恳，便点点头。

苏蕙芷很诚恳的说道：

“那天你负气一走，次晨吴大哥一知此事，便如失魂落魄，他迫不急待的就和我告别，也不知他到哪里去找你了？兰妹，当真，吴大哥就只喜欢你一个人。你……你真有福气。”接着又羞涩道：

“兰妹，不满你说，你……我原是很喜欢……很喜欢吴大哥的，可是我真笨，我一直也以为他喜欢我，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心中只有你一个人。那日酒醉，他误认我为你，是以造成误会，兰妹，他用情真专，有这样英俊的少年，专心一意的爱你，你真幸福，我……我也替你高兴。”

阿兰愈听愈是哀痛，悔恨、自责的情绪，一齐涌到她胸中，但见她脸上时而红晕，时而惨白，最后，她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来。

小余赶忙扶扶住她，苏蕙芷急道：

“兰妹，你怎么啦！你哪儿不舒服？”

阿兰强惨笑道：

“苏姐姐，我一时头晕，所以支持不住。”

苏蕙芷道：

“你先进屋休息，我也要走了，今晚长安城的缙绅替我义父接风，我也要去，改天再来看你。”

阿兰点点头，扶着小余，走进屋里，关起卧房的门，对小余说：

“我要好好睡一觉，你可别来打扰。”

小余刚才听她和苏蕙芷一段对话，心中略有所悟，只觉不幸的事便要发生，脱口道：

“兰姑，你可千万别气苦。”

阿兰嫣然笑道：

“小余，你别瞎想，我有什么好气的。”

小余无奈，只得退出。

阿兰躺在床上，心内有如刀绞，她心想：

“原来大哥还是这么爱我的，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他呢？在他心中，我一定是最完美的女孩，这是不用他说，我也明白的，因为这正如他在我心中的分量。我……我要设法使他永远保持这个完美的印像,但有什么方法呢？啊！对了！只有死，只有死，才能达到这种目的。”

想到死，她心中渐渐安定下来，转念又想道：

“可是，我总还要再会他一面，然后，然后再了却我这一生。”

她盘算已定，心中反觉泰然。时光倒流过去，她这一生短短十多个年头的情景，一幕幕如飞的从她脑海深处浮起，又飞快的逝去。

冬阳照在墙上未融的积雪，反映着她惨白的脸，她的心渐渐下沉，下沉……

世界上的事，往往都不可思议的，就在阿兰碰到苏蕙芷的第二天，吴凌风也到了长安，而且那么凑巧的遇到了苏蕙芷的婢女小芙，小芙告诉他阿兰的情形，凌风内心砰然直跳，他问明了阿兰的住址，便奔了去。

原来吴凌风和辛捷在五华山和四大派掌门人决斗大获全胜后，凌风父仇已报，心中只有一件牵挂之事——

寻找阿兰母女，辛捷也急着要去找那天真无邪的张菁，是以两人告别“七妙神君”梅山民，分两路寻访，并约定一月后在长安西城门会面。

凌风一路上跋山涉水，但毫无结果，算算与辛捷的约期已近，无奈之下，只有直奔长安，这日清晨进了城，不料撞着小芙，小芙因为是苏蕙芷贴身待女，是以对于吴凌风、阿兰及苏蕙芷间的误会极为清楚，昨日苏蕙芷与阿兰相会，她也就坐在苏蕙芷轿中，她对凌风很感同情，所以便急急告诉了凌风阿兰的情况。

凌风依着小芙所指示，走到西大街，心中愈来愈紧张，也愈来愈高兴，她心想：

“要是阿兰发觉我突然找到她，她不知有多高兴，如今，苏姑娘即已给她解释清楚，她一定不再恨我了，如果，她知道她大哥费尽心力终于把那千载难逢的血果找到——

那能使她在黑暗中重见光明的灵药，她会怎样感激我呢？”

终于，他到了小芙所指的屋子，他轻步上前，敲了两下门，一个小厮出来开门。

凌风问道：

“兰姑娘可在？”

那小厮正是小余，他打量了凌风两眼，引凌风进了客厅，便进去报信。

凌风举目一看，只见陈设颇为华贵，心中正自诧异，暗忖：

“小芙未说明阿兰住在谁家，这主人很是有钱。”

等了半天，也不见阿兰出来，凌风心中很是不安，正想站起身走近些去看看，忽然门帘开处，显出了一张俏生生的俏脸。原来阿兰一听小余报告，便知是凌风到来，她可万万没有想到，事情是那么突然，她天天盼望着见凌风一面，可是此时凌风来到，她心中犹豫不定，竟像做错事的小孩，害怕见父母一般。

最后，她下了决心，想道：

“世界上难道有比死更令人害怕的事吗？我死都不怕，那还怕什么？”是以便走了出来。

那张脸，曾使凌风如痴如醉过，也曾使他舍生忘死过，此时陡然出现，

凌风呆了一会，竟不知说什么是好。

他定了定神，走上前两步，轻轻握住阿兰的手，激动道：

“阿兰，我……我总算找，找到你了。”

阿兰顺势倒在他怀中，反复哭到：

“大哥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我天天盼望着你，你终于找来了。”

凌风鼻一酸，眼角含泪，柔声劝道：

“阿兰，快别哭了，快擦干眼泪，咱们应该欢喜才对呢，你真的别哭了，我有样东西送你，你一定高兴。”阿兰哭了一阵，心情渐渐平静，想道：

“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大哥了，从此以后，大哥便永远不会再看到我了，对，我应该使他快乐才对。”

她擦干了泪，低声问道：

“大哥，你这大半年到了些什么地方，伯父的仇报了吗？”

凌风见她一开口便问自己的报仇大事，对于她自己的赖以复明的血果有没有得到竟一字不提，凌风心中大大感动，便道：

“我这半年多的经历真是又惊险，又有趣，待日后有空我再慢慢讲给你听，我包你爱听。就在不多一个月前，我和捷弟在五华山，以二敌四，杀得四大门派掌门人，落花流水，那武当派赤阳道人，崆峒厉鹗都被我们杀了，当年，他们四人联手以此阵式害了爹爹，哼，他们没想到在十多年后，会丧生在这阵法上吧！”

她心中虽然悲苦，但听到凌风大仇已报，也不禁血脉贲张，振奋赞道：

“大哥，杀得好。”

凌风道：

“阿兰，大娘呢？”

一提起大娘，阿兰又忍不住流下眼泪，她抽泣道：“妈多半被大水冲走了。”便把那日大水情形讲给凌风听。凌风柔声安慰道：

“阿兰，那一定不会的，老天爷永远是帮好人的，大娘一定会转危为安。”

凌风接着道：

“阿兰，你猜我送你的是什么东西”？

阿兰想一会，摇头道：

“我猜不着。”

凌风道：

“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

阿兰道：

“只要妈和你安好，我还希望什么呢？老天爷都是小气的，我要求太多了，反而失望得厉害。”

凌风从怀中，取出两个磁瓶，一个是装着云爷爷赠送的万年灵泉，另一个装着在大戢岛得到的血果汁。

凌风柔声道：

“阿兰，我说过要替你找到血果，使你双眼复明，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竟让我找着了。来，我替你医治。”

阿兰感到一阵欢欣——

但那只是一刻，她想道：

“时间过去一刻，我和大哥在一起的时候便短了一刻，何必要治什么眼睛，来耽误这宝贵时间。”便道：

“咱们先谈谈别的事，别忙医治。”

凌风见她神色平静，大感意外的说道：

“朱夫子说过，只要把血果汁服下，静息三个时辰便见功效，何况现在又有万年灵泉，可以先把眼内被毒所侵烂的肌肉复原，阿兰，你先吃下这瓶血果汁。”

阿兰拗他不过，只得接过玉瓶，一饮而尽。

凌风要了一杯水，倒了几滴灵泉，用一块干净棉布浸湿，小心替阿兰洗完了后，他用布把双眼包起来，欢然道：“过三个时辰，当我把布拆开时，你便可以重见光明了。”阿兰温柔道：

“大哥，谢谢你啦。”

凌风道：

“阿兰，你这就去休息。”

阿兰摇头道：

“不，大哥！我要听你讲故事。”

凌风无奈，便把自己这半年的经历拣有趣的说给她听，凌风越说兴趣越高，阿兰静静的听着，当她听到凌风经历艰苦，才把血果得到，不禁感激流下泪来。

凌风道：

“现在，苦难已经过了，仇也报了，阿兰，咱们回家去，种田栽花，永远在一起，再也不要分离了。”

阿兰微笑，但笑容敛处，眼角闪起一种凄凉神色。凌风喜气洋洋，是以并未注意，他继续道：

“咱们找到大娘，我可要好好报答她老人家，家乡的房子一定被大水冲走了，那也好，我们就搬到泰山脚下，在那里盖一栋房子，这样我们便可常常去看云爷爷。阿兰，那云爷爷喜欢你得很，他再三叮嘱我要带你去见他哩！啊！对了，他住在那儿枣子真好，又大又甜，你一定喜欢吃。”

阿兰忽觉眼睛发痒，伸手去解蒙住双眼的布带。凌风开口阻止，问道：

“你有什么感觉？”

阿兰道：

“我眼睛痒得很。”

凌风大喜道：

“成了，成了，想不到这灵药功效真快，阿 兰，沉住气，我来替你解开。”

他心中默祷，急忙的解开阿兰眼上所包布带，阿兰只觉一阵不能忍受的亮光，使她昏眩倒地。

凌风急道：

“阿兰怎么了？怎么了？”

阿兰慢慢站起来，她深深吸了口气，凝视着凌风，半晌，豆大的泪珠顺颊流下。

凌风问道：

“你可能看见我吧？”

阿兰点点头，凌风欢叫一声，抱起她高兴在屋中打转。阿兰柔声道：

“大哥，你把我放下来。”

凌风微一错愕，便道：

“你瞧我真乐昏啦，对，阿兰，你双目初复，不能久用目力，你赶快到床上去睡一觉。”说着，就抱着她走进卧室去。

他轻轻把阿兰放在床上，替她盖上被子，柔声道：“我等会再来看你。”

阿兰抓住凌风的手急道：

“大哥，你别离开我。”

凌风见她脸上的神色惶急，便依言坐在床边。

阿兰注视着凌风，但见凌风俊目中包含着千般怜爱，令人不能自抑。

阿兰忽道：

“大哥，你相不相信天上有个乐园。”

凌风茫然，不解她问话之意，摇头道：

“那恐怕是假的。”

阿兰好生失望，想道：

“难道妈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

凌风劝道：

“你别瞎想，好好养养神吧。”

阿兰不依，缠着凌风只是谈着儿时的趣事，凌风听她娓娓说起，不禁也回忆起小时情景，内心很感温馨。

阿兰道：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上山采野菜，遇到一头大灰狼？”

凌风接口笑道：

“那时我们吓得手脚都软了，气都不敢出重一些，总算没被那只该死的大灰狼发觉。”

阿兰道：

“我永远记得，那时你虽然吓得不得了，可是你小手上还紧握着一枝树枝，站在我前面保护我，大哥，你待我真好，要是我这一生无法报答你，我就是变鬼也报答你的恩情。”

凌风道：

“阿兰，不要再说丧气话了，我们好日子已到了，阿兰，我对江湖上的事一直不感兴趣，只要和你厮守在一起，就是饿着冻着，我心里也是高兴的，我们住在山下，天天可以一起去爬山、听泉，散步，摘果子。还有辛捷弟，我那武功盖世的义弟，他一定会常来看我们，阿兰，你说这种生活惬意不？”

阿兰见他傻脸放光，神色愉已极，她几次想开口点醒他，竟是不忍出口。

日已当中，凌风蓦的想起和辛捷的约会，便向阿兰说了，起身欲走。

阿兰深深望了他一眼，低声道：

“大哥，你当真永远记得我么？”

凌风一愣，随即点点头。

阿兰又道：

“大哥，譬如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都肯……都肯……原谅吗？”

凌风笑道：

“阿兰，你处处为我向我，怎会对我不起呢？”

阿兰长吁低声凄然道：

“那我就放心啦！好，大哥你去吧？”

凌风转身正待离去，阿兰叫道：

“大哥，你再让我瞧瞧。”

凌风内心大奇，只觉阿兰行动古怪，但他在狂喜之下，理智已昏，是以并未想到其他。

阿兰凝望着凌风，但觉此生已足，再无留恋，她嫣然笑道：“你可要快回来。”

她目送凌风走出，笑意顿消，她想：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太美满的事，太美满了那不长久，少年情侣，情深爱重，每每不终老，愚夫俗妇，往往偕老终身，我这一生也够了，我得到最高贵的情感！虽然那是短暂的，可是比起那些终生混混沌沌的爱，那又有意思得多了。”

她推开窗，抬头看着碧蓝的晴空，用力嗅着草兰的芬芳，于是，她很平静的去安排自己……

凌风满怀欣喜快步出城，到了城门外一看辛捷并未来到，他就在附近随意走走。

此时正当天下清平，又恰七渭河平原关中之地三年丰收，凌风但见城高壁厚，气势壮严，来来往往商卖、农夫都面带喜色，凌风不觉怡然。

他等了半个时辰，也不见辛捷来到，心知辛捷一定有事牵挂，便向一家小店老板要了纸笔，留书观上，告诉他自己所在之处。

他轻松的走着，但觉自己得到宇宙间的一切，阳光照在他身上，他不但感觉身上暖暖的，在他内心的深处也充满了暖意。

他细细咀嚼阿兰的话，突然，一种从未有的感觉袭击着他，在一刹那间，他分不出是喜是悲，只觉手足无措，他定定神，想道：

“我怕是乐昏了吧！”然而恐惧的阴影突然愈变愈大，渐渐的笼罩着整个的他。

凌风原是极聪明的人，此时狂喜之情一消，头脑便见清醒，当想到阿兰最后向他一笑的神情，那真是缠绵凄枪，似乎心都碎

他怕极了，不顾一切发足狂奔，待他赶到，只听到一阵哭声传了出来。

凌风心知不妙，一提气越墙而过，匆匆进屋里，只见阿兰倒在地上，小余伏地痛哭。

小余哭道：

“兰姑死了，你还来干吗？”

凌风冲上前去，抱阿兰，一探脉息，已是手足冰凉，他眼前一花，几乎昏过去。

他轻轻放下阿兰尸体，漠然的向四周瞥了一眼，忽然低声唱道：

“天长地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唱声方止，哇的一声喷出两口鲜血来。

小余抬头只见这傻少年在一刻间如同变了一个人，在他眼中是无限阴暗，无限的绝望，令人如置身寒洋砂野，小余不禁打了个寒栗。

凌风痛极之下，反而镇定，他不再言语，抱着阿兰尸体，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小余慢慢擦干眼泪，兰姑的话又浮到耳边：

“……小余，我的事你都很明白，现在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今后可要好好做人，我的事，你千万别向吴公子提起想到此，小余不觉又垂下泪来，自责道：

“小余，你这笨东西，你竟真以为兰姑要远离他去，你竟想不到她会上吊自杀。”

转念又想道：

“方婆婆和兰姑原是最好的人，可是他们的结果呢？那该死的县长，他见兰姑貌美，流浪异地，竟诬她们为飞盗家属，然后再假装出面替她洗脱罪名。可怜兰姑那知他的诡计，他乘兰姑对他感激不防时，用迷药玷辱了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这种好恶之徒，依然作官发财，难道就是天理吗？”

“兰姑忍辱偷生，原来就是为了见吴公子一面，如今心事已了，她自然会去死的，她不让吴公子知道，那是要在吴公子印象中保持完美的回忆，可怜她为了爱吴公子，竟放过自己委曲大冤，这事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兰姑从不以下人待我，处处以大姐态度照顾我，我小余一生哪里有人疼过，怜过呢？兰姑，兰姑，我如果不替你报仇雪恨，我真是猪狗不如。”

他愤恨的出了门，流浪江湖，遍访名师，日后终成高手，了结心愿，此是后话不提。

凌风雇了一辆车，他怕抱着阿兰尸体，惹人注目，一到郊外，便顺手抛给车夫一锭银子，抱起阿兰，如飞而去，那车夫以为遇着财神，咋舌不已。

凌风专走小路，奔了一阵，到了一处山脚之下，他施展上乘轻功，如疯狂一般翻越岭，那山路甚是崎岖，凌风跑到一个山洞边，把阿兰放下。

他这一生苦难大多，此时心意已决，反觉无所依恋，拔出长剑，挖了一个大洞，把阿兰葬了，在她坟前轻声说道：

“阿兰，大哥这一生是陪定你了——

无论天上、地下，你等我呀，我就来了。”

他如梦呓喃喃，没有一丝感情冲动，好像这种决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就不用考虑了。

他轻叹一声，走到山边，太阳已渐偏西了，长安城一切历历在目，自觉生命已至尽头，就站在阿兰坟前，举起剑往脖子抹去。

突然，他觉得右手一震，一股大力使他宝剑把持不住，一声响若洪钟的声音：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凌风只觉如雷轰顶，又觉宛如被泼了一桶冷水，一霎时间，他又像是糊涂了，又像是清醒得很，他猛然转身一看，却不见一个人，他举目前视，只见两个黑影如飞而去，其中一个是瘦长的老僧，另一个背影好生熟悉，奇的是那老僧肋下似乎挟着一个晕迷的女子——

但他心中一些不曾想到这其中的古怪，他脑中浑浑然，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一会像是千百个巨涛大浪在汹涌，一会儿又像是碧湖一平如镜，涟漪不生，而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几个字有如洪钟般在他脑中响着……

突然，他像是大彻大悟了，他俊美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坚毅的颜色，于是他举步——

但是，立刻他大停住了。

他心中暗道：

“我原想去寻那云爷爷,伴着他终此一生算了,但是我和捷弟的约会呢？尽管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件事会令我牵挂，但是大丈夫立于世岂能言而无信？我，我得等他，然后——

唉，我还有什么‘然后——’呢？”

想到这里，他陡然惊起，刚才那老和尚胁下挟的女子好生眼熟，倒有几分像那菁儿哩——

他更不迟疑，一飘身向方才那人方向追去。

他服血果后，轻功之高，世间罕有，只见有如一缕轻烟般滚滚而前，不一会就到了郊野。

这时，忽然一声清啸发自左面，他陡然一震，收足长啸相应，不会，左面小丘后出现一条人影，那人速度快得令人咋舌，只三四纵，就轻轻飘过三十多丈，呼的一声，已到了眼前，正是辛捷！尽管他身法美妙绝伦，但他的脸上掩不住一丝失望与焦急混和的神色。显然，他并没有寻到菁儿。

凌风见了辛捷，不知怎的，眼泪险些夺眶而出，他强忍住激动，颤声道：

“捷弟，前面……前面有一人……一个女子……好像菁儿

他说得断断续续，但辛捷可听懂了，他心中狂喜，大叫一声：“咱们快！”如飞而前！

他可没注意到凌风的神色，虽然俊美依旧，但是憔悴消瘦，眼神带着一片灰色，活像是骤然老了十年！

辛捷自然想不到分手几时，他吴大哥不仅已寻到阿兰，而且已怀着一颗破碎了的心！

郊外山陵起伏，但这两人都是当世一等一的轻功，那崎岖黄土高原，在他们脚下如履平地。

突然，两人停下脚来，原来前面出现分歧两条路。

凌风道：

“咱们各搜一条——”

辛捷道：

“不成，若是两条路碰不到头，那么咱们就越走越远啦——”

两人好生为难。辛捷道：

“咱们一起往左走吧，天意——”

说到“天意”他住了口，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蔚蓝色的，天角有些黄黄紫紫，当顶上一大块白云——

世事的安排，有时是巧之又巧，如果辛捷选的是右边一条路，他的一生也许就改变了样子。

左面那条路的顶头，是一个小山谷，两人分头寻了一回，一点线索都没有，辛捷叹道：

“咱们多半走错了路——”

凌风却忽然叫道：

“捷弟，瞧，那边有个山洞，咱们去瞧瞧。”

辛捷宛如黑暗中发现光明，一飞而去，这些日子来，他不知失望过多少次，但他仍抱着巨大的希望，这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吧。

远远望去，山洞前竟好似站了一个人，正是，是一个人，他似乎也发现了辛、吴二人，而且从腰间抽出一柄长剑，作戒备之态。

辛捷、吴凌风两人跃到前洞，齐声哦了一声，原来那人竟是武林之秀孙倚重！

辛捷心中有如万箭齐戳，既然这是孙倚重，那么和菁儿是没有关系的了，但他仍勉强地道：

“孙兄，别来无恙？”

孙倚重也道：

“两位怎么到这儿来——”

凌风忽然咦道：

“捷弟，你瞧那是谁？”

辛捷顺指过去一看，只见一个人静静蹲在雪地上，对着地上一个小洞不停地吹气，手中拿着一柱大红色的香不断对洞中薰，辛捷对“毒”的玩意儿娴熟于胸，一看便知此人在捕捉一种极少有的毒蛇，唤作“金舌儿”。

仔细一看，不禁大惊，原来那人面上刀疤凸凹，竟是那天魔金欹。

他心中一转，反倒释然，心想：

“这天魔金欹不远千里跑到这里，想必是要配制那‘血魂毒砂’。”

敢情这些全是从毒经而来。

那天魔金欹端的是天下第二弄毒高手，居然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

凌风恐辛捷失望，道：

“捷弟，咱们到洞中再找一趟。”

那孙倚重却紧张地道：

“不成！”

辛捷不禁大奇，道：

“什么？”

孙倚重似也发觉自己紧张过度，解释道：

“我是请两位暂时不要到洞中去——”

辛捷急道：

“为什么？”

也许是他心中焦急，声音不禁大了一些，那孙倚重似乎也是微怒，但却一点没有说话。

辛捷疑心大起，沉声道：

“为什么？你说——”

孙倚重也怒道：

“不为什么，又怎样？”

辛捷本来以为菁儿不可能在洞中——

孙倚重长剑一立，横步站在洞口，但这样一来，倒非进去一看不可，他一言不发就准备进洞。

正在此时，忽然一声阴森森地冷笑来自背后，辛、吴二人转身一看，只见三丈外高高矮矮站着五人！

为首之人竟是天竺高手金鲁厄！

辛捷大吃一惊，反身视凝相待，那金鲁厄上前两步，冷哼道：

“辛大侠，别来无恙乎？”

辛捷冷笑一声，不置可否，嘴角上挂着一个不屑的冷笑。爬在地上捉蛇的天魔金欹仍是瞧都不瞧这边，因为他动也不动，是以金鲁厄等人根本不曾发现他。

金鲁厄见辛捷不理睬，也不发怒，只冷冷道：

“今日咱们兄弟有一点小事要相求于辛大侠——

嗯，辛大侠这柄宝剑端的是希世珍品。”

辛捷见他瞥见自己剑柄就看出是宝剑，眼力着实厉害，心中想道：

“这厮有什么要相求于我的？只恐有什么诡计——

”

口中动道。：

“什么？”

金鲁厄淡淡一笑道：

“也没什么，仍是那句老话，咱们求辛大侠承认一句话，咱们感激不尽——”

辛捷奇道：

“承认什么？”

金鲁厄嘿了两下道：

“只要辛大侠肯承认天竺武学在中原之上——”

辛捷怒道：

“当日恒河三佛在战岛大战世外三仙，三佛可曾占得一丝便宜？哼！”

金鲁危冷笑道：

“敝师尊们见无极岛主内疾突发才罢手而去，不料辛大侠竟不识好歹——”

辛捷怒不可抑，哈哈大笑道：

“阁下找姓辛的只是为这一件事么？”

金鲁厄傲然点首。

辛捷忽觉胸中热血上涌，他再也管不住自己，他忘了要寻找的菁儿，也忘了当前的危境，大声道：

“姓辛的回答你，叫你快滚！”

的确，此刻他忘却了菁儿——

也许日后想起来他会觉得不安——

但是至少此刻，他心中觉得有件事比爱情、甚至生命都更加重要百倍！

金鲁厄干笑一声，并不理会，竟自指着为首那矮小和尚道：“这位是敝大师兄，法号陀宝树——”

辛捷看那矮和尚，只见他两额太阳穴鼓出老高，双目精光暴射，身材虽小，但气度沉稳，宛如泰山巍立，辛捷暗惊道：

“这矮和尚内功之深，只怕比恒河三佛都差不了多少，这五人中要算以他最难斗。”

金鲁厄指着左面那黄衫头陀道：

“这是二师兄青尘罗汉——”

接着又指着左面第二人道：

“三师兄加大尔——

两位是见过的了。”

最后指着右面的虬髯长子道：

“这是四师兄温成白罗，哈哈，咱们五兄弟人称婆罗五奇——”

辛捷想起那梵文轻功秘笈上的记述，当下冷冷道：

“嘿，怕是婆罗六奇吧！”

金鲁厄脸色大变，哼了一声道：

“辛大侠倒会说笑话——

闲话少说，咱们兄弟这次来寻辛大侠乃是——”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继续道：

“辛大侠不肯承认天竺武功在中原之上，那也就罢了，不过上次咱们在奎山上交手，兄弟回去以后将辛大侠的神功绝技说给咱师兄们听，大家都仰慕得很，所以——

所以咱们就决心寻辛大侠讨教一二——”

说到这里，他双眼牢牢盯住辛捷。

辛捷拼命冷静下来，把眼前形势飞快地打了一回算盘，但是竟想不出一条脱身的办法。

他回首望了望吴凌风，凌风也正望着他，他对着凌风苦笑一下，悄声问道：

“怎样？”

吴凌风默然摇了摇头，但他立刻斩铁截铁地道：“拚一个算一个！”

他那俊美的面孔上露出一种凛然的神色，这种凛然的神色令他的绝世俊秀中更增了一份男儿的本色！

辛捷回身仰天长笑，朗声道：

“易水潇潇，悲风凄凄，大丈夫生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之中——

大哥，凭这五个化外蛮子就奈何得咱们兄弟俩吗？”

那金鲁厄嗤然冷笑道：

“兄弟俩？你们两人么？哈——两人——”

辛捷正待回答，突然背后一个响亮的声音接道：“三人！”

金鲁厄急忙回首一看，只见三丈之外一个青衣青年叉腰挺立，腰旁长剑穗丝飘飘，正是地奎山会过的“武林之秀”孙倚重！

金鲁厄干笑一声，冷然道：

“好啊，就连你算上吧——”

蓦然左面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

“嘿嘿，还有我哩！”

婆罗五奇一齐转身看去，只见一块巨石上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丑脸剑士，那人脸上交叉两道刀疤，鼻孔残缺不全，形态极是可怖，正是凶名满天下的天魔金欹！

金鲁厄见过天魔金欹，但觉此刻他面容恐怖，不由心中一震。

辛捷不料这两人会出手，不由心中大喜，他豪性爽朗地长笑一声，叮然陡响，剑光闪处，梅香宝剑已到了手上。凌风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令人晕眩

的光采，他潇洒地一跨步间，长剑也到了手中。

辛捷低声对凌风道：

“ 那为首的矮和尚由我对付—— ”

话声未已，刷刷两声，那武林之秀孙倚重及天魔金欹一齐纵到身边。

金鲁厄冷笑一声道：

“ 敢问两位尊姓大名？ ” 他虽见过两人，却不知二人姓名。孙倚重哈哈笑道：“ 打就打，问这个干么？ ”

那天魔金欹却哼都不哼一声，竟是根本不加理睬！金鲁厄气极反而仰天长笑，半晌才止住笑声，恨声道：“ 小子们休狂，今日就是你等毙命之时！ ”

声响方歇，呼地一声，那条油乌亮亮的长索已到了手中，磁的一声尖锐大响，长索已如毒蛇穿身般飞腾而出。吴凌风一错步间，虹光闪过，抢迎而上，左手剑诀一绕，手中长剑挟着一缕劲风斜劈而出，正是断魂剑法中的凌厉攻式“ 鬼王把火 ”。

那其余的婆罗四奇见金鲁厄已动了手，各自迅速地易位而立，准备出手。

辛捷一领“ 梅香宝剑 ”，回头向孙倚重、天魔金欹两人略一点首，一反身之间，长剑轻轻飘出，疾如闪电地刺向婆罗五奇的老大密陀宝树。

这一招好不古怪，那梅香宝剑竟似软鞭一般作弧形地弹将出去，那一弹之间，发出嗡的一声，剑尖却在那一刹那之间飞快地跳动，上下左右正好构成一个圆圈儿，然而却分毫不爽地圈在密陀宝树的胸前四大穴之上！

密陀宝树不料辛捷招式如此神奇，他咦了一声，双肩陡然下沉，矮小的身形在辛捷剑尖下一窜而过，身躯不待伸直，双掌猛然向后摔出，那瘦小的手掌之间，竟然挟着两股作响的劲风，直撞辛捷“ 神庭 ”、“ 玄机 ”两穴。

辛捷身子再快也不及收回长剑，他只得左掌一圈而出，硬迎而上，砰的一声，辛捷以一掌接他两掌，登时被震退两步！辛捷暗道：

“ 这密陀宝树果然不愧是婆罗五奇之首，功力之深，只怕犹在金鲁厄之上！ ”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梅香剑，清亮耀目的剑尖上发出一丝令人寒栗的光芒，金色的穗丝在微风中曳曳而动，他猛然抬头，双目精光暴射，白皙的脸孔上透出一丝异样的红润，他长剑一吞一吐，化作万般剑影向密陀宝树当头罩下——

—密陀宝树旋身之间，手中已多了一柄小铲，那小铲非金非石，却光亮耀眼，不知是何种质料所制。

密陀宝树从辛捷这一剑中觉到一种平生未有的感觉——

—他似觉全身每个穴道无一不在辛捷剑尖威胁之下，却拿不定他究竟是攻刺哪里——

不言而知，辛捷施出了大衍十式的起手式：“ 方生不息 ”！

密陀宝树脑筋飞快地转着，手中小铲却本能地向两边挥击而出，当辛捷剑式落下，他却倒窜而上，向两边击出的招式变成铲头点向辛捷“ 左膜穴 ”，

铲柄却点向辛捷“右宫穴”——

他这招本是下意识自然挥出的招式，但在此时却是妙绝人寰，硬迫得辛捷回身自保！

那知辛捷大喝一声，身躯陡然一扭，躯体极其曼妙地从那左右两铲之中一晃而过，出乎意外的，却攻向婆罗五奇中的老四——

—温成白罗！

原来当辛捷和密陀宝树动手之际，那几人也开始了行动。

那五奇中老三加大尔见武林之秀孙倚重似乎不屑地冷笑望着他们，心中不由大怒，跨步就想上前动手。

那知经过天魔金欹身畔时，大魔金欹突然一声不响地一剑刺出，而且直取加大尔肋下“章门穴，极是狠辣！

浑人加大尔连忙一滚而出，方才让开这偷袭的一剑。他作梦也想不到世上竟有比他还横的人，当下暴吼一声，反身一拳打出，同时拔出背上长剑，屈身而上！

孙倚重见所有的人都动了手，他哈哈朗笑，“叮”然一弹配剑，大叫一声：“来吧！”挥剑迎着面前的青尘罗汉而上！

青尘罗汉排行五奇之中的第二位，他单剑一领，揉身而上，剩下的一个温成白罗大感不耐，他可不懂什么武林规矩，大喝一声对准孙倚重背后就是一拳——

这正是辛捷从密陀宝树左右两铲之间晃过的时候，他一眼瞥见温成白罗突施偷袭，当下涌身直刺，欲解孙倚重之危！

正是说迟那时快，只见温成白罗拳式才出，辛捷剑尖已带着一股刺入耳膜的剑气如飞而至，那温成白罗功力极是了得，竟是硬生生收回招式，反手抽出长剑瞧都不瞧望后就是一剑——

辛捷长剑连挥，虹光起落，一招分刺而出，连攻温成白罗及密陀宝树两人！

那旁吴凌风力斗金鲁厄，形势又自不同，金鲁厄虽在婆罗五奇中是最小的一个，但他极得师辈钟爱，功力之高，仅次于大师兄密陀宝树，长索一盘，然后由下而上地挑将上来，打算屈身而过——

那知吴凌风手中所施的乃是断魂剑法中的绝招“鬼王把火”，竟然在他长索封锁之中一穿而入，剑尖门处，直取他腿上大穴。

他料不到凌风剑式如此之快，连忙两打三挑才算挽回厄势！

当年河洛一剑吴诏云在居庸关头力战“长白三鹰”，断魂宝剑施到“鬼王把火”这招上，连伤两敌，剩下的一鹰也不战而逃，单剑断魂的万儿从此扬溢天下。此时凌风同样施出这招，他年纪虽轻却连逢奇遇，威力只在当年吴诏云之上！

金鲁厄抬头望了望对面的吴凌风，只见他俊美绝伦的脸上泛着耀人的光芒，手中剑横在胸前宛如一碧寒潭，他发觉几月不见，这美少年又有了长足

的进步！

于是他环目四顾，只见二师兄已与武林之秀孙倚重斗在一起，两只长剑宛如两条青龙漫天飞舞，他只觉满天都是模糊的剑影。

他暗暗心惊，忖道：

“二师兄的剑法在咱们兄弟中算得第一位，怎么竟收拾不了那小子，难道这四人竟都是这等高手么？”

他一丝也没有料错，这四人确都是当今中原最出色的四大高手！

婆罗五奇中除了使铲的密陀宝树和使长索的金鲁厄，就要算这老二青尘罗汉了。他曾凭着手中一只长剑连败天竺十八剑士，因此在天竺西藏一带，凡是使剑的人，没有不知道青尘罗汉的。

但是此刻，孙倚重重施出新从平凡上人处学得的“回壁剑式”——

—这剑法乃是少林失传的绝妙守式，是以青尘罗汉手下虽然攻势如虹，但孙倚重却一步不让地坚守固封！

金鲁厄再瞥向左边的一对，加大尔拳剑交加，更加上如雷的吼声，如疯虎一般地向那丑脸少年攻去，那丑脸少年去丝毫不客气地也是拳剑并施加抢攻，打得极是激烈，但他却暗暗放心，忖道：

“这丑家伙虽然凶狠，却是这四人中却弱的一环，加大尔尽对付得了，只要我或大师兄有一人得胜，管教他们四人一个也走不了——”

于是他又回视辛捷和大师兄的拚斗——

就在这时，耳边响起凌风朗然的叫声：

“看剑！”

凌风叫声未泯，手中长剑已划着一道光华飞舞而至。金鲁厄心中盘算万幸，胆气大壮，他冷笑一声，瞧都不瞧地反身一索挥出。

那长索飞快地在空中打了两个圈儿，索头儿已到了凌风臂上“曲池”。

凌风双目凝视，右手持剑随着金鲁厄的索子也打了两个圈儿，正好躲开来势，手中长剑往上一顶，再度施出“鬼王把火”的绝学。

金鲁厄万料不到凌风剑术居然精进如斯，他再也不敢怠慢，腕上真力叫足，一时啸声大起，漫天都是索影飞舞。

凌风自从五华山一战之后，本身剑术已全部发挥无遗，只见他清啸一声，剑光霍霍，竟然和天竺高手金鲁厄抢攻起来。

突然怒叫声起，原来那边加大尔和天魔金欹两人已到了肉搏的阶段——

蛮子加大尔一生还没有见过比他自己更横的人，这时那天魔金欹竟然毫不退让地和他硬拚硬撞，每一招一式都是从横蛮不堪的地位递进来的，直气他怒喝连天。

尤其最令他忿怒的是那天魔金欹冷冷一张丑脸上显出不可一世的狂态，衬着那两道恐怖的刀疤，益发令人难堪。

只见人影一合一分，天魔金欹左肩被加大尔划破一条口子，鲜血长流，他哼都没有哼一下，双脚一晃，施出北君金一鹏的成名绝学“百足剑法”中

的绝招“毒蚣横螯”，轻悄悄地也在加大尔胸前还刺了一剑！

六盘山下，银色世界，漫空银光飞虹，蔚成奇观，九个当今一等的青年高手在此展开拼斗。

蓦然——

惊叫声骤起，虽然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于过招，但仍不住惊叫出声，原来那天竺第一剑客青尘罗汉和武林之秀孙倚重的拼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只见两人飞腾在空中，剑光人影滚成一圈，而剑光盘匝的范围竟然远及三丈方圆！

青尘罗汉久战孙倚重不下，一怒之下施出平生绝学“百合慧剑”！

“百合慧剑”一共十九式，是昔年天竺“飞龙教”镇教之宝，青尘罗汉巧获奇缘得了这套剑法，是以并非出自恒河三佛之手。

青尘罗汉成名以来，只用过一次“百合慧剑”那次他共用十招，就连败四个围攻他的强敌，这时他施尽自己所学，却始终攻不进孙倚重紧严的剑圈，一怒之下，施出这套绝学！

“百合慧剑”一施出，孙倚重立觉形势不对，青尘罗汉剑式之中生出一种古怪的旋力，每每令他剑式失去准头。

一连三招，孙倚重险象环生，他一急之下，长啸一声，剑子一横，陡然腕上叫足真力，一分一合之间，浑然推出，霎时漫天都是他的虹光剑影，竟是“大衍十式”中的“方生不息”！

这“大衍十式”乃是平凡上人从失传的“布达三式”中化出来的，这“方生不息”更是其中最精奥奇妙的一招，这佛门绝学果真称得上举世无双，使用之际，威力竟是因人而异，孙倚重施出虽不及辛捷的狠辣精奇，但他乃是佛门弟子，起手之间自有一番正大宏广之象！

青尘罗汉眼见得手，左右各发出一股旋劲，那知两股强劲一碰上对方剑圈，突然有如石落大海，深不知底。

他惊怒之下，剑光连闪，“百合慧剑”中的绝招全那施出，同时他身子上下飞腾，有如蛟龙出海，勇不可挡。

孙倚重一招得手，“大衍十式”也连施出手，以快抢快，霎时剑光飞舞，盘旋开来——

也正是众人惊叫之时。这两套奇绝天下的剑法愈斗愈疾，剑光盘匝范围也越来越大，足足笼罩了五丈方圆！

其他的人惟恐影响自己人，都自动退到五丈外之处厮杀。金鲁厄见自己一时收拾不了吴凌风，于是希望大师兄二师兄之中至少有一个人获胜，哪知那边青尘罗汉施出了“百合慧剑”犹自胜不了对方。心中不由惊异无比，于是他乘自己长索封出的当儿，转看大师兄——

这一看，几乎令他忘却挥索御敌——

原来辛捷一人与“婆罗五奇”中的老大密陀宝树与老四温成

白罗两人拼斗，他身处这两大高手夹击之中，大发神威，左掌右剑，配

合脚下神奇绝世的“诘摩步法”，虽然密陀宝树与温成白罗功力深极，但他出招如风，时而“大衍十式”，左掌不时抢出“空空掌法”辅助攻势，更兼身形曼妙无方，举手投足莫不是当今天下顶尖奇人的得意绝学，声威之大，出人意表！金鲁厄一慌之下，险些被凌风狠疾的一剑刺中，他大喝一声，一连五索，才算捞回厄势。

那边传来一声闷喝，原来加大尔与天魔金欹剑式相叠，暗较内力，同时两人左掌一齐打出，砰的一声肉碰肉地接了一招，两人都摇摇晃晃地退后数步，脸色苍白，但两人都没有哼一下。金鲁厄见情形不对，斗然两索将凌风长剑封开，朗声叫道：“姓辛的有种稍停一下么？”

辛捷傲然一笑道：

“有何不敢？”

只见他左一掌右一剑，脚下虚步一走，侧身如箭一般退了半丈。

其余几人见他们住手，也都抽身暂停。

只见金鲁厄干笑一声道：

“中原武学果真还有两下子，咱们兄弟还有一个不成气候的阵势要请各位指教，嘿嘿！在辛大侠这种阵法行家眼中，咱们可成了班门弄斧了——”

接着又转身对密陀宝树等说了一句梵语。

辛捷等人只觉眼前一花，婆罗五奇已极迅速地各自站好位置，正好把他们四人围在中央。

这一下连辛捷这等高手都很吃惊，因为婆罗五奇闪身之快，大出意料，只觉人影一晃，已自站好了位置！

那密陀宝树突然对金鲁厄道：

“传诘斯尔，诃罗远宗摩巴，因会斯诘星基。”

原来他是说：

“这辛小子不过仗着怪招一时了得，再打下去我自有办法。”

敢情他一上手就被辛捷连施奇招迫得施不出绝学，是以心中大是不服。

金鲁厄也用梵语告他：

“不管怎样，咱们还是用阵法比较稳扎稳打。”

莫看金鲁厄是婆罗五奇中的小么，然而却是众人的智囊，连密陀宝树都听从他的计策。

辛捷、凌风、金欹和孙倚重四人虽然没有开腔，但是彼此心中都有默契——

—这些蛮子的阵法必然另有一套。

辛捷冷静地把形势打量了一会，精通天下阵法的他立刻发觉密陀宝树是站在“阵主”的地位，他的左右是加大尔和温成白罗，他的对面是青尘罗汉和金鲁厄！

他提神思索着，他想：

“大哥、孙倚重、金欹他们虽然不精阵法，但必然知道‘以

静制动’的基本原则，是以在对方不曾动手之前，他们必然不会先动，我要冒一个险——”

周围静得连雪花落地都会发出清晰的声音，辛捷双目凝视着，心中不断的盘算：

“不管他们是什么阵，这矮和尚必是‘阵主无疑’，我要在他们才发动的一刹那间，出奇制胜地将这矮和尚击倒——

即使不成，也至少冲乱他们的阵势——

“呼”一声，密陀宝树的小铲儿凌空一挥——

果然，吴凌风孙倚重和金欹都是按剑凝视，纹风不动——

辛捷知道时机不再，他猛提一口真气，剑气声起，梅香宝剑上闪出逼人的光芒，他双脚曼妙地一错，半丈的距离如飞一般从他脚下掠过，他剑尖连闪，光芒尽出三丈之外，同时左掌暗藏杀手——

—

这招正是“大衍十式”中最狠的一式：“物换星移”，只是在辛捷手中施出，比之方才孙倚重施时另有一番狠辣的味道。

辛捷这一扑是施了十二成全力，普天之下，除了世外三仙只怕没有几个人敢硬攫其锋！

所有的人都为辛捷这以“动”应付阵法的举动，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辛捷的梅香宝剑已飞涌而下——

那密陀宝树大喝一声，短铲如戟而立，一股古怪无名的劲道从铲尖射出。

辛捷斗然大吃一惊，他手中“物换星移”的式子正使得变化无方，便是密陀宝树，那戟立的铲之间的劲力直令他感到无处下手，似乎无论从哪个方位戳下都将遭到阻挡，简直是无懈可击的样子。

这是他施“大衍十式”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他右手剑式发不出去，左掌暗藏的杀手也施不出而他冲扑的式子已将尽——

他开始感到一阵焦急——

他不该低估了这矮和尚的功力——

就在这时，身后金器接击，显然其他的人也动了手，辛捷猛觉背上劲风扑来，他不加思索地双足一荡，身形暴长，轻巧地躲开敌袭，正待设法盘旋下击，突然腿上又感劲风，他瞧都不瞧就知是金鲁厄的长索缠了上来，他心中大骇，想不到这阵法补位如此之快。

他上升之势刚尽，正要下落之际，金鲁厄的长索也正好扫到——

这正是金鲁厄这一招的妙处，眼看辛捷就得遭殃，忽见他双足又是奋力一踢，身体竟硬硬不借外力地拔起三尺，呼的一声，金鲁厄的长索擦靴底飞了过去。

辛捷一落地，左右两般兵刃已自递到，他奋力两剑削出，闪身半退，哪知才动步，金鲁厄的长索又点到顶门。

他心中大为惊骇，想不到这阵法如此之快，使那补位换招之间似乎根本

不需要时间，就如同一个人生了八只手臂一般，运用灵便之极。

辛捷倒抽一口凉气，梅香剑刷刷一连攻出二招，斜眼一看，吴凌风、金欹及孙倚重似乎也是手慌足乱。

婆罗五奇的阵法愈转愈快，宛如百十样兵刃同时飞动一样，补招换式却像一个人动手一般，丝毫不乱，辛捷连换两套剑法，一丝上风也抢不到。

密陀宝树正面发动攻势，金鲁厄和青尘罗汉一条长索一柄宝剑从对面辅攻，加上加大尔及温成白罗的从旁侧击，端的配合得天衣无缝，其快无比。

辛捷只觉剑上压力愈来愈大，他一睹气，力贯单臂，一连刺出十多剑，但十招一过，反而愈觉不对，对方每一招都从四五个方位递进来，实在应接不暇。

他一面咬牙拼斗，一面竭力苦思，但他想不出这种古怪阵势的门道。

密陀宝树当胸一铲劈下，辛捷右足半退，却碰上吴凌风的背——

原来他们被围得愈来愈紧，本来丈多的圆圈，这时四人几乎是背靠背的力战了。

辛捷长叹一声，剑式一缓，“拍”的被金鲁厄长索尾巴卷去臂上衣袖一袂！

“擦”的一声，孙倚重手中长剑被青尘罗汉削去一截，他踉跄退了两步扶着吴凌风才立稳身躯，那青尘罗汉手中剑子似乎不是凡品呢。

吴凌风左撑右支，汗如雨下，他只觉右臂上愈来愈重，渐渐的支持不住——

雪花停止飞舞，天空却灰得很，乌鹅山像一个巨人般耸立着——

婆罗五奇的阵法愈缩愈小，愈转愈快，辛捷凌风都感到支持不住，孙倚重长剑断了一截更是毫无斗志——

只有天魔金欹仍然一声不响地狠命拼杀，中原四人中以他临敌经验最丰富，而且他为人最强悍，何况他此时根本厮杀得有点近于发猛，他丝毫没有受到其他人气馁影响，“百足剑”中毒辣的招式层出不穷，衬着他那副丑恶的尊容，真是有如鬼魅。

只见他左一剑刺出一半，斗然抽回向右刺去，而左面的温成白罗也正在一剑往他肩上刺到，他若救急就顾不得伤敌——

哪知他眉目一掀，毫不理会地仍然一剑刺出，波一声，加大尔的腿上被他刺了一剑，而温成白罗的长剑也在他左肩上划开寸深的口子。

他眉都不皱地反手刺出，密陀宝树一闪而过，乘势一铲盖向辛捷——

辛捷似乎心不在焉地随手一挡，忽然金欹怒喝道：

“姓辛的，这么没种么？”

辛捷陡然如雷轰顶，“砰”的一声，他的梅香宝剑被密陀宝树震开三尺，险些脱手飞出，他猛提一口真气，身形左扭右旋，双足虽然不曾移动分毫，但却巧妙地闪开一铲一剑，不消说，他施出了“诘摩步法”中的身法。

他转眼一看，金欹肩上鲜血长流，凌风大汗淋漓，那孙倚重却挥着一只

断剑神不守舍，斗志全消，他右手“冷梅拂面”，右掌“万泉飞空”，逼开温成白罗的两剑，大喝道：

“当年少林第七代方丈慧因大师，在终南山顶用‘布达三式’连伤河洛二十一名剑客，那是何等威风，姓孙的就是等不济么？”

孙倚重一闻此语，只觉宛如被万斤锤敲了一让，他奋然长啸，自言道：

“我孙倚重千万莫要折了少林威风。”

腕上加劲，一支断剑如飞闪动，显然他已施出“大衍十式”的绝招！

辛捷奋力削出两剑，脚下一变，左脚尖钉立地面，右脚横扫出半个圆弧，手中宝剑连袭三人。哪知他一反攻，突然眼前一花，一下子四五件兵刃一齐到了眼前，他骇得倒退两步，手中连施出大衍十式中的“物换星移”，“闲云潭影”才勉强化开。但闻密陀主树大声道：

“喀折巴罗，幅成苦基摩父！”

他喝声方歇，婆罗五奇的阵势陡然大变，五个人有如走马灯般转了起来，本来他们配合得已是十分迅速，但此刻竟又增快倍余，简直是五团灰影旋来旋去，每一招都像是五件兵刃同时达到一般，声势骇人！

但是密陀宝树这一句梵语却令辛捷陡然大悟，他大叫道：“大哥，咱们以快打快！”

吴凌风也是恍然而悟，长啸一声，展开天竺密笈学来的轻功飞转而出！

当日平凡上人曾说天竺轻功必然另有一桩妙用，敢情正是这阵法。

只见阵中两道白虹一匝一盘，辛吴两人同时展开天竺轻功竟和婆罗五奇抢快起来。两人轻功身法与婆罗五奇如同一辙，霎时就混入五奇阵中，五人的阵式顿时成了七人，使得婆罗五奇不知攻好还是守好！

金鲁厄大吃一惊，心道：

“怎么这两个小子竟识得咱们的轻功绝技？”

他再看一下，更是惊怒交加，原来辛吴两人不仅步法身法施得和他们五人丝毫不差，甚至有些奇妙的姿势连自己都不曾见过。他大叫一声：

“咯勒尔乎，金吉……”

精亮虹光一闪，辛捷和吴凌风已是身剑合一冲天而出，潇洒地落在阵外！

婆罗五奇惊得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密陀宝树突然暴叫一声：

“准巴斯，令斯也尔！”

辛捷虽不懂梵语，但也知道他是说：

“小子，再接我一招！”

他心想：

“你功力虽高，我就怕了你么？当日金伯胜佛的一掌我还不是照接了——”

只见密陀宝树发须俱张地一扑而至，小铲已插在腰间，双掌合什一拍一擦，立即收回。

辛捷只觉一股阴风迎面而至，那阴风好不古怪，虽不凌厉，但却有一股力道直如万斤之力推得他立足不稳，而且阴风袭处，冷寒刺骨！

他虽不知这乃是密陀宝树苦练数十年的西域绝技“白驼寒心掌”，但他知道只要自己双足动了半寸，那就算是败落，但他却无法硬拼出掌，因为密陀宝树功力之深，犹在他之上！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这一掌，只见辛捷双脚牢钉地面，梅香宝剑”嘶”的一声击出一个半圆，他全身衣衫都被真气鼓起，有如从内灌饱了空气一般。

莫看他这剑尖只轻轻画个半圆；他起手时乃是“大衍十式”中的“方生不息”，施了一半又换为“物换星移”，不待施全，一收之下已成了半招“冷梅拂面”，三个盖世名招的一半，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场每个人都是剑法名家，看到辛捷这等精绝剑术却不禁暗暗赞叹！

只听到呼的一声，密陀宝树发出的狂风从辛捷剑尖画动的半圆两旁涌了过去，团团飞沙剑石，半圆中的辛捷却是眉发不举！密陀宝树呆了一呆，忽然仰天长笑，一摆手，带着师弟们倒跃而出，不消几个起落，身形已自消失。

辛捷自然地一抖长剑，“嗡”的一声，梅香宝剑发出龙吟般的声响，他反手插入鞘中，茫然呆了半晌才转身回视。只见那天魔金欹又独个儿匐在地上等他那条“金舌儿”了。凌风身旁却不见了孙倚重。

正奇间，一只柔荑的手抚在他的肩上，一个可爱而熟悉的声音：

“辛大哥，你的剑术真了不起——”

辛捷的心差点儿跳出口腔，他猛然回头，映入眼帘的一张纯真美丽的小脸，不是张菁是谁？

他险些高兴得拥抱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小手，一时四目相视，再也分不开来。

半晌才惊觉菁儿背后还站着两人，一个枯瘦高长的老和尚，另一个正是孙倚重。

那老僧辛捷甚觉眼熟，仔细一想，猛然想起正是小戢岛上唤走平凡上人的骑鹤老僧。

他还没有开口，菁儿已不停地道：

“大哥，那天我吴大哥分手后，竟被一个丑老鬼抓住，我打不过他，被他点了穴，后来我要鬼计逃走两次，可是都被他捉回——”

辛捷正要插口相问，菁儿接着道：

“那老鬼说他是玉骨魔的师弟，他说爹爹害死他的师兄，他要把我抓住，逼爹爹就范，哼，他竟用一种古怪手法点了我三十六大穴——”

辛捷惊得呵了一声，菁儿仍不停地道：

“后来幸好这和尚伯伯碰到咱们，他从我颈上玉链儿认出是爹爹的东西，他说和我爹爹有一面之缘，就要那老鬼放人，那老鬼骄傲得很，还叫老尚伯伯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就要杀死和尚伯伯——”

“哼，后来和尚伯伯露了一手绝顶气功，把那老鬼打伤吓跑了，大哥，

和尚伯伯的武功真高，恐怕和爹爹都差不多哩——”
辛捷急道：
“你被点了三十六大穴，后来怎么啦？”
菁儿道：
“和尚伯伯把我带到这石洞中，叫这位——
这位孙大哥守在洞口，说谁都不准进去，他用上乘内功替我打通穴脉，是受不得打扰的——”
辛捷想起孙倚重不准自己进洞险些闹翻的情形，不禁歉然。菁儿咕咕呱呱地诉说，声音好比黄莺出山谷神情可爱之极，辛捷不禁看呆了。
忽然那旁传来孙倚重的声音：
“祖师爷，您千万要回去——
弟子好不容易寻着您，您一定要回去。”
辛捷奇怪地一看，只觉孙倚重跪在和尚面前苦求，那瘦和尚却微笑摇头，辛捷恍然大悟，脱口叫道：
“前辈，前辈可就是少林老方丈灵镜大师——
”老僧哈哈长笑打断辛捷的话，对空长啸一声，不一会，一只巨大无比的白鹤降落脚前。
辛捷陡然记起一桩事，对着菁儿道：
“咱们赶快到湖南去找你爹爹，前三天我听江湖传说，说他为了找你在江湖上乱闯乱撞，只怕要惹出大风波呢——”
菁儿喜道：
“爹爹也来找我啦？咦，你看！”
辛捷向前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原来凌风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走了，他凝目远视，只见地平线处只剩一个极小的黑影，他一急之下就想追上去，那老僧忽然叫道：
“娃儿，莫追了，让他去——”
辛捷一怔，止住脚步，再回头看时，凌风的影子已自消失，他想到凌风不惜千里奔波地为自己寻找菁儿，这时却不知为何悄悄离去，想到这里不觉热血上涌——
那老僧（灵镜大师）喟然叹道：
“此子天资极佳，俊美绝世，却是命运多厄，终是佛门中人，以他天姿精研佛理，他日必是一代高僧，你们让他去吧！”辛捷听得似懂非懂，和菁儿惊奇地对视一眼——
灵镜大师仰天长啸，飘身跨上大鹤，那鹤儿长鸣一声，如飞而去——
辛捷激动地望着地平线上，他不明白，为什么凌风会悄然而去？有什么不幸发生了么？
耳旁传来菁儿甜脆的声音：
“吴大哥也许有别的事吧，他武功极高，我们别空担心啦——”

辛捷感到一种直觉告诉他；吴大哥这一去似乎要永别了，他听到菁儿的话，但他没有出声，只是从心底里暗暗地道：“但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正是。虎跃龙腾黄黄日，鹤鸣一声潇湘去。

阳春三月，野花送香——

汉阳城外龟山下，西月湖畔，幽篁翠竹之中，隐藏着一所寺庙，庙门横额上四个斗大的字：“水月庵”。

水月庵位置险僻，行人不到，但这时竟有两个衣衫褛褴的乞丐走到庵前，其中一个身材较胖的轻轻敲了敲庵门。呀然一声，开门的竟是一个清丽绝他的妙龄女尼，雪白的僧衣上，一张俏艳的脸，乌黑大眸子嵌在秀丽的眼眶中，象牙般的鼻梁，樱桃般的小嘴；只是在那绝俗明丽之中，却透出一丝凄苦——

那两乞丐陡然一怔，不料在这荒庵之中竟有如此清丽超俗的少女——

—尤其奇的她竟是个尼姑。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美丽的姑娘用她可爱的青春来陪伴着青灯古佛？

两个乞丐怔了一会，一个年龄较大的结巴地道：

“姑娘——啊，不——

小师傅，可以给咱们一些水么？咱们赶路赶得太渴了——”

那美丽的尼姑温柔地点了点头，转身过去提了水壶给那两个乞丐，然后悄悄地掩上了门。

那两个乞丐坐在庵前一棵大树下，一面喝水，一面开始闲谈“唉，人海茫茫叫咱们去找一个只知叫做金梅龄的姑娘，这真是难于大海捞针——”

另一个道：

“谁教辛大侠是咱们丐帮的大恩人呢？辛大侠托咱们的事，咱们就是跑折了腿也得好歹办得到啊。”

原先一个道：

“是啊，辛大侠那份武功人品真使我姓钱的佩服得五体投地，莫说他是咱们的恩人，就是他不曾帮过咱们，只要他瞧得起我姓钱的，肯差使我一声，我也照样心甘情愿呢。”

他们谈得畅快，却不知庵门里那妙龄女尼正侧耳倾听着哩。她听到自己的名字，苍白得像冰块般的面孔就泛出异样的红晕，显然的，她内心正如波澜般起伏不定。

她像是跌入了往事中，她的面上透着嫣红，双眉虽然微蹩着，但嘴角上却含着甜蜜的笑容——

渐渐，她的笑容消失，她美丽的脸上现出一种异样的凄苦，那种可怜的表情令每一个人见了都会由内心觉得无比的感动——

她用力噙着泪水，喃喃地自语：

“捷哥哥，你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这，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啊，我从生下来的那个时辰，就注定我这一生悲惨的命运，但是老天爷你也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重大罪孽，加在这样一个弱女子的心上？……”

然后，她再想到门外那两个乞丐的谈话，她安慰地自言道：“捷哥哥他毕竟记着我的，这……这已经够了，就这样让它结束，这样的结束是最……最‘好’的。”

“捷哥哥，你别找我了吧，你找不到的……我将为你祝福……”

她轻轻转过身，仰望着神案上的观音佛像，方窗孔外一束阳光正巧照在观音的脸上，那慈祥而智慧的眉中好似发出令人凛然的圣洁光辉。

她虔诚地跪了下来，缓缓地点燃了一束香，庄重地插入案上的香炉，一缕轻烟袅袅上升，经过那束阳光时，变成了青色的一片。

小尼姑虔诚的祈祷声顺着那缕轻烟缓缓升入浩渺的天庭——

天色一暗，太阳又钻入深厚的云层中………